

全民阅读
经典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我的人生故事

〔美〕海伦·凯勒 著 马衡 译

马克·吐温说：“19 世纪有两个最值得关注的人，一个是拿破仑，另一个就是海伦·凯勒。”

这部作品是美国史上的四大传记之一，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

使用你的眼睛，仿佛明天你就会失明那样。你们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自己的眼睛，你们看到的一切都将显得珍贵。于是最后，你们的眼睛将真正看见，一个美的新世界将在你们面前展现。——海伦·凯勒

版权信息

书名：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的人生故事 作者：（美）海伦·凯勒

丛书名：国民阅读经典

书号：978-7-101-10885-9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开本：16开

出版日期：2015-6-1

定价：32.00元

出版说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卷 我的人生故事（上）

第一章

我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撰写我的生平的。可以说，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笼罩在一片金色雾霭之中，我懵懂而迟疑地揭开了生活的迷障。撰写一部自传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我尝试梳理儿时印象时，我发现事实和想象已难以区分，过去与现在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成年女人爱在幻想中描绘童年的经历。虽然一些人生早期的印象可以在我脑中涌现出来，历历在目，但“其他印象仍处于监牢的阴影之下”。此外，童年的欢乐与痛苦大都成为前尘往事，我早期教育里的许多重大事件也已随着更激动人心的伟大发现而被逐渐遗忘。因此，为了避免冗长乏味，我将努力通过一系列概述，只呈现那些对我来说似乎最有趣又最重要的插曲。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于阿拉巴马州北部一个叫塔斯坎比亚的小镇。

我的父系家族是从瑞士人卡斯帕·凯勒那里传下来的，他最初定居在马里兰州。我的瑞士祖先中有一个曾是苏黎世的首位聋人教师，还撰写了一部以聋人教育为主题的书。虽然国王的祖先中会有奴隶，奴隶的祖先中也会有国王，但这仍然是一种奇特的巧合。

我的祖父，也就是卡斯帕·凯勒的儿子，“进入了”阿拉巴马州的广袤土地，并最终在那里定居下来。我曾经听说，他每年都要骑着马，从塔斯坎比亚到费城去为农场购买物资。我的姑姑保存着很多他写给家人的信件，信件中描述了他的旅程，生动而迷人。

我的祖母凯勒是拉法叶特的副官之一亚历山大·摩尔的女儿，弗吉尼亚早期殖民总督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的外孙女，此外，她

也是罗伯特·爱德华·李的二表妹。

我的父亲阿瑟·H. 凯勒是南方联盟军的一个上尉。我的母亲凯特·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位妻子，比他小很多。她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娶了苏珊娜·E. 古德休，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生活了多年。他们的儿子查尔斯·亚当斯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后来移居到了阿肯色州的赫勒拿。美国内战爆发时，他为南方而战，成了一位准将。他娶了露西·海伦·埃弗雷特，她和爱德华·埃弗雷特及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博士属于同一个埃弗雷特家族。内战过后，这一家人移居到了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在那场夺去我的视力和听力的疾病来临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一座狭小的房子里。这座小房子有一个方形大房间和一个小房间，小房间是仆人住的。在大宅附近建造一座附属的小房子以备不时之需是南方的一种习俗。这座房子是我父亲在内战后修建的，他和我母亲结婚后就定居于此。房子完全被藤蔓、攀爬的蔷薇和忍冬藤覆盖了。从花园望过去，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凉亭。而那小小的门廊则被黄蔷薇和南方菝葜遮得严严实实。因此这里成了蜂鸟和蜜蜂常常出没的地方。

凯勒大宅是一家人居住的地方，距我们的小蔷薇凉亭只有几步之遥。它被称为“常春藤绿园”，因为屋子和周围的树丛、篱笆被美丽的常春藤所覆盖。这个旧式的花园是我儿时的天堂。

在我的老师出现之前，我常常顺着坚硬的方形黄杨木树篱向前摸索，在嗅觉的引导下，我找到了生命中第一株紫罗兰和百合。在狂躁的情绪发作之后，我会去花园里寻找安慰。我把炽热的脸埋进凉爽的树叶和青草之中，迷失在花丛里令我感到愉悦。我从一个地方漫游到另一个地方，有时会突然碰到一株藤蔓。通过它的叶子和花朵，我认出这正是那株遮住花园尽头那座摇摇欲坠的凉亭的葡萄

藤！我的身边还散落着蔓生的铁线莲，垂落的茉莉花，以及一种散发着香甜气味的稀有花卉，它们有一个动听的名字——“蝴蝶百合”，因为它们柔弱的花瓣就像蝴蝶脆弱的翅膀。但在这一切花卉之中，蔷薇才是当之无愧的花魁。我从来没有在北方的温室里见过如此繁茂的蔷薇。花朵沿着门廊垂下，形成一条长长的花径，呼吸中浸沁着醉人的芳香，那清新的香味丝毫不沾染泥土的浊气。每天清晨，在露水的洗礼中，蔷薇摸上去是那么的娇柔，那么的醇美，我禁不住神思遐想，这些花儿就是上帝花园里的常春花吗？

我生命的开始朴素而单纯，与别的任何一个小生命都差不多。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如同众多家庭里第一个孩子经常做的那样。为了给我取名，家人煞费周章。每个人都强调，这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可不能随便取个名字了事。我的父亲建议给我取名“米尔德丽特·坎贝尔”（他非常尊敬的一位祖先的名字），却没有参与随后的商讨。我的母亲则按照她的意愿，让我随外祖母的名字，而外祖母婚前的名字叫“海伦·埃弗雷特”。没想到的是，在大家兴高采烈地带我去教堂的路上，我的父亲把母亲起好的名字忘了。这很自然，因为他本来就不赞同这个名字。当牧师向他要我的名字的时候，他只记得，他们曾决定让我随我的外祖母取名，于是他就把“海伦·亚当斯”当作我的名字给了牧师。

家人告诉我，当我尚在襁褓中的时候，我就显示出急躁固执的性情。无论看到别人做了什么，我都执意去模仿。六个月大时，我就能喃喃说出“你——好”这样的词语。甚至有一天，我相当清晰地说出了“茶，茶，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就是在我生病后，我还记得我在最初几个月里学会的一个单词——“水”。在我所有的语言功能丧失殆尽后，我还继续发出“wah-wah”（英语“水”的近似音——译者）的声音。一直到学习拼读之后，我才停止了模糊的发音。

家人还告诉我，我一岁时学走路的情景。那天，母亲刚把我从浴缸里抱出来放在膝头，我突然被地板上摇曳婆娑的树影吸引，挣扎着从母亲的膝头滑下来，向它们快速扑过去。那股冲劲儿消失后，我跌倒在地，哭着要母亲把我抱进怀里。

幸福的日子没有持续很久。一个伴随着知更鸟和嘲鸫悦耳歌声的短暂春天，一个硕果累累、蔷薇盛开的夏天，一个金黄与绯红交织的秋天，时光倏忽即逝，将它们最后的礼物留在了一个渴望快乐的孩子脚边。紧随其后来临的，是一个阴郁萧瑟的二月，疾病封闭了我的眼睛和耳朵，将我重新抛入新生婴儿般的无意识之中。他们称这种病叫胃和脑急性充血症。医生认为我活不了了。然而，一天早上，高烧突然退去，就如它到来时那样神秘莫测。那天早上，家里每一个人的脸上都露出喜悦的笑容，然而连同医生在内，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再也看不见，再也听不见了。

我确信至今关于疾病的回忆依然会令我感到困惑。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在我焦躁不安、疼痛难忍、苦苦支撑的那几个小时里，母亲竭尽所能地抚慰我。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当我从折腾不安的半睡中惊醒，试图转动眼睛，却发现它们是如此干涩、灼热。我把头转向墙壁，那儿曾经闪烁着令人着迷的光亮，可我能看见的，却是一片模糊暗淡的影子，那亮光一天比一天暗淡。这些转瞬即逝的记忆如梦似幻，就像一场噩梦。渐渐地，我习惯了那包围着我的寂静和黑暗，忘记了曾经有过的不同，一直到我的老师到来。她将要放飞我的灵魂。总之，在我生命的头十九个月里，我曾对这个世界匆匆一瞥，那广阔的绿色田野，那明亮的天空，那繁茂的树木与美丽的花朵，那一切的一切都是继之而来的黑暗无法抹杀掉的。如果我们曾经看见，“那一天就属于我们，那一天所展示的一切也就属于我们”。

第二章

我已经回忆不起在我生病后的头几个月里发生了些什么。我只记得我曾坐在母亲的膝上，或者在她做家务时，紧紧拉着她的衣服。我的双手可以感受到每一种物体的形状，感受到每一个物体的移动。通过这种方式，我了解到很多事物。我很快就感觉到与他人进行某种交流的需要，于是我开始做出一些简单的手势。比如用摇头表示“不”，用点头表示“是”；拉一下表示“来”，推一下表示“去”。如果我想吃面包，会做什么手势呢？我会模仿把面包切成片儿、在上面涂奶油的动作。如果我想让母亲为晚餐制作冰淇淋，我会做出开动制作冰淇淋机器的动作，并且用打哆嗦来表示“冰凉”。此外，我的母亲又成功地让我明白了许多事物。每当她想让我给她拿某样东西时，我总能立刻明白她的意思，然后跑上楼或别的她指示的地方，把她需要的东西拿给她。事实上，我在漫漫黑夜中拥有的一切明亮的、有益的东西，都要归功于母亲充满智慧的无私之爱。

我了解了很多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五岁时，我学会了把从洗衣店取回的干净衣物叠起来放好，并且能够从中把自己的衣物挑出来。我还通过母亲和姑姑打扮的方式，知道她们将要外出。我总是请求她们带我一起去。家里只要有客人，我总是被喊出来打招呼；当客人离开时，我会向他们挥手道别。我依稀记得这个手势的意思。一天，几位绅士来拜访我的母亲，我感觉到了前门关闭的震动以及暗示他们到来的其他声响。我突然心血来潮，在别人来不及阻止之前就跑上楼，穿上我中意的一件礼服。就像我曾经看到过的别人所做的那样，我站在镜子前，往头发上涂了头油，在脸上抹了厚厚一层粉。接着，我在头上别了一条面纱，让它遮住我的脸，面纱的褶皱垂到了我的肩膀。我还在细小的腰上系了一个大裙撑，让它悬垂在身后，几乎垂到裙子的边缘。这样打扮一番后，我走下楼

去，帮忙招待那些客人。

我记不清是何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不同的，但是在老师到来之前我就知道了这一点。我注意到，当我的母亲和朋友想要做某事时，他们不会像我那样使用手势，而是用嘴交谈。有时候，我会站在正在谈话的两个人中间，触摸他们的嘴唇。我无法理解，懊恼不已。我尝试着移动自己的嘴唇，疯狂却徒劳地模仿。无助的举动让我非常生气，我又踢又叫，直到精疲力竭。

我想我是知道自己那时候的乖戾性格的。因为我记得曾踢过我的保姆埃拉，这伤害了她。每当我使完性子，内心都会生出几分懊悔，但是我又不得记得这种内疚感有没有令自己收敛一些胡闹的脾气。

在早年的岁月，一个黑人小姑娘和一条老塞特种猎犬是我忠实的伴侣。那个小女孩名叫玛莎·华盛顿，是我家厨师的孩子；那条老塞特种猎犬名叫贝利，当年曾是一条了不起的猎犬。玛莎·华盛顿理解我的手势，不论我让她做什么，她都能够听命于我。在她面前发号施令令我感到高兴。她常常迁就我的各种专横，不敢冒险与我针锋相对。我享受着自己的强大和活跃，从不计后果。我很清楚自己的想法，总是为所欲为，甚至不惜以牙齿和指甲相威胁，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厨房里，捏面团，做冰淇淋，磨咖啡，为蛋糕碗吵架，给聚在厨房台阶上的母鸡和火鸡喂食。这些家禽非常温驯，从我手上叼食儿，让我摸它们。有一天，一只体形硕大的雄火鸡从我手里抢走一个番茄，然后叼着它跑了。也许是受了“雄火鸡大师”成功的启发，我们把厨子刚上好糖衣的一个蛋糕带到了柴火堆旁，把它吃了个精光。后来我生了一场大病，我很想知道“雄火鸡大师”是否也遭到了惩罚。

那只珍珠鸡喜欢把窝藏在隐蔽的地方，在长长的草丛里找珍珠

鸡蛋是我最大的乐趣之一。当我想去找鸡蛋时，我无法直接对玛莎·华盛顿说，于是我把双手合起来放在地上，意味着草丛里的某种圆圆的东西，玛莎总能懂我的意思。运气好的话，我们会找到一个鸡窝，但我从不允许玛莎把蛋拿回家。我用一个有力的手势让她明白，她有可能在路上因跌倒而把蛋打碎。

对玛莎和我来说，储存玉米的小棚子，养马的马棚，挤奶人每天早晚给奶牛挤奶的庭院，这些都是无穷的兴趣之源。挤奶工挤牛奶时，会让我把手放在奶牛身上，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常常对奶牛又掐又拧，因此常常遭到奶牛的反抗。

对我来说，为圣诞节做准备永远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尽管并不完全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节日，但我喜欢弥漫在屋子里的那种好闻的气味，喜欢那些为了让玛莎·华盛顿和我安静下来而给我们的那些美味小吃。遗憾的是，我们总是碍手碍脚，但那一点儿也不妨碍我们享受节日的快乐。大人们准许我们研磨香料，挑拣葡萄干，舔搅拌过馅料的勺子。我也挂起我的长袜，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不过我记不起自己对这种仪式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也不记得我的好奇心有没有让我在天明前醒来去寻找礼物。

玛莎·华盛顿和我一样喜欢捣乱。七月的一个下午，天气炎热，两个孩子坐在走廊的台阶上。一个孩子是黑人，黑得好似乌木，一束束毛茸茸的头发用细长的带子扎着，螺旋锥一般从她头上乱七八糟地伸出来。另一个孩子是白人，有着长长的金色卷发。一个孩子六岁，另一个大两三岁。小一点的孩子是个盲人（也就是我），另一个是玛莎·华盛顿。我们在忙着剪纸娃娃，但我们很快就厌倦了这种消遣方式。于是我们接着剪碎了鞋带，剪掉了能够得着的那株忍冬的所有叶子，最后我将注意力转向了玛莎的“螺旋锥”。她起初反对，但最后还是屈服了。她觉得轮流来才算公平，就抓过剪刀，剪掉我的一缕卷发。要不是母亲及时干预，她不把我

满头的卷发剪掉才怪呢！

我的另一个伙伴是我们家的狗狗贝利。它又老又懒，喜欢睡在炉火旁，不愿与我玩耍。我努力教它我的手语，可它总是又笨又不专心。有时候，它会激动得浑身颤抖，接着一动不动，犹如狗狗们瞅准了一只鸟儿时所做的那样。我当时不知道贝利为何有这样的表现，但我知道，它肯定没照我的意愿去做。这惹恼了我，因此，我们的手语课程总是以一场单方面的拳击赛结束。之后，贝利会站起来，伸伸懒腰，轻蔑地打一两个响鼻，然后走到火炉的另一边重新躺下。而我呢，既疲倦又失望，只好离开去找玛莎玩。

早年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被我深深地定格在记忆里，虽然它们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但每一件事在我心里都是如此清晰，历历在目，使我对后来沉寂、迷惘而又黑暗的生活感觉更加强烈。

记得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溅到了围裙上，于是，我把围裙铺在客厅的壁炉边烘烤。围裙干得很慢，这令我感到着急，于是我把围裙凑近火炉，结果正好碰到炉火的余烬。围裙立刻烧了起来，火苗在我身旁窜动，连我的衣服都被引燃了。我吓得惊慌失措，大喊大叫，我的老保姆瓦尼闻声赶来救我。她用一条毯子把我裹得严严实实，我被憋得几乎要窒息，不过火却就此扑灭了。除了双手和头发有一些轻微的烧伤以外，我并无大碍。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钥匙的用处。一天上午，我把母亲锁在了食品储藏室。她被迫在里面待了三个小时，因为仆人的屋子和主宅不相连，所以没有人听到她的呼救。她不停地使劲砸门，我坐在外面门廊的台阶上，感受到了砸门产生的震动，高兴地大笑。我这个顽劣的恶作剧让父母意识到我必须尽快接受教育。我的老师萨利文小姐来后不久，我找了一个机会，也将她锁在了她的房间里。当时我拿着某样母亲让我交给萨利文小姐的东西走上楼，

但我刚把东西交给她就砰地关上门并锁住，然后把钥匙藏在门厅里的衣柜下面。无论大人怎么哄我，我就是不说钥匙藏在哪里。父亲不得不架起一个梯子，把萨利文小姐从窗户接了出来——这次胜利让我得意了好一阵。几个月后，我才把钥匙交出来。

在我大约五岁的时候，我们从那座藤蔓掩映的小屋搬到了一座新的大房子里。我们家由我的父母、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组成，后来又添了一个名叫米尔德丽特的妹妹。我最早并且最清晰的关于父亲的记忆，是我摸索着穿过一大堆一大堆报纸，来到他身边，发现他一个人呆着，面前摆着一沓报纸。我很困惑，想知道他在做什么。我模仿父亲的动作，甚至戴上了他的眼镜，我想这也许有助于解开谜题。但是几年时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解开这个秘密。直到后来我才弄明白那堆报纸的来历，原来父亲是一家报社的编辑。

我的父亲非常慈爱宽容，对家庭全心全意，除了狩猎季节，他很少离开我们。我听人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猎人，是出名的神枪手。除了家人，他最爱的就是他的狗和枪。他非常好客，这几乎成了一种毛病，他很少有不带客人回家的时候。他特别引以为豪的地方是家里的大花园，据说他在那里种出的西瓜和草莓是这个地区最好的。他还从那里给我带回了最先成熟的葡萄和最上乘的浆果。我记得他慈爱地领着我在园子里的果树和藤萝之间穿行，他阳光般的热情时刻感染着我，令我满心愉悦。

他很会讲故事。在我学习了语言以后，他常常将他最有意思的趣事笨拙地拼写在我手里，然后在一个合适的场合让我将那些故事“复述”出来——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令他高兴了。

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北方享受着1896年夏季最后几天美好的时光。他突发急病，在经受了短暂的剧烈痛苦后撒手人寰。父亲的离世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大悲痛，使我第一次正视死亡。

我该如何描述我的母亲呢？她与我太亲密了，以至于谈论她几乎显得有失体统。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把妹妹视为一个侵入者。我清楚，我不再是妈妈唯一的宝贝儿。这种想法使我满脑子充满嫉妒。她常常坐在妈妈的膝头（那可是我过去常常坐的地方啊），似乎占去了她全部的关心和时间。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对我来说，那简直就像在伤口上撒盐。

那时我有一个非常喜爱、经常虐待的玩具娃娃，后来我给它取名为“南希”。唉，在我发脾气、使性子时，它就成了一个求助无门的牺牲品，因此它总是一副破旧不堪的样子。我的玩具娃娃各种各样，有的会说话，有的会哭，有的会眨眼睛，但是我从来不会像喜欢南希那样喜欢它们。南希有一个摇篮，我常常花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摇晃它。我带着满心嫉妒的忧虑，守护着南希，守护着摇篮。但是有一次，我发现我妹妹正在摇篮里静静地睡着。现在我只能这么推测，在当时，我与她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亲情的纽带。于是，我发火了。我冲上前把摇篮翻了个底朝天，要不是母亲及时接住了她，妹妹很可能就摔死了。所以说，只有当我们行走在倍感孤独的幽谷之中，关爱的言行和友谊带来的感动才更显得弥足珍贵。后来，当我重拾了人类友爱的天性以后，我和米尔德丽特成为了无话不谈的知心姐妹。我们愿意手挽着手共同面对生活的一切——尽管她并不理解我的手语，我也不明白她那些稚气的语言。

第三章

随着我一天天长大，我想要表达自我的愿望不断增强。原来有限的几个手势已经远远不能表达我的意图了，而我一旦不被理解，就会气急败坏。我感觉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在约束着我，我拼命地

想挣脱束缚。我抗争！尽管抗争无济于事，但我仍想释放内心深处那股强烈的反抗精神。我经常泣不成声，精疲力竭。如果母亲碰巧在附近，我就会爬进她的怀抱，伤心得甚至记不起发脾气的原因。但过一会儿，交流的需要又变得迫切起来，这种情况天天都在发生，甚至有时候我每隔一小时就会爆发一次。

我的父母陷入了深深的悲伤和困惑之中。我们生活的地方离任何一所盲人或聋人学校都很远，而且似乎也不太可能会有人愿意到塔斯坎比亚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来教一个既聋又瞎的孩子。事实上，我的朋友和亲戚有时候都怀疑我能否接受教育。母亲唯一的希望来自狄更斯的《旅美札记》。她读过狄更斯对劳拉·布里奇曼的记述，模模糊糊地记得，劳拉又聋又哑，然而却接受了教育。但同时她也痛苦绝望地记得，发明教育聋哑人方法的豪博士已去世多年。他的方法也许已经随他一起消亡。就算没有消亡，对于一个居住在阿拉巴马州偏远小镇的小女孩来说，她又怎样才能从中获益呢？

在我大约六岁的时候，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杰出的眼科医生，他成功治愈了很多看似毫无希望治愈的眼疾。我的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治愈我的眼睛。

我清楚地记得这次令人愉快的旅程。在火车上，我与很多人成为朋友。一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为这些贝壳钻了孔，好让我把它们串起来。它们让我沉醉了好一阵子。查票员也很亲切。当他查票打孔时，我常常紧抓他大衣的后摆跟着他转来转去。他让我玩他的打孔器，那真是一件让人喜爱的玩具。我蜷缩在座位的一个角落，在一小片厚纸板上打出无数小孔，自娱自乐了好几个小时。

我的姑姑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布娃娃。这个即兴做出的布娃娃奇形怪状，显得非常滑稽。它没有鼻子，没有嘴巴，没有耳朵和

眼睛，即使凭一个孩子的想象力也难以拼凑出娃娃的脸。奇怪的是，我并不在乎娃娃脸上的其他器官，唯独眼睛的缺失深深触动了我。我不厌其烦地向每个人指出这一点，可惜没有人能够为娃娃添上一双眼睛。最后还是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我从座位上翻下来，在座位下面摸索，直到找到了姑姑的披肩。她的披肩上装饰着许多大珠子。我拽下两颗，示意姑姑把它们缝到我的布娃娃上。她以一种询问的方式，把我的手放到她的眼睛上，我立刻使劲地点点头。于是，那两颗珠子成为了娃娃的眼睛，我内心的欣喜真是难以言表。不过很快我就对那个布娃娃兴趣全无。在整个旅程中，我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因为让我的头脑和手指忙个不停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当我们抵达巴尔的摩时，奇肖姆医生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但他对我的情况无计可施。不过，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建议父亲去找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博士，他能提供教育聋哑儿童的学校和教师的信息。我们遵从那位医生的建议，马上去华盛顿找贝尔博士。一路上，我父亲忧心忡忡，而我却对他的苦闷一无所知，只顾着在旅途的兴奋中寻找乐趣。虽然我还只是一个孩子，但我立刻感受到了贝尔博士的善良和同情。他的和善使他功成名就，深受世人敬仰。他把我抱上膝头，我被他的怀表吸引，不停地把玩它，于是他特意让怀表为我搏动报时。他懂得我的手势，我清楚这一点，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不过，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那次会见为我打开了一扇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走向友谊、陪伴、知识和爱的大门。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阿纳戈努斯先生写信，问问他有没有合适的教师能对我进行教育。阿纳戈努斯先生是波士顿珀金斯学院的院长，豪博士就是在那里为盲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父亲马上照办了。几周后，阿纳戈努斯先生回了一封言辞亲切的信。他令人欣慰

她保证说已经找到了一位老师。这是1886年夏天发生的事情，不过萨利文小姐来到我家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三月了。

就这样，我走出埃及，站在了西奈山前。强而有力的神明触摸了我的灵魂，赐予它视力，让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奇迹。在这座神圣的山上，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说：“知识就是爱，是光，是美景。”

第四章

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日子，就是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萨利文小姐来到我身边的那一天。每当想到那一天前后我经历的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我的心里总会生出无限的感叹。那是1887年3月3日，再过三个月，我就七岁了。

在那个重要日子的下午，我站在门廊里，无声地期待着。从母亲的手势以及人们在屋子里忙前忙后的动静，我隐隐约约地猜到，某件不寻常的事情即将发生。于是，我走到门口，在台阶上等待着。那天下午，阳光穿透覆盖着门廊的那一丛忍冬，落在了我仰起的脸上。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流连在那些熟悉的叶子和花朵之间，它们刚刚绽放出来迎接南方芬芳的春天。我不清楚未来会有怎样的奇迹等待着我。愤怒和痛苦已连续折磨我好几周，在激烈的挣扎之后，我感到了深深的疲倦。

你可曾置身于浓雾笼罩的海面？一大团触手可及的白色迷雾将你团团围住，你乘坐的大船焦虑不安地靠着测深锤和测深绳摸索靠岸的航道。你坐在船上，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未知的前方。在我正式接受教育以前，我就像迷雾中的那艘船，只是我没有罗盘和测深绳，也无从知道港口的远近。“光明！给我光明！”这是来自我灵魂深处的无声呐喊，而就在那个时刻，爱的光明照耀到了我的身

上。

我感觉到了渐渐走近的脚步声。我伸出手去，以为来人是母亲。这时，有个人握住了我的手，将我紧紧地搂在了怀里。她就是那个来向我揭示万事万物的人，最重要的是，她是来爱我的人。

我的老师到来的第二天上午，她把我领进了她的房间，给了我一个玩具娃娃。这个玩具娃娃是珀金斯学院的盲童送的。劳拉·布里奇曼将它打扮了一番，不过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些情况的。在我和它玩耍的时候，萨利文小姐慢慢在我的手上拼出了“d-o-l-l”（玩具娃娃）。我马上对这种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还试着模仿它。当我终于成功地正确拼出了这些字母时，我得意扬扬，带着一种孩子气的高兴和自豪。我跑下楼去，跑到母亲身边，举起手，拼出了玩具娃娃的字母。我不知道我在拼一个单词，甚至不知道单词的存在，只是像猴子模仿动作那样，用手指划来划去。在接下来的数天里，我就用这种我不理解的方式，拼出了很多单词，其中包括“pin”（别针）、“hat”（帽子）、“cup”（杯子），以及一些动词，如“sit”（坐）、“stand”（站）、“walk”（走）。直到和老师在一起好几个星期后，我才理解了万事万物皆有名称。

有一天，我在和我的新玩具娃娃玩，萨利文小姐把我的大布娃娃放进我的衣兜，拼出了“d-o-l-l”，想让我明白，“d-o-l-l”适用于两个玩具娃娃。那天较早的时候，我们曾因“m-u-g”和“w-a-t-e-r”这两个单词发生争执。萨利文小姐想让我明白“m-u-g”是“大杯子”，“w-a-t-e-r”是“水”，但我始终将二者混淆。绝望之余，她放弃了那一主题，只在有机会的时候才重新将其拾起。她不断重复的尝试让我厌烦，我抓起那个新玩具娃娃，将它摔到了地板上。当我感觉到玩具娃娃在我脚边被摔得四分五裂时，我心里十分痛快。我发了脾气后，既没感到悲伤，也没感

到愧疚。我不喜爱那个玩具娃娃。在我生活的那个寂静又黑暗的世界里，是没有强烈的柔情或慈悲心的。我感觉到老师把碎片扫到了炉子旁边，我有一种满足感，因为让我不舒服的原因被移走了。接着，老师把我的帽子递给了我，我知道我可以去外面晒太阳了。这种想法（如果一种无法用言辞表达的感觉可以被称为一种想法的话）让我高兴得蹦蹦跳跳。

我们被覆盖着井房的忍冬散发出的芳香吸引，沿着小路向井房走去。有个人在那里抽水，老师把我的手放在了水柱下面。当清凉的水流在我的一只手上流淌时，她在我另一只手上拼出了“water”这个单词，起初很慢，后来就加快了。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她手指做出的动作上。突然间，我感觉到某种被遗忘的朦胧意识，一种重返思考的激动，就在那一瞬间，神秘的语言世界在我面前敞开了。我意识到所谓“w-a-t-e-r”，就是那种正在我手上流动的、奇妙又清凉的东西。那个活生生的单词唤醒了我的灵魂，带给我光明、希望和快乐，将我从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虽然感官的樊笼依然存在，但樊笼必将被及时清除。

我带着渴望学习的心情离开了井房。每一种东西都有名称，而每个名称又都催生了一种新的思想。等我们回到了屋子里，我触摸到的每一个物体都似乎有了活力。那是因为，一种新奇的视力已经向我走来，我用它看到了每一件事物。在进门的时候，我想起了我打碎的玩具娃娃。我摸索着走向炉子，捡起了那些碎片，徒劳地试着将它们拼在一起。那时，我的眼里充满泪水，因为我意识到了我干了什么，并且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后悔和悲伤。

那天，我学会了很多新单词。我不记得它们都是什么了，但我确信，它们里面有“mother”（母亲）、“father”（父亲）、“sister”（姐妹）、“teacher”（老师），这些单词为我打开了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就像亚伦的魔杖，轻轻一挥，遍地开

花”。你很难再找到一个比我当时更快乐的孩子了。在那个重要的日子即将结束之际，我躺在我的婴儿床上，享受着它带给我的喜悦，并且生平第一次，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新一天的到来。

第五章

我回忆起许多1887年夏天我的灵魂突然觉醒后发生的事情。那时，我什么都做不了，除了用我的双手去探索，去学习我触摸到的每一个物体的名称。我掌握的东西越多，了解它们的名称和用途越广，便感到自己同整个世界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自信与幸福也与日俱增。

在雏菊和毛茛竞相开放的季节，萨利文小姐牵着我的手穿过人们正在耕作的田野，来到田纳西河的河岸上。在那里，我坐在温暖的草地上，上了关于大自然馈赠的最初几堂课。我知道了阳光和雨水如何润泽大地上的每一棵树木，令它们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我知道了鸟儿如何筑巢，如何迁徙繁衍；我还知道了松鼠、鹿、狮子以及其他每一种生物如何寻找食物和庇护所。随着知识见闻的增多，我对我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也越来越感兴趣。早在我学会做算术或描绘地球的轮廓之前，萨利文小姐已经教会我去发现美——存在于香气馥郁的林木中的美，存在于每一片草叶上的美，存在于我妹妹手心里的纹路上的美。她把我最早的思想与自然联系起来，让我感到“鸟儿、花朵和我是快乐的兄弟姐妹”。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经历了一件事，让我懂得大自然并不总是仁慈的。有一天，我和老师在长距离的散步后准备回家。早上的天气还是好端端的，但当我们往家走时，空气开始变得闷热起来。一路上，我们停下来两三次，倚着路边的大树歇息。我们最后一次停下，是在离家不远的一棵野生樱桃树下。树下凉爽怡人，树也很容易攀爬。于是，我在老师的帮助下爬到树枝之间坐下。坐在

树上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萨利文小姐于是建议我们干脆在树下吃午餐。我同意了，并且答应在她回家取午餐期间待在树上不动。

突然，一种变化扫过树丛，空气中所有的光和热都消散了。我知道，天空正在变黑，因为空气中的所有热度（这对我而言意味着光）都渐渐消失了。大地散发出一种奇怪的气味。我知道那是什么，每当雷雨降临前夕，我总会闻到这种气味。蓦然间，一种无名的恐惧攫住了我的心灵。我感到彻底的孤立无援，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活生生切断了我同朋友、同大地之间的紧密联系。浩瀚而缥缈的氛围包裹住我。我坐在树上，全身僵硬，一阵阵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感在我身上蔓延。我急切地盼着老师快点回来，而我更想做的，是赶紧从树上下来。

有那么一刻，万籁俱寂，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紧接着，树叶纷纷狂舞起来，我身下的樱桃树发出一阵猛烈的颤动，幸亏我牢牢地抓住了树枝，否则一股迎面而来的疾风早已将我掀翻在地。樱桃树晃动得很厉害，树枝被风刮得噼啪作响，瓢泼大雨从我头顶倾泻而下。从树上纵身跃下的狂野冲动涌上我心头，立刻又被巨大的恐惧感击退了。我蜷缩在树杈之间，无助地忍受枝叶的鞭打。我感受到一种断断续续的强烈震动，仿佛有某种重物落下，接着，这股震动的力量又从地面传到我坐着的树枝上，我不安到了极点。就在我以为即将随着栖身的大树一起倒下的时候，我的老师抓住了我的手，把我从树上接了下来。我紧紧地贴着老师，双脚终于重新感受到了坚实的大地，我高兴得浑身颤抖。这一次，我对自然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自然时常“公然向她的孩子发起进攻，在她最温柔的触摸下，隐藏着一双阴险的恶爪”。

在这次经历之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再爬树。我的脑海里只剩下对树的恐惧。但是合欢树花朵醉人的芬芳使我战胜了恐惧。

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我独自在凉亭里读书，渐渐地，我嗅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妙的幽幽芳香。我站起来，本能地伸出双手，试图探寻这股春天的气息。“这是什么？”我心里生出疑问。紧接着，我辨别这是合欢花散发出的香气。我摸索着来到花园的尽头，我知道，那棵合欢树就在篱笆附近，在小径的尽头。没错，它就在那儿。在和煦的阳光下，合欢树缀满花朵的枝条轻轻摇曳，不时抚摸着地上的青草。世上怎会有如此精致的花朵！它柔弱的花瓣甚至经不起尘世间最轻微的触摸，犹如一棵被移植到尘世的天堂之树。我摸索着穿过缤纷的落英，来到合欢树下。我站了一会儿，犹豫不决。接着，我把一只脚伸进树杈间宽阔的空间，开始向上爬。这棵巨大的树爬起来可不那么容易，树皮磨破了我的双手，但我沉浸在一种崇高的喜悦之中，越爬越高，直到我够到了一个小座位。这个小座位是很早以前某个人建造的，只不过时间太久了，它已经和树干融为了一体。我在那里坐了很久很久，感觉自己仿佛是云霞之上的一位仙女。从那以后，我常常在这棵天堂树上长时间地遐想，做一个又一个关于光明的梦。

第六章

现在，我已经拥有了打开语言之门的钥匙，我渴望学会用它。对正常的孩子来说，学会语言并不需要特别的努力，他们很快便能够领会从别人嘴里吐出的词汇。但一个聋哑孩子要学会这一切，则必须经历一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但无论过程如何艰难，结果仍然是值得欣慰的。从第一声结结巴巴的发音，到如今在莎士比亚的诗行间翱翔，我们一步一步前进，穿越了一道遥远的征途。

起初，当老师向我讲解一件新事物时，我很少问问题。我的想法是模糊的，我的词汇也是贫乏的。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的词汇量逐渐丰富，提问的领域也随之拓宽。我会反反复复纠结于同一对象，渴望深入了解它的方方面面。有时候，一个新单词会勾起

我对早年经历的回忆。

记得有一天上午，我第一次询问单词“love”（爱）的含义，当时我学会的单词还不多。我在花园里发现了几株刚刚盛开的紫罗兰，就把它带给了我的老师。她想吻我，但在那时，除了我母亲，我不喜欢让任何人吻我。萨利文小姐一只手轻轻抱着我，另一只手在我手心里拼出“I

love Helen”（我爱海伦）。

“爱是什么？”我问道。

她把我拉近了一点，指着我心脏的位置“说”：“爱在这儿。”——这是我第一次察觉到心脏的跳动。老师的话让我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我当时还不理解抽象的东西，除非我能用手触到它。

我嗅着她手里的紫罗兰，一边拼单词一边比画，我想问：“爱是花的芳香吗？”

“不是。”我的老师回答。

我又思考起来。温暖的阳光洒在了我们身上。

“这是爱吗？”我一边问，一边指着热量传过来的方向，“这不是爱吗？”

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太阳更美好的东西了，它的温暖让万物生长。但是，萨利文小姐摇了摇头，我的困惑和失望加深了。我想，我的老师无法向我展示“爱”，真是咄咄怪事。

大约一两天后，我按照对称的原则，把大小不同的珠子串在一起——先串两个大珠子，再串三个小珠子。我串错了很多次，萨利

文小姐温和又耐心地将串错的地方一一指出。终于，我注意到，我在顺序上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我立即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教训上，并努力思索我该怎样排列那些珠子。萨利文小姐摸着我的额头，用力地拼写出“think”（思考）这个单词。

刹那间，我明白了，这个单词指的是正在我的头脑里进行的全过程。这是我对抽象概念的初次领悟。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动不动。我当时并不是在想放在我膝头的那些珠子，而是试图根据这种新观念，找到“爱”的含义。当时，太阳被云层遮蔽，还下了几场短暂的阵雨。但是，突然间，南方的太阳喷薄出它特有的光芒。

我再一次问我的老师：“这不是爱吗？”

“爱有点像太阳出来之前的那些云彩。”老师回答。接着，她用更为浅显的词语解释道：“你知道，你无法触摸到云彩，可是你能感觉到云彩变化成的雨水。你还知道，在经受酷暑之后，蔫软的花朵和干裂的土地多么渴望得到雨露的滋润。同样，虽然你无法触摸到爱，但是你能感受到它滋养万物的美好。如果没有了爱，你不会快乐，也没有心思再去玩耍。”

那美妙的真理突然出现在我的头脑里，我感到一条条隐形的连线正在渐渐生长，紧紧地将我的心灵与他人的心灵联结在一起。

从我开始接受教育那天起，萨利文小姐就把对我说话作为一个惯例，就像她对任何一个听力健全的孩子说话那样。唯一的区别是，她在我手上拼写句子，而不是把它们说出来。如果我不知道表达我的想法所必需的单词和惯用语，她不仅会主动提供，甚至在我还应付不了对话的时候，就建议进行交谈。

这一过程持续了好几年。因为失聪孩子要学会最简单的日常交流所用的惯用语和表达方式，不是一个个月就能做到的事情，有时甚至花费两三年也做不到。听力健全的小孩仅仅通过不断的重复和模仿就能学会语言。他们在家里听到的对话无形中激发了他们的思维，唤起了自我意识的表达。然而这种天生的学习方式对失聪孩子来说是行不通的。我的老师意识到了这一点，决心提供我所缺乏的种种刺激。通过尽可能逐词逐句地重复她听到的东西和向我展示怎样参与对话，她最终成功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过了很久我才敢主动与人交谈。又过了很久，我才掌握如何在适当的场合说出适当的话。

对盲人和聋人来说，掌握对话的技艺确实很困难。对既盲又聋的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他们无法辨别语气，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更是无法自主地升降语调。他们还无法察言观色，而表情却通常能展示出讲话人的内心世界。

第七章

我教育中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是学会阅读。

在我学会拼写几个单词以后，我的老师给了我一些卡片，上面用凸起的字母印着单词。我很快就明白，每一个凸出的单词都代表着一个物体、一种行为或一种特质。我有一块拼写板，我可以在里面把单词排列成短小的句子，但在我把句子排列进框子之前，我常常用物体造句。举个例子，我找出那些代表着“doll”、“is”（是）、“on”（在……之上）、“bed”的纸片，将其放在相应的物体上。接下来，我把我的玩具娃娃放到床上，在它旁边排列上单词卡“is”、“on”、“bed”，就这样造出一个由单词组成的句子，同时用物体自身表示出句子的含义。

一天，萨利文小姐让我把单词卡“girl”（女孩）别在我的围裙上，站到衣柜里。我在隔板上排列了单词卡“is”、“in”（在……里面）和“wardrobe”（衣柜）。再没有比这种游戏更好玩的了。我和老师常常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成为了我们练习造句的道具。

慢慢地，我从单词卡片过渡到印刷书籍。我拿着我的“初学者读本”，搜寻着我知道的每一个单词。当我发现它们时，我感到了和玩捉迷藏时一样的欢乐。就这样，我开始了阅读生涯。至于我何时开始阅读连续性的故事，我以后再讲。

有好长一阵子，我没上过正规的课。即便是在我最认真学习的时候，似乎也更像玩耍。萨利文小姐每教我一样东西，都会用一个美丽的故事或一首诗来加以阐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东西让我高兴或让我感兴趣，她就会和我讨论它，就像她自己也是一个小女孩一样。很多孩子一想起就害怕的东西，比如枯燥的语法，艰涩的算术以及抽象的名词解释，并没有给我留下心理阴影。相反，它们都成为了我最珍贵的记忆。

我无法解释萨利文小姐对我的愉悦和愿望所产生的奇特认同感。也许，那是她长期与盲人接触的结果。除此之外，她还拥有了一种了不起的描述才能。她不仅能迅速地掠过乏味的细节，而且从来没有唠唠叨叨地询问我前天学了些什么。她循序渐进地介绍干巴巴的科学术语，让每一个科目变得生动无比，以至于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她教过的内容。

我们通常在户外阅读和学习，比起待在屋子里，置身于阳光明媚的树林中更令人心旷神怡。我早期的所有课程都弥漫着树林的气息——松针那幽微的松脂气味，混合着野葡萄的香气。惬意地坐在一棵野生鹅掌楸的荫凉下，我学会了思考。对于一个学习者来说，

每件事物都包含教益。“事物的美好让我领会了它们的全部价值。”事实上，每一种会嗡嗡鸣叫，或者会默默开花的东西，都是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我会把聒噪的青蛙、美洲大螽斯和蟋蟀攥在手里，在忘记了它们的窘境后，我会感受到它们发出了细长的音调。我喜欢抚摸毛茸茸的小鸡和野花，那漫山遍野的山茱萸，随风摇曳的紫罗兰，还有满身嫩芽的果树，处处都散发出自然的芬芳。我触摸到绽开的棉桃，捻摸着它们柔软的纤维和毛茸茸的种子。我感到了风吹过玉米地发出的低沉的飒飒声，感到了长长的叶子晃动时丝一般柔滑的沙沙声；我还感到我的小马愤怒的喷鼻声，当时我们在牧场抓住了它，把马嚼子放进了它的嘴里。啊！我记得，它的呼吸里有一股清香的苜蓿味道，太好闻了！

有时候，我在黎明时分就起床，在草丛和花朵还缀满朝露时，偷偷溜进花园。我把蔷薇轻柔地捧在手心，我追寻百合花在晨风中摇曳的倩影。这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欢喜。偶尔，我会在摘花的时候逮住一只昆虫，我能感受到它惊恐地扇动翅膀所发出的微弱震颤。我知道，这个小生物发觉了外来的压力，正在竭力地反抗呢！

果园是另外一个我常常光顾的地方，那里的水果七月初就成熟了。毛茸茸的大桃子触手可及。欢快的微风拂过树丛，苹果随即滚落在我的脚边。我捡起苹果放进围裙，把脸贴在苹果那光滑的表皮上，感受着阳光照射的余温。然后，我带着苹果蹦蹦跳跳地回到屋子，啊，那种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我们最喜欢步行去凯勒码头。这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木制码头，位于田纳西河上，内战期间曾是运输军队的专用码头。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边玩边学地理。我用鹅卵石修筑水坝、建造岛屿、开挖湖泊、挖掘河床，全都是闹着玩的，从没意识到我正在上课。我兴致盎然地聆听萨利文小姐描述千奇百怪的世界——燃烧的山脉、被掩埋的城市、移动的冰河，以及许许多多奇异的自然

现象。我听得入迷，内心满怀惊叹。老师在泥土里造出立体地图，以便让我能触摸到山脊和峡谷的形状，感受到河流弯弯曲曲的流向。我喜欢这样有趣的讲解方式，但把地球分成地带和两极让我感到困惑。那些说明性的细线和代表着两极的橙木棍儿算得上最贴切的比喻了，即便是现在，人们提及气温带时，仍然习惯用一串串的线圈来说明。我想，要是有人采用了这种说明方法，那他一定能使我相信北极熊在攀登北极。

算术似乎是我唯一不喜欢的学科，我从一开始就对有关数字的学科没兴趣。萨利文小姐试图用串珠子的方法教我学算术，她还通过排列吸管教我学会了加减法。我没什么耐心，每次顶多能排列五六组。当天的学习任务一完成，我立马如获大赦，迅速溜出去找我的玩伴。

以这种悠闲的方式，我还学了动物学和植物学。

有一次，一位绅士（我忘了他的名字）送给我一些化石。其中包括软体动物的甲壳，上面有漂亮的斑点；一小片一小片的砂岩，上面有鸟爪的痕迹；一种可爱的蕨类植物，印在浅浮雕里。对我来说，这些是一把把钥匙，为我打开了上古世界的宝藏。我听着萨利文小姐描述那些可怕的野兽，手指哆嗦着。这些野兽有着粗俗晦涩的名称，一度霸道地穿行在远古的森林，它们扯下巨树的枝条果腹，最终葬身在阴冷未知的沼泽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梦里经常出现这些古怪的生物，但是现在，我的世界充满了阳光和蔷薇，处处回响着我的小马轻柔的嗒嗒蹄声，那段忧郁的经历早已成为久远的记忆。

还有一次，有人给了我一个美丽的螺壳。带着一个孩子的惊奇和喜悦，我了解到一个小小的软体动物如何为它的居所建造了亮晶晶的环形圈，以及在宁静夜晚，微风不起，波澜不兴，“珍珠

螺”如何乘坐它的“珍珠船”在印度洋水域航行。我了解了有关海洋生物生活与习性的诸多趣事。例如，小小的珊瑚虫如何在惊涛骇浪之中建造起太平洋上的珊瑚岛；有孔虫类如何在陆地上垒起了成片的白垩山。后来，我的老师给我读了《小室里的鹦鹉螺》，并告诉我，软体动物建造甲壳的过程象征着头脑的发展。珍珠螺将它从水中吸收的物质转化，使之成为它自身的一部分。同样，知识也要经过类似的转化，才能成为思想的珍珠。

为我提供了学习教材的，还包括植物的生长过程。我们买了一株百合花，将它放在了一个向阳的窗台上。没过多久，那翠绿的、尖尖的蓓蕾就显示出了绽放的迹象。起初，外围那如手指般纤细的叶子十分缓慢地向外张开，我猜想，它们或许是羞于向外界展示其隐藏的美。然而等花瓣一打开，整个绽放过程立刻变得迅速而有序。总有那么一朵蓓蕾鹤立鸡群，比其余的花苞更鲜艳、更富丽。群芳向上烘托着它，仿佛知晓她就是天生的百合女王。接着，她那些胆怯的姐妹们也羞答答地摘下了翠绿的头巾，直到整株百合花朵累累，芳香四溢。

在一个种满植物的窗台上，曾放着一个装着十一条蝌蚪的玻璃碗。我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发现它们时那急切的好奇心。我把手伸进碗里，感受着蝌蚪在我指间穿梭游行，觉得非常开心。有一天，一条蝌蚪跃出碗外，掉到了地板上。我发现它时它已经半死不活了。它唯一的生命迹象是还在微微蠕动的尾巴。可回到碗里没多久，它就一头扎到碗底，活蹦乱跳地游动起来。它的奋力一跃使它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从此以后，它可以心满意足地待在玻璃房子里那棵漂亮的大灯笼海棠树下，直到长成一只威风凛凛的成年青蛙。那时，它会生活在花园尽头那个覆满叶子的池塘。在那里，它会唱着独特的情歌，为夏夜上演一出爱的音乐剧。

就这样，我慢慢了解了生命的一切。起初，我只是一知半解，

是老师为我揭开了生命的奥秘。她的到来让我的生活充满爱和欢乐，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她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我展示万物之美，从始至终她都没有放弃以思想和言行引导我成为一个既幸福又价值的人。

正是老师卓越的天赋、强烈的同情心以及宽容的爱，让我的早期教育变得多姿多彩。她总能抓住适当的时机向我传授知识，使我怀着愉快的心情接受她讲解的一切。她意识到，孩子的头脑就像一条浅浅的小河，在流经教育这条崎岖不平的河道时，常常会欢快地泛着浪花。她想把我的头脑引向正路，因为她知道，我的头脑犹如一条小河，需要山涧和潜隐之泉的哺育，直到它变成一条宽阔幽深的河流，能在其平静的水面和如簇的波涛上映出熠熠生辉的树影，映出蓝蓝的天空，映出一朵小花俏丽的脸庞。

任何一位老师都能把一个孩子带进课堂，但并不是每个老师都能使他学到东西。他不会快乐地学习，除非无论是忙着还是闲着，他都能感到自由。他必须感受到胜利的曙光和失望的遗憾，然后才能下定决心勇敢地面对枯燥的教科书。

我的老师与我是如此亲密，以至于我几乎想象不出没有她之后的生活。我永远也无法搞清，我对所有美好事物的喜爱有多少是天生的，又有多少是受了她的影响。我感觉，她的存在与我的存在是无法分开的，我的人生足迹与她的人生足迹是重叠的。我所有最美好的东西都与她有关，她充满爱意的触摸唤醒了我所有的天赋、渴望和欢乐。

第八章

萨利文小姐来到塔斯坎比亚的第一个圣诞节是我们家的一大盛事。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为我准备了惊喜，但最让我高兴的，却是萨

利文小姐和我准备的礼物让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猜测那些神秘的盒子里装着什么礼物带给我巨大的乐趣。我的朋友们绞尽脑汁，通过种种暗示和故意只拼一半的句子吊足了我的胃口。萨利文小姐经常和我玩这种猜谜游戏，与上课相比，我在游戏中掌握了更多的语言技巧。每天晚上，我们围坐在燃烧的柴火旁玩猜谜游戏，随着圣诞节的临近，这种游戏变得越来越令人兴奋。

圣诞前夕，塔斯坎比亚的学童拥有了一棵圣诞树，他们也邀请我去参观。在教室的中央，矗立着一棵美丽的树。在柔和的光线里，这棵树闪烁着，枝条上挂满奇异而美妙的果实。那真是一个无比幸福的时刻。我绕着圣诞树起舞、跳跃，心醉神迷。当我获悉每个孩子都将收到礼物时，我特别高兴。令我开心的还不仅如此，那些装饰圣诞树的热心人允许我把礼物亲手发给孩子们。派发礼物的时候，我感到万分的满足，同时心里也忍不住想赶紧看看自己的礼物。这份提前到来的圣诞礼物让我快要按捺不住期盼圣诞节的急切心情了！我知道这份礼物不会是朋友们曾经暗示过的那些东西，我的老师告诉我，我得到的礼物会比想象中好很多。在众人的催促下，我心满意足地取下了圣诞树上的礼物。其他礼物我则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打开。我知道，我已经拥有的礼物，不是朋友对之抛出了诱人暗示的那些礼物，而且我的老师说过，与我拥有的礼物相比，我将拥有的礼物甚至更好。然而，在劝说之下，我让自己满足于那些从树上取下的礼物，将其他礼物一直留到次日早上。

圣诞夜里，我把长袜挂好后，躺在床上兴奋得无法入睡。我装作睡着的样子，实际一直保持着警觉。我想看看圣诞老人来了之后会做些什么。可惜我最后还是搂着新娃娃和小白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第一个爬起来唤醒全家，并献上了第一声“圣诞快乐”的祝福。我发现满屋子都是惊喜，长袜里、桌子上、椅子上、大门边、窗台上都堆满了礼物。事实上，我几乎每走一步都能踢到一个

包着薄纸的礼物。即便我已置身于礼物的海洋中，可是当萨利文老师送给我一只金丝雀时，我才感到内心流淌着满满的幸福。

小蒂姆是如此温驯，它会跳上我的手指，吃我手里的蜜饯樱桃。萨利文小姐教会了我怎样照料这只新宠物。每天早饭后，我都会给它洗澡，打扫它的笼子，给它的杯子里放满新鲜的种子和从井房里打来的清水，并在它的秋千上挂一枝盛开的繁缕。

一天早上，我把蒂姆的笼子留在窗边的椅子上，然后去端水给它洗澡。我回来打开门时，感觉有一只大猫从我身边窜了过去。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像往常一样把手伸进笼子，却没有触到蒂姆漂亮的翅膀，它的小尖爪也没有握住我的手指。那一刻，我知道，我将再也摸不到我声音悦耳的小歌唱家了。

第九章

我人生中的又一件大事是1888年5月的波士顿之旅。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老师和母亲的陪伴下，我最终抵达了波士顿。与我两年前去巴尔的摩相比，这趟旅程是多么不同啊！我不再是那个顽皮淘气的小丫头了，我也不再需要让火车上的每个人都迁就我了。我安静地坐在萨利文小姐身边，聚精会神地听她描述窗外的风景：美丽的田纳西河，广阔的棉花田，群山和森林，以及站台上那一群群笑咪咪的黑人。他们向火车上的乘客招手，从车窗外递上美味的糖果和爆米花。在我对面的座位上，坐着我的大布娃娃南希，它穿着一件新的棉质条纹连衣裙，戴着一顶有褶的太阳帽，瞪着珠子做的眼睛看着我。有时候，当我没有全神贯注于萨利文小姐的描述，我会想起南希的存在，并将它抱起来，但我通常会让自己相信它在睡觉，好让自己对它的忽视感到心安理得。

鉴于我可能再没机会提到南希了，我希望在这里讲述它在波士

顿的悲惨遭遇。由于我强迫它吃泥巴饼子——虽然它从未流露出对这种食物的特殊喜好——南希的身上残留着一块块污渍。珀金斯学院的洗衣女工悄悄给它洗了个澡。对可怜的南希来说，这太糟糕了！等我再见到它时，它已经变成了一堆没有形状的棉花，要不是它那一双用珠子做成的眼睛责备地看着我，我几乎完全认不出它来了。

当火车最终驶进波士顿车站时，就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成真了。那“从前”就是当下，那“遥远的国度”就在这里。

我们一抵达珀金斯盲人学院，我就开始与那些小盲童交朋友。发现他们懂手语字母，我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用我自己的语言与别的孩子交谈，这是多么快乐啊！在这之前，我还像一个外国人，需要通过一个翻译说话。我身处的学校正是劳拉·布里奇曼接受教育的学校，而这所学校就在我自己的国家里。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这一事实：我的新朋友都是盲童。我知道我看不见，但围绕在我身边，亲切地和我一起玩耍的那些热心可爱的孩子也是盲童，这似乎就不太可能了。我和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会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而且，他们还会用手指阅读。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注意到这一切时，内心感受到的惊奇与痛苦。尽管我之前就被告知了这种情况，尽管我理解我失去的东西，然而我曾隐隐约约地认为，既然他们能听见声音，那他们肯定具有一种“第二视力”。我没有为下述发现做好准备：一个又一个孩子被剥夺了那同样宝贵的天赋。但是，他们是如此快乐，置身于他们热情的陪伴之中，我的痛苦一扫而光。

与盲童伙伴们在一起的日子，让我感觉在新环境中就像在家里一般温暖。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热切地寻找着一个又一个令人愉悦的体验。我无法让自己完全相信，世界留下的东西还有很多，因为我既把波士顿视为世界的开始，又视为世界的终结。

在波士顿的时候，我们参观了邦克山。正是在那里，我学习了人生的第一堂历史课。曾有勇敢的人们在我们站立的地方战斗过，他们的故事让我很激动。我数着阶梯，登上了著名的历史遗迹。我一边向上爬，一边想象着当年战士们爬上阶梯扫射山下敌人的壮烈情景。

第二天，我们乘船去了普利茅斯。这是我第一次在海上旅行，也是我第一次乘坐轮船航行。没想到轮船能装下那么多人！但是，机器震耳的轰鸣让我误以为雷声轰隆，我哭了起来，因为我担心一旦下雨就不能在户外野餐了。在普利茅斯，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清教徒前辈移民上岸时踩的那块大岩石。我能抚摸它，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得以更真切地体会到清教徒前辈移民的艰辛和伟大。我手里经常攥着“普利茅斯石”的一个小模型，那是一位和蔼的绅士在“清教徒移民纪念厅”送给我的。我曾用手指触摸了它的曲线，触摸了它中间的裂缝，触摸了那浮凸的数字“1620”。那时，我整个头脑全被清教徒移民的伟大故事填满了。

和清教徒移民们伟大的进取心一样闪耀的，是我童年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我把他们理想化为一群勇敢的，在陌生土地上建造家园的开拓者。我想，他们是在争取自身的自由，更是在争取同胞的自由。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们曾经犯下的迫害罪行，对此，我深感震惊，满怀失望。我为那些残忍的迫害行为感到无比羞愧，尤其是在我们为移民先辈们创建的“美丽新世界”感到骄傲自豪的今天。

我在波士顿交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威廉·恩迪科特先生和他的女儿。他们的友善在我心底播下了一粒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美好的记忆如种子渐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一天，我们拜访了他们位于贝弗利农场的漂亮的家。我还记得我兴高采烈地穿过他们的蔷薇园的情形；记得他们的狗大利奥和长着长耳朵、浑身卷毛的小弗雷茨跑过来迎接我的情形；记得马中跑得最快的马宁录把

鼻子伸进我的手心吃黄油和糖的情形。我还记得那片海滩——我第一次玩沙子的地方。那是光滑的硬沙子，与布鲁斯特混杂着海草与贝壳、松软锐利的沙子大为不同。恩迪科特先生给我讲了一些大船的情况，它们从波士顿起航，要驶往欧洲。自那之后，我又见过他很多次，他一直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实际上，每当我把波士顿称为“好心人之城”时，我都会想起他。

第一卷 我的人生故事（中）

第十章

珀金斯学院放暑假之前，安排老师和我在科德角的布鲁斯特度假，一起度假的还有我们亲爱的朋友霍普金斯夫人。我很高兴，因为我满脑子都是即将开始的快乐旅程和关于大海的瑰丽传说。

我对那年夏天最生动的回忆就是大海。我一直生活在内陆深处，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浓烈的，带着腥咸气味的海风的吹拂。但是，在一本名为《我们的世界》的大书里，我读到过对海洋的描述。从那时起，我就惊讶于大海的雄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想接触壮阔的海洋，感受它的咆哮。因此，当我知道我的愿望终于要实现时，我小小的心灵里堆满了热切的兴奋。

我刚在别人的帮助下穿上泳衣，就从温暖的沙滩上向前冲去，无所畏惧地跳进清凉的海水里。我随着巨浪的翻涌上下起伏，这独特的体验让我激动得浑身颤抖。然而接下来，我的狂喜很快就被恐惧取代了。我的脚撞到了一块岩石，紧接着，一阵水流没过了我的头顶。我慌忙伸出手去，想抓住什么东西，可是除了海浪和海草，我什么也抓不住。我所有狂乱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海浪似乎是在和我玩游戏，它们狂野地嬉戏着，把我从一个浪尖抛向另一个浪尖。这太可怕了！友善、结实的土地从我脚下溜走了，生命、空气、温暖和爱，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被关在了这奇怪而封闭的领域之外。最后，大海似乎厌倦了它的新玩具，把我抛回了岸上。紧接着，我的老师便紧紧抱住了我。啊，那长长的温柔拥抱是多么舒服啊！我刚从恐慌中恢复过来，就问：“谁给水里撒了盐啊？”

经历了海中的初次历险后，我想，要是穿着泳衣，坐在大岩石上，感受浪花接二连三拍打岩石的气势和浪花溅湿身体的清爽，会

是多么大的乐趣啊！当海浪重重地砸向海岸时，我感到鹅卵石在震颤，整个海滩似乎都遭受了它们可怕的攻击，就连空气也随着它们的起伏而颤动。浪花会突然后退，聚集在一起，接着来一个更有力的跳跃。我紧紧贴着岩石，怀着紧张又着迷的心情，感受着波涛的怒吼和巨浪的冲刷。

我在岸上总是待不够。洁净、新鲜、自由的海风就像一种冷静的思想。对我来说，贝壳、卵石以及依附着微生物的海草永远也不会失去魅力。一天，萨利文小姐捉到了在浅水里晒太阳的一种奇怪生物，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只大马蹄蟹，我以前从未见过。我摸着它，心想它怎么把屋子背在背上？真是太奇怪了！我突发奇想，它也许会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宠物。于是，我双手抓着它的尾巴，把它带回了家。这一“壮举”太让我高兴了，因为它的身体非常沉重，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才拎着它走完了半英里。萨利文小姐把它放在水井旁的一个水槽里，我信心满满，觉得它在那里一定会万无一失，于是放心地离开了。没想到等我第二天上午去看它时，它已经消失不见了！没人知道它去了哪儿，或它是怎么逃脱的。那时候，我感到非常失望。但是慢慢地，我意识到强迫它离开它的生存环境是不友善或不明智的。过了一会儿，我想它也许已经返回大海，这才快乐起来。

第十一章

秋天的时候，我返回了我南方的家，心里充满了欢乐的记忆。当我回忆参观北方的情景时，发现此次丰富的经历令我获益匪浅。它是一切的开始，我的脚边摆着一个宝藏，美丽的新世界就藏在其中。我常常从里面获得乐趣，学到知识。我把自己融进世界里，一刻也不得安闲。像所有朝生暮死的小昆虫一样，我忙忙碌碌地度过每一个短暂的日子。我遇见了很多，他们通过在我手上拼写的方

式和我说话，于是，奇迹发生了，两个对话者之间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就如我和他人思想之间的贫瘠地带，上盛开了傲人的蔷薇。

秋天那几个月，我是和家人在我们的夏季别墅里度过的。那栋别墅位于一座山上，距塔斯坎比亚大约十四英里，名叫费恩采石场，因为它附近有一个被弃置许久的石灰石采石场。三条欢快的小溪从上方岩石中的泉眼里流出，经过采石场。只要有岩石企图挡住它们的去路，它们就时而跳跃，时而翻腾，溅出一朵又一朵咯咯笑的浪花，绕过一块又一块岩石的阻挡。蕨类植物长满了空旷之地，不仅完全覆盖了石灰岩床，还遮蔽了几段小溪。大部分山体常年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这里有巨大的橡树和壮观的常青树，它们的树干就像长着苔藓的柱子，树枝上垂下常春藤和槲寄生组成的花环；这里还有柿子树，果实甜美的香味弥漫了树林的各个角落，那种虚幻而馥郁的香气令人禁不住心旌荡漾。一些地方的野麝香葡萄藤和斯卡帕农葡萄藤从一棵树伸展到另一棵树，形成一个又一个藤架，数不清的蝴蝶和昆虫成天在藤架间振翅高飞。薄暮时分，迷失在密林朦胧的绿色纱帐中，嗅着泥土散发出的清爽芬芳的气息，真可谓一大赏心悦事。

我们的别墅是一个高低不平的营地，坐落在山巅茂盛的橡树和松树之中，看上去很美。在一个长长的空旷大厅两边，排列着一些小房间。一个宽阔的游廊环绕着房子，山风吹拂，送来各种树木的芳香。我们在游廊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我们在那里工作、用餐、玩耍。后门有一颗大白核桃树，我们绕着它修建了台阶。我离树是如此之近，稍一抬手就能触摸到被风撼动的枝条，以及在秋风中飘零的落叶。

有很多访客来到费恩采石场。到了晚上，在篝火旁，男人们打牌，或者在聊天和游戏中消磨时光。他们讲述猎杀飞禽走兽和捕鱼

的精彩壮举，讲他们射杀了多少只野鸭和火鸡，讲他们逮着的鲑鱼是多么凶猛，讲他们如何猎获了最狡猾的狐狸，讲他们如何智取最聪明的负鼠，讲他们如何追上最快的鹿。我想，就算是狮子、老虎、狗熊或者其他凶猛的野生动物，碰上这群经验丰富的猎手也得自认倒霉。夜色渐深，围炉夜话的朋友们纷纷散去，“明天清晨就去打猎”的叫喊声是他们的晚安语。男人们睡在门外的大厅，当他们沉沉睡去，我能感受到这些猎人和猎犬深沉的呼吸。

拂晓时分，我被咖啡的气味、枪支咣当的震动和男人们沉重的脚步声吵醒。那些男人正在四周频繁走动，希望自己在狩猎季节交上好运。我还能感觉到马蹄的踩踏。男人们骑着它们从镇上赶来，然后把它们拴在树下。它们一夜都待在那里，大声嘶鸣，焦急地等着离开。终于，男人们跨上了马背，像古老的歌谣里唱的那样，他们策马奔腾，马勒叮当，马鞭噼啪，猎狗跑在马前，那些一流的猎人“呐喊着，狂野地招呼着猎犬”而去。

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们做好了烤肉的准备。我们在一个深坑底部生起了火，把大棒搭在坑上，再把肉用烤肉铁签穿着悬挂在大棒上。火旁蹲着一圈黑人，他们用长树枝赶走追逐火苗的飞蛾。不等餐桌摆好，烤肉香喷喷的气味就让我感觉饥肠辘辘了。

当忙乱而兴奋的准备工作达到高潮时，那一群猎人出现了。他们三三两两，吃力地移动着。人又热又累，马全身流汗，猎犬疲惫不堪、气喘吁吁、无精打采。但是，他们却没带回来哪怕一个猎物。每个人都宣称自己至少看到了一头鹿，那头鹿曾经离得很近，然而无论猎狗如何卖力地追猎物，无论猎枪瞄得如何准，当扳机啪的一响，却一头鹿也看不到了。他们的运气和那个自称在近处看到一只兔子的男孩的运气一样，实际上，他看到的只是兔子的踪迹。然而，猎人们很快就忘掉了失望。我们坐下来，虽然没能享受一场鹿肉盛宴，但还是享受了一场比较“温驯”的烤牛肉和烤猪肉盛

宴。

一年夏天，在费恩采石场，我拥有了我的小马。我把它称为黑美人，因为我刚读过《黑美人》这本书。从光滑的黑毛到额头的白星，我的小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和黑美人有相似之处。我在它的背上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有时候，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我的老师会松开导引缰绳，而小马则会闲庭信步，兴之所至，它还会停下来啃啃草，或者嚼一嚼路边小树的嫩叶。

在我不想骑马的那些上午，吃过早餐后，我的老师和我就会开始在树林里漫步，我们让自己迷失在树木和藤蔓植物之间，除了奶牛和马踩出的小径，无路可循。我们经常碰到无法通行的丛林，被迫绕一圈去找路。回到小屋时，我们总是抱着大把月桂、一枝黄花、蕨类植物，以及南方特有的沼泽花。

有时候，我会和米尔德丽特以及我的堂妹、表妹去采摘柿子。我不吃它们，但我喜欢它们的香味，喜欢在叶子和草丛中寻找它们。我们也会去采摘坚果，我会帮她们剥开板栗的毛刺，砸开山核桃和胡桃的硬壳。那些核桃真是又大又香啊！

山脚下有一条铁路，孩子们注视着一辆又一辆火车呼啸而过。有时候，响亮的汽笛声会把我们吸引到台阶上。米尔德丽特有时候会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一头奶牛或一匹马曾在铁轨上闲逛。约一英里外有一个很深的峡谷，一座高架桥横跨在峡谷上。走过那座高架桥非常困难，因为枕木与枕木之间不仅相距较远，并且非常狭窄，走上去让人觉得像走在刀子上。我从来没有穿越过它，直到有一天，米尔德丽特、萨利文小姐和我在林子里迷了路，游荡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找到一条路。

突然，米尔德丽特一边用她的小手指着前方，一边高喊起

来：“那里有座高架桥！”我们最不愿选择的就是这条路，但当时天色已晚，而高架桥是回家的捷径。我不得不用我的脚尖去感受铁轨，但我不害怕，走得很好，直到一阵轻微的“噗噗”声从远方传来。

“我看见火车了！”米尔德丽特喊道。接下来的一分钟内，如果我们不是顺着交叉支柱爬下去，火车就会从我们身上轧过去。当火车隆隆驶过时，高架桥在剧烈地震动和摇晃，我甚至觉得快要被抛进脚下的深渊里去了。我们费了很大劲儿，才重新爬上铁轨。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很久了。我们发现别墅空无一人，原来全家人都出去找我们了。

第十二章

在我第一次去波士顿后，几乎每个冬天我都在北方度过。有一次，我还去了一个新英格兰的村庄。这个村庄有冰封的湖泊和一望无际的雪原。正是在那时，我才获得了以前从未获得的机会，进入了白雪的晶莹世界。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我发现一只神秘的手剥光了树木和灌木，只在这里或那里留下一片皱巴巴的叶子时，我感到的那种惊奇。鸟儿已经飞走，它们的空巢留在光秃秃的树上，里面落满了积雪。冬天降落在小山上，降落在田野里，连大地也被冰雪的触摸冻得僵硬麻木。树木真正的灵魂撤退到了树根，在黑暗中蜷缩着，睡熟了。所有的生命都渐渐消失了，即使阳光普照，白天也——冷得蜷缩着，就好像她的血管干涸，枯老了，她颤巍巍地站起来，想迷离地看一眼大地和海洋。

枯萎的草丛和灌木丛变成了一片冰柱森林。

接下来的一天，空气寒冷，预示着一场暴风雪的到来。我们冲

到户外，去感受最先落下的几片小雪花。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雪花悄无声息地落着，从空中落到了地上，村庄变得越来越平坦。雪夜包围了世界，而到了早上，人们几乎认不出原来的风景。所有的道路都被遮蔽了，地标无影无踪，只剩一片荒凉的雪地，以及披上雪衣的森林。

傍晚，刮来一阵东北风，雪花漫天乱舞。我们围坐在一个大火堆旁，讲着欢乐的故事，嬉闹着，完全忘记了我们正置身于一个荒凉之地，与外面的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可是到了晚上，风势渐强，我们不由得感到阵阵莫名的恐惧。狂风在村庄中肆虐，房椽被刮得咯吱作响，四周的树枝噼里啪啦地击打着窗户，一切都在狂风的怒吼中战栗。

在暴风雪开始后的第三天，雪停了。太阳破云而出，照在一片广袤的、起伏不平的白色原野上。雪堆积成高高的小丘和金字塔，放眼望去，如临梦境。雪堆散落各处，令人难以穿行。

人们在雪堆中铲出窄窄的小路。我披上斗篷，戴上头巾，走了出去。冰冷的空气刺痛了我的脸颊，我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我们穿过那些小路，又穿过较小的雪堆，成功抵达了一片松树林。那片松树林就在一个宽广的牧场边上。树木矗立，纹丝不动，晶莹得就像一个用大理石雕成的人物。我嗅不到松针的香味。阳光落在树上，那些细枝像钻石一样闪闪发亮，轻轻一碰，树枝上的积雪便如阵雨般纷纷落下。那炫目的光线是如此耀眼，甚至穿透了遮蔽我双眼的黑色面纱。

随着时光的流逝，积雪渐渐融化。但还没等它们全部消失，另一场暴风雪又不期而至了。就这样，整整一个冬天，我几乎一次也感觉不到脚下的泥土。天放晴的时候，树木上的冰雪开始消融，芦苇和灌木丛光秃秃的，但即使在阳光照耀下，湖泊也冻得结结实

实。

在冬天，乘坐平底雪橇滑雪是我们最爱的娱乐。在一些地方，湖岸陡然耸出水边。我们常常从这些陡峭的斜坡滑下去。我们会登上我们的平底雪橇，一个男孩从后面猛地一推，我们就出发了！我们越过雪堆，跳过洼地，俯冲到湖上。我们疾驰过闪着微光的湖面，冲到对岸。多么令人高兴啊！多么令人兴奋的疯狂啊！在某个狂野、愉悦的时刻，我们挣断了将我们束缚在大地上的锁链，御风而行，感觉自己是乘风飞翔的神灵！

第十三章

我学会说话是在1890年的春天。那时，我心里涌出一股发声的强烈冲动。以前，我常常一边咿咿呀呀地叫嚷，一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喉咙上，同时用另一只手去感受我的嘴唇的开合。我喜欢任何一个能发声的东西，喜欢去感受猫咪的“喵喵”和狗狗的“汪汪”。我也喜欢把我的手放在一个歌手的喉咙上，或放在一架正在弹奏的钢琴上。在我丧失视力和听力之前，我正在快速地学会说话，但在我生病之后，我发声的脚步停止了，因为我什么也听不见。于是，我常常整天坐在我母亲的膝上，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脸上，因为感受到她嘴唇的开合让我高兴。我也努力移动我的嘴唇，尽管我已经忘记了怎么说话。我的朋友说，我哭笑的表情都很自然，而且也能发出很多声音，包括一些发音模糊的词语。可是，我发出的这些声音并不能成为交流的工具，它们只是我训练发音器官的结果。我至今还记得学习“water”（水）这个单词的情景。我无法发出完整的音节，只能“wa-wa”（哇-哇）咕哝个不停。慢慢地，我甚至连“wa-wa”声都无法清晰地发出了。直到萨利文小姐教会我用拼写的方式交流后，我才停止了笨拙又徒劳的发音练习。

我早就知道，我周围的人使用的交流方式与我使用的不同。即

使在我获悉一个失聪儿童也可以被教会说话前，我就对我已拥有的交流方式产生了不满。一个完全依靠手语字母的人总是有一种束缚感，有一种限制感。这种憋闷的情绪令我无比恼火，同时也使我进一步意识到应该尽快找到弥补交流缺陷的方法。我的渴求日益增强，犹如逆风而行的飞鸟。我坚持使用我的嘴唇发声，朋友们试图劝阻我的这种倾向，他们担心我会失望。但是，我依然坚持自我。不久后，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令我遭受的巨大障碍轰然倒塌，那就是，我听闻了关于朗希尔德·卡塔的故事。

1890年，拉姆森夫人来看我。她曾经是劳拉·布里奇曼的老师，刚从挪威和瑞典访问归来。她告诉我，朗希尔德·卡塔是挪威的一个聋哑女孩，可是她居然被教会了说话。没等拉姆森夫人给我讲完那个女孩的成功故事，我内心就燃起了希望之火。我下定决心，我也要学会说话。我的老师带着我去找了霍勒斯·曼学校校长莎拉·富勒小姐，向她寻求建议和帮助。这位性格可爱、面容和蔼的女士答应亲自教我，于是我们就在1890年3月26日开始上课了。

富勒小姐的方法是这样的：她握着我的手抚摸她的脸，让我感受她发声时舌头和嘴唇的位置。我如饥似渴地模仿她的每一个口形，一个小时内就学会“M、P、A、S、T、I”这六个语言元素。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十一节课。我永远也忘不了开口说出第一句话——“It

is

warm”（它是温暖的）那一刻心里的惊奇与欣喜。事实上，这句话说得结结巴巴，但它是人类的语言，象征着我饱受束缚的灵魂获得了自由。我感受到一股新生的力量，透过那些断断续续的音节，正向着一切知识和信仰伸展。

如果一个失聪的孩子热切地渴望说出他从未听过的单词，仿佛要冲出笼罩着他的没有爱的呢喃、没有鸟儿的歌唱，也没有音乐旋律的无声世界，那他将不会忘记说出第一个单词时，由于惊喜而不由自主的震颤。只有失聪的孩子能理解我对玩具、石头、树木、鸟儿、动物说话时的心情。也只有失聪的孩子才能体会到我呼唤米尔德丽特跑向我或者让狗狗服从命令时的喜悦。对我来说，能用简单直接，不需要翻译的语言说话，是一种无法言表的恩赐。每当我说话时，快乐的思绪总会翩然而至——而它们曾经挣扎着想要逃离我手指的掌控呢！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我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说话。我只是学会了说话的要素而已。富勒小姐和萨利文小姐能听懂我说的话，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清楚我在说什么。我说出的一百个单词里面，他们未必能听懂一个。然而，剩下的技巧只能靠我自己摸索了。多亏了萨利文小姐卓越的天赋、坚韧的毅力和无私的奉献，帮助我在学习自然说话的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夜以继日地努力练习，最终让我最亲密的朋友们听懂了我说的话。同时，萨利文小姐持续地帮助我纠正每一个不完美的发音，练习千百种词语组合的方式。直到现在，她仍然在每天的交流中提醒我注意发错音的单词。

所有教育聋人的老师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也只有他们才能完全意识到我不得不克服的那些特殊的困难。在“阅读”我老师的嘴唇时，我完全依靠我的手指。我不得不运用触觉来捕捉喉咙的颤动，捕捉嘴的运动，捕捉面部的表情，而这种感觉常常会出错。在这种情况下，我被迫重复单词或句子，有时候会重复几个小时，直到我感觉我自己的声音里有了适当的语气。我的工作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挫折和厌倦经常让我气馁，但紧接着，那种我应该早点回家向我爱的人展示我取得的成绩的想法鼓舞了我，我也热切地

盼望着他们为我取得的成绩而骄傲。

“我的妹妹现在能理解我了”这种想法能摧毁所有障碍。我常常意醉神迷地重复着说：“我现在不哑了。”在我期盼和我母亲说话，从她嘴唇上“阅读”她的那种欢乐时，我不可能沮丧。我惊讶地发现，说话要比手指拼写简易得多，于是，我单方面地放弃了使用手语字母。但是萨利文小姐和几个朋友依然用手语和我说话，因为它比读唇更便捷。

也许，我最好就在这里解释一下我们对手语字母的运用，它似乎让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感到困惑。一个想用他的手拼写单词给我读或和我说话的人，要使用聋人普遍使用的单手手语字母。我要把手轻轻放在说话人的手上，我的动作很轻，不会妨碍到说话人的手移动。手对位置的变换很敏感，如同长了眼睛一样。所以，我感受字母的速度并不比正常人阅读的速度慢。长期的刻苦训练让我的手指变得十分灵活。我的一些朋友拼写速度很快，几乎和一个专家用打字机打字的速度一样快。当然了，单纯的拼写仅仅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就如用笔写字一样。

当我能够说话以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展示自己。最幸福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踏上了回家的旅程。一路上，我不停地和萨利文小姐说话，但我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而是决心抓紧最后的时间提高我的说话水平。不知不觉之中，火车已经抵达了塔斯坎比亚车站，家人们站在月台上迎接我。我的眼中饱含泪水，我回想起母亲紧紧搂住我，激动得浑身颤抖，连话也说不出来，全神贯注地聆听我发出的每一个音节。我还回想起妹妹米尔德丽特抓着我的手吻个不停，高兴得手舞足蹈，而父亲则长久地沉默不语，以此表达着他的自豪和慈爱。以赛亚的预言似乎在我身上应验了——“大山小山必在你面前引吭高歌，田野的树木也都鼓掌喝彩！”

第十四章

1892年的冬天，我童年明亮的天空被一片乌云遮蔽，变得暗淡无光。欢乐离我远去。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生活在疑惑、焦虑和恐惧之中。书籍对我而言已经失去了魅力，即使到现在，一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我的心灵也会感到阵阵寒意。一个名为《冰霜之王》的小故事是烦恼的根源。这个小故事是我写的，我还将它寄给了珀金斯盲人学院的阿纳戈努斯先生。为了把事情讲明白，我必须先把相关事件交代一番，我认为这样做对于我的老师和我将要讲述的事情也是合理公平的。

我是在家里写出那个故事的，时间是在我学会说话后的那个秋天。当时，我们住在费恩采石场，睡得比平常要晚。萨利文小姐向我描绘了晚秋植物的美，唤醒了我对一个故事沉睡的记忆。我敢肯定有人曾经给我读过那个故事，而我也在无意中记住了它。我当时想，我就像孩子们说的那样，正在“虚构一个故事”。于是，我赶忙坐下来，要在那些想法从我脑海里溜走前，写下那个故事。我的想法畅快地流动着，我找到了创作中的快乐感。文字和形象奔跑到我的指尖，当我想出一个又一个句子时，我就把它们写在盲文板上。现在，如果文字和形象在我脑海里信手拈来，那就标志着它们不是自我思想的产物，而是我要遗憾地加以摒弃的零星碎片。那时候，我如饥似渴地吸收我读到的一切，却从未对作品本身有过思考。即使到现在，我也无法完全区分清楚哪些是我的思想，哪些是来自阅读的影响。我想，这大概是我过多地接受了别人的见闻，无法亲自观察世界的缘故吧。

故事一写完，我就立刻读给老师听，直到今天，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我沉醉于优美段落中的神情，以及被老师及时纠正读音后的懊恼。晚餐时，家人聚在一起听我的故事。他们没想到我能写得那么好，甚至有人问我是不是曾在哪本书里读到过类似的故

事。

这个问题让我非常惊讶，因为我根本不记得有人曾给我读过它。我大声说：“啊，没有，这是我写的故事，我是为阿纳戈努斯先生写的。”

于是，我把故事誊抄了一遍，并把它作为生日礼物寄给了阿纳戈努斯先生。有人建议我将题目从《秋天的叶子》改成《冰霜之王》，我照做了。我亲自去邮局寄出了这份礼物，整个过程我都像身处梦境之中。我丝毫没有料到，自己将为这份生日礼物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

《冰霜之王》获得了阿纳戈努斯先生的欣赏，他把它刊登在珀金斯学院的一份刊物上。这是我的快乐的巅峰，但是，我很快便从幸福的云端跌回地面。当一个与《冰霜之王》相似的故事被发现时，我才回到波士顿没多久。那个故事名为《冰霜精灵》，其作者是玛格丽特·T. 坎比小姐，收录于我出生前就出版的一本名为《伯迪和他的精灵朋友》的书中。这两个故事在思想和语言上是如此相像，那么很显然，有人曾经给我读过坎比小姐写的故事，而我写的故事其实是剽窃来的。想让我理解这一点很难，但当我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我既吃惊又悲伤。没有一个孩子像我一样饮下了如此多的苦水，我羞愧难当，因为我令自己最爱的人产生了怀疑。然而，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我左思右想，直到厌倦了回忆以前读过的任何有关冰霜的故事。实际上，除了杰克·弗罗斯特的常用参考资料和一首名为《冰霜怪人》的儿童诗以外，我再也想不出与冰霜有关的资料了。可是我绝对没有在我的故事里借用这两份资料。

起初，阿纳戈努斯先生深感不安，但他似乎选择了相信我。他对我还是像从前一样温柔和蔼。不久后，华盛顿诞辰的庆祝仪式要

举行了，剽窃风波渐渐平静下来，可我心里仍然十分不快。但为了讨阿纳戈努斯先生的喜欢，我强装笑颜，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参加了华盛顿诞辰的庆祝仪式。

我在女盲童的一出假面戏中扮演了谷物女神塞里斯。我身穿华美的服饰，头上缠绕着闪闪发亮的秋叶，手上和脚边都放满了果实与谷物。然而，在演出欢乐气氛的掩饰下，我的心里积满了沉甸甸的忧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发生的一切。

在庆祝仪式举行的前一个晚上，学院的一位教师问了我一个与《冰霜之王》相关的问题。我告诉她，萨利文小姐曾经给我谈过杰克·弗罗斯特和他的精彩著作。我说的某些东西让她认为我在变相地坦白，我的确记得坎比小姐写的《冰霜精灵》故事。尽管我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她，她搞错了，但她还是把她的结论告诉了阿纳戈努斯先生。

于是，对我温柔友好的阿纳戈努斯先生认为自己被欺骗了，继而对我的解释置之不理。他认为，或者至少是怀疑，萨利文小姐和我故意窃取了他人的思想成果，将其据为己有，以便获得他人的赞赏。我被带到一个由学院的官员和教师组成的调查法庭前，萨利文小姐被要求暂时回避。调查团反反复复地盘问我，似乎下定决心要让我承认我曾经读过《冰霜精灵》。我在他们提出的每个问题中都感到了他们主观上的不信任，我还感觉到有一位亲爱的朋友正带着责备的眼神看着我，尽管我无法把这一切全部说出来。我的心里五味杂陈，除了几个简单的音节，我几乎说不出话来。我想，这仅仅是个致命的错误，但即使这种意识也没有减轻我的痛苦。当我终于被准许离开房间时，我已经头晕眼花，没有留意到我老师给我的拥抱，也没有留意到朋友们的安慰话语。他们说，我是个勇敢的小女孩，他们为我感到骄傲。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伤心地痛哭，我希望别的孩子不要遭受我这样的悲伤。我浑身冰凉，觉得自己撑不到天亮就会死去。这种想法让我获得了一丝宽慰。我想，如果这种悲伤在我再大一点时降临到我的身上，我的精神就会被彻底摧毁，再也无法修补。但是，遗忘天使会陪伴着单纯的小孩子，它们将收集并带走黯淡岁月里的所有悲伤。

萨利文小姐从未听说过《冰霜精灵》，也从未听说过收录《冰霜精灵》的那本书。在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博士的帮助下，她仔细调查了这件事，终于查出来，在1888年，索菲亚·C. 霍普金斯夫人有一本坎比小姐的《伯迪和他的精灵朋友》。那一年，我们和她在布鲁斯特度过了夏天。霍普金斯夫人无法找到那本书，但她已经告诉我，在那时，萨利文小姐曾离开过一段时间去度假。她想让我开心，就给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尽管她也像我那样，完全想不起来是否给我读过《冰霜精灵》，然而她确信，《伯迪和他的精灵朋友》肯定是她给我读过的那些书中的一本。她解释说，那本书之所以消失不见，是因为她不久前卖掉了她的房子，处理掉了很多少儿书，如旧教科书和童话书，《伯迪和他的精灵朋友》可能就在其中。

当时，对我来说，故事几乎没有意义，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意义。对一个几乎无法做什么来让自己开心的小孩子来说，仅仅拼写那些奇怪的单词就足够让她开心了。尽管我想不起哪怕一种与读故事有关的情景，然而我忍不住认为，我下了很大功夫来记那些单词，想让我的老师回来后给我解释它们。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那种语言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无法抹去，尽管很久以来无人知道这一点，尤其是我。

当萨利文小姐回来时，我没有对她说《冰霜精灵》的故事。这可能是因为，她立即开始给我读《方特勒罗伊小王爷》，而它占据

了我的头脑，其他一切都被赶了出去。但是，事实依然是有人曾给我读过坎比小姐写的故事，并且在我早把它忘记之后，它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它回来得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从未怀疑，它是另一个头脑的产物。

在我陷入麻烦之中时，我收到了很多表达爱和同情的信息。所有我最热爱朋友（有一个是例外），直到现在依然是我的朋友。

坎比小姐亲自写信安慰我：“有一天你会写出产生于你自己头脑中的一个了不起的故事，而它对很多人来说，都将成为一种安慰和帮助。”但是，这种预言从来没有实现。我再也没有为了纯粹的游戏快乐摆弄过单词。实际上，自那时起，我就受到了一种担心的折磨，我担心我写的不是我自己的东西。有很长一段时间，当我写一封信时，即使是写给我的母亲，我也会突然被一种恐惧感抓住。不仅如此，我会一遍又一遍地拼写句子，以便确保我从未在一本书里读到过它们。如果不是萨利文小姐不断给予鼓励，我想我已经完全放弃了尝试写作。

后来我发现我不仅读过了《冰霜精灵》，还在曾经写过的信里借用了坎比小姐的某些观点。在我于1891年9月29日写给阿纳戈努斯先生的信中，不论语言还是情感都与坎比小姐的风格相似。那时，我正在写《冰霜之王》，而这封信就像其他很多封信一样，包含着一些暗示我的头脑被那个故事渗透的短语。我在故事中说，是我的老师告诉我关于金色秋叶的说法：“对，虽然夏天已经离去，但它们很美，美到足够安慰我们。”——实际上，这个说法直接来自坎比小姐的故事。

在阅读中吸收我中意的成分并将其同化为自己的东西，这一迹象频繁出现在我的早期信件和练笔中。我写过一篇关于希腊和意大利的古老城市的文章，其中就借用了许多言辞优美的文学描述，不

过我已记不清出处了。我知道阿纳戈努斯先生对意大利和希腊的古代遗迹十分欣赏，对它们辉煌灿烂的历史文明更是情有独钟。因此，我从读过的所有书籍中，收集我认为能够让他高兴的每一个诗歌或历史的片段。在谈及我那篇关于古代城市的作文时，阿纳戈努斯先生评价道：“就其本质而言，想法是诗意的。”但是，我并不确定他会怎样看待一个年仅十一，既聋又哑的孩子进行创作这件事。然而，我不认为借用别人的描述会使我的文章空泛无趣。相反，这正表明我能够运用清晰生动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文学美感的领悟。

我早期的练笔过程堪称脑力训练。和所有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一样，我通过吸收与模仿把自己的思想外化为文字。只要在阅读中发现中意的表达，我都会有意无意地把它们记下来，并且加以改造。正如斯蒂文森所说，年轻的作家会本能地尝试模仿一切最值得欣赏的东西，令人惊奇的是，他能够以千变万化的形式重新组合文字。即使是天才般的人物，也只有通过经年累月的训练，才能学会调配从头脑的各个角落蜂拥而至的文字大军。

我担心，我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一过程。毫无疑问，我常常不能将自我的想法和书中的想法区别开来，因为阅读滋养了我的思想。因此，几乎所有我的文章都很像我刚学缝纫时制作出的可笑的拼凑物——用各种各样的零碎布料制成，如亮丽的丝绸和天鹅绒碎布。虽然用料精美，但是拼凑的效果总不尽人意。同样，我的作文也是由我自己粗糙的想法拼凑成的，不过嵌入了我读到过的真知灼见。对我来说，写作的一大困难在于要用准确而清晰的语言去表达头脑中混乱的想法、幼稚的情感和模糊的观点。尝试写作就像拼装中国的智力玩具。我们头脑中想象出一幅图案，希望用文字将其拼凑出来，然而文字却无法装进格子，或者即使勉强塞进去，也与图案不匹配。尽管如此，我们依旧继续尝试，因为我们知道已经有人

在写作这条路上取得了成功，我们不愿意就此认输。

斯蒂文森说：“想具有独创性，无路可走，除非天生如此。”尽管我可能不具有独创性，但我有时希望能超越我那些不自然的、带着假面的作文。到了那时，我自己的想法和经历也许会显山露水。与此同时，我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努力不让与《冰霜之王》有关的痛苦记忆妨碍我的努力。

这次伤感的遭遇对我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它让我深刻思考了与写作相关的许多问题。唯一让我遗憾的是，它导致我失去了一位最亲爱的朋友，也就是阿纳戈努斯先生。

《我生活的故事》在《妇女之家》杂志发表后，阿纳戈努斯先生在写给梅西先生的一封信中透露，《冰霜之王》事件发生时，他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审问我的那个调查法庭由八个人组成，四个盲人，四个正常人。他还说，有四个人认为我读过坎比小姐写的故事，但其他人并不赞同这种观点。阿纳戈努斯先生声明，他把他那一票投给了支持我的人。

但是，无论情况究竟怎样，无论阿纳戈努斯先生把他的票投给了哪一方，当我走进经常和他嬉戏，在他膝上玩耍，带走他许多忧愁的房间时，感受到了众多怀疑的目光。四周弥漫着某种可怕的敌对气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我的这种印象。在两年的时间里，阿纳戈努斯先生似乎坚持相信萨利文小姐和我是无辜的。然而接下来，他改变了原来的判断，其中的原因我不甚清楚。我也不清楚调查的详情。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些没有对我说过话的“法庭”成员的名字。我太激动，以至于没有注意到任何东西；我太害怕，以至于没有提任何问题。实际上，我当时头昏脑涨，几乎无法思考调查员的提问，更没办法给出恰当的回答。

我已经提供了这份关于《冰霜之王》事件的报告，因为它在我的人生经历和教育过程中很重要。此外，我之所以详尽叙述此事，也是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误解。我已经忠实地陈述了所有事实，没有想过要为自己辩护，或归咎于任何一个人。

第十五章

我和家人在阿拉巴马州度过了《冰霜之王》事件之后的夏天和冬天。回忆起那次返乡的经历，我满心愉悦。崭新的生活在生根发芽，抽枝开花。我感到了久违的快乐。《冰霜之王》的阴霾逐渐消散了。

当深红的、金黄的树叶铺满大地的时候，当覆盖了花园尽头那座凉亭的葡萄藤散发出浓烈的麝香味的时候，当一串串葡萄在阳光的照耀下变成红褐色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我的生活。这是我在《冰霜之王》事件过去一年后的再次提笔。

我依然对我写的一切过度谨慎。我写的可能不完全是我自己的东西，这种想法折磨着我。除了我的老师，没人知道这些担心。我敏感的神经时刻担心着类似《冰霜之王》事件的重演。不仅如此，当我在交谈过程中萌生出一丝灵感时，我常常会拼写这样的句子给我老师：“我确定不了它是我的想法。”有时候，我写到一半，就会对自己说：“这些内容说不定会被发现是某个人在很久以前写过的！”这么想着，一种着魔般的恐惧便立刻攥住了我的双手，整整一天我都别想再写出一个字。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会时常感到同样的不安和焦虑。萨利文小姐用她能想到的每一种方法安慰我，但我经受过的那种可怕经历在我头脑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其中的意义我也是刚刚开始理解。萨利文小姐为了帮助我恢复自信，劝说我给《青少年指南》写一份我人生的简要介绍。我当时十二岁。当我回顾那个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写出的小故事时，我隐约觉

得，当时自己一定是怀着对写作的美好憧憬，否则我早就放弃了。

虽然下笔时心里忐忑不安，战战兢兢，但我态度坚决。老师一直督促着我，她清楚，只要坚持不懈，我一定可以重新发现精神的立足之处，重拾我的写作才能。《冰霜之王》事件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孩子随性单纯的世界中。现在，我开始思考事物的本质，能够理解抽象的概念。渐渐地，我从阴影中走了出来，经过考验的头脑多了几分理智，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更加成熟。

我在1893年经历的主要事件有以下几件：其一是在克利夫兰总统就职期间到华盛顿旅行；其二是参观尼亚加拉瀑布；其三是参观世界博览会。在这样的境况下，我的学习经常中断数周之久，以至于我无法给出关于它们的连贯描述。

我们是在1893年3月去参观尼亚加拉瀑布的。我站在靠近美国境内的尼亚加拉瀑布边，感受着空气的振动和大地的震颤，心情难以言表。

尼亚加拉瀑布的雄浑和壮美竟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似乎让很多人觉得奇怪。他们一直在问：“对你来说，瀑布的美丽和声响意味着什么？你无法看到在岸边卷起的浪头，或听到它们的咆哮。它们对你意味着什么？”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它们意味着一切。我无法彻底了解或确定它们的意义，但我能够透彻理解什么是爱，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善良。

1893年的夏天，萨利文小姐、我和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博士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我怀着纯粹的喜悦，回想起许许多多孩子气的幻想变成美好现实的那些日子。在想象中，我每天都在进行环球旅行，我见识了来自地球最偏远地区的奇观。发明的奇迹，工业技术的宝藏，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竟然一一在我指尖下穿过。

我喜欢参观普莱桑斯游乐园。它就像《一千零一夜》，充满了太多的新奇和乐趣。这里有我在书中读过的印度——湿婆神和象神位于一个古怪的集市中；金字塔被浓缩在开罗的一个模型里，模型里还有清真寺和长长的骆驼队；远处是威尼斯的水道，每天晚上，当城市和喷泉被照亮时，我们就在那些水道中航行。我还登上了一条维京船，它被放在离开罗城模型不远的地方。我以前在波士顿登上过一艘军舰，现在，我也有兴趣在这艘维京船上看看曾经辉煌的海员们如何扬帆远航，如何勇敢无畏地驾驭风暴，如何运用头脑和肌肉战斗，如何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人们的耳边还响彻着他们自由的呐喊：“我们属于大海！”如今的海员已经丧失了这种激情，被愚钝的机器推到幕后。因此，情况永远是，“男人只应对男人做的事感兴趣”。

在这艘船的不远处，有一个圣玛利亚模型，我也参观了这个模型。船长给我展示了哥伦布的船舱和书桌，书桌上有一个沙漏。这个小仪器给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它让我联想到，当那位英勇的航海者看到沙子一粒粒地落下，而那些铤而走险的人们正在密谋要他的命，他该感到何等的绝望啊。

世界博览会主席希金博特姆先生随和地允许我触摸展品，怀着有如皮萨罗攫取秘鲁宝藏那样不知餍足的热切，我用手指“吸收”了世界博览会的辉煌。它就像一个摸得到的万花筒，一切都让我痴迷。尤其是法国的铜像。它们是如此栩栩如生，以至于我认为它们是天使显灵，而艺术家捕捉到了这一点，将其凝固在了尘世的形式中。

在好望角展区，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开采钻石的知识。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去触摸正在开动的机器，以便更加清晰地了解钻石的称重、切割和打磨过程。我在清洗液中搜寻钻石，并且成功地找到了一颗。他们说，这是此前在美国发现的唯一一颗真钻石。

无论去哪里，贝尔博士都陪着我们。他还用颇具个人特色的愉快方式，给我描述最令人感兴趣的事物。在电气科学建筑中，我们考察了电话、自动电话、留声机及其他发明。他让我理解了，如何在冲破时间和空间束缚的电线上发送一条信息，这项发明就像普罗米修斯带来火种一样伟大。我们还参观了人类学展区，我对古代墨西哥的遗物很感兴趣，对记录时代的那些粗糙石器很感兴趣。当我用手指触摸那些石器时，我想，原始先民的这些简单的纪念物似乎注定要长存，而君王和圣贤们的纪念物则消失在尘埃之中。我还对埃及的木乃伊很感兴趣，可我不敢触摸它们。与我曾经听过或读过的东西相比，这些遗物让我对人类的进步有了更多的了解。

所有这些体验都给我的词汇增加了新术语。不仅如此，在我参观世界博览会那三个星期里，我实现了一大跨越，那就是从小孩子对童话和玩具的兴趣，跨越到了对平凡世界中真实、重要的东西的欣赏。

第十六章

1893年10月以前，我以一种多少有点散漫的方式，自学了各种科目。我阅读了希腊、罗马和美国的历史。我有一本阳文印刷的法国语法书，还会一点法语。我常常在脑子里做小练习来逗自己开心，使用我偶然碰到的新单词造句，尽可能无视语法规则和其他技术性事项。当我发现那本书里讲解了全部法语字母和发音后，我甚至在未获帮助的情况下，尝试掌握法语的发音。当然了，对宏大目标而言，这点微弱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但这至少让我在无聊的雨天有事可做。不仅如此，我所掌握的法语知识还足以让我带着乐趣阅读拉封丹的《寓言》、莫里哀的《突变的医生》以及拉辛的《阿达莉》中的一些段落。

我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提升我的说话水平。我大声地给萨利文小姐诵读文章，还背诵我喜爱的一些诗人写的段落（我把这些段落托付给了记忆）。萨利文小姐纠正我的发音，帮助我断句和变音。然而，直到1893年10月，在我从参观世界博览会的疲劳和兴奋中恢复过来后，我才开始在固定的时间接受专业的科目学习。

那时，萨利文小姐和我在宾夕法尼亚州赫尔顿拜访威廉·韦德先生一家。艾恩斯先生是他们的一个邻居，他是个不错的拉丁语学者，我被安排受教于他。我记得，他性格非常好，和蔼可亲，经验丰富。他主要教我拉丁语法，但也经常在数学方面帮助我。我发现，数学既乏味，又困难。艾恩斯先生还和我一起读了丁尼生的《悼亡》。我此前读了很多书，但从来没有从批判性的立场来读书。我第一次学会了去认识一个作家，去识别他的风格，就像我识别一个朋友的握手那样。

我最初对学习拉丁语法相当抵触。浪费时间去分析我碰到的每一个单词的名词属性、所有格、阴性，而它们的含义又非常清晰，这似乎很荒唐。我想，为了了解我的宠物，我不妨用拉丁语描述一下它，它属于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四足动物目、猫科、猫属、虎斑猫种。但是，随着课程的深入，我对拉丁语越来越有兴趣，这种语言的美带给我难以言表的享受。我常常读拉丁语段落来愉悦自己，挑选我理解的单词试着造句。在这以后，我从未停止过享受这种消遣。

我想，再也没有一种东西，能比在熟悉的语言中产生的转瞬即逝的形象和丰富细腻的情感更有魅力了。在学习过程中，我的思想掠过了精神的天空，被变化无常的幻想塑造、浸染。在我上课的时候，萨利文小姐坐在我旁边，把艾恩斯先生讲的内容拼写在我手上，帮我查询新单词。当我返回阿拉巴马州老家时，我已经开始阅读恺撒的《高卢战记》了。

第十七章

1894年夏天，我参加了美国促进聋人说话教育协会在肖陶扩举行的会议。在那里，我被安排去上纽约莱特-赫马森聋人学校。我在萨利文小姐的陪伴下，于1894年10月抵达那里。我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出于它在发展有声文化和训练唇读方面的巨大优势。在这所学校学习的两年时间里，除了学这些科目，我还学习了算数、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

我的德语教师雷米会用手语字母，于是在我掌握了一些词汇后，只要有机会，我们就用德语交谈。不仅如此，短短数月，我几乎就能完全明白她说的话了。第一年尚未结束，我就带着极大的乐趣阅读了《威廉·退尔》。实际上，我觉得，我在德语上取得的进步远胜过其他任何一个科目。我发现法语要难多了。我是跟着奥利维尔女士学习法语的，她是一位法国女士，不懂手语字母，上课只能口授。我无法轻松阅读她的嘴唇，因此我在法语上的进展比德语慢多了。然而，我还是设法重读了《突变的医生》。它非常有趣，但我更喜欢《威廉·退尔》。

我在唇读和说话上取得的进步并不像我的老师们和我预期的那样成功。像正常人一样说话是我的抱负，我的老师们认为能达到这一点。但是，尽管我们竭尽全力并且诚心诚意地努力，我们却未完全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我认为，我们把目标定得太高，因而失望无法避免。我依然认为算数是一种极其困难的体系。我徘徊在“猜测”的危险边缘，避免那个宽广的理性之谷给我和其他人带来无穷的麻烦。当我不再猜测时，我就直接跳向结论，这当然是种错误的选择，再加上我感官的迟钝，我的数学学习面临着许多意料之外的困难。

但是，尽管这些失望让我有时深感沮丧，我依然兴趣不减地继续其他科目的学习，尤其是自然地理。明了自然的秘密是一种乐趣，而自然的秘密，用《旧约》生动的语言来说，就是风如何被创造并从天堂的四个角落刮起，湿气如何从世界的尽头升起，河流如何破石而出，山脉如何被连根拔起，人可以用何种方式战胜很多比他强大的力量。在纽约的两年是快乐的，当我回望这段热情洋溢的学习时光，依然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特别记得我们一起在中央公园散步的情景。对我来说，中央公园是那座城市唯一合我心意的一部分。在这座大公园里，我从来没有失去过半点愉悦。每次进入这座公园，我都喜欢让人向我描绘它。它的美无处不在，我在纽约度过的那九个月里，它每天都以不同的方式向我展现了它独特的美。

春天，我们去游览了各种有趣的地方。我们在哈德逊河上航行，在它绿色的河岸上徜徉，这里正是布莱恩特喜欢歌颂的河岸。我喜欢帕利塞德那单纯、野性的壮丽。我还参观了西点军校和华盛顿·欧文的老家塔里敦。在那里，我步行穿过了著名的“睡谷”。

莱特-赫马森学校的教师总是在思考怎样才能使学生们享受到正常人所拥有的一切便利，怎样激发出年幼孩子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引领这群残疾孩子走出闭塞的生活环境。

在我即将离开纽约的时候，快乐的日子已经被悲伤的阴云笼罩。1896年2月，波士顿的约翰·P. 斯波尔丁先生去世了。除了父亲的去世，我从未感受过如此巨大的哀痛。只有那些最了解、最爱他的人，才能理解他的友谊对我意味着什么。只要我们感受到他爱的存在，知道他对我们艰辛备至的工作怀着永不止息的兴趣，我们就不会气馁。在我们的生活中，他的离去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空白。

hr class="sigil_split_marker"/>

第一卷 我的人生故事（下）

第十八章

1896年10月，我进入剑桥青年女子学院学习，同时也是为进入拉德克里夫学院做准备。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曾参观了威尔斯利。当时，我宣布：“我有一天也会上大学，但我会上哈佛大学！”这番豪迈的宣言让我的朋友们感到吃惊。当有人问我，我为什么不选择威尔斯利学院时，我回答说，那里只有女孩。上大学的念头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变成了一种热切的愿望，迫使我在面对很多忠诚、聪明的朋友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与那些耳聪目明的女孩展开学位竞争。当我离开纽约时，这种念头已经变成了一种确定的目标，我决定前往剑桥。我知道，要是我还想去哈佛，去实现我童年的宣言，这是最近的一条道路。

我们在剑桥学院的计划是，萨利文小姐和我一起上课，给我解释课程内容。

我的老师们当然只有教正常学生的经验，读他们的嘴唇是我与他们交谈的唯一方式。我第一年学习的科目有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德语、法语、拉丁语、算数、拉丁语作文，以及一些临时性的课程。直到那时，我还从未带着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念头，上过哪怕一种课程。但是，在英语方面，萨利文小姐已经很好地训练了我。我的老师们很快就发现，在这一科目上，除了学习学院指定的重要书籍，我并不需要专门的传授。不仅如此，我在法语学习方面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接受了六个月的拉丁语教育，但德语是我

最熟悉的科目。

然而，虽然有这些优势，但也有严重的不利条件在拖我的后腿。萨利文小姐不可能在我手上拼出所有指定的书籍内容，而及时拥有凸印的教科书供我使用又非常困难，尽管我在伦敦和费城的朋友愿意加快赶制我所需要的盲文教材。实际上，有一段时间，我不得不用盲文点字法抄录我的拉丁语教材，以便能和其他女孩一起朗诵。我的老师们很快就熟悉了我有瑕疵的话语，能够毫无困难地回答我的问题，并纠正我的错误。我无法在课堂上做笔记或写作业，但我在家里用我的打字机写出了我所有的作文和翻译。

萨利文小姐每天都和我一起去上课，以无限的耐心把老师讲的一切都拼在了我手上。在学习时间，她不得不帮我查询新单词，一遍又一遍地替我读课堂笔记和尚未翻译成盲文的书籍。那一工作的乏味是很难想象的。在学院的老师中，只有我的德语教师格鲁特夫人和校长吉尔曼先生会手语字母，能用手语字母给我授课。没有人能像亲爱的格鲁特夫人那样充分意识到，她拼写得有多么慢，多么不好。尽管如此，在专业课上，她仍然以她心灵的仁慈，不辞辛劳地给我拼出了她讲授的东西。这样的课一周两次，好让萨利文小姐稍微休息一下。但是，虽然每个人都很亲切，乐意帮助我们，却只有一个人能够化苦为乐。

那一年，我学完了算数，复习了我的拉丁语法，读了恺撒《高卢战记》中的三章。在德语方面，我一半靠手指，一半靠萨利文小姐的帮助，读完了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弗赖塔格的《来自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国度》、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歌德的《诗与真》。我从这些德语著作里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尤其是席勒那美妙的抒情诗、弗里德里希大帝辉煌的历史，以及歌德的生平记述。我恋恋不舍地读完了《哈尔茨山游记》，它里面充满了令人愉快的妙

语，动人地描绘了藤蔓覆盖的小山，在阳光下吟唱、荡起涟漪的溪流，以及在湮灭已久的想象年代中，充满传统风情和传奇色彩的灰色姐妹的荒野。只有把自然当成“一种情感、一种爱和一种欲望”的那些人，才能做出如此描绘。

同年，吉尔曼先生给我上了英国文学。我们一起读了《皆大欢喜》、伯克的《关于与美国和解的演讲》、麦考利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吉尔曼先生对历史和文学有着广博的视野，加之他的巧妙解说，让我的学习变得轻松、快乐。假如我只阅读那些机械记录的笔记，以及课堂上传授的教条式的知识，我的学习就不会充满乐趣了。

伯克的演讲很有启发性，其影响力超过我读过的任何一本以政治为主题的书。激荡的时代让我心潮澎湃，两个敌对民族的人物似乎正在我面前迈动。我越来越不解的是，面对伯克雄辩激昂的演讲，对他关于我们的胜利和他们的耻辱的警告性预言，乔治国王及其大臣何以充耳不闻？但是随后，我就了解到了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所持的党派立场和人民立场之间的令人悲伤的关系。我想，这样宝贵的真理和智慧的种子，竟然落入无知和腐败的莠草中，这是多么奇怪啊！

麦考利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则别有一番情趣。我的心灵走向了那个孤独的男人，他在格拉布街啃着不幸的面包。然而，在肉体 and 灵魂双重受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宽以待人，还向穷人和弱者施以援手。我为他整体的成功而欣喜，对他的过错则视而不见。我还感到惊奇，不过这倒不是因为他有过错，而是它们居然没有摧毁、丑化他的灵魂。但是，尽管麦考利拥有卓越的文笔和令人钦佩的化腐朽为神奇的才能，但他的自信有时候让我厌倦，他那经常不惜为了效果而牺牲真相的做法让我对他保持了一种质疑的态度。我曾经以敬畏的态度聆听《大不列颠的狄摩西尼斯》，而这种态度与

敬畏的态度相去甚远。

在剑桥学院，我享受到了与我年龄相仿并且耳聪目明的女孩们的陪伴，这在我人生中还是第一次。我和另外几个女孩住在与学院相连的一栋房子里，生活很便利。豪威尔斯过去曾在这里住过。我和她们一起玩了很多游戏，甚至在雪地里捉迷藏、嬉戏。我和她们一起远足。我们还在一起讨论我们的功课，大声朗读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一些女孩学会了和我说话，这样萨利文小姐就不必为我重复她们的谈话了。

圣诞节期间，我母亲、妹妹和我在一起度假，吉尔曼先生友善地答应让米尔德丽特在他的学校就读。米尔德丽特就这样和我待在了剑桥，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六个月的快乐时光，几乎不曾分开过。回想起我们度过的在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一起娱乐的那些时光，我就感到十分幸福。

1897年6月29日到7月3日，我参加了拉德克里夫学院的入学预考。我报考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和罗马历史，共用了九个小时考完。我通过了全部考试，在德语和英语考试中还获得了“优等”。

也许，在这里解释一下我参加考试所用的方法，并无不当。按照要求，学生应在十六个小时里通过考试，十二个小时的考试被称为初级考试，另外四个小时的考试被称为高级考试。一次把它们考完至少要用五个小时。试卷上午九点在哈佛分发，然后由一个专门的信使将它们带到拉德克里夫。每个考生不是通过名字被辨识出来，而是通过号码，我是233号。但是，由于我不得不用打字机，所以我的身份无法隐藏。

让我单独一人在一个房间考试被认为是可取的，因为打字机发

出的声音有可能干扰其他女孩。吉尔曼先生用手语字母的方式给我读了全部试卷。为了避免遭到打扰，一个男人还被安排在门口担任警戒。

我第一天考的是德语。吉尔曼先生坐在我旁边，首先给我通读了一遍试卷，然后一句一句地读，而我则大声复述，以便确保我正确理解了他说的话。卷子很难，当我用打字机打出答案时，我感觉很焦虑。吉尔曼把我打出的东西拼给我，我认为需要更改就加以更改，他则把更改插入答案。在这里，我想说，自此之后，在历次考试中，我从未享受过这种便利。在拉德克里夫，在卷子答完后，没人再给我复述它们，我没机会纠正错误，除非我在时间用尽前做完卷子。在那种情况下，我只能在短短几分钟里凭回忆修改答案，并在卷子末尾注明修正后的内容。如果我在预考中取得的成绩比在终考中取得的成绩好，原因有二：其一，在终考中，没人给我读我做好的卷子，并且预考中的一些科目是我上剑桥学院之前就有所学习的；其二，那年年初，我已经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考试，而吉尔曼先生给我做的正好是哈佛以前的试卷。

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送给了主考人，还附了一份证明，证明我（233号考生）已经做了卷子。

所有科目的预考都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不过其他科目的考试都没有第一个科目的考试那样难。我记得，在考拉丁文的那天，谢令教授走进来通知我，我已经如愿以偿地通过了德语考试。这大大鼓舞了我，我怀着轻松而镇定的心情加速奔向那场严峻考验的终结。

第十九章

当我在吉尔曼先生的学校开始第二年的学习时，我充满了成功

的希望和决心。但就在最初几个星期里，我就遭遇了未曾料到的困难。吉尔曼先生认定，我那一年应该以学习数学为主。我学了物理、代数、几何、天文学、希腊语和拉丁语。不幸的是，我需要的很多书籍都没有及时用阳文印制出来；此外，我还缺乏一些学习要用的重要器具。我上课的教室很大，老师无法给我进行专门指导。萨利文小姐不得不把所有教材的内容拼写给我，同时还得翻译老师的话。十一年来，她那双神奇的双手第一次显得力不从心。

对我来说，在课堂上写代数和几何、解答物理问题是必要的。但我无法做到这一点，直到我们买了布莱叶打字机。靠着它，我能把我学习的步骤和过程打出来了。我无法用眼看到那些画在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要想对它们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只能用直的和弯曲的铁丝把它们制在一个垫子上。这些铁丝有着弯曲的头或尖头。就像吉斯先生在其报告中说的那样，我不得不把那些图形的绘制、前提和结论、证明的结构和步骤装在我的脑子里。一言以蔽之，每一个学习环节都有障碍。有时候，我勇气尽失，并且以一种我羞于想起的方式显露我的情绪，那就是发脾气。我甚至冲着萨利文小姐发难。而她依旧陪伴着我，不离不弃。她是我所有亲密友人中唯一能够“将曲线拉直，令崎岖之路变成坦途”的良师益友。

然而，我的困难开始一点点地消失。阳文印刷的书籍和其他学习器具到了，我恢复自信，重新投入学习。继续蔑视我为它们所做的努力的，只有代数和几何这两个科目。正如我之前说的，我缺乏学数学的天资，总是不能很好地理解不同的点线面之间的关系。几何图形特别令我苦恼，因为我无法看到不同部分彼此间的关系，即使在垫子上也是如此。直到吉斯先生开始教我，我才对数学有了清晰的认识。

当一个改变了一切的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开始克服这些困难。

就在我的盲文书籍到来之前不久，吉尔曼先生开始告诫萨利文小姐，说我学习太刻苦了。他不顾我最真诚的反对，减少了我背诵的数量。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商定，如果有必要，我应该花五年时间为上大学做准备。但是，在第一年年末，我在考试上取得的成功向萨利文小姐、哈勃小姐（吉尔曼先生聘用的校长）和另外一个人证明，我即使不下太大功夫，也只再需要两年，就可以完成我的入学准备。吉尔曼先生最初同意这一点，但当我的任务变得多少有点令人困惑了，他就坚决认为，我学习过度了，我还应该在他的学校再学习三年。我不喜欢他的计划，因为我想和我的同班同学一起上大学。

11月17日，我身体不大好，没有去上学。尽管萨利文小姐知道我的病并不严重，然而吉尔曼先生一听到消息，就宣布我正在垮掉。他还调整了我的课程，这让我无法和我的同班同学一起参加终考。到最后，由于吉尔曼先生和萨利文小姐意见的分歧，我母亲让我妹妹米尔德丽特和我退出了剑桥学院。

在耽误了一段时间以后，经商定，我应该在剑桥指导教师莫顿·S. 吉斯先生指导下继续学习。萨利文小姐、我和我们的朋友钱伯林夫妇在伦瑟姆度过了那个冬天剩余的时间。伦瑟姆距波士顿有二十五英里远。

在1898年2月到7月间，吉斯先生每周到伦瑟姆来两次，教我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语。萨利文小姐给我解释他的授课内容。

1898年10月，我们返回了波士顿。在八个月时间里，吉斯先生每周给我上五节课，一次大约一小时。他每次都会给我重复解释我上节课没有理解的内容，并布置新作业。他还把我用打字机写的希腊语练习带回家，全部批改一遍，下课时再还给我。

我为上大学做的准备按照这种方式继续进行，再无中断。我发现，与在课堂上接受教育相比，自学要容易得多，并且也愉快得多。我在自学中不会感受到仓促和惶惑。我的指导教师有足够的时间解释我不理解的东西，因此我比在学校进步得更快，学习得更好。我仍然发现，我在数学问题中遇到的困难，比我在其他科目中遇到的困难要多。我希望，学代数和几何的难易程度是学语言和文学的一半。但是，吉斯先生不仅让数学变得有趣了，甚至还成功地把问题削减到小得能通过我的头脑。他让我的头脑保持警觉和渴望，训练它进行清晰的推理，冷静并富有逻辑性地寻找答案，而不是轻率凭猜测误打误撞。无论我有多么迟钝，他总是保持温和而宽容的态度。相信我，我的愚笨恐怕常常会让约伯失去耐心。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我参加了进入拉德克里夫学院的终考。第一天，我考了初级希腊语和高级拉丁语，第二天考了德语、代数和高级希腊语。

学院当局不允许萨利文小姐给我读试卷，因此珀金斯盲人学院的教师尤金·C. 威宁先生被请来替我把卷子复制成美国盲文。威宁先生和我不熟悉，并且除了通过写盲文，他无法和我交流。监考也是个陌生人，并且没有通过任一方式尝试和我交流。

盲文在语言问题上发挥的作用相当好，但面对几何和代数就有困难了。我极为困惑，对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感到气馁，尤其是在代数上。的确，我熟悉这个国家中常用的所有书面盲文（英式、美式、纽约点式），但几何和代数里的各种符号和标志在这三个体系中大为不同，我在学习代数的过程中只用过英式盲文。

考试前两天，威宁先生送给我一张复制成盲文的哈佛以前的代数卷子。让我沮丧的是，这张卷子用的是美式盲文。我赶忙坐下来，给威宁先生写信，请他给我解释那些符号。我通过他的回信收

到了另一张卷子和一个符号表，便开始学习那种标记法。但是，在代数考试前的那个晚上，当我在一些非常复杂的例子上努力学习时，我依然无法分辨括号、大括号、根号的结合。吉斯先生和我们都感到苦恼，心中充满对第二天考试的不祥预感，但我们赶在考试开始前去了学院，让威宁先生更充分地解释了那些美国符号。

我在几何上的主要困难，是我过去一直习惯于读行式印刷的定理，或让人把它们拼在我手里。此外，不知怎么的，尽管那些定理就在我面前，我还是发现盲文令人费解，无法在我头脑里理清我正在读的东西。但是，当我考代数时，我面临了更大的困难。那些我刚刚接触到的符号让我感到困惑。此外，我无法看到我用打字机打出的东西。我过去做作业一直用盲文，或者就在脑子里想着做。吉斯先生过分依赖我用头脑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训练我做试卷。其结果是，我做题的速度慢得令人苦恼，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读例子，才能对我被要求做的东西形成认识。实际上，我现在也不确定，我对每个符号的理解都正确。我发现，让脑子总那么好使，很难。

但是，我不责怪任何人。拉德克里夫管理委员会的人员没有意识到他们让我的考试变得究竟有多困难，他们也不理解我不得不克服的那些特殊的困难。但是，如果说他们在我的道路上放置障碍并非故意，那么我已经欣慰地知道，我越过了所有障碍。

第二十章

为上大学所做的奋斗结束了，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进入拉德克里夫学院。然而，人们认为，在我上大学之前，我最好跟着吉斯先生再学习一年。就这样，直到1900年的秋天，我的大学梦才实现了。

入学第一天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对我来说，它是充满情趣的一天。我期盼它很多年了。我体内蕴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强过朋友们的劝说，甚至强过我内心的抗辩，推动我像耳目健全的同龄人一样追求理想。我清楚道路上有障碍，但我渴望克服它们。睿智的罗马人说：“被逐出罗马，就只能生活在罗马外面了。”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我被逐出知识的康庄大道，被迫在人迹罕至的乡间道路上旅行，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我知道，大学里有很多小路，我在那里能够接触到像我一样思考着、爱着、奋斗着的女孩。

我满怀激情地开始了大学生涯。一个充满光明、色彩斑斓的新世界已经为我敞开。我感到体内翻滚着一股吸收一切知识的渴望。在精神的神奇国度里，我会像别人一样自由。这个国度里的子民、风景、习俗、欢乐以及悲伤和现实世界中的一样，都是鲜活而真切的。这里的课堂上挤满了贤明睿智的思想灵魂，我把教授们视为智慧的化身。即使我以后有了不同的感受，我也不会对别人说。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大学并不完全是我想象的那种浪漫学园。少不更事的我曾经怀揣的美丽梦想变得黯淡无光，就像诗中叹息的那样，“渐渐消失在平庸的光阴里”。慢慢地，我开始发现上大学的种种不利。

始终困扰着我的一个不利因素就是时间不够用。以前，我有大把的时间来思考问题或者自我反省。我们会在某个晚上坐在一起，聆听精神内在的旋律。只有在闲暇的时光里，才能听到充满诗意的旋律在拨动沉默灵魂的心弦。但是，在大学里，学生没时间和自己的思想亲密交谈。学生是为了学习而不是思考才去上大学的。因此，当他迈进学习的大门，他就得抛弃独处、书籍、想象这些最宝贵的欢乐，站到了那飒飒作响的松林之外。我想，我是在为未来的欢乐积累宝藏。我认为，我应该在这种想法里找到某些慰藉。但

是，我太没有远见了，宁可要当下的欢乐，也不要为对付凄风苦雨储备财富。

我第一年学的科目是法语、德语、历史、英语作文和英国文学。在法语课程里，我读了高乃依、莫里哀、拉辛、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和圣伯夫的一些著作。在德语课程里，我读了歌德和席勒的著作。我快速复习了从罗马帝国的衰落到18世纪的整个时期的历史。在英语文学中，我深入学习了弥尔顿的诗歌和《论出版自由》。

经常有人问我是如何克服大学学习中的种种困难的。在课堂上，像我一样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教授离我很远，他的声音微弱得就好像在打电话。授课内容被萨利文小姐尽可能快地拼到我手里。为了赶上进度，我完全忽视了授课人的讲解风格。源源不断的单词滑过我的手心，就像猎犬在追它们常常追不上的兔子。尽管以这种方式听课很吃力，但我从不认为我比那些做笔记的女孩差太多。如果头脑被听讲和仓促记录的机械过程占据，我不会认为谁能注意到思考的对象或它得以呈现的方式。我在上课期间无法做笔记，因为我的手在忙着“听讲”。当我回到家里，我通常会匆忙记下我能记住的授课内容。我用我的打字机做练习，做日常题，写评论，做一小时测试，做年中和年末测试。因此教授们毫不费力就能发现我掌握的知识何其有限。当我开始学习拉丁语韵律学时，我设计了一套指示韵律和音量的符号系统，并给老师做了解释。

我用的是哈蒙德打字机。我试了很多机器，发现哈蒙德打字机最能满足我学习的特殊需要。这种机器能用上可拆卸的打字梭，一台机器可以有几个打字梭，每个打字梭带着一套不同的字母，例如希腊语、法语，或数学符号，完全可以满足打字者的不同书写需要。要是没有它的帮助，我恐怕是不能完成大学学业了。

大学课程的指定教材中很少有盲文版的书籍，我不得不通过拼写的方式来阅读。因此，我要比其他女孩花更多时间来准备功课。除了要用手指费时费劲地阅读以外，我还面临着许多别人碰不到的窘境。有一段时间，这种过度关注细节的学习方式令我苦恼不已。想到别的女孩在欢笑、歌唱、跳舞，自己却不得不坐上数小时来阅读几章课本内容，我忍不住对大学生活有一丝抗拒。但是，我很快就找回了快乐，还嘲笑了那发自我心灵的不满。这是因为，说到底，每个想获得真正知识的人，都必须独自登攀“困难之山”。此外，既然没有通向峰顶的大道，我就必须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迂回前进。我多次退后，我跌倒，我站着不动，我贴着隐藏的障碍边缘奔跑，我发怒了，我又一次发怒了但有所控制，我蹒跚而上，我前进了一点，我受到了鼓舞，我变得更加热切，我登得更高，我开始看到拓宽的地平线。每一次奋斗都是一场胜利。再努力一把，我够到了闪闪发光的云朵，抵达了蓝天深处，登上了我愿望的高地。然而，在这些奋斗中，我并非总是孤独的。威廉·韦德先生和宾夕法尼亚盲人教育学院院长E. E. 艾伦，给我找到了很多我需要的盲文版书籍。他们的体贴给予我莫大的帮助和鼓舞，也许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去年，也就是我在拉德克里夫的第二年，我主修了英语写作、《圣经》、美欧政治体制、贺拉斯的颂歌以及拉丁语喜剧。查尔斯·汤森·科普兰先生主讲的写作课妙趣横生，充满了诙谐睿智的氛围，让你领悟到具有生命力和新鲜感的纯文学。我觉得他是那一学年中讲课最棒的老师。在短短的一小时里，你可以尽情欣赏前辈大师的永恒之美，完全不需要多余的解释或说明。你陶醉在他们美好的思想之中。你带着你的整个灵魂欣赏《旧约》那悦耳的雷声，忘记了亚卫和埃洛希姆的存在。不仅如此，你回到家，感到你已经“窥见了精神和形式在永恒的和谐里完美共存，窥见了在古老的时间之茎上孕育出一脉相承的真善美”。

今年是最快乐的一年，因为我正在学习的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科目，有经济学、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莎士比亚（授课者是乔治·L. 基特里奇教授）、哲学史（授课者是约西亚·罗伊斯教授）。在哲学的世界里，你会领略到遥远时代的传统和思想，感到一种跨越时空的认同感。而在以前，这些知识似乎还是陌生而无谓的。

我曾经认为大学是“绝对的雅典”，但它不是。在大学里，一个人不会面对面地碰到圣哲，甚至感受不到他们活生生的风格。他们就在那里，这一点是真的，但他们似乎被制成了木乃伊。我们必须把他们从布满裂隙的学问之墙中提取出来，仔细研究、分析他们，然后我们才可以确定，我们拥有了一个弥尔顿或一个以赛亚，而不是仅仅拥有了一个精巧的赝品。在我看来，很多学者似乎忘记了，我们对伟大文学作品的欣赏更多的是依赖我们共鸣的强度，而非我们的理解深度。问题是，对它们的牵强解释很少能让人记住。头脑甩掉它们，就像一根树枝甩掉它上面的那些熟透的果实。了解花、根、茎的整个生长过程，却不欣赏在天堂露珠中新浴的花朵，这是可能的。我一次又一次焦急地问：“为什么要让自己为这些解释和假设担忧呢？”它们在我的思考中飞来飞去，像盲目的鸟儿用无法展开的翅膀拍打天空。我并非反对透彻理解我们阅读的那些名著，我只是反对那些冗长的评论和令人困惑的批评，因为它们只教了一样东西，即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当基特里奇教授那样的大学者解释大师所说的话时，“就像盲人重获光明”——他让作为诗人的莎士比亚复活了。

然而，有时候，我渴望扔掉一半的课业重担，因为负担过度的头脑无法享受它所吸收的全部知识。我认为，一个人一天读四五本用不同语言写成的书籍，讨论大相径庭的主题，而不忽视他阅读的根本目标，这是不可能的。当一个人匆忙、焦急地阅读，脑子里想着书面测试或考试，那么他的头脑就会塞满一堆无用的摆设，变得

无所适从。我脑子里目前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绝望地感到自己无法将它们一一理清。只要我一进入精神王国的区域，我感觉就像谚语中“进了瓷器店的公牛”。一千种知识的零碎像冰雹一样砸向我的头脑，而当我试图逃离它们的时候，那些主题小妖精和各种大学水妖就会对我穷追不舍，以至于让我渴望打碎我崇拜的偶像。啊，这样的渴望真邪恶啊，但愿我得到宽恕！

但是，考试才是我大学生活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尽管我曾经参加过多次考试，而且每次都把它们打得一败涂地，然而它们又站了起来，用苍白的外表威胁我，直到我像鲍勃·埃克斯那样，感到我的勇气从我的指尖慢慢流逝了。考试来临前夕，我的脑子里塞满了神秘的公式和难以消化的日期，面对这些“难吃的食物”，我真想抱着书本和知识一起葬身海洋深处。

终于，可怕的时刻到来了。如果你觉得准备好了，那你的确是受眷顾的生命，能在适当的时间召唤出思想的潜力，让它们尽最大努力助你一臂之力。不过，经常发生的情况却是，你的紧急召唤被忽视了。最让人困惑和恼怒的是，就在你需要你的记忆和一种良好的辨别感时，这些能力却鼓起双翼，飞走了。你费尽心力才积累起来的知识，居然在关键时刻辜负了你。

“简要说明胡斯及其功绩。”胡斯？他是谁啊？他干了什么啊？你对那个名字熟悉得不可思议。你仔细搜索头脑里那一堆历史事实，就像在一个破布包里搜寻一点儿丝绸。你确信它就在你脑子里靠近顶部的某个地方，有一天你看到它在那里，当时你正在查阅宗教改革运动的起源。但是，它现在在哪儿呢？你打捞起各种各样的零碎知识。革命啦，教会分立啦，大屠杀啦，政府体系啦……但是，胡斯，他在哪儿？你知道的所有东西都不在考试范围内，这让你感到吃惊。无奈之下，你抓起那一堆东西，把一切都倒出来，结果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你要找的那个人。他正安静地沉思着自己内

心的想法，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给你带来大灾难。

就在这时，监考通知你，时间到了。你带着一种强烈的厌恶感，把那一堆垃圾踢进一个角落，然后就回家了。你脑子里充满了革命性的方案，要废除教授在不经被提问者同意的情况下就提问题的神圣权利。

我突然感觉，在这一章的最后两三页里，我利用了几个象征，而它们会转而嘲笑我。哈，它们就在这里，就是那些混合的象征。它们嘲笑我，在我面前趾高气扬，指向遭到冰雹攻击的瓷器店的公牛，指向有着苍白外表的妖怪，说它们是未经分析的物种！让它们嘲笑好了。那些话语精确地描述了我头脑中翻腾着的想法，我会仅此一次假装对它们视而不见。我还会装出一副从容不迫的表情说，我对大学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我在拉德克里夫的日子尚未结束。虽然这些日子曾被浪漫的光环围绕，但现在它们已经褪去光鲜。不过，在从浪漫转向现实的过程中，我了解了很多东西。假如我不曾实践，我永远也不会了解事物的真谛。那宝贵的关于耐心的学问就是其中之一，它教会我们应该把教育当作在乡间悠闲散步，我们的头脑应该热情地向每一种印象开放。以这种方式获取的知识就像一波波无声的思想浪潮，悄然浸润着我们的灵魂。与其说“知识就是力量”，不如说知识就是快乐，因为拥有知识，特别是拥有渊博的知识，就是从虚假中分辨出真实的部分，从卑下的事物中分辨出崇高的事物。了解标志着人类进步的行动，就是去感受数个世纪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心跳。如果一个人在这跳动中感受不到一种朝向天国的努力，那么他就必然对生命的和弦充耳不闻。

第二十一章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概述了我人生中的重大事件。但是，我还没有展示我究竟有多么依赖书籍。书籍不仅给阅读它的人们带去了欢乐和智慧，还让他们通过眼睛和耳朵获得了知识。实际上，书籍在我的教育中的意义远超过其他的求知方式。关于这一点，我将从我最初的阅读经历讲起。

我第一次阅读连贯的故事，是在1887年5月，当时我七岁。从那天起到现在，我已经贪婪地阅读了我“饥饿的指尖”能够触摸到的一切有文字的纸张。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在我接受教育的头几年里，我并没有规律地学习，也未按任何规矩来阅读。

刚开始，我只有几本给初学者阅读的盲文读物。几册儿童故事书，还有一本讲述地球知识的书，名叫《我们的世界》。总共就这么点家当，但我把它们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书页上的单词被磨损得几乎无法辨认。有时候，萨利文小姐会在我手心里拼写一些我能理解的小故事和诗歌。但是，我不太喜欢别人读给我听，我更愿意独自反反复复地读我喜欢的故事，将自己沉浸在阅读的快乐之中。

在我第一次去波士顿期间，我才真正开始认真阅读。我被允许每天在学院图书馆待上一会儿。于是，我常常从一个书架逛到另一个书架，取下我的手指碰到的任意一本书。不论内容是什么，我都尽情地阅读。有时候十个单词里我只能读懂一个，或者一页上只认识两个单词，但这并不能浇灭我阅读的热情。可以这么说，在书里寻找熟悉的单词本身就令我着迷，我并不是很有意识地想留意书的内容。然而，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的头脑肯定接收到了海量的信息，因为我记住了许多新词和句子。当时，我根本不懂这些词句的含义，但是在后来，当我开始练习说话和写作时，它们却自然而然地跳了出来，以至于朋友们对我丰富的词汇量颇感惊讶。我想自己一定是以这种不求甚解的方式阅读了大量的章节（我自认为在早期阅读中从来没有完整地读完一本书）和诗歌，直到我遇见《方特勒

罗伊小王子》——我完全读懂并且获益匪浅的第一本书。

有一天，我的老师发现我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钻研《红字》的书页。我当时大约八岁。我记得，她问我喜不喜欢小帕尔，还解释了让我感到困惑的一些单词。接下来，她告诉我，她有一个关于一名小男孩的动人故事。她保证，与《红字》相比，我会更喜欢那个故事。它的名字叫《方特勒罗伊小王子》。她还答应在即将到来的夏天读给我听。但是，直到八月份，她才开始给我读这本书。我们待在海滨的最初几个星期充满了好奇和兴奋，我甚至忘记了书籍的存在。那时，我的老师去拜访了几个在波士顿的朋友，离开了我一小段时间。

当她回来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方特勒罗伊小王子》。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读最初几章的时间和地点。那是八月里一个温暖的下午，我们并排坐在一张吊床上，吊床在离房子不远的两棵庄严的松树之间摇摆。我们吃过午饭后匆匆洗了碗碟，为的是尽可能用整整一下午来读故事。当我们匆匆穿过草丛朝吊床走去时，蚱蜢簇拥在我们周围，牢牢地抓着我们的衣服。我记得，我的老师坚持在我们坐下之前把它们全部摘掉，而在我看来，这样做毫无必要，白白浪费时间。吊床上落满了松针，因为自从老师离开之后就没人用过它。温暖的阳光照在松树上，引出了松针的芳香。四散弥漫的香气里夹杂着一缕大海的气息。正式阅读之前，萨利文小姐向我解释了一些我不明白的故事背景。阅读过程中，她还随时向我解释陌生的词语。刚开始，有很多单词我都不懂，所以阅读经常被打断。但是当我被故事情节吸引之后，生词这个问题就被我忽略了。我全身心地沉浸在了故事的氛围中，连萨利文小姐做出的必要解释也不耐烦听了。当她拼写累了停下来时，我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我带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急切心情，将那本书拿到手上，尝试去触摸书页上的字母。

后来，在我迫切的恳求下，阿纳戈努斯先生让人用阳文把这个故事印了出来。我把它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烂熟于胸。《方特勒罗伊小王爷》陪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时光，给我留下了甜蜜的回忆。我冒着令人厌烦的危险写出这些细节，因为与我关于早期阅读模糊、易变而又混乱的记忆相比，这本书的确给我留下了生动的印象。

我对书籍产生真正的兴趣就是从阅读《方特勒罗伊小王爷》开始的。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波士顿，我都读了很多书。我无法一一列举我都读了哪些书，以及阅读它们的时间顺序。但是，我知道，这些书里面有《希腊英雄》、拉封丹的《寓言》、霍桑的《奇迹书》、《圣经故事》、兰姆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狄更斯的《写给孩子看的英格兰历史》、《一千零一夜》、《瑞士罗宾逊一家》、《天路历程》、《鲁滨逊漂流记》、《小妇人》、《海蒂》。《海蒂》是一个美丽的小故事，我后来读过它的德文版。我是在学习和玩耍的间隙阅读它们的，自始至终，我都怀着一种日益加深的愉悦感。我没有分析或研究过它们，不知道它们写的是好是坏，我也从未想过文体风格或作者背景之类的问题。它们将宝藏放在我脚边，而我接受了这些宝藏，就像我们接受阳光和朋友之爱一样自然。我喜爱《小妇人》，因为它赋予我一种与正常孩子的亲密感。由于我的生活受到了如此之多的限制，我不得不在书籍的字里行间寻找另一番天地。

我尤其不喜欢《天路历程》，我想我没有读完它。我也不喜欢《寓言》。我最初读的拉封丹的《寓言》是一个英语译本，当时只是觉得这本书还可以。后来我又读了这本书的法语版，不过我发现，尽管它文字生动如画，对语言的掌控极好，但我还是不太喜欢它。我不知道原因何在，但让动物像人那样说话和行动的故事从来没有强烈地打动过我。那些荒唐的动物漫画占据了我的头脑，寓

意倒被驱逐出去了。

不仅如此，对我们最高的道德感而言，拉封丹也几乎没有吸引力。他激发的最高情绪是理性和自私的情绪。他通过所有寓言，意在阐明一种思想，即人的道德全部源自自私，如果自私受到理性的引导和制约，幸福便会接踵而至。现在，就我所能判断的范围而言，自私是一切邪恶的根源。但是，我也许是错的，因为与我以往可能拥有的机会相比，拉封丹拥有更多的机会来观察人性。与那些猴子和狐狸在其中传授重要真理的寓言相比，我不太反对愤世嫉俗，带有嘲讽性质的寓言。

但是，我喜欢《丛林之书》和《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我觉得我对动物自身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它们是真正的动物，而非对人的滑稽模仿。一个人可以对它们的爱恨产生同感，为它们的喜剧而笑，为它们的悲剧而哭。如果它们指向一种道德，那就太微妙了，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

我对古代观念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古希腊的历史散发着神秘的魔力，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的想象中，那些异教的诸神仍在大地上行走，与人面对面交谈。不仅如此，我还在头脑里秘密建造了供奉那些我最喜欢的诸神的神殿。我知道并喜爱全部女神、英雄和半人半神。不，也不是全部，因为美狄亚和伊阿宋的残忍和贪婪太可怕，让人无法原谅。我过去常常想，为什么诸神允许他们做错事，然后又对其进行惩罚。直到现在，这个谜还没有被解开。我常常想，何以——

当罪笑着爬过上帝的时间殿堂时，他却缄默无语。

让希腊成为我的乐园的，是《伊利亚特》。在我没有读原作之前，我早已熟悉特洛伊的故事。其结果是，在我通过语法的边界

后，我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希腊单词交出了它们的宝藏。伟大的诗歌，无论是用希腊语还是英语写的，除了一颗共鸣的心，就不再需要别的阐释者。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用分析、惩罚性作业和牵强的评论，让诗人们的伟大作品变得令人讨厌，但愿他们能认识到这一简单的真理！为了理解并欣赏一首好诗，一个人没有必要拥有界定每个单词、赋予其动词变化形式及语法位置的能力。我知道，我的那些博学的教授们在《伊利亚特》中发现了更多的财富，我永远也比不上，但我不贪得无厌。别人可能比我聪明，我并未对此感到不满。但是，他们无法以其渊博的知识，来衡量他们从那一辉煌史诗中获得的快乐。当然了，我也不能。当我阅读《伊利亚特》最出色的段落时，我察觉到一种灵魂升华之感，带领我冲出狭隘困顿的生存环境。肉体的局限被我遗忘，我的世界向上飞升，整个天空都是我的！

我对《埃涅阿斯纪》的欣赏就没那么大了，不过它的确是一部真实得令人动容的作品。我尽可能不借助注释或词典来阅读它，还总乐意翻译我特别喜欢的情节。维吉尔的文笔有时候很精彩，但他笔下的诸神和人类只在激情、冲突、怜悯和情爱的场景中移动，就像一场伊丽莎白时代化装舞会中的优雅人物。相比之下，在《伊利亚特》中，诸神和人类则纵身跳跃，纵情歌唱。维吉尔是沉静而可爱的，就像月光下的一尊阿波罗雕像；而荷马则是一位迎风沐日、英姿勃发的少年。

翱翔于书海之中是多么惬意啊！从《希腊英雄》到《伊利亚特》的旅途并非朝夕之事，也不是时刻令人愉悦。我在语法和词典错综复杂的迷宫中疲倦地跋涉着，或者坠入考试的陷阱中，而与此同时，你可能已经周游世界很多次了。说到考试，我觉得这是大中小学为懵懂学子们求知所设计的一种检验方式。我认为《天路历程》的结局是较为合理的，但在我看来，这部作品稍显烦冗——虽

然我偶尔也会在“天路”的拐弯处碰到一两个惊喜。

早在我懂《圣经》之前，我就开始读它了。居然有一段时期，我的精神对《圣经》奇妙的和弦充耳不闻。现在看起来，这有点令人费解。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个下雨的星期天上午，我无事可做，就请求表姐给我读一个出自《圣经》的故事。尽管她不认为我能听懂，但还是开始在我手上拼出了约瑟和他的兄弟的故事。不知为什么，这个故事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与众不同的语言风格和重复的叙述让这个故事看上去不真实，根本不像发生在迦南之地。于是，我睡着了，漫游到了睡乡，而那时，约瑟的兄弟们还没有带着他的彩衣进入雅各的帐篷，去撒那邪恶的谎！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希腊故事这样让我痴迷，而圣经故事又那样让我不感兴趣。除了一点，我找不到别的解释。那就是，我在波士顿结识了几个希腊人，他们对祖国故事的热情鼓励了我。相反，我不认识哪怕一个希伯来人或埃及人，因此，我得出结论：他们无非是一些野蛮人，他们的故事可能完全是编造的，而这种假设可以解释故事中的重复和古怪的名字。说来也怪，我从来没有觉得希腊名字古怪过。

但是，我将如何言说我此前在《圣经》中发现的荣耀呢？多年来，我一直怀着莫大的欢喜阅读它，也获得了重要的人生启示。我爱《圣经》胜过爱其他任何一本书。不过，《圣经》里依然有很多与我本性相悖的地方，所以我常常带着遗憾的心情迫使自己把它从头到尾读完。我不认为我获得的关于它的历史和来源的知识能够弥补它强加给我的诸多不快。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能和豪威尔斯先生一同将古代文学中丑陋野蛮的糟粕彻底清除。当然，我和所有人一样，都反对弱化或者曲解这些伟大的作品。

在率真而朴实的《以斯帖记》中，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震撼人心的情节。当以斯帖站在邪恶的君王面前，你还能找出比这一场景更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吗？她知道她的生命掌握在君王的手里，没

有人能够保护她免遭惩罚。然而，她克服了女性的恐惧，在高尚的爱国主义的鼓舞下接近君王。她的脑海里只有一种想法：“如果我会死亡，那就让我死亡好了；如果我活着，我的同胞也会活着。”

《路得记》也是同样的风格，它太具有东方色彩了！这些单纯的乡下人的生活与波斯首都的生活是多么不同啊！路得是那么忠贞，那么慈悲，当她与收割者和起伏的谷物站在一起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爱上她。她有着美好而无私的精神，如同残酷时代的黑夜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路得的爱能够超越彼此冲突的信条和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可是她那样的爱在全世界都很罕见。

《圣经》赋予了我一种深刻的、令人欣慰的道理，那就是，“可以被看见的东西是暂时的，而不被看见的东西则是永恒的”。

从我开始阅读以来，莎士比亚一直是我的最爱。我无法准确说出我何时开始读兰姆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但我知道，我最初是带着一个孩子的理解力和惊奇感来读这本书的。《麦克白》似乎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只读一遍就足以将那个故事的每个情节永远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些鬼魂和巫婆追逐着我，甚至追到了梦乡。我能看见，完全能看见，那把匕首和麦克白夫人的小白手。对我来说，那个可怕的污迹就像对悲痛欲绝的王后一样真实。

在读了《麦克白》后不久，我就读了《李尔王》。我永远都忘不了，当我进入格罗斯特的眼睛被弄瞎的场景时，那种恐怖的感觉。愤怒攥住了我，我的手指拒绝移动，我一动不动地坐了好大一会儿，血液在我的太阳穴里跳动，一个孩子能够感受到的所有仇恨都汇聚到了我的心里。

我肯定是同时结识了夏洛克和撒旦，因为在我的头脑中，这两个人物早就被联系在了一起。我记得，我为他们感到难过。我模模糊糊地觉得，即使他们想变好也不可能，因为似乎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或给他们一次公正的机会。即使是现在，我也无法一味地谴责他们的不义。有时候，我认为，夏洛克们、犹太们，甚至魔鬼，他们全是善之巨轮上折断的辐条，而这个巨轮会在一个适当的时机恢复完整。

我第一次阅读莎士比亚居然就给我留下了这么多不快的记忆，这似乎有点奇怪。我现在最喜欢的是那些光明、文雅、充满想象力的剧本，但它们最初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孩子世界中惯常的阳光和愉快。但是，“没有比一个孩子的记忆更变化无常的东西了，你无法搞清它会记住什么，会忘记什么”。

我此后读了很多遍莎士比亚的戏剧，对它们中的一些片段烂熟于胸，但是我无法判断我最喜欢哪一部。我对它们的喜欢变来变去，就像我的情绪。对我来说，那些小曲和十四行诗也有新鲜、奇妙的意义，就像那些戏剧。但是，尽管我喜欢莎士比亚，可读出那些批评家和评论家放进其台词中的意义，又常常是一项令人厌倦的差事儿。我过去常常尝试去记住他们的阐释，但它们让我气馁、恼火，于是我和自己定了一个秘密协定，再也不尝试了。只是在跟着基特里奇教授学习莎士比亚的过程中，我才打破了这一协定。我知道，莎士比亚有很多东西，或者说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往往是我所不懂的。我喜欢看到面纱一个接着一个，慢慢地被揭开来，露出思想和美的新领域。

除了诗歌，我还喜欢历史。只要是我能触摸到的历史著作，我都读了。我读了由于巴巴的事实和干巴巴的日期组成的一份目录，读了格林客观公正、生动独特的《英格兰人民史》，读了弗里曼的

《欧洲史》，读了埃莫顿的《中世纪》。稍微赋予我真正历史价值感的第一本书，是斯文顿的《世界史》，这本书是我十三岁生日收到的礼物。虽然我不再认为它的内容都是金科玉律，但是我始终将它视作我童年的珍藏之一。我从它里面了解到，人类种族怎样从一块土地扩散到另一块土地，并建造起大城；一些伟大的统治者，也就是尘世的泰坦们，怎样将一切踩在他们的脚下，用一句具有决定性的话语开启和关闭了千千万万人的幸福之门；不同的民族怎样在艺术和知识的领域筚路蓝缕，为未来的进步开疆扩土；文明怎样经受一个堕落时代的浩劫，又怎样像凤凰涅槃一样重生；圣哲们怎样通过自由、宽容和教育，为整个世界的救赎开辟了道路。

在大学读书期间，我已经多少熟悉了一点法国和德国文学。无论是在生活还是文学中，德国人都把力放在美之前，把真放在俗之前。在他们做的每一件事中，都存在着一种激越而强大的活力。当他们说话时，不是想影响他人，而是因为，如果他没有给在他灵魂里燃烧的思想找到一个出口，他的心灵就会爆炸。

但是，德国文学中也存在着一种我喜欢的精妙的含蓄，不过我最为推崇的还是作品中对女性自我牺牲精神的展示和褒奖。这种思想存在于整个德国文学之中，其神秘的特点在歌德的《浮士德》中得到了深刻的阐释：

所有事物都是短暂的，只是作为象征存在。尘世的残缺，在这里发展出事端。乱世之祸令人难以言表。女性的灵魂引领我们向上，向上！

在我读过的所有法国作家中，我最喜欢莫里哀和拉辛。巴尔扎克作品以及梅里美作品的段落里有美好的东西，它们就像一股强劲的海风迎面吹来。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尽管维克多·雨果并不是我的文学酷爱之一，但我钦佩他，欣赏他的才

华、他的光辉、他的浪漫主义！雨果、歌德、席勒，以及一切伟大民族的一切伟大诗人，他们才是永恒之物的阐释者。我的心灵虔诚地追随着他们，步入美、真、善融为一体的区域。

关于我的书友，我恐怕已经写得太多了。然而，我还只是提到了我最喜爱的作家。从这一事实出发，某个人也许会轻易地认为，我的朋友圈非常有限。不过，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印象。我喜欢很多作家，喜欢的原因也多种多样。我喜欢卡莱尔，是因为他豪放真实的文风；喜欢华兹华斯，是因为他传授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在胡德的奇妙和惊奇中，在赫里克的古怪中，在赫里克诗中的百合和玫瑰可感知的芬芳中，我发现了一种强烈的愉悦。我喜欢惠迪尔，是因为他的热情和道德上的正直。我认识他，而在我读他的诗的时候，对我们友谊的温暖记忆让我获得的愉悦倍增。我喜欢马克·吐温，谁会不喜欢他呢？诸神也喜欢他，将各种各样的智慧放进他的心灵里。然而，他们又唯恐他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于是在他的头脑中架起一道爱和信仰的彩虹。我喜欢司各特，是因为他的清新、锐气和宏大的正直。我喜欢一切拥有洛威尔头脑的作家。他们的思想在乐观主义的阳光下喷涌，那是欢乐和善意的喷泉，间或喷溅愤怒，处处涌起同情和怜悯的水珠。

总之，文学是我的乌托邦。在这里，我不会被剥夺任何权利，没有感官的障碍阻挡我与书友们亲密接触。它们用美妙而优雅的语言和我自由交谈。荒谬的是，与它们的“大爱和神圣的慈悲”相比，我所学的东西以及被传授的知识似乎没什么重要性。

第二十二章

我确信，我的读者不会从上一章节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是我唯一的乐趣。事实上，我的兴趣和娱乐广泛而丰富。

在叙述我的故事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提到我对乡村生活和户外活动的热爱。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就学会了游泳和划船。在马萨诸塞州的伦瑟姆度夏期间，我几乎是在我的船上生活的。当我的朋友来拜访我的时候，我就会把他们拉出去划船，这让我感到了莫大的愉悦。当然了，我无法很好地掌控行船的方向。当我划船的时候，通常要有个人坐在船尾掌舵。然而，有时候没有舵手我也去划船。我试着通过水草、百合和长在岸边的灌木散发出的香味儿来辨别方向，这很有趣。我使用的船桨被皮带固定在桨架上，当船桨处于平稳状态时，我能够通过水的阻力感知船的航行情况。以同样的方式，我还能分辨出船是否陷入了激流之中。我喜欢与风浪做斗争。让忠实的小船服从你的意志和力量，轻掠过水光潋潋的碧波，载你去感受时而平稳时而汹涌的波涛——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令人兴奋呢！

我也喜欢划独木舟。我想，当我告诉你们我尤其喜欢在月夜泛舟时，你们一定会莞尔一笑。的确，我无法看到月亮爬上松树头顶的天空，无法看到它在夜空中轻盈地穿行，也无法看到它为路人铺就的洒满银辉的小径。但是，我知道月亮就在那儿。我仰躺在枕头上，把手伸进水里，我确信自己感受到了月亮经过时它的裙裾散发出的微光。偶尔会有一条胆大的小鱼滑过我的指间，而睡莲则常常害羞地挤弄着我的手。每当我们从小河湾里划出来，我会立刻产生豁然开朗的感觉。一种闪着光芒的温暖似乎包围了我。我永远无法分辨，这股暖意是来自被太阳晒热的树木，还是来自水面。当我身处城市的中心地带时，也有过同样奇怪的感觉。甚至在夜晚和暴风骤雨肆虐的白天，我也感到过同样的暖意——就像温暖的双唇吻在了我的脸上。

航海是我最喜欢的娱乐活动。1901年的夏天，我去了新斯科舍，有了结识海洋的机会，以前我可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机会。萨利

文小姐和我在伊万杰琳的家乡待了几天，那是一个在朗费罗的诗篇中饱受赞美的地方。紧接着，我们去了哈利法克斯，在那里待了大半个夏天。这座海港城市带给我们许多快乐，简直是我们的天堂。我们坐船去了贝德福德海湾，去了麦克奈布岛，去了约克堡，还去了诺斯维斯特阿姆，这是多么愉快的航行啊！夜里，我们置身于巨大军舰静谧的阴影里，享受着惬意而奇妙的时光。啊，一切都是那么有趣，那么美妙！关于它的记忆永远充满了欢乐！

有一天，我们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诺斯维斯特阿姆有个赛艇会，参赛的都是来自不同舰队的船只。我们和众多观众一同坐在一艘帆船上观看比赛。数百艘小帆船在近处来回穿梭，而大海风平浪静。当比赛结束，我们准备回家时，人群中突然有人发现从海上飘来一团乌云。这团乌云迅速膨胀增厚，扩散开来，很快便遮蔽了整个天空。海面刮起劲风，海浪席卷着滚滚波涛扑向岸头。我们的小船无所畏惧地对抗着狂风，它张满帆，绳索绷紧，似乎稳坐在风口浪尖之上。它时而在巨浪中打转，时而在巨浪上跃起，却又被浪涛愤怒的咆哮声吞没。主帆被降了下来，我们开始逆风前进。时而改变航向，时而踌躇不前，我们与风浪奋力搏斗，身体却被颠簸得东倒西歪。我们的心跳得很快，我们的手激动得颤抖，不过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着海盗般勇敢的心，而且我们的船长是对付风浪的行家。他凭着坚实的双手和海洋般睿智的眼睛，曾经多次驾船平安穿越风暴。等到风平浪静之后，港口中的那艘大船和一些炮艇纷纷向我们致敬，水手们也大声喝彩，为这唯一的一艘勇于与风暴搏斗的小帆船。最后，我们抵达了码头，个个又冷又饿，疲惫不堪。

去年夏天，我居住在新英格兰地区一个最迷人的村庄中最讨人喜爱的地方。可以说，马萨诸塞州的伦瑟姆几乎与我全部的欢乐与悲伤相连。菲利普王池塘边的红色农场是J. E. 钱伯林先生及其家人

的家。多年以来，它也是我的家。我带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回想起这些亲爱的朋友的友善之举，回想起我与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快乐时光。对我来说，他们的孩子那甜蜜的陪伴弥足珍贵。我参加了他们所有的活动，相伴在林中漫步，在水中嬉戏。我给他们讲述小精灵和土地精的故事，讲述英雄和狡诈的熊的故事，而回想起他们在我讲故事时冒出的童言稚语和流露的天真笑容，我的心里有着说不尽的欢喜。钱伯林先生将我引入树木和野花的奥秘之中，直到我用爱的小耳朵听到了橡树汁液的流动，看到了阳光在叶子之间闪耀，就好像：

即使根被封锁在阴暗的泥土中，也会分享树冠的快乐，想象着阳光、辽阔的天空和飞翔的众鸟，凭着天生的同感，我就这样与天地万物合二为一。

我觉得，从人类诞生开始，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具备了感知印象与体验情绪的天赋。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保留着对绿色大地和潺潺流水的永恒记忆。失明与失聪也无法夺走这份从人类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能力。我们常称这种遗传的能力为“第六感”，这是一种集视觉、听觉和触觉为一体的“灵魂的感觉”。

在伦瑟姆，我与许多树木成为朋友。它们中有一棵大橡树尤其令我引以为豪。我曾带着所有的朋友们去参观这棵树中之王。它耸立在悬崖边上，居高临下地俯瞰着菲利普国王池塘。那些熟悉树木的人说，它肯定有八百年或一千年的历史了。传说正是在这棵树下，英勇的印第安酋长——菲利普国王——将他的临终一瞥投向了大地和天空。

我还有另外一位树木朋友，它是一棵长在红色农场庭院里的椴树。它很温和，比那棵大橡树更平易近人。一天下午，在一场可怕的大雷雨中，我感到房子的一边遭到了重重的撞击。还没等他们告

诉我，我就知道，那棵椴树已经倒了。我们走出房门，去看望这位饱经风暴的英雄。看到它奋力抵抗风雨之后轰然倒塌，我心如刀绞。

我肯定不会忘记我将要描述的去年那个特别的夏天。我的考试一结束，萨利文小姐和我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了这个绿色的角落。伦瑟姆有三个著名的湖泊，我们在其中一个湖上拥有一座小屋。在这里，阳光灿烂的一整天都属于我。所有关于学习、大学以及那座嘈杂的城市的想法都被置于脑后。在伦瑟姆，我们依然能捕捉到世界时事的回声：有战争，有同盟，有社会冲突。我们听说了发生在遥远的太平洋上的残酷而无益的战斗，获悉了劳资之间进行的斗争。我们知道，在我们伊甸园的外面，人们正挥汗如雨地创造着历史，而他们原本可以悠闲地度假。不过，我们对这些事情并不十分在意，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迟早会成为过眼云烟，而这里的湖泊、树林、雏菊点缀的广阔田野和散发着芳香的草地却将万古长存。

那些认为所有的感觉都是通过眼睛和耳朵感知到的人，已经表达了对一种情况的惊讶，那就是，我居然注意到了走在城市街道上和走在乡间道路上的所有不同之处。如果我只是注意到乡间道路没有人行道，他们也许不会感到惊讶。他们忘了，对我周围的环境，我整个身体都是敏感的。城市的喧嚣重重击打着我的面部神经，我感受到了那看不见的人群无休无止的沉重脚步，刺耳的喧闹侵蚀着我的精神。对那些能够看见的人来说，喧嚣的街头总是呈现给他们一连串的景象和事物。但是，如果某个人没有被那一连串的景象和事物分神，那么对神经来说，沉重的四轮马车在坚硬的人行道上碾过的声音和机器单调的叮当声会更加令人痛苦。

在乡下，一个人看到的只有自然的杰作，一个人的心灵也不会因残酷的斗争而悲伤。而在拥挤的城市，仅仅为了生存，人们就要

进行残酷的斗争。我曾经去过穷人聚居的狭窄、肮脏的街道。贫民们生活在破败阴暗的房子里，被生活折磨得丑陋、憔悴、卑躬屈膝，而那些住豪宅、穿华服的上等人却生活得心满意足。每每想到此处，我都难以抑制满心的愤懑之情。聚集在这些肮脏小巷里的孩子们，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躲避你伸出去的手，就像躲避殴打。可怜的小小生物，他们蜷缩在我的心里，纠缠着我，让我常常感到痛苦。还有男人和女人，他们全都扭曲变形了。我触摸过他们坚硬、粗糙的手，意识到他们的生存该是怎样一种无休无止的挣扎。不，那只不过是一连串扭打而已，只不过是一连串固执地去做某种事情的尝试而已。他们的生活似乎是努力和机会之间的一种巨大的失衡。我们说，阳光和空气是上帝送给所有人的免费礼物，但是，果真如此吗？太阳没有照到偏僻城市里的阴暗街巷，就连那里的空气也是肮脏的。啊，人啊，你们为什么遗忘并漠视自己的手足呢？当他们一无所有，你们竟然还能无动于衷地祷告：“感谢主赐予我们今天的饮食！”啊，假如那些人离开城市，离开它的辉煌、喧嚣和浮华，返回森林和田野，去过一种纯朴而诚实的生活，该多好啊！那么，他们的孩子就会像高贵的树木那样优雅地成长，他们的思想也会像路边的花儿那样芳香纯洁。在城市里学习一年后，当我重返乡间，我不可能不思考这一切。

回到乡间，我再次感受到了脚下柔软而富有弹性的泥土。我可以沿着芳草萋萋的小径前行，走到蕨草茂密的小溪旁，将我的手指浸入发出潺潺曲调的激流。我也可以翻过一堵石墙，进入正茁壮成长的绿色田野，在那里欢乐地翻滚跳跃！

除了闲逛，我还喜欢在我的双人自行车上“兜风”。风吹着我的脸，我的铁骑轻快前行，感觉很棒。驾车疾驰给我一种美妙的力量感和悬浮感，这项运动还让我的脉搏起舞，让我的心灵歌唱。

只要有可能，我的狗狗就会陪着我散步、骑车或航行。我有很

多狗狗朋友，有巨大的獒犬，有眼神柔和的西班牙猎犬，有贪玩又聪明的塞特犬，有老实亲切的斗牛犬。目前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斗牛犬中的一只。它有着悠久的血统，长着一卷曲的尾巴和一张在狗界最滑稽的“脸”。我的狗狗朋友似乎明白我的局限，总是在我独自一人时守在我身边。我喜欢它们示爱的方式和它们尾巴动人的摇摆。

到了雨天，我被困在屋子里，只好按照别的女孩的方式自娱自乐。我喜欢编织。我以我喜欢的逍遥自在的方式读书，这里读一行，那里读一行。我也可能和一个朋友下一两盘跳棋或国际象棋。我有一个特制的棋盘，我就是在它上面玩这些游戏的。棋盘上的方格子被去掉了，这样一来，棋子就能牢牢地站在里面。黑色的格子是平的，白色格子则稍稍凸起。每个格子中间都有一个洞，里面可以放一个铜制的圆块，把王和普通的棋子区别开来。棋子有两种规格，白子比黑子大。每走一步棋以后，我只要用手轻轻在棋盘上摸索，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察觉出对手的棋路。另外，棋子移动时发出的震动会提示我走棋的时机。

我如果碰巧独自一人，又感到无聊，就会玩我非常喜欢的单人纸牌游戏。我用的纸牌的右上角有盲文标志，这些标志显示了纸牌的大小。

如果身边有孩子，我就会和他们一起玩耍，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高兴了。我发现，即使是最小的孩子，也是很不错的玩伴。我还要荣幸地说，孩子们通常都很喜欢我。他们领着我四下走走，把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展示给我。当然了，小孩子不会用他们的手指拼写，但是，我可以设法读他们的唇语。如果我未获成功，他们就求助于手势。这种沟通方式的局限有时候令我会错意，做出错误的举动，这时，孩子们就会对我的错误报以大笑，接着重新用手势与我

沟通。我经常给他们讲故事，或教他们玩游戏，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过得飞快，但愉快和满足的感觉却永远留在了我们心中。

博物馆和艺术品商店也是愉悦和灵感之源。毫无疑问，不靠视觉而单凭触摸就能感知到冰冷的大理石雕像的形象、情感和魅力令许多人难以理解。然而，通过触摸伟大的艺术品，我获得了真正的愉悦，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当我的手指摸索着线条和曲线时，它们发现了艺术家描述的思想和情感。我能在诸神和众位英雄的脸上触摸到仇恨、勇气和爱怜的表情，它们和我曾被允许触摸过的活人的表情一样生动。在狄安娜的姿势中，我触摸到了森林的优雅和自由，触摸到了能够驯服美洲狮、压制最狂暴的激情的精神。维纳斯的安详和优雅的曲线让我的灵魂感到喜悦。巴里的青铜雕像则向我透露了丛林的秘密。

我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尊荷马的圆形雕像。雕像挂的位置高低适中，我一伸手就能触摸到荷马那张庄严、俊美、悲伤交织的脸。我洞悉那张庄严的脸上的每一根线条，洞悉生命的轨迹，洞悉挣扎和悲伤苦涩的证据。我洞悉他那双看不见的眼睛，即使被封闭在冰冷的石膏里，那双眼睛也依然在寻求光明和他深爱的希腊的蓝天，可惜他的追寻徒劳无获。我洞悉那张嘴，它是那样美丽、坚定、真实、温柔。它是一位诗人的脸，是一张饱饮悲哀的男人的脸。啊，我是多么理解他的缺陷啊！他存在于无休无止的夜里——

噢，黑暗，黑暗，将正午的光芒包围，无法挽回的黑暗，遮住了一切，白昼的一切希望，统统消失不见！

在想象中，我能听到荷马的吟唱。他一边迈着蹒跚而踌躇的步伐，摸索着从一个营地走到另一个营地，一边吟唱着生命，吟唱着爱，吟唱着战争，吟唱着一个小贵族种族的辉煌成就。它是一首精彩而辉煌的歌曲，为那位盲诗人赢得了一顶永恒的王冠，赢得了所有

时代的敬仰。

我有时候想知道，对感知雕塑的魅力而言，手是否没有眼敏感。以我的一己之见，手指的触摸更能感受到线条的走向和形象的微妙韵律。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我知道，我能在古希腊诸神的雕像中，感觉到古希腊人的心跳。

我的另一种爱好是去剧院看戏，不过这种机会不常有。与阅读剧本相比，我更喜欢在演出时听别人给我讲戏。因为在剧院的氛围中会令我有身临其境之感。我还享受到会见一些著名演员的特殊待遇，他们拥有让你销魂的力量，足以令你忘却身处的时空，重新回到浪漫的旧时光。当爱伦·特里小姐扮好我们理想中的一位王后时，我获准触摸了她的脸和戏服。我能感受到她周身散发出的神圣感，以及被无尽的悲伤所包围的庄严气质。亨利·欧文爵士站在她身旁，穿着象征王权的服装，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睿智与威严。他脸上的每一条纹路都充满了皇家风范。在他的脸上，我仿佛摸到了一张国王的面具，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和难以解读的悲伤令我终生难忘。

我还结识了杰斐逊先生。能与他成为朋友让我感到自豪。只要我碰巧在他演戏的地方，我就会去看他。我第一次看他表演是在纽约上学的时候。当时，他演的戏是《里普·万·温克尔》。我熟读过那个故事，从来没觉得里普慢吞吞、古怪、温和的方式有什么魅力，但我在戏里面却感受到了。杰斐逊先生那优美、感伤的表演完全迷住了我，让我感到快乐。我的手指里有一幅老里普的画像，我永远也不会失去它。演出结束后，萨利文小姐带着我去后台拜访杰斐逊先生，我触摸了他奇怪的装束、飘逸的头发和胡须。杰斐逊先生让我触摸他的脸，以便我能够想象里普从奇异的二十年沉睡中醒来后的样子。此外，他还向我展示了可怜的老里普是如何蹒跚而行的。

我还在《对手》里看到了他的表演。有一次，我在波士顿拜访他，期间他为我表演了《对手》最引人入胜的情节。我们见面的会客室充当了一个临时舞台。他和他的儿子坐在那张大桌子旁边，而鲍勃·埃克斯则写着他的挑战书。我用双手追随了他的全部动作，捕捉着他滑稽的肢体语言。这种欣赏方式是无法通过手指拼写传达给我的。接着，他们站起来决斗。我追随着利剑迅捷的刺杀和躲避，追随着可怜的鲍勃勇气渐失时的颤抖。这时候，那位伟大的演员猛地扯了一下他的外套，他的嘴颤抖了一下，而我立刻置身于落水村，感到施耐德头发蓬松的脑袋顶着我的膝盖。杰斐逊先生背诵了《里普·万·温克尔》中最精彩的对话，这是一段笑中有泪的动人对白。他还请求我尽可能说明应该与那些台词相配的姿势和动作。当然了，我对戏剧动作一概不知，只能瞎猜。但是，他凭着精湛的技艺，协调了台词与动作。他喃喃低语着里普的叹息：“一个人死了，这么快就会被遗忘吗？”他怀着沮丧的心情在长睡后寻找狗和枪，犹豫不决地与德里克签署合约。所有这一切似乎正是来自生活本身，也就是说，理想的生活是事件按照我们认定的方式在发展的状态。

我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去剧院的情景。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当时，儿童女演员艾尔西·莱斯利在波士顿，萨利文小姐带着我去看她演《王子与贫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出悲喜交加的优美戏剧，也不会忘记艾尔西·莱斯利出色的表演。戏演完后，我获准来到后台，会见了还穿着王室服装的她。要找一个比艾尔西更好看或更可爱的孩子，真是太难了。她站在那里，垂肩的金发像云彩一样飘逸。她笑得很灿烂，没有流露出一丝羞怯或疲倦，尽管她刚才一直在给一大群观众表演。我当时刚开始学着说话，事先把她的名字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能完美地把它说出来。她理解了我对她说的几个单词，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欢迎我。那一刻，我的喜悦真

是难以言表。

通过以上叙述，难道不可说，我充满局限的生命却从许多角度感受到了世间万物之美吗？一切事物都会产生奇迹，连黑暗和沉默也不例外。不仅如此，我还领悟到生活的哲理：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应该坦然面对。

有时候，真的，一种隔离感包围着我，就像被抛进一团冷雾。我独自坐在生命关闭的门前等待。门里有光明、音乐和甜美的友谊，而我却进不去。沉默而冷酷的命运封锁了我前进的道路。我渴望质疑它专横的裁决，因为我的心灵依然是桀骜不驯、充满激情的。但是，我的舌头无法呐喊出到达嘴边的辛酸话语，徒劳的语言就像没有流出的眼泪，再次落回我的心里。无边的寂静栖息在我的心灵上。就在这时候，希望来了。它微笑着，低声告诉我：“忘我之中存在欢乐。”于是，我试着让别人眼里的光成为我的太阳，让别人耳朵里的音乐成为我的交响乐，让别人嘴唇上的微笑成为我的快乐。

第二十三章

如果能用所有带给我欢乐的人的名字来丰富这篇概述，该有多好啊！他们中的一些已经被写入了我们的文献，并且让很多人倍感亲切。但是，对我的大多数读者来说，其他人则无从了解。虽然他们默默无闻，但他们乐观而高尚的品格对我的影响是永存的。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如一首好诗那样让我们心动的人，遇到握手时充满了无言的同情的人，遇到拥有可爱而满足的天性，能够使我们焦躁饥渴的心灵获得神圣安宁的人。这些时刻，都是生命中值得纪念的瞬间。那些曾经吞噬我们的困惑、恼怒、忧郁匆匆而过，就像令人不快的梦境。我们醒了过来，用全新的眼睛去看，用全新的耳朵去听，重新感受真实世界的美丽与和谐。原本空虚的日常生活突然进

发出灿烂的光辉。简言之，当这样的朋友陪伴左右时，我们觉得一切都无比美好。也许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们，也许以后我们的生活不会再有交集，但他们平静而成熟的气质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像一杯神酒浇灭了我们所有的不满足。我们能感受到它抚慰心灵的触摸，就像大海能感觉到咸涩的海水被汇集的河流冲淡。

我过去常被问及：“人们不让你心烦吗？”我并不是特别理解这个问题。我认为，那些愚蠢和好奇的人（尤其是报纸记者）的拜访总是不合时宜的。我也不喜欢那些试图以高人一等的态度来贬低我的理解力的人，他们就像那些与你一起走路时试图缩短步幅以迎合你行走速度的人，这两种伪善都令人恼怒。

我触摸过的一双双手虽然沉默不语，对我来说却意义非凡。有一些手的触摸是相当无礼的。我曾遇到过一些极度缺乏欢乐的人，当我握着他们冷冰冰的指尖时，我感觉好像正在和一场来自东北的风暴握手。而另一些人的手里仿佛充满阳光，因此，和他们握手温暖了我的心灵。也许一次握手只是孩子依赖性的触摸，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们手中潜藏的大量阳光，就像充满爱意的一瞥让人感到温暖一样。总之，一次热情的握手，或一封友好的书信，都给我带来了真正的愉悦。

我有许多相隔万里且素未谋面的朋友。他们为数众多，以至于我常常无法对他们的来信一一回复。但是，我想在这里强调，尽管我对他们不够了解，但他们情真意切的关怀让我始终心存感激。

结识很多天才人物并与之交谈，我把这算作我人生中最甜美的特权之一。只有那些认识布鲁克斯主教的人，才能体会到他的友谊带来的欢乐。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喜欢坐在他的膝头，用我的一只手紧握住他的大手，而萨利文小姐则把他关于上帝和灵魂世界的精彩讲述拼写在我的另一只手里。我怀着一个孩子的惊奇

和喜悦听他说话。我的精神世界无法达到和他一样的高度，但是他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快乐的人生。每次和他见面我都能收获一种美好的思想，随着我渐渐长大，这些思想的美感和深度也在增长。有一次，我感到困惑不解，想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宗教。他告诉我：“海伦，全人类只有一种宗教，那就是爱的宗教。用你整个的心灵和灵魂去爱你的天父，尽你所能去爱上帝的每一个孩子，记住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样一来，你就拥有了进入天堂的钥匙。”的确，他的人生就是这种伟大真理的完美写照。在他高尚的灵魂里，博爱和博学已经与信仰融为一体，形成了对世界的洞察力。他看到——

神存在于一切解放和鼓舞的东西之中，存在于一切谦卑、净化、安慰的东西之中。

布鲁克斯主教没有教给我什么特殊的教义和信条，但是他把两种伟大的思想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就是上帝父亲般的慈爱和人类兄弟般的情谊。他还让我感到，这些真理优先于一切教义，优先于一切形式的礼拜。上帝是爱，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孩子。只要心怀信念，即使是最黑暗的乌云也将消散，不公与罪恶将再无容身之所。

我在这个世界里太幸福了，以至于没有过多地考虑未来。但是，我牢记了一点，那就是，在上帝美好的国度里，有我珍爱的朋友在等待着我。尽管时光流逝，但他们似乎还是在我身边。假如在某一时刻，他们拉住我的手，一如既往地对我说着亲密的话语，我也不会感到丝毫的惊奇。

布鲁克斯主教去世后，我通读了《圣经》。我还读了一些关于宗教的哲学著作，其中包括斯韦登伯格的《天堂和地狱》和杜伦孟德的《人类的上升》。但是，我发现，与布鲁克斯主教“爱的教

义”相比，没有一种教义或体系更能令心灵满足。我认识亨利·杜伦孟德先生，记忆中他温暖而有力的握手就像一句美好的祝福。他是最富同情心的朋友。他拥有广博的知识，待人和蔼可亲，只要有他做伴，你就不会感到乏味。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博士的情景。他邀请萨利文小姐和我星期下午去拜访他。那是初春时节，就在我刚刚学会说话之后。我们立即被领到了他的书房。我们发现他坐在壁炉旁的一把大扶手椅上。壁炉被燃烧的火焰照得通红，柴火在壁炉里噼啪作响。他说，他在回忆旧日时光。

“还倾听着查尔斯河的低语。”我暗示道。

“没错，”他回答道，“我和查尔斯河有很多亲密联系。”房间里散发着印刷品和皮革的气味，这告诉我，房间里摆满了书。于是，我本能地伸出双手去摸索。我的手指偶然碰到了一部漂亮的丁尼生诗集。当萨利文小姐告诉我它的名字以后，我就开始背诵：

拍击，拍击，拍击，在你冰冷的灰色石头上拍击吧，啊，大海！

我突然停止了背诵。我感到眼泪落在了我的手上。我已经让我钟爱的诗人落泪了，我为此深感悲伤。他让我坐在他的扶手椅上，拿出各种有趣的东西让我检查。在他的请求下，我背诵了《鹦鹉螺》，这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首诗。在那次之后，我又多次见到霍姆斯博士，从他身上我不仅学会了爱人，还学会了爱诗人。

就在我结识霍姆斯博士后不久的一个晴朗夏日，萨利文小姐和我去惠迪尔先生位于梅里麦克的安静的家中拜访他。他温文尔雅的举止和优雅的谈吐赢得了我的好感。他有一本用阳文印刷的原创诗集，我朗诵了其中一首名为《校园时光》的诗。他很高兴我能够准

确地发音，还说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我的话语。接下来，我问了很多与那首诗相关的问题，我把手指放在他的唇上，这样就能“读出”他的回答。他告诉我，他就是诗中的那个小男孩，诗中的那个女孩名叫萨莉。他还说了些别的事情，只是我不记得了。我还背诵了《荣耀归于上帝》，就在我背诵最后的诗节时，他把一尊奴隶的雕像放在了我的手上。镣铐从奴隶蜷缩的身体上落下来，正如天使领着彼得走出监狱时，镣铐从彼得的肢体上落下来一样。后来，我们走进他的书房，他还为我的老师签了名。他表达了对她的工作的敬意，还对我说：“她是你灵魂的解放者。”接着，他把我领到大门口，亲切地吻了我的额头。我答应第二年夏天再去拜访他，但诺言尚未实现，他就去世了。

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博士是同我相识最久的朋友之一。我八岁就认识他了，并且我对他的爱与日俱增。在一些苦难和悲伤的时刻，他的睿智和温柔的同情是萨利文小姐和我的依靠。他有力的双手曾扶着我们迈过了许多艰难困苦。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曾经为千百个坎坷无助的人做过。他在教义的旧瓶里装满了爱的新酒，向人们展示了信念的含义、活着的意义以及自由的真谛。我们已经看到，他所教导的东西在他自己的人生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那就是爱国，对同胞友善，以及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他是一位先知，是灵魂的救世主，是道的伟大践行者，是整个种族的朋友——愿上帝保佑他！

我已经记述过我第一次会见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博士的情景。自那时起，我又在他位于华盛顿的美丽家中度过了很多日子。他的家位于布雷顿角岛的中心，在巴德克附近，也就是因为查尔斯·杜德利·沃纳的书而闻名的那个村子。在这里，在贝尔博士的实验室，或者在大布拉斯德奥尔海岸上的田野里，我一连数小时兴致高昂地听他讲述试验情况。我还帮助他放飞风筝。因为他希望通过

放风筝的方式，发现控制未来飞船的规律。贝尔博士精通许多学科，还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即使是最抽象的理论，他也能将其讲解得生动有趣。他让你觉得，即使你只比别人稍微多那么一点时间，你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发明家。他还有幽默而诗意的一面。他对生活的热情来自于对孩子发自肺腑的爱。当他把一个失聪儿童抱在怀里时，他会快乐至极。他为聋哑人付出的辛劳将造福一代又一代的儿童。我们爱他，不仅是因为他取得的成就，也是因为他点亮了人们内心的希望。

在纽约度过的那两年里，我有很多与名人交谈的机会。我对他们的名字耳熟能详，却从未奢望过能认识他们。我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好友劳伦斯·赫顿先生的家里初次见面。在他们令人愉快的家中拜访他和亲爱的赫顿夫人，参观他们的书房，阅读杰出的朋友为他们写的包含美好情感和光辉思想的字句，是我的一大特权。老实说，赫顿先生有能力发掘出每个人的优秀思想和善良情感。一个人不需要阅读《我认识的一个男孩》，就可以了解他。他是我见过的天性最慷慨、最和蔼的男孩，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背弃你的好朋友。他一路追寻着生活中爱的足迹，从中找到他的手足兄弟。

赫顿夫人是一个真正的、可靠的朋友。我拥有的许多最甜蜜最珍贵的礼物都要归功于她。在我上大学期间，她经常给我提建议，帮助我取得了进步。当我对困难重重的功课感到气馁时，她会写信鼓励我，让我愉快地勇敢面对阻碍。从她身上，我们懂得了只有克服当下的困难，以后的道路才会更加平坦易行。

赫顿先生将他的很多文学朋友介绍给了我，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廉·邓恩·豪威尔斯先生和马克·吐温先生。我还见到过理查德·沃森·基尔德先生和埃德蒙·克拉伦斯·斯特曼先生。我结识了查尔斯·杜德利·沃纳先生，他是最令人愉悦的讲故事者，也是最令人钟爱的朋友。他的同情心是如此深切，以至于完全可以这样说，

他就像爱自己一样爱着周围的一切事物。有一次，他带了亲爱的“森林诗人”约翰·巴勒斯来看我。他们都很文雅，富有同情心。他们言行举止中散发的魅力不亚于他们笔下诗歌和散文的光辉。他们从一个主题谈到另一个主题，进行深度辩论，妙语连珠，字字珠玑。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无法与这些大文豪们并驾齐驱。我就像小阿斯卡尼俄斯，在埃涅阿斯走向强大的命运时，迈着不相称的步伐，跟随着英雄的脚步。但是，他们主动与我亲切交谈。基尔德先生给我讲了他在月光下穿越浩瀚的沙漠前往金字塔的旅行。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他在签名后面印下了一个深深的标记，好让我能触摸到它。这让我联想到黑尔博士过去常常在给我的信中用盲文刺出他的签名，留下一个专属印记。我还通过读马克·吐温的嘴唇，“阅读”了一两篇他写的优秀小说。他无论是思考、说话还是做事，都有自己的方式。在和他握手时，我能感觉到他炯炯有神的目光。即使当他以机智而诙谐的方式嘲讽时弊时，你依然能感受到他内心蕴藏的和伊利亚特一样的慈悲心肠。

我在纽约还结识了很多有趣的人，其中包括《圣尼古拉斯》的可爱编辑玛丽·梅普斯·道奇夫人，《替罪羊》的作者里格斯夫人（凯特·道格拉斯·维金）。我从他们那里收到了饱含着慈悲心的礼物：包含着他们思想的书籍、启迪心灵的信件，以及我反复描述的照片。但是，我无法提及所有的朋友。实际上，在小天使们的翅膀下，藏着关于他们的东西。这些东西太神圣了，以至于无法在冰冷的印刷品中加以阐明。就连在谈及劳伦斯·赫顿夫人时，我都是犹豫不决的。

我应该在这里再提一提另外两个朋友。一位是匹兹堡的威廉·肖夫人，我过去经常到她位于林德赫斯特的家中拜访。她总是在做着让人开心的事情，在我们认识她的那些年里，她的慷慨和睿智的忠告从来没有让我的老师和我失望。

我还对另外一个朋友甚为感激。他以用强有力的方法引领众多的企业而闻名，他惊人的能力为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他关怀所有人，默默无闻地做着善事。我再一次提及了承诺过要保密的名字，但是我必须要在这里承认，正是由于他的慷慨资助和充满慈爱的影响力，才使我上大学成为可能。

因此，成就了我的人生故事的，其实是我的朋友们。他们用尽种种方法，把我的局限转变成了美好的恩典，让我得以平静而快乐地走在我的缺憾投下的阴影里。

第二卷 书信集（1887—1901年）（上）

第一章

编者的话

海伦·凯勒的书信对于了解她的生活全貌具有重要价值。它们不仅能拾遗补阙，更重要的是能够展示出海伦·凯勒在思想和表达方面的成长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令她声名卓著。

人们不免要带着惊讶和好奇来阅读这些书信，然而它们的价值并不局限于出自一个失聪又失明的女孩之手。只要一开始读这些信，我们就能体会到它们的优秀。她谈论自我的文字，以及描述自身体验的段落精彩绝伦。她关于岁差的观点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她关于思考的意义的描述，关于她如何触摸雕像、狗、家禽展出中的小鸡的描述，关于她如何站在圣巴塞洛缪教堂走廊感受风琴轰鸣的描述。这些段落对一般读者来说显得不够丰富，它们之所以比较简略，是因为海伦·凯勒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和别人一样”的正常生活。于是，她过于频繁地按正常人的视角来描绘事物，而放弃了自己视野中的世界。

她的书信很优秀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数量众多。它们是她训练写作的练习。她曾经在不同的时期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所以与她的大多数亲友分离了。她的朋友中有很多是杰出人物，我想这在有意无意间令她觉得有必要将信件写得礼貌得体。对几个知心朋友，她以亲密而坦率的措辞吐露心声。在信中，她天真地复述了她听到的一些儿童故事，比如她给霍姆斯博士和布鲁克斯主教复述的《小杰基》的故事，她的语言颇具魅力。她还认真改写了地理学和植物学的课堂笔记，鹦鹉学舌般地重复她“听”到的趣事，有意识地展示她学到的新单词。这些内容不仅令人乐于一读，而且具

有教育意义。它们不只展示了她当时正在学什么，而且证明了她通过书信，将新知识和新单词收为己用。

因此，精选凯勒小姐的书信有两个目的：其一，展示她的成长经历；其二，保存数百封书信中最有趣和最有意义的段落。那些写于1892年前的书信，大多数已经发表在珀金斯盲人学院的报告里。截止到那一年的所有书信都被原封不动地刊印了，因为对一个孩子在写作中显示出的技巧程度感兴趣，甚至对一个孩子在标点的具体运用中显示出的技巧程度感兴趣，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最好保留翻印文字的完整性。至于写于1892年以后的信件，我秉承文选作者的精神，从传记的观点和风格的角度，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段落。只要是我能校对书信原件的地方，我都按照凯勒小姐书写的原样保留了一切，其中包括标点、拼写等等。我仅仅做了挑选和删减。

书信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惠迪尔各有一两封书信被直接放在了他们需要回复的书信的后面。除了一两封写于1901年的重要信件，这些精选的书信的写作年份截止于1900年。在那一年，凯勒小姐上了大学。现在她已经是一名成年女性，我们应该像评价其他人一样来评价她成熟的书信。因此，这些后期的书信最好不要再出版。我的意思是，作为世界上唯一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聋盲人，她已经获得了无数赞誉，我们不应该再过多地将她神化。

第二章

书信

信件一

1887年3月3日，萨利文小姐开始教海伦·凯勒。距萨利文小姐在凯特手里拼写了第一个单词三个半月后，凯勒用铅笔写了这封信。

一 致表姐安娜，乔治·T. 特纳夫人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87年6月17日

信件二

二十五天后，在离家去短途旅行期间，海伦·凯勒给她母亲写了下面这封信。信中有两个单词写得歪歪扭扭，几乎无法辨认。

二 致凯特·亚当斯·凯勒夫人

阿拉巴马州，汉茨维尔，1887年7月12日

海伦会给妈妈写信爸爸给海伦药了米尔德丽特会坐在秋千上米尔德丽特吻了海伦老师给了海伦桃子乔治卧病在床乔治的胳膊受伤了安娜给了海伦柠檬水狗狗能站起来了。

再见

（未署名）

信件三

到了接下来的九月，海伦完整叙述事件的能力显著提高，思想表达的逻辑性也增强了。

三 致南波士顿珀金斯学院的盲女孩们

塔斯坎比亚，1887年9月

信件四至信件六

数周后，海伦·凯勒的拼写更加准确，表达也更加流畅。尽管她在写作中依旧漏掉了冠词，并且仍然用“did”结构来表示一般过去式（这种用法在儿童语言中非常普遍），但她在掌握习惯用语方面有所提高。

四 致珀金斯学院的盲女们

塔斯坎比亚，1887年10月24日

亲爱的盲女们我要给你们写一封信我要为漂亮的书桌而感谢你们我就是在这张书桌上给孟菲斯的母亲写了信母亲和米尔德丽特星期三回家了母亲给我带了一件漂亮的新连衣裙和一顶帽子爸爸去汉茨维尔了他给我带回了苹果和糖果我和老师将去波士顿看你们南希是我的玩具娃娃她哭了我要摇晃着哄她睡觉米尔德丽特病了医生将给她开药让她好起来。我和老师星期天去教堂了雷恩先生读经布道夫人弹了风琴。我把钱放进了穷人的篮子里。我将成为一个好女孩老师将把我的头发卷得很好看。我将拥抱并亲吻小盲女们阿纳戈努斯先生将会来看我。

再见

海伦·凯勒

五 致珀金斯学院院长迈克尔·阿纳戈努斯先生

塔斯坎比亚，1887年11月

亲爱的阿纳戈努斯先生我要给你写一封信。我和老师照相了。老师会把相片寄给你。摄影师照相。木匠建造新房子。园丁掘地锄

地种菜。我的玩具娃娃南希在睡觉。她病了。米尔德丽特恢复健康了。弗兰克叔叔去猎鹿了。他回家后我们早餐就有鹿肉吃了。我坐在独轮车上老师推着我走。辛普森给我爆米花和胡桃了。罗莎表姐去看了她的母亲。人们星期天去教堂了。我读了狐狸和盒子的故事。狐狸能坐在盒子里。我喜欢读我的书。你爱我。我爱你。

再见

海伦·凯勒

六 致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博士

塔斯坎比亚，1887年11月

亲爱的贝尔先生。我很高兴给你写一封信，父亲将给你寄照片。我和爸爸以及姑姑已经在华盛顿和你见过面了。我玩了你的手表。我爱你。我在华盛顿看医生了。他检查了我的眼睛。我会读我书里的故事了。我会写会拼会算。好女孩。我妹妹会走会跑。我们和大块头玩得很开心。王子不是好狗狗。它逮不到鸟。老鼠咬死了小鸽子。我感到难过。老鼠不知道对错。我和母亲还有老师六月份要去波士顿。我将看到小盲女们。南希将和我一起去。她是个好娃娃。父亲将给我买漂亮的新手表。安娜表姐给了我一个漂亮的玩具娃娃。她名叫阿莉。

再见

海伦·凯勒

信件七

到了第二年年初，海伦·凯勒更加熟练地掌握了习惯用语。信件中出现了更多的形容词，其中包括关于色彩的形容词。尽管她不

可能对色彩有感性认识，但她会用那些词，就像我们运用我们掌握的大多数词汇那样，是以理性在控制着遣词造句的精确性。这种智力现象无法单纯地解释为直觉，但它的确存在。下面这封信是她写给珀金斯学院的一个同学的。

七 致莎拉·托姆林森小姐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88年1月2日

亲爱的莎拉我很高兴在今天上午给你写信。我希望阿纳戈努斯先生快点来看我。我六月份将去波士顿，我会给爸爸买手套，给詹姆斯买漂亮的衣领，给辛普森买两个硬袖。我见到贝蒂小姐和她的学生了。他们有一棵漂亮的圣诞树，树上有很多给小孩子的漂亮礼物。我得到了一个杯子，一只小鸟还有糖果。我也准备了很多漂亮的圣诞节礼物。姑姑给了我一个箱子用来装南希和衣服。我和老师还有妈妈去参加晚会了。我们跳舞玩游戏吃坚果糖果蛋糕橘子。我和小男孩小女孩子们玩得很开心。霍普金斯夫人送给我一枚漂亮的戒指，我爱她和小盲女们。

男人们和男孩们在工厂里制作地毯。羊毛长在绵羊身上。男人们用大剪刀从绵羊身上剪下羊毛，把它们送到工厂里。男人和女人在工厂里制作羊毛衣服。

棉花长在地里粗大的棉花秆上。男人们男孩们女孩们和女人们都在摘棉花。我们把棉花纺成线来缝制棉衣。棉布上印有漂亮的白花和红花。老师撕破了她的衣服。米尔德丽特哭了。我要去照顾南希。妈妈将给我买漂亮的新围裙和连衣裙让我穿到波士顿。我和父亲还有姑姑去了诺克斯维尔。贝西又虚弱又瘦小。汤普森夫人的小鸡啄死了莉拉的小鸡。伊娃在我的床上睡。我喜欢好女孩。

再见

海伦·凯勒

信件八和信件九

接下来的两封信提及了海伦·凯勒一月份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探亲的情况。她被带到了棉花交易所。当她触摸地图和黑板时，她问：“大家要去上学吗？”她在黑板上写下了所有在场的绅士的名字。在孟菲斯的时候，她还乘坐了密西西比河上的一艘大汽船。

八 致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博士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88年2月15日

亲爱的黑尔先生，我很高兴在今天早上给你写一封信。老师告诉了我关于仁慈绅士的故事我很高兴读到优美的故事我在我的书里读到了关于老虎狮子和绵羊的故事。

我将于六月份去波士顿看望小盲女们到时我还会去看你。我去孟菲斯看望了祖母和纳尼姑姑。老师给我买了漂亮的新衣服新帽子和新围裙。小娜塔莉是一个非常柔弱的小婴儿。父亲带我们去看了汽船。它在一条大河上。船就像房子。米尔德丽特是一个好孩子。我喜欢和小妹妹玩。当我去孟菲斯时南希可不是好孩子。她大声哭闹。我今天就不再写了。我累了。

再见

海伦·凯勒

九 致迈克尔·阿纳戈努斯先生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88年2月24日

我亲爱的阿纳戈努斯先生，我很高兴能用盲文给你写一封信。卢西恩·汤普森今天上午送给我一把有紫罗兰报春花和黄水仙的漂亮花束。星期天艾德琳·摩西给我带来了一个可爱的玩具娃娃。她来自纽约。她的名字叫艾德琳·凯勒。她能闭眼睛弯胳膊还能坐下站起。她有一件漂亮的红色连衣裙。她是南希的妹妹我是她们的妈妈。阿莉是她们的表姐。当我去孟菲斯时南希成了一个坏孩子她大声哭闹起来，我拿一根棍子揍了她。

米尔德丽特喂小鸡吃面包屑了。我喜欢和小妹妹玩。

老师和我去孟菲斯看望了纳尼姑姑和祖母。路易斯是纳尼姑姑的孩子。老师给我买了一件漂亮的新连衣裙还买了手套长袜和衣领。祖母给我做了一件穿着很暖和的法兰绒衣服，纳尼姑姑给我做了几条围裙。夫人给我做了一顶漂亮的帽子。我去看望了罗伯特和格雷夫斯先生以及格雷夫斯夫人还有小娜塔莉，法里斯先生和梅奥先生还有每一个人。我爱罗伯特和老师。老师不想让我今天再写了。我觉得累了。

我在格雷夫斯先生的口袋里发现了一盒糖果。父亲带我们去看汽船了。它就像房子。汽船漂浮在一条很宽的河上。耶茨今天犁了院子要种草。骡子拉犁了。母亲将会在花园里种菜。父亲要种瓜果豌豆和豆子。

贝尔表哥星期六会来看我们。到时候母亲会做冰淇淋，我们晚餐有冰淇淋和蛋糕吃了。卢西恩·汤普森病了。我为他感到难过。

老师和我在院子里散步了，我了解了花和树是怎么生长的。太阳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谢菲尔德在北边塔斯坎比亚在南边。我们六月份会去波士顿。我会和小盲女们玩得开心。

再见

海伦·凯勒

信件十

下面这封信中的“莫里叔叔”是肯塔基州诺曼底的莫里森·海迪先生，他还是个小男孩时就失明和失聪了。他创作过一些优秀的诗歌。

十 致莫里森·海迪先生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88年3月1日

我亲爱的莫里叔叔，我很高兴给你写一封信，我爱你，见面时我会拥抱并亲吻你。

阿纳戈努斯先生星期一要来看我。我喜欢和罗伯特一起在明媚温暖的阳光下蹦跳追逐。我知道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的一个小女孩。她名叫凯瑟琳·霍布森。

我六月份会和母亲还有老师一起去波士顿，我将和小盲女们度过快乐的时光，黑尔先生会送给我好看的故事书。我在我的书里读到了关于狮子老虎和熊的故事。

米尔德丽特不会去波士顿，她哭了。我喜欢和小妹妹玩，她是个又虚弱又瘦小的婴儿。伊娃要比她强壮一点。

耶茨杀死了蚂蚁，蚂蚁叮了耶茨。耶茨在花园里翻土。阿纳戈努斯先生看到了橘子，它们看上去像金色的苹果。

星期天太阳出来后罗伯特会来看我，我会和他玩得开心。我的表哥弗兰克住在路易斯维尔。我会再去孟菲斯看望法里斯先生和格

雷夫斯夫人以及梅奥先生和格雷夫斯先生。娜塔莉是个好女孩她不哭闹，她要长大了而且格雷夫斯夫人正在给她做短连衣裙。娜塔莉有辆童车。梅奥先生去了鸭子山并带了芳香的鲜花回家。

带着深深的爱吻你

海伦·A. 凯勒

信件十一

在下面这篇关于野餐的记叙中，我们得以窥见萨利文小姐颇有启发意义的寓教于乐式教学技巧。这一天，海伦·凯勒的词汇量又增加了。

十一 致迈克尔·阿纳戈努斯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88年5月3日

亲爱的阿纳戈努斯先生，我很高兴在今天上午给你写信，因为我非常爱你。我很高兴收到你寄来的好看的书和好吃的糖果以及两封信。我很快就去看你而且要问你很多关于国家的问题同时你会喜欢好孩子。

母亲正在给我做在波士顿期间穿的漂亮新衣而且我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见你和小女孩小男孩们。星期五我和老师还有一群小孩子去野餐了。我们在树下吃饭游戏，我们还发现了蕨类植物和野花。我在树林里散步并了解了很多树的名称。有白杨树雪松松树橡树白蜡树山胡桃树还有枫树。它们投下了凉爽的阴影而且小鸟喜欢在树上来回摇摆和婉转啼鸣。树林里有兔子在蹦也有松鼠在跑还有丑陋的蛇在爬。天竺葵蔷薇茉莉和山茶是人工培植的花。每天晚饭前我都帮着母亲和老师给它们浇水。

亚瑟在白蜡树间为我架起了一个秋千。伊芙姑姑去了孟菲斯。弗兰克叔叔还留在这儿。他正在为晚餐摘草莓。南希又病了，新牙把她弄病了。艾德琳状况良好而且她星期一能和我一起去辛辛那提。伊芙姑姑将送给我一个男孩玩具娃娃，哈里将成为南希和艾德琳的弟弟。小不点妹妹是个好女孩。我现在累了而且我想下楼。我把无数亲吻和拥抱连同这封信一起寄给你。

你亲爱的孩子

海伦·凯勒

信件十二

快到五月底时，凯勒夫人、海伦、萨利文小姐启程前往波士顿。途中，她们在华盛顿逗留了几天。在那里，她们见到了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博士，并拜访了克利夫兰总统。5月26日，她们抵达了波士顿的珀金斯学院。在这里，海伦见到了和她通信一年的小盲女们。

七月初，她去了马萨诸塞州的布鲁斯特，在那里度过了剩余的夏日时光。她第一次见到了大海，后来也曾多次提及这件事。

十二 致玛丽·C. 莫尔小姐

马萨诸塞州，南波士顿，1888年9月

我亲爱的莫尔小姐收到你亲爱的小朋友的亲切来信是不是很高兴？我爱你爱得非常深，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的宝贝妹妹现在乖极了。她喜欢坐在我的小摇椅里哄她的小猫咪睡觉。你想不想见见亲爱的小米尔德丽特？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婴儿。她的眼睛又大又蓝，她圆圆的柔软脸蛋粉嘟嘟的而且她的头发是亮闪闪的金色。她

不大声哭闹的时候非常可爱乖巧。明年夏天米尔德丽特会和我一起到花园里去摘又大又甜的草莓，到时候她会非常开心。我希望她不要吃太多可口的水果，因为吃太多会让她生大病的。

你有时间的话愿意来阿拉巴马州看我吗？我的詹姆斯叔叔要给我买一匹非常温驯的小马和一辆漂亮的马车我很乐意带你和哈里去兜风。我希望哈里不会害怕我的小马。我想父亲有一天会给我买一个漂亮的小弟弟。我会非常温柔非常耐心地对待我新来的小弟弟。当我游历众多陌生国家时我的弟弟和米尔德丽特会和祖母一起待在家里，因为他们太小了还见不了那么多人另外我想他们面对大海的狂风暴浪时肯定会吓得大声哭喊。

等贝克船长的病好了他会带我坐着他的大船到非洲去。那时我就能看到狮子老虎和猴子了。我会带着一头小狮子一只白猴子和一头温驯的熊回家。我在布鲁斯特过得很愉快。我几乎每天都洗澡，卡丽、弗兰克、小海伦和我玩得很开心。我们在深水里戏耍翻腾。我现在不害怕漂在水上了。哈里能漂在水上游泳吗？我们上星期四去波士顿了，阿纳戈努斯先生很高兴见到我，他还拥抱并亲吻了我。小盲女们下星期三就要回学校了。

你能告诉哈里让他尽快写一封长信给我吗？等你来塔斯坎比亚看我时我希望我的父亲能收获很多甜甜的苹果多汁的蜜桃丰满的梨子好吃的葡萄和大大的西瓜。

我希望你想我并爱我，因为我是个乖小孩。

深爱你，吻你两次

你的小朋

海伦·A.凯勒

信件十三

下面这封信记叙了海伦拜访朋友的过程，信中海伦的思想水平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一个八岁孩子的期待——也许只有她满意那些年轻绅士冒失言行的天真想法除外。

十三 致凯特·亚当斯·凯勒夫人

马萨诸塞州，南波士顿，1888年9月24日

我亲爱的妈妈，我想你会非常乐于了解我去参观新纽顿的所有情况。老师和我与很多亲切的朋友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新纽顿离波士顿并不远，我们坐着蒸汽火车很快便能到达那里。

弗里曼先生、卡丽、埃塞尔、弗兰克坐着一辆大马车去车站迎接我们。我很高兴看到我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拥抱并亲吻了他们。接下来，我们坐车兜了好一阵风，参观了纽顿所有的美丽景致。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房子和柔软的绿色大草坪环绕着它们还有树有明艳的花朵和喷泉。拉车的马的名字叫王子，他很温驯，喜欢飞快地奔跑。我们到家时见到了八只兔子和两只小胖狗，还有一匹白色的漂亮小马，两只小猫和一只名叫唐的可爱卷毛狗。小马的名字叫莫里，我骑在她背上乐颠颠地兜了一圈。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希望我的叔叔马上给我买一匹可爱的小马和一辆小马车。

克里夫顿没有吻我，因为他不喜欢吻小女孩。他害羞。我很高兴弗兰克、克拉伦斯、罗比、艾迪、查尔斯、乔治不是很害羞。我和很多小女孩一起玩得开心。我骑了卡丽的自行车采了花吃了水果左蹦右跳舞个不停还去兜了风。有很多女士和绅士来看我们。露西、朵拉、查尔斯出生在中国。我出生在美国，阿纳戈努斯先生出生在希腊。卓先生说中国的小女孩不会用她们的手指谈话，但我

想，等我去中国，我可以教她们。有一位中国保姆来看我，她名叫阿苏。她向我展示了一只中国贵妇穿的小鞋子，因为她们的脚永远也长不大。中文“阿妈”的意思就是保姆。我们是坐着马车回家的，因为星期天火车通常是停运的。售票员和火车司机都非常累了，回家休息去了。我在车上见到了小威利·斯万，他给了我一个多汁的梨。他六岁了。我六岁大的时候在干什么呢？你愿不愿意请我父亲坐火车来见老师和我？伊娃和贝西病了，我很难过。我希望能在生日时开个有趣的派对，我想让卡丽、埃塞尔、弗兰克和海伦来阿拉巴马州看我。我回家后，米尔德里特会不会和我睡？

深爱你，吻你一千次

你亲爱的小女儿

海伦·A. 凯勒

信件十四

海伦·凯勒去普利茅斯是在七月份。下面这封信写于数月之后，透露了她对第一堂历史课的深刻印象。

十四 致莫里森·海迪

马萨诸塞州，南波士顿，1888年10月1日

我亲爱的莫里叔叔，我想你会非常乐于收到一封你亲爱的小朋友海伦写的信。我很高兴给你写信，因为我想你爱我。我在你寄给我的书里读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有查尔斯和他的船的故事，有阿瑟和他的梦的故事，还有罗莎和绵羊的故事。

我坐在一艘很大的船上。它就像舰艇一样气派。母亲、老师、霍普金斯夫人、阿纳戈努斯先生、罗多卡纳基先生和很多别的朋友

去了普利茅斯参观古迹。我将给你讲个关于普利茅斯的小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很多好人在英国生活，但是国王和他的朋友对好人们不仁慈也不耐心，因为国王不喜欢人们反抗他。人们不愿意和国王去教堂，但他们愿意为自己建造漂亮的小教堂。

国王对人们的行为感到很恼火。人们只能难过地说：“我们要去陌生的国家生活，离开可爱的家园和亲爱的朋友，离开讨厌的国王。”于是，他们把全部的东西放到大箱子里，对家乡说了再见。我为他们难过，因为他们哭得很厉害。等他们到了荷兰，他们谁也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人们在说什么，因为他们不懂荷兰语。不过，他们很快就学会了一些荷兰单词。可是，他们喜欢自己的语言，他们不想让小男孩和小女孩们忘记它而学着说可笑的荷兰语。于是，他们又说：“我们必须去一个遥远的新国家，在那里建造学校、房子、教堂，兴建新城市。”于是，他们再次把所有的东西放进箱子里，对他们的新朋友说再见，然后坐着大船寻找新国家去了。可怜的人们一点儿也不快乐，因为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忧伤的想法，因为他们对美洲知之甚少。我想，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时，孩子们一定很害怕，因为大海会把船颠簸得左右摇晃，那时孩子们就容易摔在地上磕破脑袋。他们在深海上航行了好多个星期，看不到树木、花朵和草地，目之所及只有湛蓝的海水和美丽的天空。那时候的船航行速度很慢，因为人们还不了解发动机和蒸汽。有一天，一个可爱的小男婴降生了。他名叫普利格林·怀特。可怜的小普利格林现在已经死了，我很难过。人们每天都在甲板上瞭望着陆地的踪迹。有一天，船上发出了大声的欢呼，因为人们看到了陆地。他们充满了喜悦，因为他们已经安全抵达了一个新国家。小女孩和小男孩们兴奋得拍着手跳了起来。当他们踏上第一块大石头时，每个人都很高兴。我在普利茅斯见到了那块大石头，见到了一艘像“五月花”号的小船，见到了小普利格林睡过的摇篮，还见到了“五月

花”号运来的很多古老的东西。你想不想来普利茅斯看看这些古老的东西？

我现在很累，我要睡了。

深爱你，吻你无数遍

你亲爱的小朋友

海伦·A.凯勒

信件十五至信件十九

下面有两封信中使用了外语单词，其中一封写于海伦一次访问盲童幼儿园期间。这些外语单词是数个月前有人告诉她的，她牢牢地记住了它们。她吸收了新单词并在练习中使用它们。有时候使用得很聪明，有时候则像鹦鹉学舌。即使她还没有完全理解一些单词或观念，她也喜欢把它们记下来，就好像她已经完全理解了似的。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她学会了正确使用超出她经验范围的表达声音和图像的词语。“伊迪斯”指的是伊迪斯·托马斯。

十五 致迈克尔·阿纳戈努斯

马萨诸塞州，罗克斯伯里，1888年10月17日

我亲爱的阿纳戈努斯先生，我现在正坐在窗户边，明媚的阳光照在了我的身上老师和我昨天去幼儿园了。那里有二十七小孩子，他们都是盲童。他们几乎无法看到东西，我感到难过。他们将来有一天会不会拥有明亮的双眼？可怜的伊迪斯又瞎又聋又哑。你是不是为伊迪斯和我感到悲伤？我很快就要回家去看我的母亲、父亲还有亲爱的漂亮小妹妹。我希望你能到阿拉巴马州来看我，我会带你坐着小马车去兜风。我想，你会喜欢看我骑在小马的背上。我

将戴上我漂亮的帽子，穿上我的新骑服。如果天气晴朗，我会带你去看莉拉、伊娃和贝西。等我十三岁的时候，我会去很多陌生而美丽的国家旅行。我要登上挪威的高山看冰雪。我希望我不会跌到或者摔破我的头。我还要去英国拜访方特勒罗伊小王爷，他会乐意给我展示他金碧辉煌的古老城堡。我们会和鹿一起奔跑，喂兔子，逮松鼠。我不会怕方特勒罗伊的大狗狗杜格尔。我希望方特勒罗伊带我去看一位非常仁慈的女王。等我去法国了，我就说法语。一个法国男孩会问：“Parlez-vous

Francais?（你会说法语吗？）”我会回

答：“Oui, Monsieur, vous avez un joli chapeau. Donnez moi un

baiser.（是的，先生，你的帽子很漂亮。吻我一下吧。）”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雅典看雅典女仆。她是个非常可爱的女士，我要用希腊语和她交谈。我会对她说“se

agapo”（我爱你）和“pos

echete”（好女仆）。我想她会说“kalos”（你好），然后我会说“chaere”（你也好）。你愿不愿意马上来看我，带我去剧院？等你来了，我会说“Kale

emera”（欢迎），等你回家时，我会说“Kale nykta”（再见）。我现在太累了，不能再写了。我爱你，再见。

你亲爱的小朋友

海伦·A. 凯勒

十六 致埃维莉娜·H. 凯勒

马萨诸塞州，南波士顿，1888年10月29日

我亲爱的姑姑，我很快就要回家了，我想你和每个人都非常高兴看到我的老师和我。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学到了很多。我在学法语、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Se

agapo”是希腊语，意思是“我爱你”。“J’ ai une bonne petite soeur”是法语，意思是“我有一个乖巧的小妹妹”。

“Nous avons

un bon pere et une bonne

mere”的意思是“我们有一个好父亲和一个好母亲”。

“Puer”是拉丁语中的“男孩”，“Mutter”是德语中的“母亲”。等我回家了，我会教米尔德丽特说很多种语言。

海伦·A.凯勒

十七 致索菲亚·C.霍普金斯夫人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88年12月11日

我亲爱的霍普金斯夫人，我刚才喂了我可爱的小鸽子。我哥哥辛普森上周把它送给了我。为了我的老师，我给它取名安妮。我的狗狗已经吃过晚饭上床睡觉了。我的兔子们都进入了梦乡，我也很快也要去睡觉了。老师正在给她的朋友写信，母亲、父亲和他们的朋友去看一个大熔炉了。那个大熔炉是用来制造铁的。地底下发现了铁矿，但是它无法直接使用，需要把它挖出来放进火炉融化，直到去除所有的杂质，只留下纯铁。接下来，纯铁就能被制造成发动机、火炉、水壶，以及很多很多的东西。

地底下也有煤炭。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还没有人类。那时，

茂密的大树、高高的草丛、巨大的蕨类植物和所有美丽的花朵覆盖着地球。等叶子落了，树倒了，水和泥土就覆盖了它们。接下来，更多的树长出来了，又倒下了，也被埋在水和泥土下面。就这样，它们被挤压在一起好几万年，直到木头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这时候，人们就可以用它们来燃烧了。你在煤炭里见过树叶、蕨草和树皮的痕迹吗？男人们到地底下挖煤，火车将煤运到大城市里卖掉。等天气转冷的时候，人们就可以高兴地烧煤取暖了。

你现在感到孤独和忧伤吗？我希望你快点来看我，多待一段时间。

深爱你，你的小朋友

海伦·A.凯勒

十八 致黛拉·贝内特小姐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89年1月29日

我亲爱的贝内特小姐，我很高兴在今天上午给你写信。我们刚吃过早餐。米尔德丽特正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我一直在读我的书里讲述天文学家的部分。天文学家（astronomer）源自拉丁语“astra”，“astra”指的是星星，天文学家就是那些研究星星并把它们的情况告诉我们的人。当我们畅游梦乡时，他们就站在望远镜前观察着美丽的天空。望远镜就像一只功能强大的眼睛。星星距离我们太远了，如果不依靠强大的仪器，人们根本没办法了解星星。你喜欢透过窗户凝视夜空中的繁星吗？老师说，她能从我们的窗口看到金星，那是一颗又大又美丽的星星。人们把星星称为地球的兄弟姐妹。

除了天文学家使用的仪器以外，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仪器。小

刀是一种用来切割东西的仪器。我觉得钟也是一种仪器。我将告诉你我所知道的关于钟的一切。

有些钟是音乐钟，有些不是。有些钟很小，有些钟很大。我在威尔斯利见到了一个很大的钟。它来自日本。钟的用途可多了。它们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早餐准备好了，什么时候该上学了，什么时候该去教堂了，什么时候有火灾了。它们还能告诉人们，什么时候该上班了，什么时候该回家休息了。汽笛能告诉旅客火车正在进站，提醒人们要待在火车铁轨外面。有时候会发生可怕的事故，人们可能会被烧伤或是溺水，这时候汽笛便会拉响。有一天我把玩具娃娃的头弄断了，但那不算一个可怕的事，因为玩具娃娃不像人一样有生命和感觉。我的小鸽子很好，我的小鸟也很好。我想弄点泥土来捏着玩。老师说我现在该去学习了。

再见

深爱你，吻你千遍

海伦·A. 凯勒

十九 致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博士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89年2月21日

我亲爱的黑尔先生，我非常担心你会认为小海伦已经把你和她的表兄妹们忘记了。但我想，你会很高兴收到这封信的，因为到那时你就会知道我（经常）想你，我很爱你，因为你是我亲爱的表兄。我现在已经在家待了好几个星期了。离开波士顿让我很难过，我很思念我所有的朋友，当然了，我也很高兴再次回到我可爱的家。我的妹妹长得很快。她有时候试着在她的小（手指头）上拼写简短的单词，但她太小了，还记不住难一点的单词。如果她有耐

心又听话，那么等她再长大一些我就会教她学很多东西。我的老师说，如果小孩子小时候学会耐心，学会文雅，等他们长成年轻的女士和绅士，他们就不会忘记温和、忠诚、勇敢的品质。我希望我能够一直勇敢。有一个故事里的小女孩不勇敢。她觉得她看到了一群头戴高高尖帽的小精灵从灌木丛中向外窥探，还跳着舞走在长长的小路上。可怜的小女孩吓坏了。你的圣诞节过得愉快吗？别人给了我很多漂亮的礼物。有一天，我办了一个愉快的晚会。我所有可爱的小朋友都来看我了。我们玩了游戏，吃了冰淇淋、蛋糕和水果。那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今天阳光明媚，如果道路变干了，我希望能去兜风。过不了几天，美丽的春天就要到来了。我很高兴，因为我喜欢温暖的阳光和芳香的花朵。我觉得花朵就是为了取悦人们而存在的。我现在有四个玩具娃娃了。塞德里克是我的小男孩，他的名字来自于方特勒罗伊小王子。他长着一对棕色的大眼睛，披着一头金色的长发，还有一张漂亮的圆脸蛋。艾达是我的小宝贝，她是一位女士从巴黎给我买的。她能像一个真婴儿那样喝奶。露西是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士。她穿着漂亮的花边裙子和缎子做的拖鞋。可怜的老南希正在衰老，变得虚弱不堪。她几乎是个残疾人了。我有两只温驯的鸽子，一只小金丝雀鸟。大块头很强壮也很忠诚。他不会让任何人在夜里伤害我们。我每天都去上学，我在学习阅读、写作、算术、地理和语言。我的母亲和老师要我把她们亲切的问候送给你和黑尔夫人，米尔德丽特要送给你一个吻。

深爱你，吻你千遍

你充满深情的表妹

海伦·A. 凯勒

信件二十

整个冬天，萨利文小姐和她的学生一直在海伦位于塔斯坎比亚的家中努力学习，而且收获颇丰。春天来临时，海伦已经学会写地道的英语了。在1889年5月以后的信件中，除了铅笔的滑脱造成的明显错误以外，我几乎没有发现错误的地方。她用词准确，句子流畅，表达清晰。

二十 致迈克尔·阿纳戈努斯先生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89年5月18日

我亲爱的阿纳戈努斯先生，你无法想象昨晚收到你的信后，我有多么快乐。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很难过。我们会非常非常思念你的。我想和你一起去很多美丽的城市。我在汉茨维尔时见到了布莱森先生，他告诉我，他去过罗马、雅典、巴黎和伦敦。他攀登了瑞士的高山，访问了意大利和法国的漂亮教堂，参观了很多古代城堡。我希望你每到一个地方都能给我写信。等你到了荷兰，请把我的爱送给可爱的威廉敏娜公主。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等她长大以后就会成为荷兰女王。如果你去罗马尼亚，请你问问好女王伊丽莎白关于她残疾的小弟弟的情况，同时请你代为转告，得知她可爱的小女儿的噩耗，我深感难过。我还想送给那不勒斯小王子维托里奥一个吻，但老师担心你记不住这么多的信息。等我十三岁了，我就亲自去拜访他们。

我非常感谢你，为方特勒罗伊小王爷的那个美丽的故事，我的老师也非常感谢你。

伊娃今年夏天要过来和我待在一起，我太高兴了。我们会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把我的爱送给霍华德，告诉他给我回信。星期四我们去野餐了。在浓荫密布的林子里坐着十分惬意，我们都很享受那次野餐。

米尔德丽特正在院子里玩，妈妈在摘可口的草莓。父亲和弗兰克叔叔去城里了。辛普森很快就回家了。我们在汉茨维尔时，米尔德丽特和我拍了照片。我会给你寄一张。

蔷薇一直都很漂亮。母亲种了好多美丽的蔷薇。“法兰西”和“拉马克”香气最浓郁。但是最好看的依然要数“尼尔元帅”、“索菲泰尔”、“深红色蔷薇”、“内非奥茨”、“里昂星辰”、“岗迪尔爸爸”、“加布里埃尔·德勒韦”、“佩尔·德斯·贾丁斯”这几种。

请把我的爱送给小男孩们和小女孩们。我天天想他们，我打心眼儿里深爱着他们。等你从欧洲回来，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并能感受到回家的温馨。别忘了把我的爱送给卡拉培·柯哈伊奥小姐和弗朗西斯·季米特里奥斯·克拉帕泰克斯先生。

深爱你的小朋友

海伦·亚当斯·凯勒

信件二十一和信件二十二

下面这封写给法语老师的信与海伦·凯勒的大多数早期信件一样，内容是复述她读过的故事。从信里可以看出，写作天赋大部分来自于模仿的才能。

二十一 致法尼尼斯·马雷特小姐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89年5月17日

我亲爱的马雷特小姐，我脑海中正想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她哭得可厉害了。她哭是因为她的哥哥狠狠地捉弄了她。我会告诉你他做了什么，我想你听了以后也会为那个小孩子感到非常难过。有

人给了她一个漂亮的玩具娃娃。啊，这个玩具娃娃是多么可爱而精致啊！但是她的哥哥，一个高高的小伙子，拿走了那个玩具娃娃，把它放在花园里一棵高高的树上，然后跑开了。小女孩无法够到玩具娃娃，也没办法把娃娃弄下来，于是就哭了。玩具娃娃也哭了，它从绿色的树枝中伸出手臂，看上去很悲伤。阴沉的夜晚很快就要来了，难道要让玩具娃娃一个人整夜坐在树上吗？小女孩受不了这样的想法。尽管她一点也不勇敢，但她对玩具娃娃说：“我会陪你的。”她已经开始看见小精灵们清晰的身影，它们戴着又高又尖的帽子，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跳舞踱步，偷偷地从灌木丛中向外张望，它们似乎离小女孩越来越近了。她双手朝上指向玩具娃娃坐着的那棵树。小精灵们用手指着她，朝她哈哈大笑。小女孩真害怕啊，但如果一个人没做过错事，这些奇怪的小精灵就伤害不了他。

“我做过什么错事吗？啊，是的！”小女孩说，“我嘲笑过可怜的鸭子，用红色破布绑住了它的腿。它一瘸一拐的样子逗得我哈哈大笑。但是，嘲笑可怜的动物是错的！”

这难道不是个凄惨的故事吗？我希望父亲惩罚那个淘气的小男孩。下星期四你愿意来见我的老师吗？她要回家休息了，但她下个秋天就会回到我身边的。

深爱你的小朋友

海伦·亚当斯·凯勒

二十二 致玛丽·莱利小姐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89年5月27日

我亲爱的莱利小姐，我真希望你今天在风和日丽的温暖南方。小妹妹和我会把你带到花园里，给你摘美味的覆盆子和一些草莓。你喜不喜欢那样？园子里的草莓快被我们吃光了。傍晚，等天气变

得凉爽，我们可以在院子里散步，抓蚱蜢和蝴蝶玩儿。我们可以谈论鸟儿、花儿、草儿、大块头和珍珠。如果你喜欢，我们还可以蹦蹦跳跳呀舞呀，一定会非常开心的。我想你会喜欢听反舌鸟唱歌的。我们窗户下边的树上就蹲着一只反舌鸟，它欢快的歌声整日在我们耳边萦绕。但我担心你来不了塔斯坎比亚，所以我写信给你送上我甜甜的吻和深深的爱。迪克怎么样了？黛西很快乐，但如果能有个伴儿，她会永远这么快乐。我的小孩们都挺好的，除了南希——她太虚弱了。我的祖母和科琳姑姑在这里。祖母要给我做两件新连衣裙。把我的爱送给所有小女孩，告诉她们海伦很爱很爱她们。伊娃也爱所有人。

深爱你，吻你千遍

你充满深情的小朋友

海伦·亚当斯·凯勒

信件二十三

在夏天的时候，萨利文小姐离开海伦将近三个半月，这是她们师生首次分离。此后两人相伴的十五年里，分别数日的情况只出现过一次。

二十三 致安妮·曼斯菲尔德·萨利文小姐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89年8月7日

亲爱的老师，我很高兴在今天晚上给你写信，因为我整天都很想你。我现在坐在游廊上，我的小白鸽正站在椅背上看我写字。它棕色的小伙伴已经和其他鸟儿飞走了，但安妮不悲伤，因为它喜欢和我待在一起。方特勒罗伊在楼上睡觉，南希正准备抱露西上床。

也许是知更鸟把它们唱睡的。所有漂亮的花都已经开放了。空气芬芳，弥漫着茉莉、向阳花、蔷薇的香气。这里正在变暖，因此父亲将在8月20日带我们去采石场。我想，在凉爽怡人的林子里，我们会度过美好的时光。我会给你写信，告诉你我们做的所有有趣的事情。莱斯特和亨利是听话的小宝宝，替我送给他们很多甜蜜的吻吧。

爱上美丽星星的小男孩叫什么名字来着？伊娃一直在给我讲关于一个名叫海迪的可爱小女孩的故事。你愿意把它寄给我吗？要是能有一个打字机，我会很高兴的。

小阿瑟长得很快。他现在穿短衣服了。莉拉表姐觉得，他要不了多久就会走路了。到那时，我会牵着他柔软的小胖手到明媚的阳光下散步。他会摘下最大的蔷薇，还会追逐最漂亮的蝴蝶。我会好好看着他，不让他跌倒受伤。父亲和其他绅士昨天去打猎了。父亲猎杀了三十八只鸟。我们晚餐时吃了一些鸟，美味极了。上星期辛普森射中了一只漂亮的鹤。那只鹤又大又壮。它的翅膀有我的胳膊那么长，它的嘴也有我的脚那么长。它吃小鱼和其他小动物。父亲说，它能连续飞一整天。

米尔德丽特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的小少女。她也很淘气。有时候，她会瞒着母亲偷偷跑到葡萄园里，在围裙里装满美味的葡萄。我想等你回来时她会用柔软的胳膊搂着你的脖子拥抱你。

我星期天去教堂了。我喜欢去教堂，因为我喜欢看到我的朋友。一位绅士给了我一张漂亮的卡片。它上面画着一个磨坊，附近流淌着一条美丽的小溪。一只小船漂浮在水面上，船的四周簇拥着芳香的百合花。离磨坊不远处有一座老房子，老房子附近长着很多树。房顶上停着八只鸽子，台阶上有一条大狗狗。狗狗珍珠现在是一个自豪的母亲了。她生了八条小狗狗，她觉得再没有别的小狗狗

能像它的小狗狗那样好了。

我每天都在读书。我非常非常喜欢我的书。我想让你快点回到我身边。亲爱的老师不在，我有好多事情都弄不明白。我要送给你五千个吻，还有我无法言表的爱。我送给H夫人深深的爱和一个吻。

你充满深情的小学生

海伦·A.凯勒

信件二十四和信件二十五

到了那年秋天，海伦和萨利文小姐返回了南波士顿的珀金斯学院。

二十四 致米尔德丽特·凯勒小姐

南波士顿，1889年10月24日

我珍爱的小妹妹，早上好。我将随信寄给你一份生日礼物。我希望你收到它会高兴，因为我给你寄礼物时怀着喜悦的心情。连衣裙是蓝色的，就像你眼睛的颜色；糖果是甜的，和你一样甜美。我觉得母亲会很高兴替你穿上新裙子，到时候你会像蔷薇一样漂亮。图画书会告诉你很多奇异的野生动物的情况。你千万别怕它们啊。它们无法从图画里走出来伤害你。

我每天都去上学，我学会了很多新东西。我八点学算术。我喜欢它。我九点和小女孩们去体育馆，我们玩得很开心。我希望你能在这里，和三只小松鼠、两只温驯的鸽子玩耍，为一只可爱的小知更鸟筑一个漂亮的巢。反舌鸟没有生活在寒冷的北方。我十点学习关于地球的知识，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我十一点练习和老师说

话，十二点学习动物学。我还不知道我下午将做什么。

现在，我亲爱的小妹妹，再见。替我问候父亲和母亲，代我拥抱并亲吻他们。告诉他们老师也爱他们。

你亲爱的姐姐

海伦·A.凯勒

二十五 致威廉·韦德先生

马萨诸塞州，南安普顿，1889年11月20日

我亲爱的韦德先生，我刚收到我母亲写的一封信，得知你送我的那条漂亮的獒犬宝宝已经安全抵达了塔斯坎比亚。谢谢你送给我这么棒的礼物。很遗憾，我不能在家里欢迎它，不过当它的女主人不在时，我的母亲和小妹妹会非常亲切地对待它的。我希望它不会感到孤独和郁闷。我觉得，小狗狗也会非常想家的，就像小女孩那样。为了和你家的狗狗相配，我想给它取名为母狮子。我可以这样叫吗？我希望它会非常忠诚，也非常勇敢。

我和老师正在波士顿学习。我学到了很多新鲜而精彩的知识。有关于地球的，也有关于动物的，我还特别喜欢算术。我也学会了很多新单词。“exceedingly”就是我昨天刚学会的一个单词。等我见了母狮子，我会告诉它很多东西，一定会让它大吃一惊。我想，当我告诉它，它是只脊椎动物，是只哺乳动物，还是只四足动物时，它会哈哈大笑的。我还会非常遗憾地告诉它，它属于食肉目。我也在学法语。等我给母狮子说法语的时候，我会叫它“mon

beau chien”（我漂亮的狗狗）。请告诉公狮子，我会照顾好母狮子的。我会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如果你愿意，请随时写信

给我。

你可爱的小朋友

海伦·A. 凯勒

又及：我正在盲人学院学习。

H. A. K.

信件二十六

下面这封信上有惠迪尔的手书签名，“海伦·A. 凯勒（聋、哑、盲），年龄九岁”。“browns”属于铅笔笔误，其实是“brown eyes”。

二十六 致约翰·格林利夫·惠迪尔

马萨诸塞州，南波士顿，盲人学院，1889年11月27日

亲爱的诗人，我想，收到一封陌生小女孩的来信，你一定会倍感惊讶吧。但是我相信你会非常乐意听到这个消息——你美丽的诗篇带给我许多快乐。我昨天读了《校园时光》和《我的玩伴》，我很喜欢它们。我非常难过，因为那个长着“棕色眼睛”（browns）和“金色卷发”的可怜小女孩死了。能够生活在美丽的世界上是多么快乐啊。虽然我的眼睛无法看到美丽的事物，但是我的心能看到全部世界，所以我每一天都是快乐的。

在花园里漫步时，我无法看到美丽的花朵，但我知道，它们全都围绕在我身边，空气难道不是因为它们的香气而变得芬芳了吗？我还知道，小小的百合铃铛在向它们的伙伴低声述说美丽的秘密，要不然它们看上去也不会这么快乐。我很爱你，因为你教会了我这

么多关于花儿、鸟儿、人们的有趣的事情。现在我必须说，再见。我希望你感恩节过得非常愉快。

你亲爱的小朋友

海伦·A.凯勒

信件二十七至信件二十九

惠迪尔的回信现在已经丢失了，不过下面这封信提到了他的回信。

二十七 致凯特·亚当斯·凯勒夫人

马萨诸塞州，南波士顿，1889年12月3日

我亲爱的母亲，你的小女儿非常高兴能在这个美丽的上午给你写信。今天这里很冷，还下着雨。密斯伯爵夫人昨天又来看我了。她送给我一束美丽的紫罗兰。她的小女孩一个名叫维尔利特，一个名叫梅。伯爵说他很乐意在下次来美国的时候去参观塔斯坎比亚。密斯女士说，她想看看你的花，听听反舌鸟的啼鸣。等我去英国时，他们想让我去看望他们，顺便在家里待上几个星期。他们会带我去见女王。

我收到了诗人惠迪尔写的一封有趣的信。他喜欢我。韦德先生想让老师和我明年春天去看他。我可以去吗？他说你必须亲自喂母狮子，因为如果她不和别的狗狗一起吃东西，她就会更温驯。

威尔森先生星期四来看我们了。我很高兴收到家里寄来的花。它们被送来的时候，我们正在吃早餐，我的朋友和我一起欣赏了它们。我们在感恩节那天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火鸡和葡萄干布丁。上周我去了一家漂亮的艺术品商店。我见到了很多雕像，有位

绅士还送给我一个天使雕像。

星期天我在一艘大军舰上做了礼拜。弥撒结束后，水兵陪着我们参观了军舰。舰上一共有四百六十名水兵。他们对我很亲切。一个水兵把我抱了起来，这样我的脚就不会被水沾湿了。他们穿着蓝色的制服，戴着奇怪的小帽子。星期四这里发生了一起可怕的火灾。很多商店被烧了，还有四个人被烧死了。我很为他们难过。请告诉父亲给我写信。可爱的小妹妹怎么样了？替我多亲亲她吧。就写到这里吧。

深爱你，你亲爱的孩子

海伦·A.凯勒

二十八 致凯特·亚当斯·凯勒夫人

马萨诸塞州，南波士顿，1889年12月24日

我亲爱的母亲，昨天我给你寄了一个圣诞小礼盒。我很抱歉没能早点将它寄出，好让你明天收到它，因为做手表盒花费了我太多时间。所有的礼物都是我亲手做的，除了送给父亲的手绢。我希望我也能给父亲制作一个礼物，但我的时间不够。我希望你喜欢我做的手表盒，因为制作它时我怀着喜悦的心情。你一定要把你刚刚装饰过的漂亮音管放在里面。如果塔斯坎比亚太温暖，小妹妹可能就戴不了她漂亮的连指手套，不过她可以留着它们，因为那是她的姐姐为她做的。我想，她会和那个玩具小人儿玩得很开心。告诉她，只要摇一摇，它就会吹响喇叭。我很感谢亲爱而慈祥的父亲给我寄了一些钱，让我能给我的朋友们买礼物。我想让每个人都高兴。我其实喜欢在家里过圣诞节，那样我们就能高高兴兴地在一起了。我每天都在想念我漂亮的家。请不要忘了给我寄一些漂亮的礼物，让我挂在我的树上。我将拥有一棵圣诞树，我要把它放在起居室里，

老师会把我所有的礼物挂在上面。它将成为一棵有趣的树。所有的女孩都回家过圣诞节了。留下来让霍普金斯先生照料的宝贝儿只有老师和我。老师生病在床好几天了。她的喉咙很疼，医生认为她应该住院，所幸她的情况目前有所好转。来这里以后我没有生过一次病，小盲女们也很好。我要和我的小朋友卡丽、埃塞尔、弗兰克、海伦·弗里曼一起过星期五。我保证，我们会玩得很开心。

恩迪科特先生和恩迪科特小姐来看我了，我和他们坐着马车去兜风。他们将送给我一个漂亮的礼物，但我猜不出它是什么。萨米有了一个可爱的新弟弟。他太小了，还十分的柔软和脆弱。阿纳戈努斯先生现在正在雅典。他很高兴听到我在这里学习的消息。现在我必须说，再见。我希望我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这封信，但在这张纸上写字很难，老师也没在身边给我指点。无数次地亲吻我的小妹，并献上我深深的爱。

你亲爱的

海伦

二十九 致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博士

南波士顿，1890年1月8日

我亲爱的黑尔先生，昨晚我收到了那些漂亮的贝壳。非常感谢你把它们寄给我。我将一直保存它们。一想到你在那个遥远的岛屿上发现了它们，我就非常兴奋。哥伦布就是从那个岛出发，最终发现了我们可爱的国家。等我十一岁时，距他率领三只小船横渡陌生大洋就有四百年了。他很勇敢。小盲女们看到漂亮的贝壳都很高兴。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贝壳的一切通通告诉了她们。能创造这么多的欢乐，你是不是非常高兴？我就感到很高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将很乐意在方便的时候去教你盲文，但我担心你太忙了。

几天前，我收到了密斯夫人送的一小盒英国紫罗兰。虽然现在花朵都枯萎了，但它们所包含的浓情蜜意仍像刚摘的紫罗兰那样芳香新鲜。

向小表兄妹们、黑尔夫人致以深情的问候，送给你本人一个甜甜的吻。

你的小朋友

海伦·A. 凯勒

信件三十和信件三十一

下面这封信是海伦写给霍姆斯博士的第一封信，写于海伦拜访他之后不久，他将其收入了《在茶杯之上》（刊于《大西洋月刊》，1890年5月）。

三十 致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博士

马萨诸塞州，南安普顿，1890年3月1日

和蔼可亲的诗人，自那个明媚的星期天我向你道再见之后，我多次想到你。我将要给你写一封信，因为我爱你。我很遗憾有时候没有小孩和你一起玩，不过我想你有书籍和其他朋友的陪伴，也能获得许多快乐。在华盛顿诞辰纪念那天，很多人来这里看望盲童。我给他们读了你写的诗，并向他们展示了一些漂亮的贝壳。那些贝壳来自帕劳斯附近的一个小岛。

我正在读一个名为《小杰基》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忧伤。杰基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可爱的小家伙，可惜他又穷又瞎。我过去——那时我年纪尚小，还不会阅读——常常以为每个人都过得很快乐，因此当我开始了解到世界上存在着巨大的痛苦和悲伤时，我感到难

以置信。然而现在我明白了，如果世界上只有欢乐，那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学会勇敢和忍耐。

我正在学动物学中关于昆虫的知识，我了解了很多关于蝴蝶的情况。它们不能像蜜蜂那样为我们酿蜜，但它们和追逐的花儿一样美丽，而且它们总能唤起小孩子们的欣喜之情。它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吸吮花心的蜜露，从不考虑明天如何。它们就像抛开书本和课业的小男孩和小女孩，投入树林和田野的怀抱，采采野花，或是在池塘里寻找芳香的百合，在明媚的阳光下欢歌笑语。

如果我的妹妹六月份能来波士顿，你允许我带她去看你吗？她是一个可爱的婴儿，我敢保证，你会喜欢她的。

我现在必须要向我文雅的诗人说再见了，因为在上床前，我还要给家里写一封信。

你亲爱的小朋友

海伦·A. 凯勒

三十一 致莎拉·富勒小姐

马萨诸塞州，南波士顿，1890年4月3日

我亲爱的富勒小姐，在这个美丽的上午，我的心里充满欢乐，因为我不但学会了说很多新单词，还会说一些句子了。昨天晚上，我来到院子里，和月亮说话。我说：“啊！月亮，到我这里来吧！”你觉得可爱的月亮听到我说的话会不会很高兴？我的母亲要是知道我的进步该多么开心啊！我几乎都等不到六月份到来了，因为我太想和母亲以及可爱的小妹妹说话了。过去，当我用手指拼写

词语给米尔德丽特看时，她无法理解我。但是现在，她会坐在我的膝上，而我可以给她讲很多故事来逗她开心，我们在一起会非常高兴的。你是不是非常开心能给这么多人带来快乐？我觉得你很亲切，很有耐心，我非常爱你。我的老师星期二告诉我，你想知道我用嘴说话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会告诉你前因后果的，因为我对自己的想法记得可清楚了。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喜欢长时间地坐在我母亲的膝上，因为我非常胆小，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留下。我会把我的小手一直放在她的脸上，因为当她和人们说话时，触摸她的脸和嘴唇的运动让我觉得有趣，我当时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因为我对一切都十分无知。等我长大一点，我学会了和我的保姆以及那个黑人小女孩玩。我注意到，她们不停地动嘴，就像我母亲那样，于是我也开始学着移动我的嘴。但是有时候，这么做让我非常恼火，于是我就紧紧堵住我玩伴的嘴。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样做是很没有礼貌的。后来过了很久，我的老师来了，她教会我用手指来交流，我感到了满足和快乐。可是等我去了波士顿的学校，我结识了一些聋人，他们能够像其他人一样用嘴交流。有一天，一个去过挪威的女士来看我，给我讲了她在那块遥远的土地上见到的一个聋哑女孩（朗希尔德·卡塔）的故事。那个聋哑女孩被教会和别人说话，并且当别人和她说话时，她能理解他们说的话。这个令人快乐的好消息让我重拾信心，因为我当时坚信自己也能学会说话。我尝试着像我的小玩伴那样发出声音，但老师告诉我，发音需要微妙而敏感的技巧，要是发错了音，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她答应带我去见一位亲切而聪明的女士，说那位女士能教会我正确地发音。那位女士就是你。我现在像小鸟儿那样快乐，因为我能说话了，说不定我还会唱歌呢。我所有的朋友都会惊喜不已的。

你可爱的小学生

海伦·A.凯勒

信件三十二至信件三十四

当珀金斯学院放暑假时，海伦和萨利文小姐回到了塔斯坎比亚。这是海伦学会“用她的嘴说话”后首次回家。

三十二 致菲利普斯·布鲁克斯主教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90年7月14日

我亲爱的布鲁克斯先生，我很高兴在这美好的日子给你写信，不仅因为你是我亲切的朋友，我爱你，也是因为我了解很多东西。我已经在家里待了三个星期了。啊，我和亲爱的母亲、父亲以及小妹妹在一起是多么幸福啊！与我在波士顿的所有朋友分开令我特别的伤心，但我太想见到我的妹妹了，我几乎等不及火车将我带回家。但是，为了父亲的缘故，我非常努力地尝试保持耐心。与我去波士顿时相比，米尔德丽特长高了许多，也变得更结实了。除此之外，她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看最可爱的小孩。听到我能说话，我的父母很高兴，能够带给他们如此大的惊喜也令我兴奋不已。我觉得，让每个人都快乐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为什么亲爱的天父会认为有时候让我们经历巨大的悲伤会大有裨益？我一直很快乐，方特勒罗伊小王爷也一样，但可爱的小杰基的生活却充满了悲伤。上帝没有将光明放进杰基的眼睛里，他是个盲人，他父亲既不仁慈也没有爱心。你觉得不觉得，可怜的小杰基更爱他的天父？因为他的另外一个父亲对他是如此无情。上帝是怎样告诉人们他的家在天堂的？当人们犯了大错，伤害了动物，或是对儿童无情时，上帝会感到悲伤，那他会做些什么来教导人们要慈悲有爱呢？我想他会告诉人们他有多么爱大家，他希望大家与人为善，生活幸福。而人们也不愿意让深爱他们的天父伤心，因此会尽量做善事来让天父开

心。这样一来，人们便会相亲相爱，并且善待动物。

请告诉我你所了解的关于上帝的情况吧。我很乐意深入了解亲爱的天父，因为他既善良又聪明。我希望你有空时能给你的小朋友写信。我真想今天就见到你。波士顿的太阳现在很晒人吗？如果今天下午天气够凉爽，我会骑着我的驴子带米尔德丽特去兜风。韦德先生把奈迪送给了我，它是你能想象到的最漂亮的驴子。我的大狗母狮子会跟我们一起去兜风，好保护我们。辛普森，也就是我的哥哥，昨天给我带来了一些漂亮的池塘百合。对我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哥哥。

老师要送给你她亲切的问候，父亲和母亲也送给你他们的问候。

你可爱的小朋友

海伦·A. 凯勒

三十三 布鲁克斯博士的回信

伦敦，1890年8月3日

我亲爱的海伦，收到你的信，我真的很开心。它跟着我跨越了大洋，在这座宏伟的大城里找到了我。如果我有时间写一封长信的话，我很乐意给你谈谈关于这座城市的一切。如果你想听的话，等你来波士顿时，我们可以在书房里畅谈一番。

但是现在，我想告诉你，知道你生活得如此快乐并且热爱自己的家庭，我十分高兴。我仿佛看见你和父亲、母亲还有小妹妹欢聚一堂的情景，看到了你美丽家乡的光辉。得知你生活愉快令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从你问我的问题中，我有幸获悉了你正在思考什么。我无法不时刻想着上帝，因为他给予了我们仁慈的爱。让我告诉你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天父吧。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股爱的力量。爱是万物的核心。如果失去爱，生命就会沦为凄凉沉闷的躯壳。我们愿意认为阳光、风和树木能以它们自己的某种方式去爱，如果我们知道它们爱的方式，我们也一定能够感受到它们的快乐。因此，上帝既然是所有存在中最伟大最快乐的神，也必然是最有爱的神。我们心中所有爱都来自于他，就像所有花朵中的光都来自太阳。不仅如此，我们爱得越多，我们就越接近上帝和他的爱。

我要告诉你，因为你快乐，所以我也很快乐，真的。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老师，以及你所有的朋友，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那么，你是否想过，上帝也会因你的快乐而快乐？我确信他会的。而且他会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快乐，因为他更伟大，他不仅看到了你的快乐，还促成了你的快乐。他把快乐赐予你，就像太阳把光明和色彩赐给了蔷薇。给朋友带去欢乐比仅仅只是看着朋友欢乐更让我们开心，不是吗？

但是，上帝不只是希望我们快乐，他还想让我们行善。这是他最希望从我们身上看到的品德。他清楚，只有当我们与人为善时，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真正的快乐。世界上有一个大麻烦就是药物，它很难吃，但吃了有好处，因为它会让我们恢复健康。当我们想到耶稣时，我们就明白了善良的人们如何会陷入大麻烦之中。耶稣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受难者，也是最具大爱精神的存在。不仅如此，我还确信，耶稣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我很喜欢告诉你上帝的情况。但是，有许多东西是需要上帝亲自告诉你的。只要你请求他，他便会将爱放进你的心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比上帝的其他子民——也就是我们——更接近上帝。耶稣来到世界上，目的是要告诉我们所有关于天父的情况。如果你

读过耶稣说的话，你就会看到他心灵里的上帝之爱是多么充盈。
“我们知道，他爱我们。”耶稣说。于是，他自己也爱人。尽管人们对他非常残忍并最终杀死了他，但他愿意为世人而死，因为他深爱着世人。海伦，他依然爱着世人，依然爱着我们。他还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爱他。

因此，爱就是一切。如果有人问你，或者你自问，上帝是什么，你就回答，“上帝是爱”。这就是《圣经》给予我们的完美答案。

这一切，随着你逐渐长大，你会思考得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明白。现在就开始思考爱的意义吧，它会让你的每一次祷告都充满荣耀，因为爱是你亲爱的天父赐予你的。

我希望你能在我之后尽快返回波士顿。我会在九月中旬回去。我想听你讲讲在家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别忘了说说那头驴子的故事哦。

我把我的亲切的问候送给你的父亲、母亲，送给你的老师。我希望能见到你的小妹妹。

再见，亲爱的海伦。快点给我写下一封信啊，直接把你的信寄到波士顿。

你亲爱的朋友

菲利普斯·布鲁克斯

三十四 霍姆斯博士的回信

马萨诸塞州，贝弗利农场，1890年8月1日

我亲爱的小朋友海伦，我几天前就收到了你的邀请信，但我有太多东西要写，所以耽搁了一段时间才给你回信。

发现你这么亲切地记得我，我非常高兴。你的来信非常迷人，我怀着愉悦的心情读完了它。我很高兴得知你生活愉快。同时也要欣喜地祝贺你学到了新本领——除了用手指拼写以外，你还能够“用嘴说话”。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一件事啊！舌头真是一个有用的器官（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化出各种形状），而牙齿、双唇和口腔都乐于帮忙，于是声音被堆积成我们称之为辅音的实实在在的音节，并且为我们称之为元音的各种形状的气息腾出了空间！既然你已经开始练习口语，我毫不怀疑，你已经学会了所有这一切。

你的信中所展示出的语言把控能力让我吃惊。我几乎在想，就算失去视力和听力，一个人也能够很好地感知世界。说不定世界反倒会因此而变得和谐许多，因为人们无法再像现在一样打仗了。设想一下，一支由盲人组成的军队，即使配备着枪炮又能怎样！想想可怜的鼓手！他们和手中的鼓槌还有什么用呢？你免受了声像的摧残，在回避中获得了快乐。你生活的每一天都会得到世人的关怀。每个人都会对亲爱的小海伦感兴趣，每个人都想为她做些什么。即使有一天她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并且头发花白的老女人，她依然会得到人们无微不至的体贴和照顾，这是毋庸置疑的。

你的父母和朋友肯定对你取得的进步深感满意。这值得大大表扬，不仅要表扬你，还要表扬你的老师。正是由于他们推倒了困住你的围墙，才使你的前景更加光明，甚至比很多正常儿童的未来更加美丽。

再见，亲爱的小海伦！将一切美好的祝愿送给你。

你的朋友

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

第二卷 书信集（1887—1901年）（中）

第三章

信件三十五

下面这封信是写给缅因州加德纳的几位绅士的，他们用海伦的名字命名了一艘木船。

三十五 致布雷兹特里特的各位先生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90年7月14日

我亲切而友善的朋友们，我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用我的名字来命名你们漂亮的新船。获悉我在遥远的缅因州还有亲爱的好朋友，我感到很高兴。在我学习缅因州森林的有关情况时，我没有想象到，一艘结实而漂亮的船只只会到全世界航行，装载着来自那些富饶森林中的木头，到遥远的国家去建造舒适的家园、学校和教堂。我希望，大海会喜欢那艘新“海伦”号，让“海伦”号在它的蓝色波涛上安然地航行。请告诉掌控“海伦·凯勒”号的勇敢水手，待在家里的小海伦会经常带着深深的思念想起他们。我希望我将来能有机会去看望你们并参观和我同名的漂亮轮船。

深深地爱你们，你们的小朋友

海伦·A. 凯勒

信件三十六至信件三十八

十一月上旬，海伦和萨利文小姐返回了珀金斯学院。

三十六 致凯特·亚当斯·凯勒夫人

南波士顿，1890年11月10日

我最亲爱的母亲，自从我们星期三夜里悲伤地分别后，我的心里充满着对你和美丽家园的思念。我是多么希望能在这个可爱的上午看到你啊，好给你讲述自我离开家后所发生的一切！我亲爱的小妹妹，我是多么想给她一百个亲吻啊！我亲爱的父亲，他该多么想听听我们旅程的情况啊！但是，我无法看到你，无法和你说话，于是我只好给你写信，告诉你我能想到的一切。

我们直到星期六上午才抵达波士顿。很遗憾我们的火车在好几个地方都晚点了，因此我们抵达纽约的时间比预计的晚了许多。等我们星期五傍晚六点准备去泽西市时，我们被迫乘坐一艘渡轮穿越哈勒姆河。找到渡轮和转运马车比老师预想的要容易。到了车站以后，我们被告知去往波士顿的火车要等到十一点才出发，但我们九点钟可以登上卧铺车厢。于是，我们先上了车，在床上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已经身处波士顿了。我很高兴又回到这里，同时我也遗憾没能在阿纳戈努斯先生生日那天回来。不过，我们着实让朋友们吃了一惊，因为他们没有料到我们会在星期六回来。可是，等铃声一响，马雷特小姐就猜出了谁在门口。接着，霍普金斯夫人从早餐桌边跳起来，跑到门口欢迎我们。看到我们她真的很惊讶。吃过早餐以后，我们就上楼去看阿纳戈努斯先生。再次见到我亲密无间的朋友，我欣喜若狂。他送给我一块漂亮的手表。我把它别在了我的连衣裙上。每当有人询问这块手表，我都高兴地回答这是阿纳戈努斯先生送给我的。我有很多关于他的旅行经历的问题想和他交流，不过我猜他现在一定很忙，因为到现在为止我只见到他两次。

弗吉尼亚州的小山非常好看。严寒给他们穿上了金色和深红色的衣裳。风景非常秀美迷人。宾夕法尼亚州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草在这个季节还是绿油油的，和春天的时候一样。金黄色的玉米穗在广阔的田地里堆成了堆，看上去非常漂亮。在哈里斯堡，我们见到了一头像奈迪的驴子。我是多么希望看到我自己的驴子和我可爱的母狮子啊！它们也非常想念它们的女主人吗？告诉米尔德丽特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它们。

我们的房间很舒适。

我的打字机在回来的路上严重受损了。框子断了，按键几乎都掉出来了。老师打算去看看它是否还能修好。

图书馆里有很多新书。我要是把它们全部读完，该花多长时间啊！我已经读了《萨拉·克鲁》。它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等有时间我会给你讲讲它。现在，亲爱的母亲啊，你的小女孩必须说再见了。

向父亲、米尔德丽特、你和所有亲爱的朋友送上深切的爱意。

你亲爱的小女儿

海伦·A. 凯勒

三十七 致约翰·格林利夫·惠迪尔

南波士顿，1890年12月17日

和蔼可亲的诗人，今天是你的生日。早上一醒来，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点。我想我可以给你写一封信，告诉你，你的小朋友们是多么喜欢他们亲切的诗人和他的生日。这种想法让我很高兴。今天晚上，他们将在音乐的伴奏下阅读你的诗歌，给朋友们带去欢乐。我希望爱的信使能尽快将这里的美妙旋律带给你，让你在梅里麦克河岸边的小书房里也能听到。早晨起床的时候我很难过，

因为我发现太阳把它闪闪发光的脸蛋藏在了乌云后面。但我很快就想明白了它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太阳知道你喜欢看被白雪覆盖的世界，于是它收起了全部光芒，让小水晶们在空中形成。等一切准备就绪，小水晶们就会静静地降落下来，温柔地覆盖住一切物体。到那时，太阳会重新露出笑脸，让光明充满世界。如果我今天和你在一起，我会给你八十三个吻，每一个吻代表一岁。对我来说，八十三年似乎太漫长了。你是不是也这么觉得？我想知道，永远会有多少年。我担心自己算不清那么长的年月。我收到了你去年夏天写给我的信，我要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待在波士顿盲人学院，但我还没有开始正式学习，因为我最亲爱的朋友阿纳戈努斯先生想让我多休息一段时间。

老师很好，她要把她亲切的问候送给你。快乐的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我恨不得立刻开始过节！我希望你能度过一个非常欢乐的圣诞节，祝你和每一个人新年快乐。

你的小朋友

海伦·A. 凯勒

三十八 惠迪尔的回信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我很高兴在我生日这天收到这样一封有趣的信。我收到了两百至三百封信，你的信是所有来信中最受欢迎之一。我必须告诉你在橡树小山那天是怎么过的。太阳当然没有闪耀，但我们在房间里用木柴生起了熊熊燃烧的炉火。房间里到处弥漫着蔷薇和其他花儿的芬芳，那是我远方的朋友寄给我的。房间里还有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地方的各种各样的水果。一些亲属和亲爱的老朋友陪了我整整一天。你觉得八十三年是一段很长的时光，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多年以前，我还是个与你年纪相当的小

男孩，经常在黑弗里尔的老农场玩耍。回想起来，中间度过的时光仿佛只是一瞬。我非常感谢你的美好祝愿，也把同样美好的祝愿送给你。我很高兴你在学院了，那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请代我向萨利文小姐致以深挚的爱意和亲切的问候。

你年长的朋友

约翰·G. 惠迪尔

信件三十九至信件四十二

下面数封信中出现的汤米·斯特林格四岁就成了聋哑人。他的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太穷，照顾不了他。有一段时间，他被收养在阿勒格尼的综合医院中。他将从那里被送往一家济贫院，因为他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州没别的地方可去了。海伦通过匹兹堡的J. G. 布朗先生获悉了他的情况，布朗先生给她写信说，他没能为汤米找到一位指导教师。她想让人把汤米带到波士顿，但她被告知给汤米找老师需要钱，她说：“我们会募集到足够的钱。”于是，她开始恳求她的朋友捐款，并积攒她的零花钱。

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博士建议汤米的朋友把他送到波士顿，珀金斯盲人学院的管理者同意让他进入盲童幼儿园。

与此同时，为汤米募集一笔可观捐款的机会来临了。就在冬季，海伦的爱狗母狮子意外死亡，朋友们打算开展募款活动，为海伦再买一条狗。美国和英国各地的人们纷纷捐款。海伦请求将捐款作为汤米的教育经费。此后，捐款越来越多，汤米有了足够的赡养费。4月6日，他被批准进入幼儿园。

凯勒小姐后来写道：“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很多穷孩子寄来的零钱，他们给‘为小汤米募捐活动’节省这些零花钱可能会忍受痛

苦。我也不会忘记人们迅速表达出的同情，他们或远或近，我从没见过他们，但他们友善地回应了一个困顿灵魂无声的呼救。”

三十九 致乔治·R. 克雷尔

马萨诸塞州，南波士顿，盲人学院，1891年3月20日

我亲爱的朋友克雷尔先生，我刚从韦德先生那里听说，你仁慈地答应为我买一条温驯的狗狗，而我想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这个富于同情心的想法。获悉我在别的土地上还有那么亲爱的朋友，我真的非常高兴。这让我感觉，所有的人都是善良而富有爱心的。我已经通过阅读获悉，英国人和美国人是表兄弟，但我觉得用“同胞兄弟”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的关系更为恰当。我的朋友向我描述过你们那座宏伟城市的景象，我也读过很多睿智的英国人写的文章。我已经开始阅读《伊诺克·雅顿》，我还能背诵好几首英国伟大诗人的作品。我渴望跨越大洋，因为我想看看我的英国朋友，还有他们善良、睿智的女王。米斯伯爵来看过我一次，他还告诉我，女王很受她的臣民的爱戴，因为她仁慈、睿智。有一天你会惊讶地看到一个陌生的小女孩走进你的办公室，但当你获悉她就是那个喜欢狗狗和一切动物的小女孩时，你一定会微笑着欢迎她。我希望你会给她一个吻，就像韦德先生做的那样。他另给我送了一条狗，他还认为，它将像我漂亮的母狮子那样勇敢和忠诚。现在我想告诉你美国的爱狗人士打算做的事情。为了一个又哑又聋又盲的可怜的小孩，他们打算给我寄一些钱。他名叫汤米，五岁了。他的父母太穷了，没钱将他送到学校。于是，那些绅士打算不再凑钱给我买狗，而是将钱拿来资助汤米，让他能过上和我一样快乐的生活。这难道不是一个出色的计划吗？教育将会给汤米的心灵带去光明和音乐，他会在今后的生活中获得快乐与幸福。

你可爱的小朋友

海伦·A.凯勒

四十 致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博士

马萨诸塞州，南安普顿，1891年4月

亲爱的霍姆斯博士，你描绘春天的美丽文字已经在我的心灵里奏响了乐章，多么明媚的四月天啊！我喜欢《春天》和《春天来了》里的每一个单词。这些诗歌教会我欣赏春天、爱上春天，我想你会为此感到高兴的。尽管我无法看见宣告春天到来的娇美花朵，无法听到那些回家的鸟儿的婉转啼鸣，但是当我阅读《春天来了》时，瞧！我再也不是瞎子了，因为我借着你的眼睛看见了，借着你的耳朵听到了。当我的诗人在旁边时，美丽的自然母亲是无法向我隐藏它的秘密的。

海伦·凯勒

四十一 致约翰·埃弗雷特·米莱爵士

马萨诸塞州，南波士顿，盲人学院，1891年4月30日

我亲爱的米莱先生，你的美国小妹妹正在给你写信，因为她想让你知道，听说你对我们可怜的小汤米感兴趣，并送了一些钱来帮助他接受教育，她有多么高兴。想到在遥远的英国，有人在为美国一个可怜、无助的小孩子感到难过，我真是太欣慰了。过去，当我在书中读到你们城市的情况时，我常常想，等我去访问它时，那里的人们对我来说将会是陌生人，但我现在的感觉不一样了。对我来说，英国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一颗仁慈怜悯的心，爱将我们紧紧相连。我恨不得立刻看到亲爱的英国朋友们，看到他们美丽的岛屿之家。我喜爱的诗人曾经写过一些关于英国的诗行，我非常喜欢它们。我想你也会喜欢它们的，在此摘录几句：

被执着的巨浪紧紧抱住，
从海藻的边缘到开满石楠花的山峰，
盘根错节的英国橡树，
她修长的身躯盈盈可握，
白色的悬崖和绿色的树荫，
还有海峡都赶来拥抱她，
在小山和蜿蜒的溪流之间，
坐落着我小小的母亲之岛，上帝保佑她！

现在已经有一个亲切的女士在教汤米了，听到这个消息你一定会感到快乐的。他是一个漂亮、活跃的小家伙。他对攀爬的喜爱程度远远超过了拼写，不过这是因为他还没有体会到语言的奇妙。他还想象不出将来有一天，当他能说出内心的想法，知道我们长久以来对他的喜爱，他会有多么开心。

明天，四月会将它的眼泪和羞赧藏在五月可爱的花朵下面。我想知道，英国的五月天是不是也像这里的五月天那么美好。

现在我必须说再见了。

请永远把我当成你亲切的小妹妹

海伦·凯勒

四十二 致菲利普斯·布鲁克斯主教

南波士顿，1891年5月1日

我亲爱的布鲁克斯先生，在这个明媚的五朔节，海伦给你送上亲切的问候。我的老师刚告诉我，你已经被任命为主教了，你在各地的朋友都很高兴，因为他们喜爱的一个人被授予了至高的荣誉。我不太了解主教的工作是什么，但我确信它一定是意义非凡的。我很高兴我亲爱的朋友有足够的勇气、睿智和忠诚来做这份工作。你可以向更多的人散播天父的爱，告诉他们即使自己不够仁慈和高尚，天父依然不会抛弃他们，能让大家意识到这一点真是太好了。我希望你传播给他们的讯息会令他们心中涌动着欢乐和仁慈的暖流。我还希望布鲁克斯主教一生快乐，生活就像鲜花盛开、群鸟和鸣的明媚五月一样美好。

你充满深情的小朋友

海伦·凯勒

信件四十三至信件四十五

在给汤米找到老师之前，他仍然由海伦和萨利文小姐照料。期间，幼儿园给他举办了一个欢迎会。在海伦的请求下，布鲁克斯主教发表了一个演说。海伦给报社写信，收到了很多慷慨的回应。她亲自回复了所有信件，她还在写给报社的信中公开表达了感谢。下面这封信是写给《波士顿先驱报》的编辑的，信中附了一份完整的捐献者名单。捐款总计超过了一千六百美元。

四十三 致约翰·H. 霍姆斯先生

南波士顿，1891年5月13日

《波士顿先驱报》编辑，我亲爱的霍姆斯先生，你能否友好地

将信中附上的名单刊登在《先驱报》上？我想，你的读者们乐于知道人们为亲爱的小汤米做了些什么，同时也愿意分享帮助汤米的快乐。汤米现在在幼儿园里真的非常开心，他每天都在学习新事物。他注意到了门上的锁，能轻而易举地将小木棍或小纸片捅进锁眼，不过事后他却不怎么乐意花心思再把它掏出来了。比起学习拼写，他更喜欢爬到床杆上拧下蒸汽阀。不过这是因为他还不懂得单词会给他带来怎样新鲜而有趣的事物。我希望善良的人们继续为汤米努力，直到筹集足够的基金，事实上，教育已经给他小小的生命带来了亮光和音乐。

你亲爱的小朋友

海伦·凯勒

四十四 致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博士

南波士顿，1891年5月27日

和蔼可亲的诗人，我担心频繁地给你写信会让你认为海伦是个烦人的小姑娘。可是，你为了使她快乐做出了诸多努力，她又如何能忍住不给你寄去饱含深情与感激的信件呢？当阿纳戈努斯先生告诉我你为小汤米寄来了捐款时，我简直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你对这个可爱孩子的惦记，因为那份礼物饱含着温柔的同情。不过，我要非常遗憾地告诉你，汤米还没有学会一个单词。他仍然是个好动的小家伙，和你最初见到时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汤米在明亮的新家里快乐地玩耍，很快，老师称之为头脑的那个奇异而美妙的东西就会展开它漂亮的双翼，飞去寻找知识的田地。单词是头脑的翅膀，不是吗？

和你见面后我去了安多弗，朋友们讲述的关于菲利普斯的一切都令我兴趣盎然，因为我知道你曾在那里待过，我觉得它是一个让

你感到亲切的地方。我努力想象，我亲切的诗人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还想知道，是否正是在安多弗，他听懂了鸟儿们唱的歌曲，了解了那个害羞的林地孩子的秘密。我确信他的心灵总是充满了音乐，而在上帝美好的世界里，他肯定已经听到了爱的亲切回答。当我回到家，老师给我读了《男学生》，因为这首诗没有印刷成盲文。

你知道下周二上午盲童们将在特里蒙特礼拜堂举办他们的毕业典礼吗？我随信附了一张邀请函，希望你届时参加。我们每个人都会怀着自豪与喜悦来欢迎我们的诗人朋友。我将背诵描绘美丽的意大利城市的篇章。同时我也希望我们亲爱的朋友埃利斯博士也能抱着汤姆一同前来。

非常爱你，送你一个吻

你的小朋友

海伦·A. 凯勒

四十五 致菲利普斯·布鲁克斯主教

南波士顿，1891年6月8日

我亲爱的布鲁克斯先生，我信守诺言给你寄来我的照片。我希望，当你在这个夏天看着它时，你的思绪会向南飞，飞向你快乐的小朋友。我过去常常希望，我能看到照片，就像我用手看塑像那样，但是我现在不常想这事了，因为我亲爱的天父已经在我的脑海里塞满了美丽的照片，包括肉眼无法看到的東西。如果你的双眼失去光明，亲爱的布鲁克斯先生，我想你会更容易理解小海伦喜不自胜的心情——当她的老师告诉她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而只能用心灵去感知的时候。我每天都能发现让我快乐的东西。

西。昨天我第一次思考了美好事物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它似乎是为了更靠近上帝，你是不是也这么认为？现在是星期天上午，当我坐在图书馆里给你写信时，你正在向数百人宣扬天父的宏伟与美好。你难道不是特别快乐吗？当你成为一位主教，你将给更多的人布道，而越来越多的人也会因此感到快乐。

老师要送上她亲切的问候，而我将把我深深的爱连同我的照片一起送给你。

你的小朋友

海伦·凯勒

信件四十六

当珀金斯学院六月份放暑假时，海伦和她的老师回到了南方的塔斯坎比亚。她们在那里一直待到了十二月份。期间书信中断了数月，这是《冰霜之王》事件引发的负面效应。这件事在当时是个非常棘手的麻烦，让海伦和她的老师非常烦恼。关于这个事件，第一章已有详细阐述，而凯勒小姐也写有相关材料。

四十六 致阿尔伯特·H. 孟塞尔先生

布鲁斯特，1892年3月10日

我亲爱的孟塞尔先生，不用说你能猜到收到你的来信我有多么高兴。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信纸上的每一个单词，多希望它再长一点儿啊。我被你描述老海神狂暴情绪的幽默方式逗乐了。说真的，自打我们来到布鲁斯特后，他的行为变得非常奇怪。很明显，某种东西让这位陛下感到不悦，但我无法想象那种东西会是什么。他表现得太狂暴了，我都害怕把你亲切的信息传达给他了。谁知道呢！

也许老海神躺在岸边睡觉时，听到了茁壮成长的事物奏出的轻柔音乐，听到了大地内心的颤动，它狂暴的心灵变得愤怒了，因为他知道，他和冬天的统治就要走到尽头了。于是，这两位不快乐的君主不顾一切地战斗，以为他们的肆虐会令柔弱的春天望而却步。但是，瞧啊！那位可爱少女不仅笑得更加甜美，还摧毁了敌人的城垛，狂暴的君主消失得无影无踪，光明的大地浓墨重彩地迎接春姑娘的到来。我得打消这些虚无的幻想了，等我们下次见面时再详聊吧。请把我的爱送给你的母亲。老师让我转告你，她很喜欢你寄来的那张照片，她还希望回去后能多拍些照片。现在，亲爱的朋友，请接受我饱含深情的致辞。

爱你的

海伦·凯勒

信件四十七

下面这封信曾于1982年8月在《圣尼古拉斯》杂志上刊载。它未注明日期，但肯定写在它被刊载前两三个月。

四十七 致《圣尼古拉斯》（全体编辑）

亲爱的《圣尼古拉斯》（全体编辑），把我的手稿寄给你们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想让读《圣尼古拉斯》的男孩和女孩们知道，盲童是如何书写的。我猜他们中有一些人想知道，我们是怎样写出笔直的字行，那么我将告诉他们那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我们有一块开槽板，当我们想写字的时候，就把板放在纸张之间。平行的槽与直线相对应，而当我们用铅笔的钝头将纸张压进它们之中时，就很容易让单词对齐了。小字母都被制作在那些槽里，而长字母则向上或向下伸展。我们用右手控制铅笔，用左手食指仔细触摸，以便摸清我们是否正确地制作了字母，是否做了正确的排列。想清晰地

制作它们，刚开始很难，但如果我们不断地进行尝试，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在经过大量练习后，我们就能给我们的朋友写字迹清晰的信件了。那时候，我们会非常非常高兴。我想，读者们有时候会去盲人学校参观。如果他们去了，我确信，他们一定会想看看盲童们书写的场面。

你们非常忠实的小朋友

海伦·凯勒

信件四十八至信件五十

1892年5月，为了帮助盲童幼儿园筹集资金，海伦举办了一个茶话会。这完全是她自己的主意。茶话会是在马伦·D. 斯波尔丁夫人的宅邸举办的。马伦·D. 斯波尔丁夫人是约翰·P. 斯波尔丁先生的妹妹，也是海伦最亲切、最慷慨的朋友之一。茶话会共为盲童们筹集到两千多美元的善款。

四十八 致卡洛琳·德贝小姐

南波士顿，1892年5月9日

我亲爱的卡丽小姐，收到你亲切的来信，我非常高兴。不用我说你也一定能猜到当我听说你对茶话会颇感兴趣时大喜过望的心情吧？毫无疑问，我们决不能放弃盲童幼儿园。我很快就要远行了，回到我南方的阳光明媚的家园。想到为了让我开心，我在波士顿的亲爱的朋友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帮助失明的孩子过上美好而快乐的生活，我总是倍感欣慰。我知道，对那些看不到美好的光芒以及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任何一样美妙东西的小人儿们，善良的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一种温柔的同情，而对我来说，所有爱的同情似乎都必须在善良的行为中表达出来。当无助的小盲童们理解了我们是

在为他们的快乐而努力，他们就会来参加活动，并且让茶话会取得成功。我相信，我将成为整个世界上最快乐的小女孩。请让布鲁克斯主教知道我们的计划，以便他能调整时间来参加活动。我很高兴埃莉诺小姐也对茶话会感兴趣。请把我的爱送给她。我明天会去见你，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制定我们计划的剩余部分了。请把老师和我的爱送给你亲爱的姑姑，并告诉她，对她短暂的拜访是一段愉快的时光。

你亲爱的

海伦·凯勒

四十九 致约翰·P. 斯波尔丁先生

南波士顿，1892年5月11日

我亲爱的斯波尔丁先生，我担心，当你读这封信时，你会觉得你的小朋友海伦非常烦人。但是我相信，当我告诉你，我在为某件事而焦急，你就不会指责我了。你记不记得，老师和我星期天对你说过，为了帮助那个幼儿园，我想举办一个小茶话会。我们觉得万事俱备了，但我们星期一才知道，埃利奥特夫人不想让我们邀请的人超过五十位，因为豪夫人的房子并不宽敞。我相信，有很多人想来参加茶话会，来帮我做点什么，为小盲童们的生活带来光明。但是，我的一些朋友说，除非我们能另找一所房子，否则我将不得不放弃举办一个茶话会的想法。老师昨天说，也许斯波尔丁夫人会乐意让我们使用她漂亮的房子，而我觉得，我有必要就此事提前问问你的意见。如果我给斯波尔丁夫人写信，你觉得她会不会帮我们？如果我们小小的计划泡汤了，我会很失望的，因为我早就想为那些等着上幼儿园的可怜的小朋友们做点事。请让我知道，关于那所房子，你是怎么想的。打扰你这么多，还请你试着原谅我。

深爱你的小朋友

海伦·凯勒

五十 致爱德华·H. 克莱门特先生

南波士顿，1892年5月18日

我亲爱的克莱门特先生，我在这个美丽的上午给你写信，因为我心里充满快乐。我想让你和编辑室的所有朋友一同分享我的喜悦。为茶话会所做的准备工作接近完成，我满心欢喜地期盼着那一刻的到来。我知道，我不会失败。当善良的人们知道，我是为那些生活在黑暗和无知中的无助小孩们寻求帮助，他们就不会让我失望。他们会来参加我的茶话会，为许许多多无依无靠的小盲童，购买光明，购买知识和爱的美好之光。我清晰地记得我亲爱的老师来教我时的情景，那时的我就像现在这些等着上幼儿园的小盲童们。我的心灵里没有光。对我来说，这个奇妙的世界，以及其所有的阳光和美，统统被隐藏了，我也从未梦想过它的美丽。但是，老师向我走来了，还教我用语言这把钥匙打开了禁锢我的黑暗之门，让我的灵魂获得自由。

我最诚挚的愿望，就是与他人分享我的快乐。我请求波士顿的善良人们来帮助我，让小盲童们的生活更明亮、更快乐。

爱你的小朋友

海伦·凯勒

第四章

信件五十一和信件五十二

到了六月底，萨利文小姐和海伦回到了塔斯坎比亚的家中。

五十一 致卡洛琳·德贝小姐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92年7月9日

我亲爱的卡丽小姐，我选择在今天给你写信将是我爱你的最好证明。整整一周，塔斯坎比亚“又冷，又暗，又阴郁”。我必须承认，连绵的阴雨和阴沉的天气让我充满了阴郁的想法，似乎让写信或任何令人愉悦的工作都变得完全不可能。虽然如此，我必须告诉你，我们还活着，我们平安到家了，我们每天都谈到你，我非常喜欢你写的有趣的信件。我参观了赫尔顿，感觉好极了。一切都是新的，就像春天那样，我们整天待在户外。我们甚至在外面的走廊上吃我们的早餐。我们有时候坐在吊床上，老师给我读书解闷。我几乎每天傍晚都骑马。有一次，我骑行了五英里，一路疾驰。啊，真快乐啊！你喜欢骑马吗？我现在有了一辆漂亮的小马车，只要不下雨，老师和我每天傍晚都赶着车出去溜达。我又有了一条漂亮的大驯犬，它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条，它会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它名叫欧美尔。一个好奇怪的名字，不是吗？我觉得这是个撒克逊名字。我们预计下周去山里。我的小小弟弟菲利普斯身体不好，我们觉得清新的山间空气会对他有益。米尔德里特是一个可爱的小妹妹，我肯定你会喜欢她。我非常感谢你寄来了你的照片。我喜欢拥有我的朋友们的照片，尽管我无法看到它们。我对你写方形字体的想法很感兴趣。正如你所猜测的那样，我不在盲文板上书写，而是在一个带槽的板上书写，就像我附寄的那一个。你读不了盲文，因为它被书写成了一个又一个点，与普通的字母完全不同。请把我的爱送给德贝小姐，告诉她，我希望她把我最近的爱送给露丝宝贝。你寄给我的生日礼物是哪本书？我收到了好几本书，我不知道哪本是你寄的。我有一件特别让我高兴的礼物。它是一件漂亮的披肩钩编织品，是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年绅士送给我的。他写道，每一针都代表

一种亲切的祝愿，祝愿我健康、快乐。告诉你的小表弟和小表妹，我觉得他们最好在选举后再和我一起爬围墙，因为有这么多的政党和候选人，我担心这些年轻的政治家能否做出明智的选择。等你写信时，请把我的爱送给罗西，相信我。

你亲爱的朋友

海伦·凯勒

又及：你到底喜欢不喜欢这种用打字机写的信？

H. K

五十二 致格鲁佛·克利夫兰夫人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92年11月4日

我亲爱的克利夫兰夫人，我将在这个美好的上午给你写一封短信，这既是因为我真的很爱你和亲爱的小露丝，也是因为我想对你托德贝小姐向我转达的问候表示感谢。我真的很高兴有一位如此亲切而美丽的夫人爱着我。我很早以前就爱上你了，不过在你亲切地问候我之前，你应该从来没听说过我。请替我吻你亲爱的小宝贝，告诉他，我有一个差不多十六个月大的小弟弟。他名叫菲利普斯·布鲁克斯。他的名字是我亲自给他取的，随的是我亲爱的朋友菲利普斯·布鲁克斯的名字。我随信附寄了一本好看的书——我老师认为你会对它感兴趣，还有我的照片。请接受它们，同时接受你的朋友真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海伦·凯勒

信件五十三和信件五十四

前面的书信是全文刊印的。接下来的信件有所删减，不过被省略的部分都将注明。

五十三 致约翰·希茨先生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92年12月19日

我亲爱的希茨先生，我几乎不知道这封信要从哪里写起。距我收到你亲切的来信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对你说的话真是写也写不完。你肯定想知道为什么迟迟没有收到回信，或许你会觉得我和老师怠慢了你。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在听到真实情况后应该会感到难过。老师的眼睛前段时间一直不好，以至于她无法给任何人写信，而我在这期间一直试图兑现我上个夏天做出的承诺。在我离开波士顿前，《青年参考书》请我写一份我人生的简介。我曾经打算在度假期间写那份简介，但我的健康状况不佳，甚至感觉无法给我的朋友写信。直到秋高气爽的季节我才感觉身体恢复了，于是我开始构思那份简介。我还需要时间来制定书写计划。你知道，要把一个人的经历全部写下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而，我终于一点一点地回忆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老师认为这些生活的细节是很好的素材，于是，我开始拼凑记忆中的碎片，那可不是一种容易做的事儿。尽管我每天都在写，但直到一周前的那个星期六，我才完成了全部内容。我一写完那份简介，就把它寄给了《青少年指南》，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接受它。从那时起，我的身体又不太舒服了。我需要保持绝对的安静并卧床休息。不过我今天感觉好点儿了。我希望自己明天就能完全恢复健康。

你在报纸上读到的关于我的报道是胡编乱造的。我们收到了你寄的《沉默的工人》后，我马上给那位编辑写信，告诉他，那是个错误。我有时身体不好，但我不是一个“残骸”，而关于我的状况，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悲惨”的东西。

我非常喜欢你亲切的来信！当有人写给我一种可以永远珍藏在记忆中的美好思想，我总是很高兴。这是因为，我的书中充满了罗斯金先生所说的财富，而我非常喜爱它们。直到我开始为《青年参考书》写那份简介，我才意识到参考书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意识到甚至我的生活也受到了它们莫大的赐福。我现在比以往快乐了，因为我意识到了已经向我走来的快乐。我希望你尽快给我写信。老师和我总是乐于听到从你那里来的信息。我想给贝尔先生写信，把我的照片寄给他。我想，他太忙了，顾不上给他的小朋友写信了。我常常想起上个夏天我们一起在波士顿度过的愉快时光。

现在我打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老师、父亲还有小妹妹会在明年三月前往波士顿，到时候我就能再次见到你、亲爱的贝尔先生、艾尔西和黛西了！如果普拉特夫人能在那里会见我们，一定会更加令人愉快的不是吗？我想我会给她写信，把这个秘密也告诉她……

你亲爱的小朋友

海伦·凯勒

又及：老师说，你想知道我想拥有哪一种宠物。我喜欢一切活物，我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我当然无法拥有一座动物园。我有一只漂亮的小马和一只大狗狗。我还想要一只小狗狗，好把它放在膝上，一只大猫咪也行（塔斯坎比亚没有好猫咪），或者一只鸚鵡也行。我会好奇地触摸鸚鵡说话的动作，那会非常有趣的！但是，无论你送哪种小动物给我，我都会很高兴、很喜欢。

H. K

五十四 致卡洛琳·德贝小姐

……在这些悲伤的日子里，我经常想起你，失去我挚爱的朋友①，让我的心灵充满忧伤。我曾经多次期盼，我能在波士顿与那些像我一样了解他和爱他的人们在一起……对我来说，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朋友！总是那么温柔，那么忠实！我的确尝试过不过于悲伤地哀悼他的离世。我的确试着想过，他还在附近，甚至就在我的身边。但是，有时候，就像一个巨大的悲伤之浪在我心灵里奔涌的，却是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他不在这儿了，等我去波士顿时我将见不到他了，他离去了。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感到一丝欣慰，因为我确实实地感受到了他存在的美好，感到他充满深情的手以令人愉悦的方式引导着我。你还记得去年六月我们与他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吗？当时，他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握着我的手，告诉我们他的朋友坦尼森的情况，告诉我们亲爱的诗人霍姆斯博士的情况。我试着教他手语字母，他写错以后开心地大笑。后来，我告诉他我要举办茶话会，他答应来参加。在回答我的期望时，他用快乐而坚定的口吻说我的茶话会会取得成功：“它当然会，海伦。我的孩子，你全心全意地投入那份善的努力，它就不会失败。”时至今日，我依然能听到他说的话。我很高兴，人们将募集资金，为他建造一座纪念碑……

信件五十五

海伦和萨利文小姐三月份去了北方，她们将接下来的数月时间用于旅行和拜访朋友。

在阅读下面这封关于尼亚加拉瀑布的信时，人们应该记住，凯勒小姐懂得距离和形状；在她穿过那座桥，坐着电梯下去勘察它之后，尼亚加拉瀑布的形状在她的体验范围之内。尤其重要的是这样一些细节：她把她的手放在窗户上，感受水流的奔涌。贝尔博士给

了她一个羽绒枕，她把它紧紧贴在身上，来增强震动的感受。

五十五 致凯特·亚当斯·凯勒夫人

南波士顿，1893年4月13日

老师、普拉特先生和我出乎意料地决定和贝尔博士一起旅行……韦斯特维尔特先生是父亲在华盛顿遇到的一位绅士，在罗切斯特拥有一所聋哑人学校。我们首先去了那里……

一天下午，韦斯特维尔特先生给我们举办了一个欢迎会。来了很多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问了一些奇怪的问题。一位女士似乎对我喜欢花感到惊奇，因为我看不到它们美丽的色彩。等我向她保证我的确喜欢它们，她说：“你无疑用手指触摸到了那些色彩。”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喜欢花，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有着鲜艳的色彩……一位绅士问我，在我头脑里，美意味着什么。我必须承认，我刚开始感到茫然。但一分钟后，我回答说，美是善的一种形式。听完后，他离开了。

欢迎会结束后我们回到了旅馆。老师睡着了，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还有为她准备的惊喜。贝尔先生和我一起筹划了这份惊喜。在我们向老师揭晓惊喜之前，贝尔先生做好了全部的安排——我将有幸带着我亲爱的老师去看尼亚加拉瀑布！……

我们所住的旅馆靠近河流，我把手放在窗户上就能感觉到河水奔涌而过产生的震动。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来了，明亮又温暖。我们从床上一跃而起，心里充满了期待的喜悦……如果你没有和我相似的神秘感觉，你永远也想象不出我站在尼亚加拉瀑布前的所思所想。我很难相信从高空飞泻而下，咆哮着在我脚边奔涌的东西竟然是水。它就像某种活物正在匆忙地奔向未知的可怕命运。我希望我能够描绘像它那样的大瀑布，描绘它的美和令人敬畏的宏伟，描

绘它的水流在悬崖边沿震耳欲聋的声响和无法抗拒的降落。在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面前，人们会感到无助和不知所措。此前有一次，我获得了相同的感受，当时我站在大海边，感受着它的浪头拍打着海岸。我猜，当你凝望着悬在寂静夜空中的星辰时，你也有同样的感受，难道不是吗？……我们乘坐电梯，下降了一百二十英尺，以便看到瀑布下方深峡中的狂暴漩涡和涡流。距瀑布两英里内，有一座令人惊奇的吊桥。它横贯那个深峡，距离水面二百五十八英尺，由两岸坚固岩石砌成的高塔支撑，两座高塔相距八百英尺。当我们跨过吊桥，走到加拿大一侧时，我喊道：“上帝保佑女王！”老师说，我是个小叛国者。不过，我可不这么想。我只是按照加拿大人的方式在做事，入乡随俗嘛，此外我也想向英国仁慈的女王表示敬意。

亲爱的夫人，你会乐于听到，有一位名叫胡克小姐的善良女士正在努力提高我的说话能力。啊，我真的希望自己有所进步，祈求我有一天能流利地说话！……

孟塞尔先生和我们一起度过了上星期六的夜晚。要是听他谈威尼斯的事情，你一定会很享受的！他华美的辞藻具有鲜明的画面感，让我们感觉似乎正置身于圣马可教堂的阴影里憧憬着未来，或者在月光下的运河上航行……我希望，等我参观威尼斯时——我肯定会有这么一天——孟萨尔先生会和我一起去。那是我的空中城堡。你知道，在我的朋友中，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把事物给我描绘得如此生动、美好……

信件五十六和信件五十七

在写给约翰·P. 斯波尔丁先生的一封信中，海伦描述了她参观世博会的情境。那封信被刊登在了《圣尼古拉斯》杂志上，与下面这封信内容相似。在萨利文小姐给《圣尼古拉斯》杂志写的一篇序

言中，她提到，人们经常对她说：“海伦用她的手指看到的东西，比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东西还要多。”世博会主席给海伦写了下面这封介绍信：

五十六 致各部门主管和主管建筑、展品的各办公室

诸位先生，带信人海伦·凯勒小姐，在萨利文小姐的陪同下，想参观所有展区中的展览。她丧失了视力和听力，但有说话能力。据我了解，她有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可以理解她参观的物体。此外，她还拥有超出其年龄的高超智慧和文化积累。请提供各种设施以方便她考察几个展区中的展品，尽可能让她多看看来自其他国家的展品。

我带着敬意事先向你们表示感谢。

你们非常真诚的朋友

H. N. 希金博特姆 主席

五十七 致夏洛琳·德贝小姐

宾夕法尼亚州，赫尔顿，1893年8月17日

……博览会上的每个人对我都非常亲切……几乎所有参展者都完全愿意让我触摸最精美的展品，他们还非常友好地给我解释每一样东西。有一个法国绅士，我忘了他的名字了，给我展示了法国大铜像。在我的触摸下，它们是那么栩栩如生，那么令人惊奇，以至于我认为，与博览会上的其他东西相比，它们给了我更多的快乐。贝尔博士亲自陪着我们去参观了电气建筑，给我展示了一些历史上的电话机。我看到了一部电话机，佩德罗一世皇帝曾在百年纪念日上通过它听到了“存在，还是死亡”这句话。伊利诺伊州的吉莱特

博士带我们参观了人文科学和女性建筑。在前一座建筑中，我观赏了蒂凡尼的展品，握了握蒂凡尼钻石——它值十万美元呢，触摸了很多罕见、贵重的物品。我坐在路德维希国王的扶手椅上，当吉莱特博士说我有许多忠诚的臣民时，我感觉就像一位女王。在女性建筑里，我们结识了俄罗斯的玛丽·斯凯奥夫斯克伊公主和一位漂亮的叙利亚女士。我非常喜欢她们两位。我和莫尔斯教授一起去了日本展区，他是一位著名的大学教师。只是在我见到了日本十分有趣的展品后，我才意识到日本人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民族。从日本生产了那么多的玩具来判断，对孩子来说，它肯定是一个乐园。模样古怪的日本乐器和他们美丽的艺术品很有趣。日本的书籍非常古怪，他们的字母表有四十七个字母。莫尔斯教授对日本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待人亲切，头脑睿智。等我下次去波士顿，他要邀请我去参观他位于塞伦的博物馆。可我想，与博览会上的所有东西相比，我更喜欢宁静的潟湖上的帆船和那些美丽的场景——就像我的朋友向我描绘的那样。有一次，当我们在户外泛舟时，太阳缓缓消失在地平线上，将最后一抹玫瑰色的柔光洒在白色游乐场上，给它蒙上了一层梦幻的轻纱……

当然了，我们还参观了大道乐园。它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迷人地方。我在开罗的街道上散步，还骑了骆驼，真是太有趣了。我们还坐了摩天轮，上了冰铁路，骑在鲸背上航行……

信件五十八至信件六十

1893年春天，塔斯坎比亚开办了一个俱乐部，凯勒夫人担任主席，计划成立一个公共图书馆。凯勒小姐说：“我给我的朋友写信，谈了那份事业的情况，征得了她们的赞同。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我就收到了数百本书——其中包括一些精装本，此外还收到了捐款和鼓励。这些慷慨的帮助鼓励了那些女士们，自那时起，她们就一直在收集、购买书籍，现在她们已经在镇上建起了一座藏书丰

富的公共图书馆。”

五十八 致查尔斯·E. 英奇斯夫人

宾夕法尼亚州，赫尔顿，1893年10月21日

……我们是在塔斯坎比亚的家中度过九月的……在一起所有人都很快乐……在我们经历了参观世博会的激动和疲劳之后，我们安静的山中之家特别具有吸引力，特别有益于休息。我们比以往更欣赏山间的美和幽静。

我们现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尔顿。我今年冬天又要和一个指导老师一起学习了，我亲爱的老师将协助他。我学习算术、拉丁语和文学。我非常喜欢我的课程。学习新东西真是太愉快了。我每天都发现我懂的东西是何其之少，但我并不感到气馁，因为上帝已经赐给我一种永恒，我可以在其中学会更多的东西。在文学方面，我正在学习朗费罗的诗歌。我对他的诗歌几乎烂熟于胸，因为早在我了解到比喻中有一种隐喻手法时，我就喜欢上他的诗歌了。我过去常说我不太喜欢算术，但我现在改变了想法。我明白了它是一种多么伟大、多么有用的学科，不过我必须承认，我的头脑有时会远离它！这是因为，数学尽管很伟大也很实用，但它并不总是像一首美妙的诗歌或一个可爱的故事那样有趣。但是，保佑我吧，时间真是过得飞快啊。要回答你提出的关于海伦·凯勒公共图书馆的问题，我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我觉得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坎比亚大约有三千人，其中一半也许是有色人种。2. 目前镇上任何类型的图书馆都没有。那就是我考虑开办一座的原因。我的母亲和我的几个女士朋友说她们会帮助我，她们还组织了一个俱乐部，而它的目标就是，为在塔斯坎比亚开办一座免费公共图书馆而努力。她们现在大约拥有一百本书、五

十五美元资金；一个仁慈的绅士已经给了我们一块地，可以在上面建造一座图书馆。与此同时，俱乐部已经在城镇的中心地段租了一个小房间，供所有人免费借阅现有书籍。3. 在波士顿的亲密朋友中，只有几个知道关于图书馆的情况。我不想麻烦他们，我在努力为可怜的小汤米筹款，因为与我的老乡应该有书读相比，他的教育问题无疑更为重要。4. 我不知道我们都有些什么书，但我认为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我觉得应该用这个词）的书籍……

又及：我的老师认为，把为图书馆捐款的人员名单刊登在我父亲的报纸《北阿拉巴马人》上显得更加商业化。

H. K.

五十九 致卡洛琳·德贝小姐

宾夕法尼亚州，赫尔顿，1893年12月28日

……请代我向亲爱的德贝小姐表示感谢，谢谢她送给我的那个漂亮的盾牌。它是属于哥伦布的一件非常有趣的纪念物，也是博览会娱乐场的一件非常有趣的纪念品。但是，我想不出自己有什么新发现——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盾牌上会刻有“新发现”这几个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发现者，天生对万物十分无知。但是，我不觉得这是德贝小姐想表达的意思。请代我问问德贝小姐，为什么说我是一个发现者……

六十 致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博士

宾夕法尼亚州，赫尔顿，1894年1月14日

我亲爱的表兄，在此之前，为了回复你亲切的来信和感谢你寄来的精美小书，我早就想给你写信了。但是，自新年伊始，我就一

直很忙。我的小故事在《青少年指南》上的刊载给我带来了大量信件，仅上周我就收到了六十一封！除了要回复部分来信，我还有很多课要上，其中包括算术和拉丁语。此外，你也知道，恺撒依然是恺撒，傲慢、专制，如果一个小女孩要理解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理解他用他优美的拉丁文讲述的战争和征服，她就必须勤学多思，而学习和思考需要时间。

我将永远珍藏那本小书，不仅为了其自身的价值，也是为了它与你的联系。一想到这本书是你送给我的，我就感到万分高兴。我相信，你在那本书里熔铸了你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我非常感谢你，谢谢你用那样一种美好的方式提及我……

信件六十一至信件六十三

二月份，海伦和萨利文小姐返回了塔斯坎比亚。她们将春天的剩余时间用于了阅读和学习。夏天，她们参加了在肖陶扩举行的美国促进聋人说话教育协会会议。在会上，萨利文小姐朗读了一份关于海伦·凯勒的教育报告。

到了秋天，海伦·凯勒和萨利文小姐进入了纽约莱特-赫马森学校。这所学校在唇语教学和语音文化教育方面颇负盛名。学校打算用歌唱课强化她的声音。她曾在珀金斯学院上了一些钢琴课。实验是有趣的，但几乎没取得什么成果。

六十一 致卡洛琳·德贝小姐

纽约西76大街42号，莱特-赫马森学校，1894年10月23日

……那所学校很好，祝福你！它十分时髦……我学习算术、英国文学和美国历史，就像我在去年冬天所做的那样。我还坚持写日记。我喜欢和赫马森博士一起上我的歌唱课，喜欢得我都难以言表

了。我希望以后能上钢琴课……

上星期六，我亲爱的老师们计划了一次去拜德路岛的愉快旅行，要去看巴托尔迪启迪世界的自由大雕像……古老的大炮朝向海洋，一幅气势汹汹的样子。但是，我怀疑，在它们生锈的旧炮膛里，是否还装着什么不仁慈的东西。

自由大雕像是一座巨大的女人塑像，那个女人穿着希腊服装，右手攥着一个火炬……一个旋转楼梯从这座塑像的基座通向那个火炬。我们攀登上了雕像的头部，它的头能容纳五十个人。我们还看了自由女神日夜凝望的风景，啊，多么奇妙的风景啊！我们不怀疑，那位伟大的法国艺术家会想，这个地方配得上成为自由女神的家。在九月的阳光下，那个壮丽的海湾波澜不兴，优雅地躺卧着，而船只则像慵懒的梦，来了又去。那些向海里驶去的船只渐渐消失了，就像那些从金色变成灰色的云朵。那些向着家里驶来的船只飞快地划过，就像寻找归巢的鸟儿……

六十二 致卡洛琳·德贝小姐

纽约，莱特-赫马森学校，1895年3月15日

……我觉得我在读唇方面已经取得进步，不过我依然发现读语速快的话非常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我总有一天会成功的。赫马森博士依然在努力地提高我的说话水平。啊，卡丽，我该多么想和别人一样说话啊！只要能够达到那一点，我愿意夜以继日地努力。想想，如果我所有的朋友都能听到我自然地说话，这该是怎样一种乐事啊！！我想知道，别人能那么轻而易举地学会说话，为什么一个聋哑儿童学会说话就那么难、那么麻烦呢？但是，我确信，只要我有耐心，那么在某个时候，我将能进行完美的口头表达……

尽管我那么忙，但我还是找时间阅读了很多东西……我最近读了席勒的《威廉·退尔》、《迷路的处女》……现在我在读莱辛的《智者纳旦》和马洛克小姐的《亚瑟王》。

……你知道，我们亲爱的老师会带我们去看一切他们觉得我们可能会感兴趣的东西，我们用那种令人愉悦的方式学到了很多东
西。在乔治·华盛顿生日这天，我们全都去看狗展了。麦迪逊广场花园人真多；狗狗乐团奏出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引发了混乱，那些声音让听力健全的人感到困惑。可是，尽管如此，我们那天下午还是感觉非常愉快。在所有的狗狗中，斗牛犬最引人注目。当有人要抱它们时，它们的表现冒失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几乎是把自己塞进了那个人的怀抱，放任自己去亲吻，一点都不注重礼仪，明显没有意识到它们行为的不得体。我的天啊，它们是多么丑陋的小畜生啊！可是，它们的脾气是那么友好，让人情不自禁地喜欢它们。

赫马森博士、老师和我把其他人丢在狗展上，去参加了大都会俱乐部举办的一个招待会……它有时被称为百万富豪俱乐部。那座建筑富丽堂皇，是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房间很大，装饰得金碧辉煌。但是，我必须承认，它太华美了，让我感觉相当压抑。对百万富豪们的华美环境预计给他们带来的一切快乐，我毫不嫉妒……

六十三 致凯特·亚当斯·凯勒夫人

纽约，1895年3月31日

……老师和我是在赫顿先生家里度过那个下午的，度过了一段最愉快的时光！……我们在那里认识了克莱门斯先生和豪威尔斯先生！我早就知道他们了，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亲眼见到他们，还能和他们交谈。我现在都还无法相信我居然会碰到这么大的乐事！但是，虽然我很惊讶，像我这样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居然能接触

到那么多杰出的人物，但我的确意识到，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孩子，我非常感激我享受到的很多极好的特权。那两个杰出的作家对我非常和蔼、亲切，我几乎分辨不出我最喜欢谁。克莱门斯先生给我们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逗得我们大笑，直到把眼泪都笑了起来。我真希望你见到他，听他说话！他对我们说，他过几天就去欧洲，把他的妻子和女儿珍妮带回美国。这是因为，尽管珍妮在巴黎只学了三年半，但已经学有所成了。如果他不把她带回来，她的学识很快就要超过他了。我觉得，对克莱门斯先生来说，“马克·吐温”真是一个恰当的笔名，因为它给人一种有趣、古怪的感觉，与他有趣的作品很般配，而它的自然含义则暗示了他已经写过的那些深刻、美好的事物。我觉得他真的很英俊……老师说，她觉得他和帕拉杜斯基长得有点像（如果这个名字可以这么拼的话）。豪威尔斯先生给我谈了一点威尼斯的情况，那是他最喜欢的城市之一。他还非常温柔地说起了他亲爱的小女孩温妮弗雷德，她现在与上帝同在。他还有个名叫米尔德丽特的女儿，她认识卡丽。我差点见到了威金夫人，她是《鸟儿们的圣诞颂歌》的漂亮作者，但她患了一种严重有损身体的咳嗽病，所以缺席了。没见到她，我很失望，但我希望，我将有幸在其他某个时候和她相遇。赫顿夫人给了我一块可爱的小玻璃，作为我快乐的拜访经历的一个纪念品。它的形状就像一棵蓟，属于她亲爱的母亲。我们还认识了罗杰斯先生……他亲切地把他的马车留下来送我们回家。

信件六十四至信件六十六

当莱特-赫马森学校放暑假时，萨利文小姐和海伦去了南方。

六十四 致劳伦斯·赫顿夫人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95年7月29日

……我正在阳光灿烂的美丽家乡安静而愉快地度假，和我亲爱的父母、我可爱的小妹妹、我可爱的小弟弟菲利普斯在一起。我亲爱的老师也和我在一起，所以我当然很快乐。我读会儿书，散会儿步，写会儿东西，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在和孩子们玩耍，愉快的日子飞逝而过！……

我的朋友们很高兴看到我通过去年的学习在发音和唇读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因此建议我最好再在纽约学习一年。我对前景充满希望，很高兴能在你的大都市里再待一年。我过去常常想，在纽约我永远不会有在家的感觉，但现在我已经在那里结识了众多友人，回想着和大家一起度过的欢快而成功的冬天，我发现自己期盼着新年的到来，期盼着回到大都市里和大家再续快乐美好的时光。

请向赫顿先生和里格斯先生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还有沃纳先生——尽管我还未有幸结识他。当我听别人给我阅读《威尼斯病房》时，我仿佛听到了赫顿先生的钢笔在他新书的书页上跳舞。那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声音，因为它充满了希望。我多么喜欢读它啊！

我亲爱的赫顿夫人，请原谅我跨越大洋，给你寄了一封用打字机打出的书信。我回家后尝试过好几次用铅笔在小书写机上写字，但机器产生的热度使我的书写变得十分困难。我手心的湿气常常把信纸搞得一团糟，没办法，我只好使用打字机。而那台打字机也不再是以前的“雷明顿”了，它变成了一个淘气的小东西，稍微使用不慎就开始罢工，再也无法哄着它替我写某一段时间的信件了……

六十五 致威廉·肖夫人

纽约，1895年10月15日

我们再一次置身于这个大都市里了。我们星期五晚上离开了赫尔顿，于星期六上午抵达这里。看到我们，朋友们感到很意外，因

为他们没料到我们这个月底会回来。我星期六下午休息了半天，因为我很累。我星期日拜访了我的同学。现在我感觉好多了，正要给你写信，因为我知道，你想听到我们平安抵达纽约的消息。我们中途被迫在费城换了车，不过我们对此并不是很介意。我们吃过早餐后，老师询问车站上的一位铁路职工，去纽约的火车是否已经可以上车了。他说没有，还需要大约十五分钟，上车指令才会发出。于是，我们坐下来等，但过了一会儿，那个人又回来了，问老师我们想不想立即上火车。老师说想，他就领着我们走上了铁路线，让我们提前登上了火车。我们就这样避开了拥挤的上车人群，在火车开动前很安静地聊了一会儿。那位职工的做法不是非常仁慈吗？你一定会说是的。我们一路上总会遇到善良的人前来提供帮助，让我们的行程愉快而顺利……

我们在赫尔顿的日子很清静也很愉快。韦德先生对我们一如既往地亲切和友善！他最近让人在英国给我印了几本盲文书，有《清教徒》、《奥特朗托城堡》和《没有国土的国王》……

六十六 致卡洛琳·德贝小姐

纽约，1895年12月29日

……老师和我非常无礼地迟到了。我们已经见过了我们亲爱的朋友，有道奇夫人、赫顿先生和赫顿夫人，还有里格斯夫人和她的丈夫。我们还结识了很多杰出人物，他们中有埃伦·特里小姐、亨利·欧文爵士、斯托克顿先生！我们太幸运了不是吗？特里小姐很有趣。她吻了老师，说：“我不知道我是否乐于见到你，因为当我想到你为那个小女孩做了那么多事时，我就觉得很惭愧。”我们还结识了特里先生、特里夫人、特里小姐的哥哥和他的妻子。我觉得她有一种天使般的美，啊，她的声音是多么清晰、多么悦耳啊！上个星期五，我们又在《查理一世国王》中见到了特里小姐和亨利爵

士。演完戏后，他们友好地让我触摸了他们，使我对他们的长相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国王是多么高贵、威严啊，尤其是他处在不幸之中时！可怜的王后又是多么美丽，多么忠诚啊！那出戏看起来是那么真实，我们几乎忘了我们在哪儿，我们觉得我们正在观看真实的场景，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它们发生时的那样。最后一幕最打动我们，我们都哭了，想知道刽子手到底长了怎样一颗心，才能将国王从其可爱妻子的臂弯中扯出来……

我刚读完了《艾凡赫》，它很令人激动。但是，我必须说，我不太喜欢它。丽贝卡是唯一一个完全赢得我的钦佩的人物，她有着坚强、勇敢的精神，以及纯粹、慷慨的天性。我现在正在读《苏格兰历史故事》，这些故事非常令人震撼，非常有趣！……

信件六十七至信件七十一

下面几封信是在约翰·P. 斯波尔丁先生去世后不久写的。

六十七 致乔治·H. 布拉福德夫人

纽约，1896年2月4日

我该说些什么才能让你理解我和老师是多么感激你将那张合影寄给我们呢？我们就是在照片中的房间里初次见到了最亲切最善良的朋友。真的，你永远想不到你给了我们怎样的慰藉。我们已经将那张珍贵的照片放在了我们房间的壁炉台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看到它了。我经常过去触摸它，不知怎么的，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我们亲爱的朋友离我非常近……再次开始我们的功课，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这太难了。但是，我确信，我们有必须履行的职责，这很好，因为这至少可以让我们的思绪暂时摆脱悲伤……

六十八 致卡洛琳·德贝小姐

纽约，1896年3月2日

……我们沉痛地怀念约翰王。失去他太令人难受了，他是最好、最亲切的朋友，我不知道，没有他，我们将怎么办……

我们去看了一个家禽展……那里的人很亲切地允许我们触摸家禽。它们太温驯了，当我触摸它们的时候，它们站着一动不动。我看到了大火鸡、鹅、珍珠鸡，以及其他很多家禽。

大约两周前，我们拜访了赫顿先生，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我们在一起总是无比快乐！我们认识了作家沃纳先生，认识了《瞭望》的编辑梅比，以及其他举止文雅的人。我敢肯定，你愿意认识赫顿先生和赫顿夫人，他们太亲切、太有趣了。我永远也无法用语言向你形容他们究竟带给我们多大的乐趣。

几天后，沃纳先生和伟大的自然热爱者巴勒斯先生来看我们了，我们与他们进行了愉快的交谈。他们两个都非常、非常亲切！巴勒斯先生给我们讲了他位于哈德孙河附近的家乡的情况，它该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地方啊！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前去参观。老师已经给我读了他写的关于童年的生动故事，我很喜欢它们。你读过那首美好的诗《等待》吗？我熟悉它，它让我觉得太愉快了，它里面有那么多美好的思想。沃纳先生给我展示了一枚围巾别针，别针上有一只甲虫。这枚别针是公元前1500年时在埃及制作的。他还告诉我，对埃及人来说，甲虫意味着不朽，因为它将自己裹起来长眠，接着以全新的面目苏醒，通过这种形式实现了复活。

六十九 致卡洛琳·德贝小姐

纽约，1896年4月25日

……我的学习情况和上次与你见面时没什么两样，不过我开始

跟着一位法语老师学法语，她一周来三次。我基本上只能通过读唇来和她交流（她不懂手语字母），但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愉快地读完了《突变的医生》，这是一部相当优秀的法国喜剧，其作者是莫里哀。他们说，我现在的法语说得相当好了，德语也是。无论怎样，法国人和英国人理解我正在尝试说的东西是什么，这极大地鼓舞了我。在语音训练方面，我需要克服的仍然是与过去相同的困难，啊，实现我说话的愿望似乎太遥远了！有时候，我确信我模模糊糊地瞥见了我正在为之奋斗的目标，但紧接着，道路上的一个急转弯又让它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之外，我再次被留在黑暗中游荡！但是，我非常努力地让自己不气馁。毫无疑问，我们最终都将发现我们正在追求的理想……

七十 致约翰·希茨先生

马萨诸塞州，布鲁斯特，1896年7月15日

至于那本书，我相信等老师用充满魔力的手指讲给我听以后，我会爱上它的。到时候我将获准与那两位去了“不老泉”的姐妹为伴。

当我坐在窗前给你写信时，轻柔而凉爽的微风吹拂着我的脸颊，感到去年的艰苦工作已经结束，真是太惬意了！老师似乎也受益于同样的感受，因为她开始变回从前温柔的样子了。亲爱的希茨先生，现在只差你的到来了，你若来了，我们的快乐就完整了。老师和霍普金斯夫人都说，你一定要尽可能快地来！我们会努力让你感到舒服的。

老师和我在费城待了九天。你去过克劳特博士的学院吗？豪斯先生也许已经给了你一份我们所做之事的完整报告。我们一直都很忙。我们参加会议，还与数百人谈话，他们中有亲爱的贝尔博士、

加尔各答的班纳吉先生、巴黎的马尼亚先生以及其他诸多杰出人物。我特地用法语和马尼亚先生进行了交谈。我们曾希望在那里见到你，可是你没来，我们很失望。我们无时无刻不想你！我们满怀柔情地挂念着你。苍白的文字不足以表达我们和你在一起的快乐！我在7月8日发表了一个“演讲”，告诉协会的成员，对我来说，说话已经成为一种难以言表的莫大幸福。我敦促他们给每个失聪儿童一个机会去学习说话。每个人都夸我演讲得精彩而清晰。在我发表了小小的“演讲”之后，我们参加了一个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六百人之多。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这样大场面的招待会。人群太拥挤了，我们要交谈的对象太多了。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招待会上，我们常常能结识一些日后熟络的朋友。我们星期四晚上离开了费城，星期五上午抵达了布鲁斯特。我们错过了星期五上午那列“科德角”火车，于是乘坐“朗费罗”汽船来到了普罗文斯顿。我很高兴我们这么做了，因为在水上航行很有趣，也很凉爽，而波士顿港的景色总是引人入胜。

离开纽约后，我们在波士顿大约待了三个星期。不用说你也猜到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最快乐的时光。我们去伦瑟姆拜访了我们的好友钱伯林先生和钱伯林夫人。伦瑟姆在波士顿郊外的乡间，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可爱的家。他们的房屋坐落在一个迷人的湖泊附近。我们去划船了，还划了独木舟，真是太有趣了。我们还在湖里洗了几次澡。为了庆祝6月17日，钱伯林先生和钱伯林夫人为他们的文学界朋友举办了一次野餐。参加的大约有五十人，他们全部是作家和出版者。我们的朋友、《竖琴师》的编辑奥尔登也在那里，当然了，我们非常欣赏他的社交能力……

七十一 致查尔斯·达德利·沃纳

马萨诸塞州，布鲁斯特，1896年9月3日

……整整一个夏天，我一直都想给你写信。我有很多的事情想告诉你，我想你也许喜欢听听我们在海边度假的情况，以及我们明年的计划。但是，快乐、闲散的日子如白驹过隙，每时每刻又有那么多快乐的事情要做，我根本找不出时间将我的想法付诸文字并寄给你。我想知道，错过的机会都去了哪里。也许，当我们把它们丢弃时，我们的守护天使会将它们收集起来。等到了某个美好的时刻，那时我们已经变得比较聪明，学会了正确利用它们，她会将它们交还给我们。然而，无论有没有这种可能，我现在仍然写不出在我脑海里徘徊许久的信。在我的心里，巨大的悲哀已经征服了夏天带给我的快乐。我的父亲去世了。他于星期六在我们位于塔斯坎比亚的家里去世，而我当时不在那里。我深爱着的父亲！啊，我亲爱的朋友，我该如何承受这巨大的打击啊！……

信件七十二至信件七十五

10月1日，凯勒小姐进入了剑桥青年女子学院。阿瑟·吉尔曼先生是这个学院的校长。下面这封信中提到的考试仅仅是在学院举行的考试，但用的是哈佛的老卷子。很显然，在某些科目上，凯勒小姐为进入拉德克里夫学院所做的准备已经相当充足了。

七十二 致劳伦斯·赫顿夫人

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大道第37号，1896年10月8日

我今天一大早就起床了，好有时间给你写信。我猜你一定很想知道我究竟有多么喜欢新学校。我真希望你能来亲眼看看它究竟有多美！学校里大约有一百个女孩，她们活泼而快乐，与她们相处真是天大的乐趣。

听到我顺利通过所有考试的好消息你一定会高兴的。我考了英语、德语、法语、希腊语和罗马史。它们是哈佛学院的入学考试，

因此，我有信心通过所有的考试。对老师和我来说，这一年将是非常忙碌的一年。我正在学习算术、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德语、拉丁语和高等地理。需要做很多准备性阅读，但由于被印成阳文的书很少，可怜的老师不得不用手指将书里的内容全部拼给我听，那可是一个苦差事啊。

等你见了豪威尔斯先生，你一定要告诉他，我们现在住在他的房子里……

七十三 致威廉·肖夫人

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大道第37号，1896年12月2日

课前准备耗费了我太多时间，因为我需要别人将书的内容一个字一个字地拼在我手心里。我所使用的教材中没有一本是用阳文印刷的，因此我的功课困难重重。要是我自己能把课堂内容通读一遍就好了！但是，与我所面临的困难相比，老师过得更加艰难，因为她用眼过度，而她的眼睛本来就不太好，我忍不住替她担心。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课业令人望而生畏。但是有些时候我又对所学的功课如痴如醉。

和其他女孩一起学习，做她们做过的每一件事，真是乐趣丛生。我学习拉丁语、德语、算术、英国历史，除了算术，其他科目我都很喜欢。我担心我没有数学头脑，因为我的手指总是往错误的地方钻！……

七十四 致劳伦斯·赫顿夫人

马萨诸塞州，剑桥，1897年5月3日

……你知道，我正在非常努力地阅读，想通过六月份的考试。

这一点，再加上我平常的学校作业，把我忙坏了。但是，今天下午，约翰逊、黑死病，还有别的一切，都必须等一会儿，因为我想说，谢谢你，我亲爱的赫顿夫人……

我们在球员俱乐部度过的那段时光是多么棒啊！我一直认为俱乐部是烟雾缭绕的乏味场所，男人在那里谈政治，讲没完没了的故事，全都是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了不起的英勇行为的。但是我现在明白了，我过去是大错特错了……

第二卷 书信集（1887—1901年）（下）

第五章

七十五 致约翰·希茨先生

马萨诸塞州，伦瑟姆，1897年7月9日

……老师和我将在马萨诸塞州的伦瑟姆度过夏天，与我们的朋友钱伯林夫妇在一起。我想你应该还记得钱伯林先生，他就是《波士顿抄本》中的“听众”。他们是亲切、友善的人……

但是，我知道，你想听听我考试的情况。我顺利通过了所有考试，听到这个消息你一定会高兴的。我考试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语、罗马史。一切顺利得就像做梦一样，不是吗？我为这场严峻的大考验做了长久的准备，一度无法压制内心的恐惧和颤抖，总怕自己考砸了。现在，得知我已经光荣地通过了考试，我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表的轻松。然而，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功是（顺利通过考试）给老师带来了快乐与欣慰。事实上，我认为与其说是我取得了成功，不如说成功归于老师，因为她给了我源源不断的鼓励……

信件七十六至信件九十

九月底，萨利文小姐和凯勒小姐返回了剑桥学院。她们在那里一直待到了十二月上旬。那时，由于吉尔曼先生的干预，凯勒夫人让海伦小姐和海伦小姐的妹妹米尔德丽特小姐退学了。萨利文小姐和她的学生去了伦瑟姆。在那里，她们在莫顿·S. 吉斯的指导下开展学习。吉斯先生是一位热心肠的教师，并且具有丰富成熟的授课技巧。

七十六 致劳伦斯·赫顿夫人

伦瑟姆，1898年2月20日

……你离开后不久，我就开始了我的学习。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我们愉快地学习着，就好像一个月前的糟糕经历只是一场梦。我无法向你描述，我是多么喜欢乡间。它太清新、宁静、自由了！我真的觉得，要是大人们允许，我可以在这里整天学习而不得累。有太多愉快的事情等着我去做，不过它们并不总是那么轻松，比如代数和几何对我而言困难重重；但是我喜欢所有的学科，尤其是希腊语。想想吧，我马上就要学完语法啦！接下来我会学习《伊利亚特》。阅读阿基里斯、尤利西斯、安德洛玛刻、雅典以及其他老朋友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还是用他们自己的辉煌语言写的，该是一种多么无法形容的乐趣啊！我认为，希腊语是我已知的最动人的语言。有人说，小提琴是最完美的乐器。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希腊语就是人类思想的小提琴。

我们上个月已经滑了几次平底雪橇，感觉很棒。每天上午上课前，我们会先去房子附近的湖边北岸，那里有一座陡峭的小山，我们从那里沿着湖岸滑行一两个小时。坐上雪橇以后，会有一个人站在山顶保持平底雪橇的平衡，等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猛地滑下山坡，跃过一个个突出物，扎进一个个雪堆，以极快的速度滑到那个湖的远端！……

七十七 致劳伦斯·赫顿夫人

伦瑟姆，1898年4月12日

……吉斯先生对我取得的进步是如此高兴，我也倍感开心。说真的，代数和几何的学习变得越来越轻松，尤其是代数。此外，我刚刚收到了阳文印刷的书籍，它们将大大提高我的学习效率……

我发现，与我在剑桥上学时相比，跟着吉斯先生学习，我的进步更快，功课做得更好。我觉得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自打离开学校后，我并没有无所事事，而是比在学校时取得了更大的成绩，收获了更多的快乐……

七十八 致劳伦斯·赫顿夫人

伦瑟姆，1898年5月29日

……我的学习在继续，好极了。艰苦的学习充实了我的每一天，因为我急于在暑假来临前取得更好的成绩。昨天，我独立完成了三道代数题，听到这个消息你一定很高兴。吉斯先生和老师对我的进步大加赞赏，我必须承认自己多少感到有些飘飘然了。尽管我至今仍不明白了解等腰三角形底线端点与对线中点相连的两条线等长这类数学定理为何如此重要，但我感觉自己应该在数学上做出些成绩来。知识并不能让生活更甜美或更快乐，是吧？然而，当我们学会了一个新单词，它就成了打开无数宝藏的一把钥匙……

七十九 致查尔斯·达德利·沃纳

马萨诸塞州，伦瑟姆，1898年6月7日

我担心，由于我近一周未回信告诉你我喜欢哪种双座自行车，你或许会认为我对此事毫不上心。说实话，自打我们从纽约回来后，我一直在忙于学习，甚至没时间去想一辆自行车将带来的乐趣！你知道，我急于在漫长的暑假开始前取得尽可能好的成绩。不过，暑假快来了，我依然感到高兴。这是因为，阳光和花朵，还有我们房前的那个可爱的湖泊，正在尽其所能地诱惑我离开希腊语和数学，尤其是离开后者！我确信，尽管雏菊和金凤花在现实生活中完美地阐释了代数原理，但它们和我一样，对代数来说毫无用处。

但是，上帝保佑我，我不可以忘掉双座自行车！说实话，我对自行车知之甚少。我只骑过一辆双轮三座自行车，可它与普通的双座自行车大为不同。双轮三座自行车也许比双座自行车更安全，但是它又重又笨，能占大半条马路。此外，我听人说，双轮三座自行车比其他自行车贵。我的老师和其他朋友认为，我可以在乡间骑一辆哥伦比亚牌子的双座自行车，安全绝对没问题。他们也认可了你的建议，在自行车上安装一个固定把手比较好。我穿裙裤骑自行车，我的老师也这样。但是，对她来说，骑单人自行车比我容易。因此，我认为，如果它能把女士座位安装到后面，会更适合我……

八十 致卡洛琳·德贝小姐

伦瑟姆，1898年9月11日

……我一直都在户外，划船、游泳、骑行，还做了很多别的有趣的事情。今天上午，我骑着我的双座自行车走了十二英里！我走的那条路崎岖不平，导致我摔了三四回，现在浑身僵痛得厉害！但是，今天风和日丽，沿途景色如画，疾驰在路段的平坦地带太好玩了，这点小灾祸根本不值一提。

我真的学会了游泳和潜水，而且会现在最流行的玩法！我可以潜入水下一小会儿，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丝毫没有溺水的风险。我的水性不错吧？我现在在湖里划船几乎不费劲儿，无论船上装载的东西有多重。因此，你很容易就能想象出，我有多强壮，我的肤色有多黑……

八十一 致劳伦斯·赫顿夫人

波士顿，纽伯里街12号，1898年10月23日

自从上周一搬来这里，我好不容易有个空闲给你写信。从决定

来波士顿起，我们就一直忙个不停，好像永远也安顿不下来似的。可怜的老师忙得不亦乐乎，应付着搬运工、快递员以及各种各样的人。我希望搬家不要这么麻烦，尤其是当我们不得不经常搬家的时候！……

……吉斯先生每天三点半来这里，星期六除外。他说，他宁愿现在就来这里。我在读《伊利亚特》、《埃涅阿斯纪》和西塞罗的著作，此外还做很多几何和代数的功课。《伊利亚特》很优美，充满了一个天真烂漫得令人惊奇的民族的所有真相、优雅和单纯，而《埃涅阿斯纪》则更庄严、更含蓄。《埃涅阿斯纪》就像一位美丽的少女，长在深宫里，富丽堂皇的宫廷环绕周围，而《伊利亚特》则像一位杰出的青年，身沾竞技场上的尘土。

整整一个星期，天气都非常阴沉。但是，今天天气很好，我们房间的地板上洒满阳光。过会儿我们将去公园散步。我希望伦瑟姆树林就在拐角处！可是，唉，它不在！我只好在花园里散散步，聊以自慰了。不知怎么的，由于这个国家遍布着广阔的田野、牧场和高高的松树林，城市里的花园反而显得有些封闭和老套了，甚至连树木都显得都市化十足，缺少了自然的韵味。实际上，我怀疑，它们是否和乡间的表兄弟姐妹们说过话！你知道吗，就因为它们的时尚派头，我情不自禁地为它们难过？它们就像每天擦身而过的都市人，那些人更喜欢熙熙攘攘的城市，而非乡间的安静和无拘无束。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自我生活的狭隘。他们带着轻蔑的同情，瞧不起乡下人，因为乡下人永远没机会“去看看大世界”。唉！如果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局限，他们就会逃向森林和田野，去那里过他们的日子。可是，这是多么荒唐啊！你也许会认为，我这是在为我钟爱的伦瑟姆伤怀。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这样；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却并非如此。我的确非常思念红色农场和那里亲爱的人们，但我在这里并不感到苦闷。我有老师和书籍的陪伴。此外，我还确信，在

这座大城市里，某种甜蜜、美好的东西将向我走来。在这座大城市里，人们勇敢地奋斗终生，要从残酷的环境中拧出幸福的汁液。无论如何，我乐于拥有属于我生活中的那一份选择，无论它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

八十二 致威廉·肖夫人

波士顿，1898年12月8日

我和老师在女孩们的狂欢聚会上开怀大笑。当她们身穿“粗暴骑手”的化妆服骑在暴烈的弩马上时，那模样一定滑稽极了！如果它们像我见过的锯马，那么用低劣这个词就可以形容它们。她们一定玩得特别开心！我有时候真希望自己也能获得和其他女孩一样的乐趣。我会立刻锁起仅有的几个伴侣，比如健壮的武士、花发的圣人、幻想中的英雄，像别的女孩那样跳舞、歌唱、嬉戏！但是，我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虚无的幻想上。再说了，我平时很喜欢与睿智风趣的古代朋友交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有一次感到不快，让自己希冀我这一生都无法希冀的东西。但是，如你所知，我的心灵常常充盈着快乐。我想，我亲爱的天父一直在我左右，赐予我一切能让生命变得丰富而甜美的东西。与我享有的数不清的神恩相比，我生命中的每一个缺憾都显得微不足道。

八十三 致威廉·肖夫人

波士顿，纽伯里街12号，1898年12月19日

……我现在意识到，只顾着要求将自己的欢乐之杯充满，而无视他人空空如也的人生之杯，那我该是一个多么自私贪婪的女孩啊。对于我的轻率，我由衷地感到羞愧。我有一种孩子气的错觉，以为只有让别人先知道我们的愿望才有可能实现它们。这种错觉曾经在我心里根深蒂固。但是，我现在慢慢明白了，世界上的快乐不

足以让每个人都得偿所愿。此外，我痛苦地想到，我本应该忘记，哪怕一刻也好，我已经拥有了许多额外的东西，我应该像可怜的小奥利佛·退斯特那样，要求“更多”……

八十四 致劳伦斯·赫顿夫人

波士顿，纽伯里街12号，1898年12月22日

……我猜吉斯先生给你写信说了我每天的学习情况。如果是这样，你就知道，我已经学完了哈佛考试所要求的全部几何课程，代数课程也学得差不多了。此外，圣诞节以后，我将开始非常认真地复习这两门课。我现在喜欢数学了，你一定很高兴吧。哟，我现在能轻松地在我的脑子里做既长又复杂的二次方程了，这真让人开心啊！我觉得吉斯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我也非常感激他，因为他让我看到了数学的美。在丰富和拓宽我的思想方面，除了我亲爱的老师，他做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

八十五 致劳伦斯·赫顿夫人

波士顿，纽伯里街12号，1899年1月17日

……你看过吉卜林的《梦醒成真》或《基奇纳学校》吗？它是一首非常有感染力的诗，让我也做起梦来。你肯定了解关于戈登纪念学院的情况，英国人打算在喀土穆创办这所学院。我想，通过这所学院，埃及人民将会获得恩赐，英国自身最终也会获得恩赐。这么想着，我心中升起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我亲爱的祖国也应该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将她“缅甸”号上那些勇敢儿子们的可怕损失转化成赋予古巴人民的一种恩赐。在哈瓦那创办一所学院，对那些“缅甸”号上勇敢的人们来说，难道不是一座能够竖立起来的最宏伟、最持久的纪念碑吗？对所有牵涉其中的人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种无限的善之源泉吗？想象一下，当你进入哈瓦那港口，有人向你指着

一个码头说，在那个可怕的夜晚，“缅因”号就停泊在那个码头，结果被神秘地摧毁；她还告诉你，那座可以俯瞰码头的雄伟而漂亮的建筑就是缅因纪念学院，它是美国人民创办的，以支持古巴人和西班牙人的教育为目标！对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信仰而言，这样一座纪念碑将会是一场多么光荣的胜利啊！在学院里，仇恨或复仇的暗示是不存在的，也无旧时代“强权即公理”信仰的痕迹。另一方面，它也将向世界保证，我们将遵守我们的战争宣言，一旦我们能让古巴人适于承担起一个自治民族的职责和责任，我们就还古巴以自治……

八十六 致约翰·希茨先生

波士顿，纽伯里街12号，1899年2月3日

……我上星期有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一位亲切的朋友上午带我去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她提前从博物馆馆长洛林将军那里获得许可，我可以触摸那些雕像，尤其是代表《伊利亚特》、《奥德赛》中我的老朋友的那些雕像。那难道不令人愉快吗？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洛林将军亲自向我展示了一些最美丽的雕像，其中有梅迪契的维纳斯、帕台农神庙的密涅瓦；有身穿狩猎服的狄安娜，她的手放在箭筒和她旁边的一头母鹿上；有不幸的拉奥孔和他两个小儿子，他们在两条大蛇的缠绕中挣扎，他们的手臂伸向空中，他们的嘴发出令人心碎的喊叫。我还看到了阿波罗·贝尔维迪尔。他刚杀死了巨蟒，站在一个大石柱旁，优雅的双手覆在巨蛇身上，宣示着光荣的胜利。啊，他真是太英俊了！维纳斯迷住了我。她看上去就像刚从大海的泡沫中升起，她的美就像一种神圣的音乐。我还看到了可怜的尼俄柏，当她恳求那个残忍的女神不要杀死她最后一个亲人时，她最小的孩子紧紧依偎在她身旁。我几乎要哭了，这太真实了，也太悲惨了。洛林将军还送给我佛罗伦萨大教堂一扇令人惊叹

的青铜门的复制品，我抚摸着那些漂亮的柱子，把手放在凶残的狮子的背上。那么你看到了，我已经浅尝了一种愉悦，而我希望，当我有一天访问佛罗伦萨时，能真实地体验到这种愉悦。我的朋友说，她将在未来某个时候给我展示埃尔金勋爵从帕台农神庙带走的大理石雕像的复制品。但不知怎么的，我更愿意在神灵意欲他们继续存在的地方看到它们，不仅是作为对众神的颂歌，也作为希腊荣耀的一座纪念碑。真的，将这样神圣的东西从它们原本存在的圣殿中抢走，似乎是错误的……

八十七 致威廉·韦德先生

波士顿，1899年2月19日

啊，祝福你，我原本想在收到《牧歌》的第二天给你写信，告诉你拥有它我是多么高兴！也许你永远收不到那封信了。无论怎样，我要谢谢你，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给我带来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你会高兴知道从英国寄来的书快到了。我已经有了《埃涅阿斯纪》的第七册和第八册了，还有《伊利亚特》的一册，它们来得真是时候，因为我快要读完阳文印刷的教科书了。

在听说大家为聋哑人做的许多工作后，我很开心。我对此了解得越多，我发现的善意就越多。啊，就在不久前，人们还认为教会聋哑人一些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的，但不久后就证明，除了激发起数百个仁慈善良的灵魂去帮助聋哑人以外，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事。现在我们已经亲眼目睹，在那些可怜和不幸的人当中，有多少人正在被教导着去看生活的美好和真实。爱总能为被禁锢的灵魂找到出路，并带领他进入自由和智慧的世界！

至于那种两手使用的字母表，我认为，对那些视力健全的人来说，它比手语字母要容易掌握得多，因为大多数字母表看起来就像

书本里的大写字母。但是，我认为，教一个聋哑人拼写的时候，手语字母却要方便得多，使用起来也不太惹人注意……

八十八 致劳伦斯·赫顿夫人

波士顿，纽伯里街12号，1899年3月5日

……我现在确信，我将会为我在六月份参加的考试做好准备。目前在我的天空中只有一片云，但这片云却给我的生活投下了一片浓重的阴影，让我时常感到焦虑。我老师的眼睛不太好。实际上，我觉得，尽管她很勇敢、很耐心，绝不轻言放弃，但她的双眼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麻烦。但是，最让我感到压抑的，是我觉得她正在为我牺牲她的视力。我感觉我应该彻底放弃上大学的念头，假如我的未来要以老师牺牲视力为代价来争取，那么世界上的所有知识都无法让我快乐。赫顿夫人，我恳请你试着劝说老师休息一下，想办法治疗一下她的眼睛。她不会听我的劝。

我最近拍了一些照片，如果它们还不错，你又认为罗杰斯先生会喜欢的话，那么我想让你给他送一张。我特别希望以某种方式告诉他，对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是多么感激，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了。

这里的人都在谈论萨金特的绘画。他们说，这是一个极好的肖像画展览。我真希望我拥有健康的眼睛，好看到它们！它们的美和色彩该让我多么愉悦啊！然而，我并没有完全失去那些画带来的愉悦，这让我感到高兴。我至少能满足于通过朋友的眼睛看到它们，而这是一种真正的愉悦。我能够从我的朋友采集并放在我手里的那些美好的事物中感到快乐，这让我太感激了！

吉卜林先生没有死，这让我们太高兴，也太感激了！我有一本他的《丛林书》，用阳文印刷的。这是一本多么了不起、多么令人

耳目一新的书啊！我忍不住觉得自己熟悉这位天才作家。他的天性该是多么真实、多么有男子汉气概、多么可爱啊！

八十九 致大卫·H. 格雷尔博士

波士顿，纽伯里街12号，1899年5月8日

……每一个白天带给我力所能及的新任务，每一个夜晚带给我安静的睡眠。每天晚上，我都怀着离目标更近的甜蜜心情入睡。我的希腊语进步神速。我已经看完了《伊利亚特》的第九册，刚刚开始看《奥德赛》。我也正在看《埃涅阿斯纪》和《牧歌》。我的一些朋友说，我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上花这么多时间太愚蠢了。但是，我确信，如果他们意识到，荷马和维吉尔向我打开的是一个多么精彩的经验和思想的世界，他们就不会这么想了。我认为，我会最喜欢《奥德赛》。除了战争，《伊利亚特》几乎没讲别的内容，而有时候，人会厌倦长矛的撞击和战斗的喧嚣。《奥德赛》则讲述了一种更高贵的勇气，那是经受过痛苦考验的灵魂表现出的勇敢，以及坚持到底的执着。当我读这些优秀诗篇时，我经常感到惊奇，荷马的战争之歌激发了希腊人的勇气，而与此同时，他的男子汉美德之歌却没有对那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产生较大影响，原因何在？也许，原因在于，真正伟大的思想就像撒进人头脑的种子，要么躺在那里无人理睬，要么像玩具一样翻来滚去，直到一个民族在痛苦和经历中变得聪明了，才会发现这些思想的种子，将它们种进文化的土壤。到那时，世界才会在朝向天国的行进中迈出一大步。

我现在正在努力学习。我打算在六月份参加考试，而在我觉得做好了迎接那场严峻考验的准备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母亲、小妹妹、小弟弟正在来北方的路上，他们将和我一起过暑假。我的老师太需要休息了。当她去度

假时，我们一家会住在一个小别墅里。别墅位于伦瑟姆几大湖之一的湖畔。想想吧，我的老师十二年没有度过假了，一直都是我生活的阳光。现在她的眼睛给她带来了许多麻烦，而我们全都认为，她应该摆脱所有的照顾和责任，放松那么一段时间。但是，我希望，我们不会完全分开，我们可以每天都看到对方。此外，到了七月，你能想象到，我，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会划着你送给我的那条小船，载着我的亲人们在那个可爱的湖里转悠！……

九十 致劳伦斯·赫顿夫人

波士顿，1899年5月28日

……我们艰难地度过了一天。吉斯先生今天下午在这里待了三个小时，让一股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洪流涌进了我可怜而迷惑的大脑。我真的相信，他对拉丁语和希腊语了如指掌，达到了连西塞罗和荷马都不曾梦想过的境界！西塞罗是了不起的，但他的演说非常难以翻译。有时候，当我让那位雄辩滔滔的人说出荒谬、乏味的话时，我感到羞愧万分。但是，一个女学生该怎样翻译这样一位天才的作品呢？唉，为了像西塞罗那样说话，我将不得不成为西塞罗！……

信件九十一至信件九十九

琳妮·海格伍德是一个聋哑女孩，是威廉·韦德先生帮助过的很多人中的一个。多拉·唐纳德小姐正在教她。在唐纳德小姐开始教琳妮时，沃尔特董事会的负责人希茨先生给她提供了一些文件的副本。这些文件与萨利文小姐对凯勒小姐的教育工作有关。

九十一 致威廉·韦德先生

马萨诸塞州，伦瑟姆，1899年6月5日

……你数周前寄给我的琳妮·海格伍德的信让我非常感兴趣。信中流露出琳妮自然而甜美的性格。她说的关于历史的话可把我逗乐了。她不喜欢历史，我很遗憾。但是，我有时候也感到，老民族、老宗教和老政府形式真的是太黑暗、太不可思议，甚至是太可怕了。

好吧，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手语，我也不认为它对聋哑人有多大用处。我发现，跟随聋哑人做的快速动作非常困难。此外，对他们来说，在自由使用简单语言的能力方面，手势似乎是一大障碍。唉，我发现，有时候，当他们用他们的手指拼写时，要理解他们很难。总的来说，如果他们无法被教会发音的方法，手语字母似乎是最好、最便利的交流方式。无论怎样，我确信，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灵巧性，聋哑人无法学会使用手势。

有一天，我结识了一位挪威的失聪绅士。他很熟悉朗希尔德·卡塔和她的老师。我们聊起了她，内容很有趣。他说，她很勤奋，也很快乐。她纺纱，做很多有趣的工作，阅读，过着一种愉快而积极的生活。要知道，她不会使用手语交流！她读唇很厉害，如果她理解不了一个短语，她的朋友就把它写在她的手里，而她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和陌生人谈话。我无法辨认出写在我手里的任何东西，因此你看，朗希尔德在某些事情上已经领先于我。我真希望有机会见到她……

九十二 致劳伦斯·赫顿夫人

伦瑟姆，1899年7月29日

……我通过了我参加的所有科目的考试，在高级拉丁语上还获得了学分……但是，我必须承认，在第二天的考试中，我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间。他们不准许老师给我读任何一份卷子，因此卷子都

给我复印成了盲文。这种安排在语言考试中毫无问题，但在数学考试中却成为了我的障碍。结果我的数学考得不好。如果老师能够给我读代数和几何卷子的话，我应该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在埋怨谁。当然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安排令我的考试变得多么困难，多么令我困惑。他们怎么能这么做——他们能看能听，却没有站在我的角度来理解问题……

到目前为止，这个夏天是我记忆中过得最甜美的夏天。我的母亲、妹妹、小弟弟已经在这里待了五个星期了，我们的欢乐无以复加。我们不仅享受了团聚的喜悦，也发现了小家的可爱。我真希望你能从我们的游廊上看到那个湖泊的美丽风景，看到金色阳光照耀下貌似翠绿山峰的小岛，看到往来穿梭的独木舟。那些独木舟就像在微风中摇曳的秋叶，呼吸着树林美妙的芳香，那种芳香仿佛是来自神秘地带的喃喃低语。我忍不住想，它是否就是欢迎古挪威人的那种芳香。根据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到访过我们的海岸。对数世纪以来沉默着生长与腐烂的花朵和树木来说，这真是一种气味的回响啊……

九十三 致塞缪尔·理查德·富勒

伦瑟姆，1899年10月20日

……我想，我该和你说说我们为冬天制定的计划了。你知道，我早就渴望去拉德克里夫学院攻读学位了，就像很多别的女孩已经做到的那样。但是，拉德克里夫学院的院长欧文却说服我暂时去上一门特殊课程。她说，我已经向世界证明我能胜任大学的功课，能成功通过我参加的所有考试，不管有多少障碍。她告诉我，对我来说，为了和别的女孩一样，就去拉德克里夫进行四年的学习是非常愚蠢的；利用这段时间来培养我拥有的写作潜力也许会更好。她说，她不认为一个学位有什么真正价值，与其为一个学位浪费精

力，不如去做更有创造性的事情。她的看法是如此睿智和现实，以至于我只能听从。我发现，放弃上大学的念头真是太难太难了，它自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在我脑子里生根了。但是，就因为一个人早就想做一件傻事而去做它，是毫无意义的，对吧？

但是，当我们正在讨论冬天的计划时，黑尔博士很久以前提的一个建议在老师的脑海里闪过，那就是，我可以上与拉德克里夫提供的课程多少有些相像的课程，接受教授这些课程的教授的指导。欧文小姐似乎不反对这一建议，还亲切地答应去问问那些教授是否愿意给我上课。如果他们乐意教我，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钱实施计划，那么我今年要学的将会是英语、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文学、拉丁语和希腊语……

九十四 致约翰·希茨先生

剑桥，布拉托街138号，1899年11月11日

……至于盲文问题，我无法向你描述，当听到我关于考试的陈述受到了怀疑时，我有多么苦恼。无知似乎是这些反驳的根源。唉，当你连这个系统的一个字母也不了解时，你本人似乎觉得我教你的是美国盲文！当你说你是用美国盲文给我写的信时，我忍不住想笑，因为你其实是在用英国盲文写信！

关于盲文考试的事实如下：

我是怎样通过拉德克里夫学院入学考试的。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我参加了拉德克里夫学员入学考试。第一天，我考了初级希腊语和高级拉丁语。第二天，我考了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语。

由于学院当局不允许萨利文小姐给我读试卷，于是珀金斯盲人学院的老师尤金·C. 威宁先生被雇来为我把试卷复印成盲文。威宁先生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除了用盲文书写以外，他被禁止与我进行交流。监考也是一个陌生人，根本不想与我交流。此外，由于他们都对我的说话方式不熟悉，因此无法正确理解我对他们说的话。

然而，盲文试卷虽然在语言考试中无关大碍，但在几何和代数考试中却成为了我的障碍。我被搞糊涂了，感觉非常气馁，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尤其是在代数考试中。没错，我对所有的文字盲文都十分熟悉，像英国盲文啦，美国盲文啦，纽约点啦。但是，几何中使用的各种符号在这三个系统中的书写方式是大为不同的。此外，在考试前两天，我还只知道英国盲文的书写方式。我做学校作业使用的都是那种方式，从没有用过其他系统的方式。

在几何上，我的首要困难是，我一直习惯于阅读行式打印的命题，或让人把它们拼在我手里。此外，不知怎么的，尽管那些命题就在我面前，然而盲文却让我犯糊涂了，我无法在脑子里完全搞清楚我正在读的东西。但是，当我参加代数考试时，我碰到了更大的麻烦，我不完美的标记法知识给我制造了很大的障碍。我认为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前一天刚学会的那些符号，然而它们却让我犯糊涂了。其结果是，我做题的速度慢得令人痛苦，我被迫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范例，然后才能对我被要求做的东西形成一种清晰的认识。实际上，我到现在也不确定我是否正确地理解了所有符号，尤其是在我特别苦恼，不知如何发挥智力的时候……

关于吉尔曼先生写给你的信中提到的内容，目前还有一个事实需要明确解释。我从未在吉尔曼学校接受过任何直接的指导。萨利文小姐总是坐在我身边，告诉我老师说的内容。我的确教过我的物理老师豪小姐怎样书写美国盲文，但是她从未以那种方式给我做过

任何指导，除非书写一些供练习之用的习题可被称为指导——为了解读这些习题，我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亲爱的格洛特夫人学了手语字母，她本人过去教过我，但这是在私人授课时做的，我的朋友为那些课程支付了费用。在德育课上，萨利文小姐尽其所能地给我解释了老师讲解的内容。

你也许可以给剑桥学院的校长送一份此信的副本，它有可能在部分话题上对他有所启示，他现在似乎根本不了解那些话题……

九十五 致米尔德丽特·凯勒小姐

剑桥，布拉托街138号，1899年11月26日

……我们终于安顿下来过冬了，我们的工作将顺利进行。吉斯先生每天下午四点半来，他让我在崎岖不平的路段上得到了“友好的提升”，而每个学生都要走过这些路段。我正在学习英国历史、英国文学、法语和拉丁语，不久后我还将学习德语和英语作文，让我们吃苦头吧！你知道，我像你一样厌恶语法。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想写作，就必须过这一关，就像我们在学会游泳之前，不得不在湖里淹上数百次那样！在法语方面，老师正在给我读《鸽子》。这是一部令人愉快的小说，充满了活泼有趣的表达和令人战栗的冒险（不要大胆地指责我用词夸张，因为你也一样）。此外，如果你读了它，我想你会非常喜欢它的。你在学习英国历史，不是吗？啊，它真是太有趣了！我正在全面学习伊丽莎白时期的历史事件，学习改革，学习《至尊法案》，学习海上的发现，学习所有的大事，而恶魔似乎已经决心要折磨像你这样无辜的年轻人！……

我们现在有了一套时髦的冬季装备，有大衣、帽子、长袍、法兰绒衣服，什么都有。我们刚刚拥有了一个法国裁缝做的四套漂亮的女装。我有两套，其中一套有一条黑色丝绸裙子，裙子上有一个

黑边网，白府绸的腰带，配着天蓝色天鹅绒和薄纱，缎子抵肩，镶着奶油色的花边。另一套中的裙子是羊毛面料的，是非常淡雅的绿色，腰部装饰着粉红色和绿色的锦缎天鹅绒，还有白色的花边儿（我感觉是这样的），上身是紧身双排扣样式，用天鹅绒叠出横褶来装饰，还有一排小白扣。老师也有一套丝绸套装，裙子是黑色的，腰部几乎全是黄色的，装饰着精致的淡紫色薄纱和黑色天鹅绒蝴蝶结花边。她的另一套是黑色的，装饰着紫色天鹅绒，腰上有一领奶油色花边。这样一来，你也许会想象我们看上去十分像孔雀，只是我们没有尾巴……

八天前，哈佛和耶鲁举行了一场精彩的足球赛，在这里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我们在屋里就能听到男孩子们的喊叫和观众的欢呼，就好像我们置身于赛场上一样。罗斯福上校在哈佛队里。但是，祝福你，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运动衫，而不是我们知道的深红色！共有二万五千人观看了比赛，当我们出去时，吵闹声太吓人了，我们几乎要从我们的皮肤里跳出来了。我觉得它是喧嚣的战争，而不是我们听到的一场足球赛。但是，尽管他们付出了疯狂的努力，但两队都没有得分，我们都边笑边说：“噢，现在锅不能说茶壶黑了！”

九十六 致劳伦斯·赫顿夫人

纽约，麦迪逊街区559号，1900年1月2日

……我们现在已经来这里一个星期了，将和罗兹小姐一起待到星期六。我们正在享受此次来访的每一刻，每个人都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已经见了我们的很多老朋友，还交了几个新朋友。我们上星期五和罗杰斯夫妇用餐了；啊，他们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他们温文尔雅的举止和发自肺腑的友善让我心里充满了温暖的欢乐之光和感激。我还见到了格里尔博士。他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灵！我比以前更爱他了。我们去参加了圣巴塞洛缪教堂的礼拜；自从亲爱的布

鲁克斯主教去世后，我在教堂里还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强烈的归属感。格里尔博士布道时语速很慢，我的老师有时间告诉我他读的每一个单词。他的教众一定对他与众不同的从容感到惊讶。在做完弥撒后，他请风琴手沃伦先生为我演奏了一曲。我站在教堂的中央，大风琴的震颤在那里是最强的。我感到了强大的声浪击打着我，就像巨浪击打着汪洋大海上的一条小船……

九十七 致约翰·希茨先生

剑桥，布拉托街138号，1990年2月3日

……我的学习比以往更有趣了。在拉丁语方面，我正在读贺拉斯的抒情诗。尽管我发现它们很难翻译，然而我认为，在我读过的或将要读的拉丁语诗歌中，它们是最动人的篇章。在法语方面，我们已经读完了《鸽子》，我正在读高乃依的《贺拉斯》和拉封丹的《寓言》，这两本都被印成了盲文。这两本书我刚刚开始读，但我知道，我会喜欢那些寓言的，它们以简单却迷人的方式道出深刻的教益，这一点深得我心。我想我还没有告诉你，我亲爱的老师正在给我读《仙后》。我担心这本书里的毛病和我对它的喜爱一样多。我不太留意比喻。实际上，我常常觉得它们乏味。我忍不住想，斯宾塞的武士、异教徒、仙女、龙以及各种奇异生物的世界，是一个多少有些怪诞和滑稽的世界。但是，那首诗自身是动人的，就像一条奔腾的小溪那样悦耳动听。

我现在是十五本新书的骄傲主人。这些书是我们从路易斯维尔订购的，其中包括《亨利·埃斯蒙德》、《培根随笔集》以及《英国文学选粹》。我下周也许会再拥有几本书，其中包括《暴风雨》、《仲夏夜之梦》，也许还有格林所写的关于英国历史的选集。我是不是很幸运呀？

我担心这封信散发出了太多书的味道，但它们这些天真的占据了我的生活，我几乎没有看到或听到别的什么东西！我真的认为，我每晚都在书本上睡觉！你知道，一个学生的生活必然是多少受到限制的、狭窄的，排挤了几乎所有不在书本里的东西……

九十八 致拉德克里夫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马萨诸塞州，剑桥，布拉托街138号，1900年2月3日

亲爱的先生，作为决定我未来一年学习计划的一种帮助，我请求你提供关于我上拉德克里夫学院正规课程的可能性的信息。

自去年七月收到拉德克里夫学院的录取证书后，在一位私人教师的指导下，我一直在学习贺拉斯、埃斯库罗斯、法语、德语、修辞学、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和批评、英语作文。

我应该期望，等上了大学，我即使不继续学习这些科目的全部，也至少会继续学习这些科目的大部分。我学习的条件是要求萨利文小姐在场，她在过去的十三年里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伴侣，给我解释别人的口语，给我读试卷。等上了大学，我需要她和我一起上课，参加口头问答，在一些科目上可能还需要别的某个人来帮助我。我将用打字机做我所有的书面作业，而如果某位教授不理解我说的话，我可以把我对他提问的回答写出来，在口头问答结束后交给他。

拉德克里夫学院能否适应这些前所未有的情况，以便让我在学院里进行我的学习？我意识到，在我接受学院教育的道路上，困难是很大的。对其他人来说，这些困难也许看上去是无法克服的；但是，亲爱的先生，在战斗之前，一位真正的战士是不会承认失败的。

九十九 致劳伦斯·赫顿夫人

马萨诸塞州，剑桥，布拉托街138号，1900年6月9日

……我尚未收到学术委员会对我的信做出的答复，但我真诚希望他们能亲切地答复一下。我的朋友认为，他们居然犹豫了这么久，实在很奇怪，尤其是我根本没有请求他们简化我的学习，只是请求他们做出调整，以便适应现有的条件。康奈尔大学已经答应做出安排，以适应我目前的学习条件，如果我决定去康奈尔的话。芝加哥大学也做出了相似的提议。但是，我担心，如果我去了别的学院，难免会有人想，我没有令人满意地通过我参加的拉德克里夫学院入学考试……

信件一百至信件一百零五

在那年秋天，凯勒小姐进入了拉德克里夫学院学习。

一百 致约翰·希茨先生

剑桥，柯立芝大街14号，1900年11月26日

关于我和老师合作成立一个聋哑儿童机构的计划，我已经和你交流过了。起初我热衷于为它寻求支持，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除了敌视老师的人以外，还有谁会提出严肃的反对。但是，现在，在非常严肃地思考并咨询我的朋友后，我已经认定，那个计划是完全不可行的。我曾经渴望让聋哑儿童拥有和我一样的有利条件，但在此期间，我完全忘了，在完成这个计划的道路上可能存在着诸多障碍。

我的朋友认为，我们也许可以在家里教一两个学生，这样既能实现我帮助他人的愿望，也可以避免一所大学校带来的任何不便。

他们都是很亲切的，但是我忍不住想，他们那样说，更多的是从一种商业角度出发，而非从一种人道主义观点出发。我相信，他们并不十分理解我的渴望是多么强烈，我渴望所有像我一样遭受折磨的人都能接受思想、知识和爱的馈赠。然而，我无法对他们观点的力量和分量视而不见。我看得很清楚，我必须将那个方案当作不切实际的方案加以抛弃。他们还说，当我在拉德克里夫学院上学时，我应该任命一个顾问委员会来处理我的事务。我仔细考虑了这一建议，然后我告诉罗阿兹先生，拥有一些睿智的朋友让我感到骄傲和高兴，因为在一切重大事务上，我总能向他们征求建议。我为这个委员会选择了六个人，其中有我的母亲、老师（因为她对我来说就像一位母亲）、赫顿夫人、罗兹先生、格里尔博士和罗杰斯先生，因为他们这些年来一直支持我，让我上大学成为可能。赫顿夫人已经给母亲写信，表明如果母亲同意让我拥有除她和老师之外的顾问，就给她发电报。我们今天上午收到了电报，母亲已经同意了这种安排。现在剩下的，就是我给格里尔博士和罗杰斯先生写信了……

我们与贝尔博士进行了长谈。他最后提出了一个建议，而这个建议让我们所有人都高兴得无以言表。他说，尝试创立一所聋哑儿童学校是一个巨大的失策，因为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失去那些最宝贵的机会，无法去过耳聪目明儿童那种比较完善、比较富裕、比较自由的生活。我曾经担心这一点，但没能看到我们将如何补救这一点。然而，贝尔博士建议，所有对她的方案感兴趣的朋友都应该组织一个协会，来促进聋哑人的教育，而老师和我自己当然应该被包括在这个方案之中。按照他的计划，他们将任命老师来训练他人，让他们在自己的家里教育聋哑儿童，就像老师曾经教育我那样。我们将募集资金，来支付老师们的住宿费和薪水。与此同时，贝尔博士补充说，我既可以安下心来，在拉德克里夫学院努力学习，与其他耳聪目明的女孩展开竞争，而我心灵的最大愿望又可以得到满

足。我们鼓掌欢呼起来。我们喜不自禁地离开了。老师和我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轻松。当然了，我们现在还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对我的大学学习和聋哑人的未来福祉那令人痛苦的焦虑，已经在我们的头脑里烟消云散。一定要告诉我你对贝尔博士的建议的看法。在我看来，它似乎是最具操作性、最睿智的。但是，在我就此事发表看法或采取行动之前，我必须了解关于它的一切……

一百零一 致约翰·D. 莱特先生

剑桥，1900年12月9日

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恶棍？实际上，除了“马贼”可以用来形容我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词能糟糕到足以表达你对我的看法。你老实告诉我，你真的把我想得那样糟糕吗？我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我想过给你写很多封信，只是迟迟没有落笔。此外，我很高兴收到你积极的来信。真的，我真的喜欢。我打算立即写回信，但当人忙起来，日子就在不经意间流逝了，而我这个秋天非常忙。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拉德克里夫学院的女生学习起来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如果你不信，你最好自己来看看吧。

是的，我正在为取得一个学位而接受正规大学课程。等我成了文学学士，我想你就不敢把我称作恶棍了！我正在学英语，对不起，是大学二年级英语，尽管我看不出它与简单英语有什么不同。我还在学德语、法语和历史。我比我预想的还要喜欢我的学习，换句话说，我很高兴我来了。学业有时候困难重重，但它尚未让我陷入困境。不，我现在没学数学，也没学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课程在拉德克里夫是选修课，只有某些英语课程是必修课。我在上大学前就完成了我的英语和高级法语的学习，并且我选择了我最喜欢的课程。然而，我不打算完全放弃拉丁语和希腊语。也许，我稍后将继续这些课程的学习。但是，我已经永远向数学说再见了。此外，

我向你保证，我很高兴看到那些可怕小妖精中的最后一个！我希望在四年里取得我的学位，但我并不太苛求那一点。我将不会匆匆忙忙地学习，我希望尽可能多地离开学业。如果我一年上两种课，甚至只上一种课，我的很多朋友会感到非常愉快。但是，我相当反对把我的余生耗在大学里……

一百零二 致威廉·韦德

剑桥，柯立芝大街14号，1900年12月9日

……既然你对聋哑人这么感兴趣，那么我开头就告诉你几个我近期碰到的例子。去年十月，我听说德克萨斯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女孩，她名叫露比·赖斯，十三岁了。我认为她从来没有接受过教育，但是他们说，她会做针线活儿，喜欢帮助别人做这种活儿。她的嗅觉很棒！啊，当她走进一家商店，她会径直走向陈列柜，她还能分辨出她自己的东西。她的父母真的急着为她找个老师。他们还给希茨先生写信谈了她的情况。

我还知道密西西比聋哑人学院的一个孩子，她名叫莫德·司各特，六岁大。负责照看她的女士沃特金斯小姐给我写了一封有趣的信。她说，莫德天生耳聋，三个月大就丧失了视力；当数周前去学院时，莫德十分无助。她甚至不会走路，也很少用她的手。当他们尝试教她串珠子时，她的小手垂到了她身旁。她的触感显然没有得到发展，并且迄今为止，她只有抓住某个人的手才能走路。但是，她似乎是个极为聪明的孩子。沃特金斯小姐补充说，她非常漂亮。我已经给沃特金斯小姐写信说，等莫德学会了阅读，我将送给她很多故事书。一想到那个漂亮的可爱小女孩被迫与生活中美好的事物隔绝开来，我的心就会痛。但是，沃特金斯小姐似乎正是她所需要的那种老师。

我几天前在纽约见到了罗兹小姐。她告诉我，她已经见到了凯蒂·马克吉尔。她说，那个可怜少女的说话和行为就像一个小孩子。凯蒂玩了罗兹小姐的戒指，还把它们拿走了，她还快乐地笑着说：“你将再也不会拥有它们！”只是在罗兹小姐谈论最简单的东西时，她才能理解。罗兹小姐希望送给她一些书，但是罗兹小姐无法找到任何浅显到适合她的书！罗兹小姐说，凯蒂其实非常可爱，但亟需适当的教导。听到所有这一切，我非常吃惊，因为我根据你的来信判断，凯蒂是一个非常早熟的女孩……

数天前，我在伦瑟姆火车站碰到了汤米·斯特林格。他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强壮的大男孩了，他很快就需要一个男人来照料他了。他真的太大了，已经不适合让一位女士来照料他了。我听说他上了公立学校，他们说他的进步令人吃惊。但是，他的表达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这一点，他说起话来还只是会说“是”、“不”。

一百零三 致查尔斯·T. 科普兰先生

1900年12月20日

我亲爱的科普兰先生，我硬着头皮给你写信，因为我担心，我无法解释我停止写作文的原因；你会认为我已经气馁了，或者为了逃避批评，已经胆怯地从你的课上撤退了。请不要有这些令人不愉快的想法，一点也不要。我并不气馁，我也不害怕。我有信心，我能继续像我过去那样写作文。不仅如此，我还觉得，我会以相当不错的分数通过那一课程。但是，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这种文学补丁作业的兴趣。我从来不曾对我的学习满意过，但直到你给我指出来，我才知道我的局限是什么。我去年十月上你的课时，我一直像别的同学那样，使出我全部的力量，试图尽可能完全忘掉我的局限和特殊环境。然而，我现在明白了，试图用不属于一颗星星的挽具把它套在一个人的马车上，是愚蠢的。

我总是把接受他人的体验和观察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做出我自己的观察、描述我自己特有的体验也许是值得的。我今后决心成为我自己，过我自己的生活，当我有自己的思想时就写出来。等我写出了某种看上去新鲜、自然、值得你批评的东西，我会把它带给你，如果我可以的话。如果你觉得它还不错，我会感到高兴的。但是，如果你的看法是否定的，我会一改再改，直到我成功地取悦你……

一百零四 致劳伦斯·赫顿夫人

剑桥，柯立芝大街14号，1900年12月27日

……这么说，你是在报纸上读到了关于我们班午宴的报道？我想不明白，报纸是怎样发现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的。我肯定，当时没有记者在场。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妙的时间，敬酒和演说太有趣了。我只讲了几句话，因为只是在被叫上去讲话之前几分钟，我才知道他们期望我发表讲话。我想，我曾经给你写信说了，我已经当选为拉德克里夫学院新生班的副班长。

我在上封信里告诉你我拥有一件新连衣裙了吗？那是一件真正的晚会礼服，低领口，短袖，拖地的部分很长。它是淡蓝色的，装饰着同样颜色的雪纺绸。我只穿过它一次，但那时我觉得，带着全部荣耀的所罗门也无法与我相比！无论怎么说，他肯定不曾拥有一件我那样的连衣裙！……

费城一位绅士刚给我的老师写信，谈了巴黎一个既聋又盲的孩子的情况，他父母是波兰人。那位绅士说，他的母亲是一位内科医生，是一位杰出的女人。在患病失去听力前，这个小男孩可以说两三种语言。他现在只有五岁左右。可怜的小家伙，我希望我能为他做点事。但是，他太小了。我的老师认为，如果把他与他的母亲分

开，就太糟糕了。我收到了肖夫人写的一封信，信里谈了为这些儿童做些事情的可能性。贝尔博士认为，目前的普查显示，仅在美国就有一千多个这样的儿童（受益于教育的既聋又盲的青少年的数量并没有这么多，但对这些有缺陷的青少年的教育曾经被忽视了）。肖夫人认为，如果我所有的朋友一起努力，那么“在本世纪初建造一条传递慈善的新干线，将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拯救这些不幸儿童就有可能实现……

第六章

一百零五 致威廉·韦德先生

剑桥，1901年2月2日

……顺便问一下，你有没有英国盲文的样本，尤其是为那些后天失去视力的盲人印制的，或者为了那些手指因长期劳作而变硬，以至于触摸不够灵敏的盲人印制的？我在我的一本英国杂志中看到了一篇关于这样一个系统的报道，我急于了解更多关于它的情况。如果它真像他们说的那么有效，那么我找不出任何理由拒绝英国盲文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如你所知，即使是希腊语也可以用它印制出来。那么，它也将被内点系统转化得更为有效，而内点系统会节省大量的空间和纸张。我认为，拥有五六个盲人版本，再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了……

信件一百零六至信件一百零九

《大圆世界》编辑试验性地提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订阅，可以把那份杂志为盲人印成阳文版。下面这封信是对上述提议的答复。很明显，盲人应该拥有一份用阳文字母印刷的好杂志，但不应该是专门的盲人杂志，而是我们最好的月刊之一。单单靠盲人无法资助它，但弥补额外的费用不需要花很多钱。

一百零六 致《大圆世界》

剑桥，1901年2月16日

绅士们，我今天才找出时间回复你们有趣的来信。一只小鸟已经在我的耳朵里吟唱了那个好消息，不过直接从你们那里听到它让我倍感喜悦。

如果将《大圆世界》用可以被触摸的语言印制出来，那将很了不起。我怀疑，那些享受着光明特权的人对你们专为盲人订制杂志的计划所带给盲人的巨大恩惠有无概念。能够独立阅读这个世界的意志、思想和行为——在这个欢乐与悲伤、失败与成功被人津津乐道的世界里——的确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我担心《大圆世界》给坐在黑暗里的人带来光明的努力，将获得理所当然的鼓励和支持。

然而，我担心《大圆世界》阳文印刷版的订阅数量不会很高，因为我听说，盲人群体是贫穷的。但是，如果有必要，盲人的朋友为什么不协助《大圆世界》呢？毫无疑问，许多灵魂与双手时刻准备着将慷慨的意图变为高尚的行为。

祝你们在这个令我倍感亲切的事业中取得成功。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祝福。

一百零七 致妮娜·罗兹小姐

剑桥，1901年9月25日

……我们在哈利法克斯待到了八月中旬左右……一天又一天，海港、战船和公园让我们不停地思考、感受、享受……当“印第安

纳”号访问哈利法克斯时，我们受邀登上了甲板，而她是用自己的汽艇来接我们的。我抚摸着大炮，用我的手指“读”了在圣地亚哥被俘的几艘西班牙船只的名字，感受着它被炮弹击穿的地方。“印第安纳”号是海港中最大、最好的舰只，我们特别为她感到骄傲。

在离开哈利法克斯后，我们在布雷顿角拜访了贝尔博士。在一座俯瞰布拉斯德奥尔湖的名为比因-布雷格的山上，有一座迷人的、具有浪漫色彩的房子。

贝尔博士告诉了我很多与他工作有关的趣事。他刚建造了一条船，只要有风帮忙，这条船就可以由箬帆驱动。有一天，他做了一些试验，想看看他能否顶风操纵箬帆。我在那里，还帮他扬起了那些箬帆。我注意到，有一个箬帆上的线是电线，那根电线还被用来串过珠子。我说，我觉得它们会断。贝尔博士信心满满地说：“不会！”于是，那个箬帆扬起来了。它开始拖拉，但是瞧吧，电线断了。那条大红龙折断了，可怜的贝尔博士则孤苦伶仃地站着，目送它飞远。在那次之后，他就开始询问我箬帆线是否结实，只要我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就立即更换掉它们。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开心……

一百零八 致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博士

剑桥，1901年11月10日

我的老师和我希望出席明天举行的豪博士百岁诞辰庆典聚会，但是我非常怀疑我们是否有机会与你交谈。于是，我现在就给你写信，告诉你我对你将在庆典聚会上讲话有多么高兴，因为我觉得，与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相比，你都能更好地表达盲哑人士对豪博士为他们提供教育、创造机会、获得幸福的感激，豪博士点亮了盲人的眼睛，开启了失语的嘴唇。

坐在书房里，被我的书包围着，享受着圣哲们亲密的友谊，我在努力地想象，如果豪博士没有肩负起上帝交给他的伟大任务，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谁能说，如果豪博士没有将教育劳拉·布里奇曼的责任揽在他自己身上，将她领出冥界的深渊，重拾她作为人的天赋，那么我今天还会不会成为拉德克里夫学院一个二年级学生？但是，猜测与豪博士的伟大成就可能相关的东西，是徒劳无益的。

我认为，只有那些从活死人般地存在——劳拉·布里奇曼被从中拯救了出来——中逃离的人，才能意识到，一个没有思想、信仰和希望的灵魂，会有多么孤独，会怎样被黑暗吞噬，会怎样被它的虚弱束缚。言辞不足以描绘监牢的凄凉，也不足以描绘从其囚禁中被拯救出的灵魂的喜悦。如果我们将豪博士开始其工作前盲人的穷困与无助，与他们现在的价值和独立做个比较，我们就会意识到，有人在我们中间做了了不起的事情。如果身体条件在我们周围建立起高墙，会怎样呢？多亏了我的朋友和帮助者，我们的世界才呈现了向上的状态，整个天空都是我们的！

想到豪博士的高尚行为将在这个城市——他就是在这个城市进行了伟大的劳动，为人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获得它应得的、表达热爱和感激的颂词，真令人感到快乐。

我的老师和我给你送上亲切的问候。

你真诚的朋友

海伦·凯勒

一百零九 致乔治·福瑞斯特·豪尔阁下

马萨诸塞州，剑桥，1901年11月25日

我亲爱的豪尔参议员，你喜欢我写的关于豪博士的信，我很高兴。它是我的肺腑之言，它之所以能赢得其他心灵的共鸣，原因也许正在于此。我将请求黑尔博士将那封信借给我，我好给你抄写一封。

你看，我使用了一台打字机。这么说吧，它是我的左膀右臂。没有它，我实在想不出我如何才能上大学。我用它写了我全部的作文，答了我全部的试卷，包括希腊语课程的作业和考试。实际上，它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一个人所犯的错误能一目了然，因为没机会将它们藏在字迹潦草的书写中。不过对教授来说，这也许会被视为一种优点。

我知道，等我告诉你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你会觉得好笑。我喜欢让人给我读报纸，我还试着理解当天的重大新闻，不过我担心我的知识是非常不扎实的，因为我每读一本新书，观点就会改变。我过去认为，等我研究了《文官政府和经济学》，我所有的异议和困惑都将绽放成美丽的确定性花朵。但是，唉，我发现，在这些肥沃的知识田地里，莠草多于麦子……

第三卷 对海伦·凯勒生平及教育的补充说明（上）

第一章

著书背景

凯勒小姐的自传《我的人生故事》在此时出现是恰到好处的。她已经完成了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未来的行为只是锦上添花罢了。她的成功有目共睹，两年来，她在拉德克里夫学院取得的成绩已经向世人证明，她能够像正常人一样接受高等教育。现在，那些针对凯勒小姐的质疑之声可以平息了。

当凯勒小姐的自传以连载形式出现时，波士顿的一家报纸摘选了其中几段作为一篇严肃社论的主题。社论作者对凯勒小姐明显流露出的对她大学生活价值的幻灭感表示遗憾。他还引用了几段凯勒小姐的描述作为论据。在这些段落里，凯勒小姐解释说，大学不是她想象中的“万能的雅典”。她还引用了其他杰出人物的例子为证，这些人物的大学生活显得令人失望。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凯勒小姐是抱着随性的心态来写这部自传的，社论作者信以为真的关于幻灭感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幽默的表达方式。凯勒小姐并不认为她的观点有多么重要，当她说出她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时，她理所当然地认为，读者将把它们当作大学低年级学生的看法来接受，而不是当作一个成熟作者的睿智观点。例如，一些人对她关于《圣经》的看法感到恼火，这让她十分吃惊。她只是在一个英语文学课程里被迫读了整本《圣经》，并不是当成她的老师或父母施加给她的一种宗教义务来读的。这一点她在书里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但一些读者就是视而不见。对此她只能付之一笑。

由于冒昧地谈论了她自传的内容价值几何，我应该向读者和凯勒小姐道歉。但是，我有必要再解释一下。在描述其早期教育时，

凯勒小姐并没有对日常生活和重大事件进行精确的记录。她无法详细了解别人教育她的方式，而她对童年的回忆在某些情况下是对后来从老师和旁人口中获悉的情况的理想化处理。与大多数人相比，她回忆起十五年前往事的可能性要小一些。人们发现，在某些特殊事件上，凯勒小姐老师的记录与她的记述不一致，原因可能正在于此。

凯勒小姐的写作方式最能显示她不得不克服的困难有多大。当我们写作时，我们可以回过头来重读我们的作品，打乱页码，插入一些内容，重新排列，看看段落在校样中看起来如何，就这样在眼前构筑整个作品，就像一个建筑师绘制他的蓝图那样。当凯勒小姐以打印形式写她的作品时，除非某人以手语字母的方式给她阅读，否则她无法再次参阅它。

盲文机可以打出她能直接阅读的手稿，帮助她消除一部分困难。但是，由于她的作品最终必须以打印稿的形式呈现，使用盲文机多少有些麻烦，因此她养成了直接用打字机写作的习惯。她并不依赖盲文手稿。一年多前，她开始写她的故事，用盲文做了一百多页的材料和笔记。就在这个时候，她犯了一个错误。在手稿完成前她不慎损毁了这些笔记。于是，她用打字机写出了大部分内容，又在记忆的指引下将萨利文小姐读给她听过的插曲拼凑成了一个整体。

去年七月，她顶着巨大的学习压力完成了作品的最后一章。接下来，她开始对手稿进行修改。她的好友威廉·韦德先生让人根据杂志印样为她制作了一份盲文副本。她这才第一次将整个手稿置于指尖之下。她看到了不完美的段落安排和重复的短语。她还看到，她把故事不恰当地安排成了短章节，因此她重新划分了故事章节。

凯勒小姐所写的内容更适合被视为一系列优秀的段落而非一个

统一的故事，这一方面是由她的性格所致，还有一方面是由于她的写作条件有限。实际上，故事中有几个段落是她在英语课上写的短文，这些短小的段落有时候也会显示出自身的局限。

在修改故事的过程中，凯勒小姐用她的盲文机将一些校正写在了分开的纸页上。她用她的打字机打出了一些长篇的校正，用提示文字指出它们应该属于哪里。接着，她利用她的盲文副本阅读了整个故事，一边读一边校正，而这些校正就写在将要付印的手稿上。在这一修订的过程中，她讨论了题材和措辞的问题。她坐下来，让她的手指在盲文手稿上奔跑。她还时不时地停下来，去参照记有修改信息的盲文笔记。她一直采用大声朗读的方法来确认手稿的准确性。

凯勒小姐像任何一位虚心接受朋友或编辑批评的作者一样听取了旁人的批评。萨利文小姐是一位优秀的批评家，多次在创作和修改的过程中提出建议。一家报纸暗示，凯勒小姐是在指导下写出这本书的；她之所以将某些东西放进书里，是受了一些热心朋友的影响。事实上，她接收并重视的大部分建议都是删除某部分内容，而非添加新的内容。这本书的确是凯勒小姐创作的，是她独立写作能力的证明。

第二章

个性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拿破仑和海伦·凯勒是19世纪最有趣的两个人物。就她所取得的成就而言，世人对她的崇拜有些过度了。没有人能够讲述尚未披露的关于她的巨大真相，而我能做的，就是再提供一些关于凯勒小姐的工作的事实，让她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

凯勒小姐个子高挑，身材优美，健康状况一直不错。她看上去过于神经紧张，其实并不如此，因为她用手表达的次数超过了大多数说英语的人们。她养成这种打手势习惯的原因之一是长期将手作为交流工具，因此双手已经替代了眼睛的功能，能够表达出一个眼神隐藏的含义。每个聋人都会使用手语。实际上，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系统化的手势——也就是德·里皮神父发明的手语——是聋人们最好的交流方式。

当凯勒小姐说话时，她的脸生机勃勃，表达了她所有的思想状态。那些表情让她的容貌楚楚动人，话语一半的意义就此被表达了出来。另一方面，她不知道另一个人的表情。然而，当她和一位亲密朋友说话时，她的手会迅速地伸到她朋友的脸上，要看看她所谓的“嘴的扭动”。通过这种方式，她能够理解那些我们通过声调和闪烁的目光在无意识中说出的只言片语。

她对人的记忆力是非凡的。她记得曾经握过的手指的抓握特点，记得人与人之间握手时肌肉绷紧的不同程度。

也许，凯勒小姐最独特的特点（也是萨利文小姐最独特的特点），是幽默。她使用文字的技巧和玩文字的习惯让她时常妙语连珠。

有人问她，她是否喜欢学习。

“是的，”她回答说，“可我也喜欢玩。我有时候还觉得，我就像一个音乐盒子，所有的游戏都被关在了我的身体里面。”

当她遇到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佛奈斯博士时，他告诫她，不要让那些大学教授告诉她太多关于莎士比亚生平的事实。他说，我们知道的不过是这么几件事：莎士比亚被命名了，结婚了，死了。

“好吧，”她回答说，“他似乎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有一次，一个朋友正在学手语字母，不停地做“g”的手势，它就像一个路标的柄；至于“h”，则需要用两根伸展的手指来做。最后，凯勒小姐告诉她“猛力投掷那两个桶”。

有一次，约瑟夫·杰斐逊先生正在给凯勒小姐解释她头上的肿块是什么。

他说：“那是你的职业拳击造成的隆起部分。”

“我从不战斗，”她说，“除了与困难战斗。”

凯勒小姐的幽默是那种意味比较深长、透露着胆识的幽默。

十三年前，她下定了要学会说话的决心。她不停地缠着老师，直到她被允许上课，而即使是聪明的人，甚至他们中最聪明的人萨利文小姐，都认为这是一种不大可能取得成功的试验，几乎可以确定会让凯勒小姐失望。而让她得以进入大学的，同样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她通过了她的考试并拿到她的入学通知书后，拉德克里夫的院长和其他人建议她不要再继续求学了。于是，她把入学计划推迟了一年。但是，她不满足于现状，最终实现了读大学的梦想。

她的人生曾经是一系列尝试。无论别人做什么，她也要做。她已经取得了成功，因为在尝试与别人一样的过程中，她已经最充分地成为了她自己。她不愿意被击败，而这种意愿鼓舞了她的勇气。别人能去哪儿，她也能去。她对肉体勇敢的注重与斯蒂文森有些相像——那个男孩对哭泣的同伴投以蔑视，多少带着些小小的虚张声势。她在树林里游荡，在丛林中穿行，弄得浑身伤痕累累；但是她绝不承认自己受到了伤害，你也无法说服她以后乖乖待在家里。

因此，当人们尝试和她做实验时，她展现出了运动员般的决心，要赢得别人想让她接受的任何考验，无论那种考验是如何荒唐。

如果她不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她就会带着一种淘气的自信去猜。问她你的大衣是什么颜色（盲人根本无法分辨颜色），她就会触摸它，并且说“黑色”。如果它碰巧是蓝色的，在你得意扬扬地告诉她正确答案之后，她就有可能这样回答：“谢谢你。我很高兴你能分辨出它的颜色。你为什么还要问我呢？”

她异想天开又具有冒险性的精神对她的性格影响太大了，以至于她简直成了心理实验者可怜的对象。不仅如此，假如不是萨利文小姐自己做了很多实验，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凯勒小姐应该接受科学家的调查。有一次，有个心理学家问萨利文小姐，海伦小姐睡着时是否还用手指拼写。萨利文小姐回答道，她不觉得坐着观察有什么价值，这种事情的重要性太小了。

凯勒小姐喜欢和人群在一起。如果她正在触摸的某个人让一个笑话逗乐了，她也会跟着笑，就好像她听见了那个笑话。如果别人因为音乐而面露红光，人们会满怀同情地看到，一种回应性的红光就会在她的脸上闪耀。实际上，她对萨利文小姐的动作的触摸是那么仔细，以至于她能回应萨利文小姐的情绪，并且她似乎还清楚正在进行的谈话内容是什么，即使有时候对话内容并没有被拼写给她。同样地，她对音乐的回应部分是出于同感，尽管她也喜欢音乐本身。

对她来说，除了敲打和振动，音乐可能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她无法唱歌，也无法弹钢琴。当然了，正如某些早期的实验显示的那样，她能机械地学会在键上敲打出一种曲调。然而，她对音乐的喜欢是很真实的，因为当声波向她袭来时，她对声音有一种触觉上的

认知。毫无疑问，她对旋律的体验部分来自于她正在感知的固体物体的振动，比如说，地板。更明显的是钢琴的琴盖，她可以把手放在上面感知声波的振动。但是，她似乎感觉到了空气本身的振动。当风琴师在圣巴塞洛缪教堂给她演奏风琴时，整个建筑都随着巨大的踏板曲调而颤动，但那根本说明不了她感觉到并正在欣赏的究竟是什么东西。随着风琴曲调的增强，空气的振动让她摇摆身体做出回应。有时候，她把手放在一个歌手的喉咙上，去感受肌肉的震颤和收缩，而她能从中获得真实的愉悦。然而，没人知道她的感觉究竟是什么。1985年，在一份杂志上，有人写道，凯勒小姐“通过真正感知不同作曲家谱写的曲子，对他们有着正确、智慧的欣赏，而舒曼是她最喜欢的作曲家”。看到这样的文字令人忍俊不禁。如果她知道舒曼和贝多芬的不同之处，那是因为她读到过相关评论，然后记住了评论内容。只要有人问她，她就可以背出来。

凯勒小姐努力地接触和结识新朋友，并且试图走进他们各自的知识领域当中，这让她忙于日常事务。当她开始接受更具系统性的教育，整日忙于应付书本时，对萨利文小姐来说，让凯勒小姐专注于学业将不费吹灰之力，要是她真那么喜爱社交的话。但是，每个结识她的人都给她提供了最好的建议，而她也接受了那些建议。在谈话的过程中，如果她旁边的一位朋友在某些时刻停止在她手里拼写，她一定会问：“你们正在说什么？”她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采集了正常人日常交流的碎片，在生活细节方面储备了翔实的信息。因此在生活的琐屑小事上，她很健谈。

她的很多知识是她直接获得的。当外出散步时，她常常被一小片灌木丛的香味吸引而停下脚步。她伸出手去触摸那些叶子，当她在指间摩挲叶脉，当她俯身轻嗅花香，当她回忆散步的过程，整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便属于她了，正如它属于我们一样。

当她置身于一个新地方，尤其是像尼亚加拉瀑布那样一个有趣的地方，无论陪伴她的是谁——当然了，通常是萨利文小姐——都要忙个不停地把她看到的東西详细地告诉她。萨利文小姐了解她学生的头脑，她能够从一闪而过的风景中选出基本的要素向凯勒小姐描述。这些要素足以帮助凯勒小姐清晰地勾勒出外部世界的形象，而对我们的眼睛来说，外部世界是令人困惑的，装满了太多特殊的东西。如果凯勒小姐的陪伴者没有给她提供足够的细节，她就会提出问题，直到她想象出令她满意的图景为止。

她不是在用眼睛看世界，而是通过内心的力量来为眼睛服务。当她散步归来，告诉某个人她散步的情况，她的描述既准确又生动。她通过比较书面描述和她老师的话语，获得了一种体验，而在使用视觉和听觉词汇时，这种体验让她避免了犯错。没错，她对生活的看法是高度粉饰的，充满了诗歌的夸张；按照她的理解，世界无疑要比它的实际状况多少好一些。但是，与某些人可能持有的观点不同的是，她对世界的认知并非是不完整的。她对碰巧没人告诉过她的某种事实的无知偶尔会让你感到惊讶，比如，她不知道海水是咸的，直到她第一次跳进大海。她对她经历的很多互不关联的事件和日常生活的事实视而不见，但她对世界的了解却足够详尽，足以让她的世界观避免常识性的错误。

在她直接了解的东西中，很多来自她的触觉。然而，与其他一些盲人相比，她的这种感觉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劳拉·布里奇曼能够分辨出丝线大小的细微差异，还能制作漂亮的花边。凯勒小姐过去常常编织东西，但她有更好的事情要做。她具有各种各样的能力，取得了各种各样的成就，她的触觉因而使用得不够充分，以至于没有取得高度超出正常敏锐程度的发展。有一天，一个朋友用几个硬币试了试凯勒小姐。在通过它们的相对重量和大小来确定它们面值的过程中，她比他预计的速度还要慢。但是，应该说，她几

乎从来没管过钱。顺便说一下，管钱是生活中许多肮脏而琐碎的细节之一，但她幸运地躲开了。

她能识别出一尊六英寸高小雕像的主题和含义。对她来说，在表达了一种美的思想的范围内，任何比一个半英寸的浅浮雕还要浅的东西都是一片空白。至于大雕像，她能够用她整只手触摸延伸的线条，了解它们较高的审美价值。她自我暗示说，她能比我们更好地了解它们，因为她能获知真正的大小，能更直观地欣赏一个被雕刻的人物的纯粹天性。当她在波士顿美术馆时，她站在一个阶梯上，让她的双手在雕像上舞动。当她触摸一个雕刻着跳舞女孩的浅浮雕时，她问：“歌者在哪儿？”当她找到他们时，她说：“有一个没张嘴。”是的，那个歌者的嘴唇是封闭的。

然而，正是在她的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才能最好地评估她感觉的灵敏性和手工技能。她似乎没有多少方向感。即使是在她十分熟悉的房间里，她也是在不太确定的情况下摸索着走路。大多数的盲人获得了听觉的帮助，所以难以做出公正的比较，和聋哑盲人的比较除外。与动作受到眼睛指导的正常人相比，她的灵敏性不够突出。不仅如此，我听说，与其他盲人相比，她的灵敏性也不突出。她没有练习过哪怕一种具有作图性质、需要使用她双手来完成的手艺。当她十二岁时，她的朋友，艺术家阿尔伯特·H. 孟塞尔先生让她用一块蜡版和一杆铁笔做了实验。他说，她做得相当不错，还设法依样画葫芦，绘制了叶子轮廓和玫瑰花结图案。她唯一做过的需要使用双手并具备一定技能的事情，是在打字机上打字。尽管她自十一岁以来就在使用打字机，但她打字的速度并不快，而是相当小心。她写字的速度尚可，并且绝对有信心保证书写正确。当她把她的手稿交给萨利文小姐阅读时，她的手稿上几乎没有排印错误。她的打字机没有特殊的附件。她通过小指时不时地触摸键盘外缘来确定键的相对位置。

凯勒小姐用她的触觉阅读手语字母似乎引发了一些困惑。即使很了解她的人也在杂志上撰文，描述萨利文小姐与她的学生“神奇的简短交流”。所有受过教育的聋哑人都会使用手语字母。大多数的词典都包含镌刻的手语字母。视力健全的聋哑人会看他同伴的手指，但触摸它们也是可能的。当有人和凯勒小姐说话时，她就把手指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她辨识单词的速度之快，甚至能赶上常人拼写单词的速度。正如她所解释的那样，她并不知道单个的字母或单个的单词。萨利文小姐以及其他经常和聋哑人生活在一起的人能够快速拼写，快到能够跟上一个人慢条斯理的演讲语速，但还不足以快到跟上一个语速快的人说的每一个单词。

任何人都可以在数分钟内学会手语字母，一天以后就能慢慢地使用它们；三十天不间断地运用，那么不必辨识他的手指在干什么，就能和凯勒小姐或别的任何一个聋哑人说话。如果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一点，如果聋哑儿童的朋友和亲属马上学会手语字母，那么全世界的聋哑人将会更幸福，受到更好的教育。

凯勒小姐通过阳文印刷和各种各样的盲文符号来阅读。一般的阳文印刷书籍是用罗马字母印刷的，无论是大写字母还是小写字母都是如此。这些字母是方形有角的简单图案。小写字母大约有一英寸的十六分之三高，从书页上凸出来有指甲那么厚。那些书籍体积庞大，大小相当于一本百科全书的一卷。格林的《英国人简史》要印成六大卷。那些书籍并不重，因为阳文印刷的书籍的书页挨得不密。有一次，凯勒小姐的一个朋友在黑暗中与她偶遇，听到了她手指穿越书页的沙沙声。这时，他才强烈地意识到，她是个盲人。

对盲人来说，最方便的印刷品是用盲文印刷的。盲文有好几个变种，真是太多了，有英国盲文、美国盲文，还有纽约点盲文。凯勒小姐这三种盲文都会读。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盲人知道好几种盲文，但正如凯勒小姐所建议的那样，如果英国盲文被普遍采用，会

省掉不少麻烦。如果想知道凸点看上去怎样，看看“xv页”上的复写（在电子文本上被省略掉了）就知道了。每个符号（要么是一个字母，要么是一个特殊的盲文缩写）都是一种结合，而这种结合是通过在六个可能的位置上改变地方和数点形成的。凯勒小姐拥有一台盲文书写机，她用它做笔记，给她的盲人朋友写信。打字机键盘上有六个键，而通过同时按下不同的组合键（就像一个人在钢琴上弹奏和声那样），操作者可以一次在一张厚纸上制作出一个符号，并且书写的速度可以达到用打字机打字的速度的一半。在制作单个书籍手稿的副本方面，盲文特别有用。

盲人书籍在数量上非常有限。它们不仅印刷费用高昂，而且销售量少，出版社难以盈利。但是，有几个设有特别基金的机构为凸版印刷书籍付费。凯勒小姐比大多数盲人幸运。她的一些朋友出于仁慈的心理，专门为她印刷了一些书籍。一些绅士自费印刷了她所需书籍的部分盲文版本，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盲人教育研究所的E. E. 艾伦先生，他就为海伦印刷过几次。

凯勒小姐通常的阅读速度并不是很快，但她读起来不慌不忙，与其说这是因为她触摸单词没有我们看单词那么快，不如说是因为她的一种思想习惯。她觉得，做事就要彻底，就要做好。当一个段落引起了她的兴趣，或她需要记住它以备将来之用，她就会用她右手手指迅速地把它触摸完。有时候，这种手指游戏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凯勒小姐心不在焉地用手语自言自语。当她在大厅里踱步或沿着走廊散步时，她的手在身体两侧摆动，就像鸟翅摆动那样无序。

我听说，触觉记忆是存在的，就像视觉和听觉记忆那样。萨利文小姐说，她和凯勒小姐都把她们说过的话记在“她们的手指里”。对凯勒小姐来说，将一个句子用手语字母拼出来，就等于把

它印在她的脑子里，这就像我们反复多次听同一个内容之后就会记住它，并且能够随时召回关于它的听觉记忆。

就像任何一个聋哑盲人那样，凯勒小姐对她嗅觉的依赖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她什么东西都嗅，并且能通过各种迥异的气味分辨出她所处的位置，她正在经过的是哪位邻居的房子。随着她智力的成长，她对这种感觉的依赖逐渐减少。很难断定，她现在通过气味辨别东西的能力达到了何种程度。嗅觉已经变得声名狼藉，聋哑人不愿意谈论它。然而，凯勒小姐敏锐的嗅觉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我们对人和物的辨认能力。这种辨认能力习惯上被归因于某种特殊的感觉，或一种异常的能力，即当某个人在附近时，我们似乎都拥有的将那个人分辨出来的能力。

关于特殊的第六感的问题是十分微妙的。有些人认为，凯勒小姐拥有第六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定，她无法拥有别人没有的任何一种感觉。此外，对她来说，或对任何一个了解她的人来说，一种特殊感觉的存在是不明显的。凯勒小姐显然不是神秘之事或神秘理论的一个孤证，任何以那种方式来解释她的企图都无法应付她的常态。她不比别的任何一个人更神秘或更复杂。她之所是的全部，她之所为的全部，都可以获得直接的解释，除了每个人身上都有却永远无法解释的那些东西。她似乎证明不了摆脱物质的精神之存在，证明不了先天思想的存在，证明不了不朽的存在，证明不了其他人同样无法证明的任何一种别的东西的存在。哲学家曾试着去找出，在她学会语言之前，她对抽象观念的概念是什么。假如她有过什么概念，现在也没办法发现它，因为她无法记住，并且很显然，当时也没有进行记录。正如她的评论所解释的那样，在听到“上帝”一词之前，她没有关于上帝的概念。

她的时间感是很出色的，但它是否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能力，目前尚无法得知，因为她七岁开始就拥有了手表。

凯勒小姐有两块手表，都是别人送给她的。我想，同类型的手表在美国只有这两块。手表的后盖有一个平的金指针，这个金指针可以被自由地从左推向右，直到它利用表壳内的一根针卡住时针，记下一个相应的位置。这个金指针的头俯向表壳的边缘，表壳的边缘设置了十一个凸点，这些凸点则是“第十二”柄形式。这样一来，原本带着一个可以直接查看的白色表盘的一块普通手表，通过这种有效的特殊附件，变成了带着凸起的时针和凸起的数字来供盲人使用的手表。尽管两个凸点间的距离——一个代表着六十分钟的区间——不到半英寸，但凯勒小姐几乎可以准确地分辨出时间。如果一个盲人的触觉足够灵敏，可以感觉到指针的位置而不干扰或损坏它们，那么任何一块去掉了表蒙的双壳手表都能供盲人使用。

凯勒小姐性格中的优点早已众所周知，不需要再对此喋喋不休。良好的判断力、良好的幽默感和想象力让她对事情的安排既明智又完美。她周围的那些人既没有尝试着去维护她的错觉，也没有尝试着去打破她的错觉。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由于萨利文小姐明智地保持了警觉，她才避免了重复去做许多看似为她好实则愚蠢而粗鄙的事。现在她已经长大了，人人都想对她坦率，与对待任何一位聪明的年轻女性无异。1986年，她的好友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写的一篇关于她的文章发表在《竖琴师杂志》上。他写的情况在当时是真实的，现在依然是真实的：

我认为，她是自人类存在以来头脑最纯粹的人……世界之于她，正如她自己的头脑之所是。她甚至都没学会对“义愤”的表演，而很多人则以此自豪。

不久前，一个警察射杀了她的狗，射杀了那个她非常喜爱的日常伴侣。当时，她发现，她宽容的心灵里没有对那个人的谴责。她只是说：“如果他知道它是一条多么好的狗狗，他就不会射杀它。

”这就像古话所说的：“上帝宽恕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当然了，那个问题将会浮现出来，就是，如果海伦·凯勒没有被引导着远离邪恶的知识，她还会不会像她今天的这个样子……她的头脑既没有受到软弱、愚蠢的文学的影响而变得颓废，也没有受到暗示着卑劣的东西的玷污。其结果是，她的头脑不仅是强健的，也是纯粹的。她热爱高尚的事物，热爱高尚的思想，热爱高尚的男人和女人的性格。

对于悲剧，她依然有着一一种孩子气的厌恶。她的想象力是如此天马行空，以至于她完全跌落到了故事的假象之下，跌落到了故事世界中的生活的假象之下。在1891年的一封信中，萨利文小姐写道：

昨天，按照查尔斯·兰姆和玛丽·兰姆的讲述，我给她读了《麦克白》的故事。它让她非常激动。她说：“好可怕啊！它都让我战栗了！”在思考了一会儿后，她补充说：“我觉得，莎士比亚之所以把它写得非常可怕，是想让人们明白，做了错事有多么吓人。”

至于真实的世界，与大多数人了解到的东西相比，她接触的善较多，接触的恶则较少。她的老师没有用不快乐的小事烦扰她；至于她们经历的重大困难，凯勒小姐则被充分告知了要承担起自己的那份痛苦，并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她的头脑富有逻辑，心胸宽广，信赖这个待她亲切的世界。

有一天，有人请她给“爱”下定义。她回答说：“噢，祝福你，那很容易，它就是人人同情他人。”

有一次，在拜访她的朋友劳伦斯·赫顿夫人时，她说：“宽容

是头脑的最大天赋，它需要大脑付出与在自行车上保持自我平衡所付出的相同的努力。”

她非常富有同情心，脾气堪称完美。说到她和别人迥异的地方，就是她比较不受传统的束缚。当我们这些自我意识不强的人认为在普通的谈话中使用比喻太书卷气时，她有使用它们的勇气，并且让它们带着她成长。她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一点也不担心道理的浅显。然而，在转化令人不快的真相以便让别人的情绪尽可能遭受最小的伤害方面，没有人比她更老练和机敏了。自童年以来，她就受到了关注，但并非所有的关注都让她过于自以为是。有时候，她会来一通非常严肃的说教。接下来，她的老师就会把她称作一个无药可救的小布道者，而她则会自我嘲笑一番。然而，她严肃的想法通常不会受到嘲笑，因为她的诚挚打动了她的听众。在她说的话中，虚假的简洁是根本不存在的。她把每一件事都解释得太透彻了，以至于她引用的内容，以及她对她读过的东西的模仿，都获得了事实上的新生。

她能够完美地平衡理性与感性。她能够被轻易地唤起同情心，并且乐于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幸运的是，她也常常在别人那里发现类似的同情精神。不仅如此，她的同情心还更进一步，形成了她对政治和民族运动的看法。她热烈地支持布尔人，还写了一篇有力的辩护词，支持布尔独立。当她听说那个勇敢的民族投降了，她的脸黯然失色。她沉默了几分钟。接下来，她详细地询问了一些关于投降条件的尖锐问题，并且开始讨论它们。

吉尔曼先生和吉斯先生都是帮她为上大学做准备的老师，她的具有建设性的推理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尽管她似乎从来就不太喜欢纯数学，但她在纯数学方面的成绩很突出。抛开她的幻想作品不提，她写得最好的一些东西，是她在考试中写的说明文字、关于技术主题的说明文字以及一些书信中的说明文字。在这

些书信中，她发现，有必要通过这样的书写逻辑来消除误解。这些书信堪称严密思考的典范，而严密思考则受到了有吸引力的热情的强化。

她既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希望L不要太现实，因为她要是太现实，我担心她会错过很多乐趣。”

在纽约莱特-赫马森学校就学期间，她于1894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发现，在我的学校生活中——实际上在我的一生中——我有四种东西要学：其一，清晰地思考，没有匆忙，没有困惑；其二，真诚地爱每一个人；其三，带着最高尚的动机做每件事；其四，毫不犹豫地信任亲爱的上帝。”

第三卷 对海伦·凯勒生平及教育的补充说明（中）

第三章（上）

教育

六十五年前，塞缪尔·格里德利·豪博士知道，他穿越劳拉·布里奇曼的手指，走向了她的智力。在谈到萨利文小姐的工作记录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豪博士为他的学生做了什么。由于豪博士是一位伟大的先驱，萨利文小姐以及其他聋哑盲人教师的工作都直接依赖于他的成就。

塞缪尔·格里德利·豪博士于1801年11月10日出生在波士顿，于1876年1月9日在波士顿去世。他是一个伟大的博爱主义者，尤其对一切有缺陷的人、低能的人、盲人、聋哑人的教育感兴趣。他是时代的先锋，提倡了很多有助于救济穷人和残障人士的公共措施，当时他因此受到了嘲笑，但它们后来都被付诸实施。作为波士顿珀金斯盲人学院的院长，他听说了劳拉·布里奇曼的情况，让人于1837年10月4日把她带到了学院。

劳拉·布里奇曼于1829年12月21日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因此，当豪博士开始和她做实验时，她差不多已经八岁了。在她二十六个月大的时候，猩红热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力。她还失去了嗅觉和味觉。豪博士是一个实验型的科学家，拥有新英格兰先验论精神的大信仰和大慈善。科学和信仰一起引领他尝试进入劳拉·布里奇曼的灵魂。他相信，就像别的任何一个人那样，她天生就有灵魂。他计划通过阳文教劳拉。他把阳文的标签贴在物体上，让她先把标签和物体对应起来，再把物体和标签对应起来。她通过这种方式学会了把阳文单词与事物联系起来。他说，她的方式就和一条狗学把戏的方式差不多。到了此时，他开始把单词分解成字母元

素，教她把“k-e-y”（钥匙）和“c-a-p”（帽子）拼到一起。他的成功让他确信，语言可以通过铅字传达到那个盲哑儿童的右脑。在接受教育之前，她还处于一个尚未学会呜哩哇啦地说话的婴儿的状态。实际上，她处在一个比那还要糟糕得多的状态，因为数年来，她的大脑是在没有获得自然营养的情况下发育的。

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仅仅使用阳文字母，劳拉的教育就取得了进步。此后，豪博士派遣他手下的一位教师，从一个聋哑人那里学会了手语字母。她把手语字母教给了劳拉。从那时起，手语字母就成了与劳拉交流的方式。

在一两年后，豪博士没有再亲自教劳拉·布里奇曼，而是把她交给了其他教师。在他的指导下，他们继续进行教她语言的工作。

无论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赞扬豪博士的工作都不过分。作为一个研究者，他总是保持着科学家的态度。他以一个在实验室里工作的人的方式，保持着关于劳拉·布里奇曼的教育记录。其结果是，他对劳拉的记录是系统的、细致的。从科学角度来看，无法保持一份这样的关于海伦·凯勒的成长记录是不幸的。在劳拉·布里奇曼和海伦·凯勒的差异上，仅此一点就能解释许多问题。劳拉一直是好奇者研究的一个对象，而海伦·凯勒成名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为了满足她的需求，她的老师简直就像参加了一场让人喘不过气的竞赛，没时间也没力气来做一种科学的研究。

在某些方面来说，这种现状是不幸的。萨利文小姐从一开始就知道，海伦·凯勒将比劳拉·布里奇曼更令人感兴趣、更成功。在她写的一封信中，她表达了记录的必要性。但是，无论是性格还是条件，都不允许她让她的学生成为任何无助于孩子发展的实验和研究对象。每当做完一件事，完成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位老师并不总会回顾并描述经历的过程。与事实自身及匆忙的需要相比，对

事实的解释是不重要的。萨利文小姐的记录之所以不完整，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其一，对她的眼睛来说，书写一直是一种严重的负担；其二，由于她最初提供的资料被错误地使用了，她早就对资料出版感到气馁了。

当她首次从塔斯坎比亚给迈克尔·阿纳戈努斯先生——豪博士的女婿，继他之后担任了珀金斯学院的院长——写信报告她对她的学生所做的工作时，波士顿的报纸立即刊登了关于海伦·凯勒的夸张的报道。萨利文小姐进行了抗议。在她于1887年4月10日——当时她仅仅教了海伦·凯勒五个星期——写给一位朋友的一封信中，她写道：

给我寄了一份刊登了一篇关于海伦的愚蠢文章的《波士顿先驱报》说海伦“已经会流利地说话了”，这该有多么荒唐啊！啊，当一个孩子说“苹果给”或“婴儿散步去”时，人们不妨说他说话流利了。我以为，如果你把他的尖叫、呜哩哇啦、呜咽、哼唧、嚎啕都算作他的谈话，那它也许可以被视为流利，甚至被视为雄辩。还有，当我读到，为了胜任我的朋友托付给我的那一艰巨任务，我经历了精心的准备过程时，我感到滑稽万分。我觉得遗憾的是，准备工作不包括拼写，不然我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1888年3月4日，她在一封信中写道：

实际上，那些已经被说出来或写出来的关于海伦和我自己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而这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向你保证，我了解得十分充分。几乎每一英里都会带来一些荒唐的陈述，有印刷的，有书写的。真相不够精彩，不符合报纸的要求，于是他们夸大其词，还虚构了一些荒唐的装饰品。一份报纸上说，海伦依靠玩积木，证明了一些几何问题。我希望下次听到，在行星的起源和未来这个问题上，她已经写了一篇论文！

1887年12月，珀金斯学院院长的第一份关于海伦的报告问世了。萨利文小姐虽然不情愿，但还是顺从了阿纳戈努斯先生的要求，为这份报告准备了一份关于她的工作的说明。这份说明，加上散见于报告中的她的书信的摘录，是第一个与海伦·凯勒相关的有效信息来源。关于这份报告，萨利文小姐在一封日期为1887年10月30日的信中写道：

你读了我为那份报告写的那篇文章了吗？阿纳戈努斯先生喜欢它。他说海伦的进步“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胜利的行军”，而说到她的老师，他也讲了很多谄媚的话语。我觉得他有夸大的倾向。在所有的事件上，他的用词都太过热情洋溢了，以这种方式来阐释简单的事实反倒令人困惑。对他来说，毋庸置疑，过去几个月的工作的确像一场胜利的行军。但人们却很少关注举步维艰的过程，然而大多数琐碎的成功都是通过它们来取得的。

虽然阿纳戈努斯先生的陈述是以萨利文小姐的说明为基础的，但由于他是一个大机构的主管，因而与萨利文小姐的说明中所讲述的那些事实相比，他说的话有着更为广大的影响力。报纸捕捉到了阿纳戈努斯先生的讲话精神，并且将其夸大了一百倍。在她第一次教海伦·凯勒的头一年里，萨利文小姐发现，她自己和她的学生成了一个惊人虚构的中心。接下来，全世界的教育学家都围绕她们提出了各种建议，然而大部分都毫无意义。一个乱糟糟的争议事件形成了，即便现在读起来依然令人觉得好笑。聋哑人教师先验地证明萨利文小姐所做的事情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她的陈述也引起了某种怀疑，因为它们被阿纳戈努斯先生含糊的修辞包围了。当海伦·凯勒的故事真实地被披露出来时，她立刻遭到质疑。这就是夸张的舆论导致的不幸——要么遭到无知的轻信，要么遭到敌视的质疑。

1888年11月，珀金斯学院又发布了另外一份报告，同时附有萨

利文小姐写的另一篇文章。1891年前，珀金斯学院再未发布任何正式的文章。1891年，阿纳戈努斯先生发布了最后一份包含着海伦·凯勒情况的珀金斯学院报告。为了这份报告，萨利文小姐撰写了她能写出的最全面、最长的说明。这份报告提到了《冰霜之王》，并且用一章的篇幅充分讨论了《冰霜之王》事件。接下来，论战变得更为激烈了。

在发现其他人看起来比她还要了解海伦·凯勒后，萨利文小姐保持了沉默，并且保持了十年，期间只有两次例外：其一，是收录在“沃尔特董事会海伦·凯勒纪念”中的她的文章；其二，是她于1894年写的一篇文章。后一篇文章是她应贝尔博士的请求，为美国促进聋哑人说话教育协会在肖陶扩举行的会议准备的。贝尔博士和其他人对她说，为了教育事业，她应该写出她知道的情况。客观来看，贝尔博士等人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她非常得体地回答道，她应该把她的所有时间和精力奉献给她的学生。

当某人——甚至是她的一个朋友——在发表的关于她和凯勒小姐文章中犯错时，萨利文小姐更多的是感到有趣，而非苦恼。尽管如此，她依然明白，凯勒小姐的自传应该包括老师目前能够提供的信息。因此，她同意刊印她在教育凯勒小姐的第一年中所撰写的书信的摘录。这些书信是写给索菲亚·C. 霍普金斯夫人的，而霍普金斯夫人是唯一一个能让萨利文小姐永远敞开心扉给她写信的人。霍普金斯夫人在珀金斯学院担任了二十年主任，当萨利文小姐在那里上学时，霍普金斯夫人就像母亲一样对待她。这些书信让我们拥有了一份几乎是萨利文小姐每周工作内容的记录。随着她的概括能力发展得越来越强，她已经忘记了一些详情。很多人认为，任何想在萨利文小姐的方法中找到原则的企图，都只能是叠加在她的工作之上的一种迟到的理论。但是，很显然，在这些书信中，她对所从事的工作进行了清晰的分析。她是她自己的批评者。不仅如

此，尽管她后来做了说明，但她当时带着适度的淡漠表示，她并没有遵循特别的方法，她很显然正在从她的任务中学习。此外，她当时还表达了一些教育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在聋哑儿童教育中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就是在全体儿童的教育中也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她的书信和报告的摘录不仅仅证明了丹尼尔·C. 吉尔曼博士的观点有道理，还对教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1893年阐述了他的观点，当时他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

我刚刚读了……关于你在你那了不起的学生的教育中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有趣说明。对指引你方法的那种智慧，以及激发你努力的热情，我希望你将允许我表达敬意。

安妮·曼斯菲尔德·萨利文小姐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在很小的时候，她几乎完全瞎了。她于1880年10月7日进入珀金斯学院，当时她十四岁。后来，她的视力部分恢复了。

阿纳戈努斯先生在他1887年的报告中写道：“她被迫在最落后和最基础的起点开始她的教育，但她刚开始就显示出了她自身拥有的确保成功的力量和能力……她最终达到了她为之如此勇敢奋斗的目标。豪博士说过的金子般的话语和他留下的典范进入了她的思想和心灵，在通向实用主义的道路上帮助了她。现在，在他的事业最宝贵的分支之一中，她作为他杰出的继承人，与他并肩而立……萨利文小姐的才能是属于最高等级的。”

1886年，萨利文小姐从珀金斯学院毕业了。当凯勒上尉向主任请求派遣一名教师时，阿纳戈努斯先生推荐了她。从1886年8月凯勒上尉写信起，到1887年2月，她为教育她的学生而做自我准备的时间只有这么多。在这一段时间里，她读了豪博士的报告。在她六年的学校生活期间，她和劳拉·布里奇曼生活在同一屋子内，这段经历对她的教育工作大有助益。让萨利文小姐的工作成为可能的，

是豪博士以及他对劳拉·布里奇曼的教育。但是，发现教聋哑盲人掌握语言的方法的，仍然是萨利文小姐。

必须牢记的是，萨利文小姐既得不到已往经验的帮助，也得不到别的任何一位老师的协助，她不得不自己解决她的问题。在她教海伦·凯勒的第一年，她们在塔斯坎比亚，她教了她的学生语言。当她们北上访问珀金斯学院时，海伦·凯勒从来不是那里的一个正式学生，也不需要遵守学院的纪律。至于萨利文小姐是在“阿纳戈努斯先生的指导下”教育海伦，这一印象是错误的。有三年时间，凯勒小姐和萨利文小姐多次到珀金斯学院作客。但在这三年里，那里的老师并没有帮助过萨利文小姐，而阿纳戈努斯先生甚至未将手语字母当作一种交流方式来熟练运用。在一份日期为1888年11月27日的珀金斯学院报告中，阿纳戈努斯先生写道：“在我的迫切要求下，在她的母亲和她的老师的陪同下，海伦在五月最后一周到到北方，作为我们的客人，与我们一起度过了几个月……我们高兴地同意她自由使用我们的阳文书籍图书馆，使用我们收藏的填充动物玩具、海贝、花卉与植物的模型，使用我们通过触觉教育盲人的其他设备。我毫不怀疑，她不仅从它们中获得了乐趣，还获益匪浅。但是，无论海伦是待在家里，还是到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游学，她的教育一直处在她老师的直接指导和排他性控制之下。没有人干预萨利文小姐的计划，或分担她的任务。在选择开展其艰巨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上，她被赋予了完全的自由。不仅如此，我们可以通过结果判断出，她明智而谨慎地使用了这项特权。那个小学生截至目前所取得的成绩广为人知，她了不起的造诣赢得了普遍钦佩。但是，只有了解那一巨大成就细节的人才知道，这一荣誉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位女教师的聪明、智慧、睿智、不懈的努力以及不屈不挠的意志，她将那个孩子从漫漫长夜和寂静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以母亲的关怀和热烈的奉献，看护着那个孩子精神和道德发展的不同阶段。”

下面这些是萨利文小姐的书信和报告中的重要段落，它们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我已经省略了报告中那些已经被解释过、不需要再重复的部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在征得萨利文小姐同意的情况下，我将那些摘录不间断地排列到了一起，用一些连接词连接起来，在句式上相应地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变。萨利文小姐不仅对她报告的措辞稍作了修饰，还小小地改动了书信中的部分措辞，因为那些书信是她漫不经心地写就的。萨利文小姐也许喜欢详述并修正她的一些观点，那留给她以后再做吧。目前，在这里，我们拥有了已经发表过的最完整的记录。第一封信的书写日期是1887年3月6日，也就是她抵达塔斯坎比亚的三天后。

……我于6点30分抵达了塔斯坎比亚。我发现凯勒夫人和凯勒先生正在等我。他们说，有个人一连接了两天火车，每列火车都接。从车站到那所房子有一英里的距离，期间乘车感觉很愉快，也得到了休息。我惊讶地发现，凯勒夫人看上去非常年轻，我认为她比我大不了多少。凯勒上尉在庭院里迎接我们，他亲切地欢迎我，热情地和我握手。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海伦在哪儿？”我急切的心情让我颤抖得几乎走不了路了，我使出浑身力气试图控制住它。当我们走进那座房子，我看到一个孩子站在门口。凯勒上尉说：“那就是她。她一大早就知道有个人要来，自打她母亲去车站接你，她就激动不已。”我还没走上台阶，她就向我冲了过来。她使出的力气如此之大，要不是凯勒上尉站在我后面，她几乎要将我扑倒在地。她触摸了我的脸、我的连衣裙、我的手提包，她从我的手里拿走我的手提包，试图打开它。要打开它可不容易，她仔细触摸着，想看看有没有一个锁眼。她发现有锁眼，就转向我，做出转钥匙的手势，并且指着那个手提包。这时候，她的母亲上前制止。她通过手势告诉海伦千万不要动那个手提包。海伦的脸红了，当她的母亲试图从她那里拿走那个手提包时，她变得非常恼火。我通过给她展示

我的手表吸引了她的注意力，我还让她把它攥在手里。暴风雨立即平息了，我们一起走上楼去。在楼上，我打开了那个手提包。她急切地在里面摸索，也许是想找些东西吃。朋友们也许经常用他们的手提包给她带糖果，她希望也在我的手提包里找到一些。我指着大厅里的一个皮箱，再指着她，并且点点头，想让她明白我有一个皮箱。接下来，我做了一个她曾经用来表示吃东西的手势，再次点点头。她瞬间就明白了。她跑下楼去，通过加强语气的手势告诉她的母亲，皮箱里有给她吃的糖果。几分钟后，她回来了，帮我收拾行李。她戴上我的软帽，先是歪戴到头的一边，然后又歪戴到另一边，还照了镜子，就好像她能看见一样。此情此景真是太滑稽了。不知怎么的，我曾预计会见到一个苍白、脆弱的孩子。我想，我这种想法来自豪博士对劳拉·布里奇曼来到学院时的描述。但是，海伦根本不苍白，也不脆弱。她体形硕大，身体强壮，面容红润，动作就像一匹小马一样无拘无束。盲童中那引人注目、令人悲伤的神经质习惯，她一点儿也没有。她身材匀称，精力旺盛。凯勒夫人还说，自从疾病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力后，她连一天病都没有生过。她有一颗漂亮的脑袋，笔直地挺立在双肩之上。她的容貌很难形容，透露出几分聪明，但缺乏活力、灵魂或某样东西。她的嘴大，形状优美。你只需一眼就能看出来她是个盲人。她的一只眼比另一只大，明显往外突出。她很少笑。实际上，自我来了以后，我只见过她笑了一两次。她的反应迟钝，甚至不能忍受任何一个人拥抱她，除了她母亲。她脾气非常火爆，并且任性，除了她的哥哥詹姆斯，任何人都不曾尝试过控制她。我将不得不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在不损害她的精神的情况下，使她遵守纪律并且控制她的情绪。我宁愿一开始慢慢来，努力赢得她的爱。我不会只用力量来征服她，但我会一开始就坚持要她合理地服从。让每个人都印象深刻的是海伦不知疲倦的活力。她总是一刻也静不下来。她不是在这儿，就是在那儿，到处跑。她的手到处乱摸，但没什么东西能长时间吸引她的注意。可爱的孩子，她不安宁的精神在黑暗中摸索。她未经训

练、无法满足的手只要碰到东西，就会把它摧毁，因为除了这样，它们不知道拿东西还能干什么。

拿到我的箱子后，她帮我取出了里面的东西。当她看到那些小女孩送给她的玩具娃娃时，她很高兴。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可以教给她第一个单词。我慢慢在她手里拼出“d-o-l-l”（玩具），并且指着那个玩具娃娃，点点头。对她来说，指着某种东西点点头，这似乎成为了表示拥有的标志。只要有人给她东西，她就会指着它，然后指着她自己，点点头。她看样子感到困惑了，触摸着我的手，于是我重新拼写了那些字母。她学着把它们拼了出来，拼得很不错，并且指着那个玩具娃娃。接着，我拿起玩具娃娃，想在她拼好那些字母后再还给她。但是，她误认为我想把它从她那里拿走。她立马火了，并且想抓住那个玩具娃娃。我摇摇头，想用她的手指拼出那些字母，但她变得越来越愤怒。我强迫她坐在一把椅子上，按着她，直到我几乎精疲力竭。这时候，我突然想到，继续这样的斗争没用，我必须做某件事，来改变她的思想倾向。我放开了她，但拒绝放下那个玩具娃娃。我走下楼去，拿了一块蛋糕（她非常喜欢吃甜食）。我给海伦展示了那块蛋糕，并且在她手里拼出了“c-a-k-e”（蛋糕），朝着她举起那块蛋糕。她当然想吃蛋糕，还试着拿到它，但是我又把那个单词拼了一遍，还拍拍她的手。她很快就拼出了那个单词，我就把蛋糕给了她。她忙不迭地把蛋糕吃了。我猜，她也许认为，我有可能会把蛋糕要回去。接着，我给她展示了那个玩具娃娃，把那个单词又拼了一遍，朝着她举着那个玩具娃娃，就像我举蛋糕那样。她拼写了“d-o-l”，我拼写了另外一个“l”，然后把那个玩具娃娃给了她。她拿着它跑下楼去，并且整整一天，无论怎样引诱她，都无法让她再回到我的房间。

昨天我给了她一张缝纫卡让她做。我做了第一排垂直线，让她

触摸了一下并注意到有几排小洞。她高兴地开始做起来，几分钟就做完了那张卡，做得真的很整洁。我认为我应该尝试另外一个单词，于是我就拼了“c-a-r-d”（卡片）。她拼出了“c-a”，然后就停下来思考，做出吃东西的手势。接着，她向下指着，把我朝门口推去，意思是说，我必须下楼去拿一些蛋糕。你看，那两个字母已经让她想起了星期五的“课”，不过我觉得，她其实根本不知道蛋糕就是那种东西的名称，那只不过是一时的联想罢了。我拼好了“c-a-k-e”这个单词并且听从了她的吩咐。她高兴了。接下来，我拼了“d-o-l-l”，并且开始找它。她用她的手追随着我做的每一个动作，她知道我在找那个玩具娃娃。她向下指，意思是说，那个玩具娃娃在楼下。我做了她想让我去拿蛋糕时做过的手势，把她推向门口。她开始向前走，然后犹豫了一会儿，显然在想她是去还是不去。她决定还是让我去。我摇摇头，更加用力地拼了“d-o-l-l”，并且给她打开门，但她顽固地拒不服从。她还没吃完蛋糕，于是我就把它拿走并且告诉她，如果她拿来那个玩具娃娃，我就把蛋糕还给她。她一动不动地站了好长一段时间，她的脸变成了深红色。最后，她想吃蛋糕的欲望获胜了。她跑下楼去，拿来了那个玩具娃娃。我当然把蛋糕给了她，但却没能说服她再次进入房间。

我今天上午开始写这篇东西时，她非常烦人。她不断出现在我身后，把她的手放在纸上，放进墨水瓶里。这些墨点就是她的“杰作”。我终于想起了那些幼儿园里使用的珠子，就让她去把它们串起来。我先串上两颗木质珠子和一颗玻璃珠子，然后让她摸了摸那根线和那两盒珠子。她点点头，然后立即在那根线上串满木质珠子。我摇摇头，把它们全部取下来，让她触摸那两颗木质珠子和那颗玻璃珠子。她仔细摸索了它们，然后重新开始了。这一次，她先串上了那颗玻璃珠子，接着串上那两颗木质珠子。我把它们取下来，然后给她展示，必须先串上那两颗木质珠子，然后再串那颗玻

璃珠子。她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她串得很快，实际上，太快了。等她串好了，我就把那根线的两头系住，把那串珠子挂在了她的脖子上。在接下来的一条线上，我打的底结不够大，她刚把珠子串上去，它们就掉下来了。但是，她自己解决了那个难题。她把线串过一个珠子，然后把线系住。我觉得，这样做很聪明。她用那些珠子自娱自乐，一直玩到吃晚饭的时候。她还时不时地把那些珠串给我看，以获得我的认可。

我的眼睛发炎得很厉害。我清楚，这封信写得很潦草。我不仅有很多话要说，还忍不住思考如何简洁地表达我的想法。请不要把我的信给任何人看。如果你想那样做，你可以把它读给我的朋友。

星期一下午

我今天早上和海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尽管我非常努力地不靠强力来解决问题，但我发现这么做很难。

海伦的饭桌礼仪很糟糕。她把手伸进我们的盘子里给自己拿东西。当盘子被传递过去时，她抓住它们，想吃什么就取出什么。今天早上，我不允许她把她的手伸进我的盘子。她坚持要那样，一场意志的较量随后发生了。她的家人自然受到了干扰，于是离开了房间。我锁上餐厅的门，开始吃我的早餐，尽管那些食物差点噎住了我。海伦躺在地板上，又是踢又是尖叫，还想从我下面拽走椅子。她这样闹了半个小时，然后站起来，想看看我在干什么。我让她明白，我在吃东西，但不让她把她的手伸进盘子。她就掐我，她每掐我一下，我就扇她一巴掌。于是她绕着桌子转，想看看谁在桌子旁，等她发现桌子旁除了我没别人，她似乎不知所措。几分钟后，她回到她的位置，开始用手吃她的早餐。我给了她一个汤匙，她把它扔到了地板上。我把她从椅子上拽下来，让她把它捡起来。最后，我终于成功地让她坐回了她的椅子，将汤匙攥在手中。我强迫

她用它舀起食物，放进嘴里。几分钟后，她屈服了，安静地吃完了她的早餐。接下来，在叠餐巾的问题上，我们又发生了争斗。她吃完早餐便把餐巾扔到了地板上，向门口跑去。当她发现门被锁上了，就开始乱踢和尖叫。我又花了一个小时，才让她叠好了她的餐巾。然后，我才放她出去晒太阳。我则上楼进了我的房间，一下子倒在床上，精疲力竭。我痛哭了一场，之后才感觉好点了。我感觉，我还将和这个小姑娘发生很多次这样的斗争，然后她才能学会我能教她的仅有的两样基本东西，那就是服从和爱。

再见，亲爱的。别担心，我会竭尽所能，剩下的就听天由命了。我非常喜欢凯勒夫人。

阿拉巴马州，塔斯坎比亚，1887年3月7日

自从我给你写信后，海伦和我就一直生活在一个小花园别墅里，就我们两个人。那座别墅离她家有四分之一英里，就在凯勒家农场“常春藤”附近。我很快就认定，有海伦的家人在场，我对她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他们总是由着她的性子来。她对每个人都横行霸道，她母亲、她父亲、仆人，还有和她一起玩耍的黑人小伙伴。在我来之前，还没人严重违抗过她的意志，除了他的哥哥詹姆斯有时候会那么做。此外，就像所有暴君那样，她顽固地坚持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神圣权利。假如她曾经没能获得她想要的东西，那也是因为她没办法让她王室的奴仆明白她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每当她的意志遭到了成功抵制，她就会大发脾气，而随着她越来越大，越来越壮，这些暴风雨就变得越来越猛烈。在我开始教她时，我遭遇到的困难让我感到苦恼。不战斗到最惨烈的结局，她一点也不会屈服。我不能哄骗她，或与她达成妥协。要想让她做哪怕最简单的东西，比如梳头、洗手、扣靴子，都必须使用武力。当然了，一个令人苦恼的场景就会接踵而来。她的家人想干预，尤其是他父亲，看到她哭，他受不了。于是，为了图清静，他们都愿意让步。此外，

她过去的经历和交往全都在与我作对。我看得很清楚，在她学会服从我之前，试着教她语言或别的任何东西都没用。我想了很久，我越想越确信，服从是使知识进入那个孩子头脑的大门。对，还有爱。正如我在信中给你写的那样，我打算先慢慢来。我曾经想用对待正常孩子的方式来赢得我的小學生的爱和信任。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所有通向那个孩子心灵的正常的道路都被堵死了。她把我为她做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而加以接受，她拒绝我的一切安抚，我无法唤醒她的热情与同情，也看不到她对别人的认可怀着孩子般的渴望。无论她愿不愿意，必须终结这种情况。因此，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学习，制定计划，为一种任务做准备，而等到行动时间到了，我们却发现，我们那么辛苦、自豪地遵从的体系不适应现实；接下来，我们除了依靠我们本身拥有的东西，依靠某种天生的知与行的能力，别的什么也做不了。只有在面临迫在眉睫的现实需要时，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潜力。

我与凯勒夫人进行了一次良好、坦率的谈话。我向她解释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与海伦做任何事情都非常困难。我告诉她，在我看来，那个孩子应该与她的家庭分开至少几个星期的时间，因为只有她学会依赖并服从我，我才能取得进展。过了好一会儿，凯勒夫人才说，她会考虑把海伦送走和我在一起这个问题，还要看看凯勒上尉对这件事的想法。凯勒上尉欣然同意这个方案，还建议说把“老地方”的那个小花园别墅给我们准备好。他说，海伦有可能认出那个地方，因为她过去经常在那里，但是她不熟悉周围的环境，而他们能每天过去看看情况进展如何，当然了，条件是她完全不知道他们去了那里。我尽可能地为我们的离开做了准备，现在我们已经在這裡了。

那座小房子真是一个小乐园。它拥有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有个大壁炉，有个宽阔的凸窗。它还拥有一个小房间，一个黑人小男孩

——也就是我们的仆人——住在里面。房子前面有个走廊，它被藤蔓覆盖着。那些藤蔓长得太茂盛了，你要看外面的花园就不得不把它们掀开。我们的三餐是从大房子里送来的，我们通常在走廊上吃饭。当我们需要用火的时候，那个黑人小男孩会帮忙照看，这样我就能把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海伦身上了。

她一开始非常激动。她又踢又叫，把自己搞得进入了某种恍惚状态。但是，当晚餐被送来时，她痛快地吃起来，似乎高兴了一点，尽管她拒绝让我碰她。第一个晚上，她一直在玩玩具娃娃。等到了上床的时间，她非常安静地脱了衣服。但是，当她感觉到我也在床上以后，她就跳到了房间的另一边。我绞尽脑汁仍然无法劝诱她再次上床。可是，我担心她感冒，所以坚持让她上床睡觉。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进行了一场很可怕的扭打。那场斗争持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在一个孩子身上，我还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力量和耐力。但是，对我们两个而言都足够幸运的是，我更强一点儿，此外我一旦开始就坚持不懈。我终于成功地把她弄上床，给她盖好被子。她躺着，蜷作一团，尽可能地靠近床边。

第二天上午，她非常温顺，但明显想家了。她不断走向门口，就好像盼着谁来。她还时不时地摸摸她的脸颊，那是她要她的母亲过来的手势。她还悲伤地摇头。她比以往更爱和她的玩具娃娃玩了，什么事都不想和我做。看着海伦和她的玩具娃娃，让人既觉得好笑，又觉得感伤。我不觉得她对它们有什么特别的温情，我还从没见过她拥抱它们。但是，整整一天，她给它们穿衣服、脱衣服，反反复复很多次。她还触摸它们，就像她以前看到她的母亲和保姆触摸她的小妹妹那样。

今天上午，她喜爱的玩具娃娃南希好像在吞咽牛奶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那些牛奶是一大匙一大匙地喂给它喝的。至于海伦，她突然放下杯子，开始拍它的后背。她还把它脸朝下地放在她的膝

上，轻轻地颠它，并不停地轻拍它的背部。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分钟，然后她的温情消失了。她残忍地把它扔到地板上，推到一边儿，而玩具家庭中一个长着毛茸茸的头发和粉红色大脸的成员获得了这位小母亲的全部关心。海伦现在知道几个单词了，但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它们，也不知道每种东西都有一个名称。然而，我觉得，要不了多久，她学习的速度就会加快了。正如我以前所说的，她聪明绝顶，性格活跃，动起来快如闪电。

1887年3月13日

你会乐于听到，我的试验正在顺利开展。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在对待海伦的问题上，我完全没有遇到麻烦。她学会了三个新单词。当我把那些物体和她已经学会的名称给她时，她毫不犹豫地拼出了它们。不过，下课以后她似乎有种被解放的感觉。

今天上午，我们来到花园里畅快地玩耍了一番。一触到那些黄杨木树篱，海伦就立刻知道了她在哪里。她还做了一些我理解不了的手势。毫无疑问，它们表示的是“常春藤”家庭里的不同成员。

我刚刚听到了一个令我大为惊讶的情况。阿纳戈努斯先生在去年夏天收到凯勒上尉的信之前就听说过海伦。威尔森先生是佛罗伦萨的一位教师，也是凯勒夫妇的朋友。他前年夏天在哈佛学习，还去了珀金斯学院，想看看能不能为他朋友的孩子做些事。他看到了一位绅士，他觉得那位绅士是校长，就把海伦的情况告诉了那位绅士。他说，那位绅士并不特别感兴趣，只是说会看看能否做些什么。阿纳戈努斯先生从没提过这次见面，这看起来不是有些奇怪吗？

1887年3月20日

今天上午我的心灵在快乐地唱歌。一个奇迹已经发生了！理解

之光已经照进我的小學生的头脑，看啊，一切都改变了！

两个星期前的那个狂野的小生物已经变成了一个文雅的孩子。在我写信的时候，她就坐在我身边。她正在编织一条长长的红色苏格兰羊毛链，脸上呈现出安宁、快乐的神色。她这一星期学会了编织，并对这一成就感到自豪。等她成功地编织出一条能从房间这头伸到那头的链子，她拍了拍她自己的胳膊，把她手工制作的第一个作品亲切地贴在了脸颊上。她现在允许我吻她了，而当她的情绪特别温和时，她会在我的膝上坐一两分钟。但是，当我拥抱她时，她不会反过来拥抱我。重大的一步已经迈出去了，这一步是有意义的。那个小野人已经学会了服从的第一课，并且发现这种束缚还挺令她舒服的。唤醒和重塑在儿童心里摇曳的美丽智慧依然是我欣然从事的任务。人们已经注意到海伦发生的变化。每天上午前往办公室前和傍晚回家后，她的父亲会来看我们。他看到了她安静地串着珠子，看到了她在她的缝纫卡上制作水平线。他大声说：“她是多么安静啊！”我来的时候她的动作显得如此急迫，以至于会让人以为她表现得不自然，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我已经注意到，她吃得少多了。这让她的父亲深感不安，他急于把她带回家。他说，她想家了。我不同意他那么做，但我觉得，我们将不得不很快离开我们的小闺房。

海伦这一星期已经学了几个名词。与其他单词相比，“m-u-g”（大杯子）和“m-i-l-k”（牛奶）给她造成了更多的困扰。当她拼“milk”时，她指着大杯子，而当她拼“mug”时，她做出倒水或喝水的手势。这表明，她把那两个单词搞混了。她还是不清楚每种东西都有一个名称。

昨天，当海伦在上课时，我让那个黑人小男孩进来了，让他也学那些字母。这让她很开心，并且激发了她要超过珀西的雄心。如

果他出了错儿，她就很高兴，还让他把那个字母拼好几遍。当他成功地拼出它来取悦她时，她就会拍拍他长着卷发的头。她拍得太用力了，以至于我认为，她的某些错误是故意犯的。

这周有一天，凯勒上尉带着贝利来看我们了。贝利是一只塞特犬，他引以为荣。他想知道，海伦会不会认出她昔日的玩伴。海伦正在给南希洗澡，一开始没有注意到那条狗。如果某个人在她附近，她常常能感受到最轻微的脚步声，还伸出她的胳膊去探查。贝利似乎并不急于吸引她的注意力。我想，它有时会受到它的小主人相当粗暴的对待。然而，那条狗在房间里待了不超过半分钟，海伦就开始四处嗅。她把那个玩具娃娃丢在洗澡盆里，并且在房间里来回摸。她被贝利绊倒了。它蜷卧在窗户附近，凯勒上尉就站在那里。很明显，她认出了那条狗，因为她用胳膊抱住它的脖子，紧紧地抱着它。接下来，海伦在它旁边坐下，开始摆弄它的爪子。我们无法马上想到她在做什么，但当我们看到她在她自己的手指上拼“d-o-l-l”这些字母，我们明白了，她正在试着教贝利拼写。

1887年3月28日

昨天，海伦和我回家了。我很遗憾，他们不让我们再待一周。但是，我认为，在过去两个星期内，我已经抓住了大多数属于我的机会。我希望我和海伦在未来不会再有什么严重的麻烦。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被清除了。我想，她已经能够清楚地区分我点头和摇头所代表的“是”和“不”的讯息，就像她能轻易地区分热和冷、痛苦和欢乐一样。此外，我不想让她忘记经历了痛苦和麻烦才学到的知识。我将阻挡她父母对她的过度溺爱。我已经与凯勒上尉和凯勒夫人进行了沟通，告诉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干预我的教育计划。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让他们看到，对海伦来说，让她随心所欲是极其不公的。我也向他们指出，教育一个事事不如意的孩子无论对他自身还是对老师来说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们已经答应让我自

由处置，并承诺尽可能地帮助我。他们看到了孩子明显的进步，因而更加信任我。当然了，对他们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我意识到，对他们来说，看到自己苦恼的孩子遭到惩罚，被迫做她不愿意做的事情，是十分痛苦的。就在我和凯勒上尉以及凯勒夫人谈话（他们已经完全同意）近数小时后，海伦表达了一种想法，就是她不想在餐桌上使用她的餐巾。我认为，她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好几次尝试把餐巾围在她脖子周围，但她每次都把它扯掉并扔到地板上，最后还踢桌子。我拿掉她的盘子，把她带出了房间。她的父亲不同意了，说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让他的任何一个孩子吃东西。

海伦在晚餐后没有到我房间来，我在次日早餐之前也没再看到她。当我下去时，她正坐在她的座位上。她已经把餐巾放在了她的下巴下面，而不是像她习惯的那样别在后面。她招呼我注意这个新变化，当我没有反对时，她显得很高兴，还拍了拍自己。当她离开餐厅时，她拿起我的手拍了拍。我猜想，她是不是在尝试和解。我想，我要试试一个迟来的小惩罚的效果。我回到餐厅，拿来了那块餐巾。等海伦下楼上课时，我按往常那样把东西摆在桌子上，除了蛋糕。当她又快又正确地拼出一个单词时，我总是给她一小块蛋糕作为奖励。她马上注意到蛋糕不见了，还做了一个要它的手势。我给她展示了那块餐巾，绕着她的脖子别上，然后扯掉它并扔在地板上，接着摇摇头。我把这种表演重复做了几次。我觉得她完全理解了，因为她拍打了两三次她自己的手，还摇了摇头。我们像平常那样开始上课。我给了她一个物体，她拼出名称（她现在学会十二个名称了）。在拼出了单词的一半后，她突然停下来，仿佛想起了什么，还伸手去摸索那块餐巾。她把它围在她的脖子上别好，然后做出要蛋糕的手势（你看，她还没有想到拼出那个单词）。我要她做出承诺，如果我给她一些蛋糕，她就要做个好女孩。我给了她一块比平常大的蛋糕，她吃吃地笑了，还拍了拍她自己。

1887年4月3日

我们整日在花园里玩，那里的一切都在生长、开花、发光。吃过早餐后，我们会到屋外看人们干活。海伦喜欢挖泥、玩泥，与别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今天上午，她把她的玩具娃娃种在地上。她还给我展示，她希望它能长到和我一样高。你一定看出她非常聪明，但你不知道她有多么机灵。

我们在十点进屋，然后花几分钟时间来串珠子。她现在能串很多种组合了，她自己还经常发明一些新组合。接下来，我让她自己决定，是做缝纫，做编织，还是做钩织。她学会了编织，手法还挺熟练，现在正在给她的母亲编织一块抹布。她上周给她的玩具娃娃做了一个围裙，和同龄孩子做得一样好。但是，当这个每日例行功课结束时，我总是很高兴。我认为，缝纫和钩织是魔鬼发明出来的。我宁可在国王大道上摔断骨头，也不愿意给一块手帕缝边。我们在十一点上体操课。她知道全部的徒手动作和使用哑铃的“铁砧合唱”动作。她父亲说，他将在汲水室给她装配一个健身房。但是，与成套的练习相比，我们都更喜欢随意的蹦跳。十二点到一点之间我们学习新单词。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我教海伦拼写的唯一一段时间，因为我把我们一整天做的每一件事都拼到了她的手上，尽管她尚不知道拼写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吃过正餐后，我会休息一小时，而海伦则会和她的玩具娃娃玩，或者在院子里和那些黑人小朋友玩耍。在我到来前，他们一直是她的伙伴。我稍后会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去附属建筑周边转悠。我们去牲口棚里看马和骡子，找蛋，喂火鸡。如果天气好的话，那么从下午四点到六点，我们会赶车外出，要么去看她在“常春藤”的姑姑，要么去看她在镇上的表兄弟姐妹。海伦天生喜欢社交，她喜欢有人陪伴，喜欢去看她的朋友。我认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总会给她好吃的零食。吃过晚餐后，我们会到我的房间里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到了晚上八点，我会帮这个小姑娘脱掉衣服，抱她上床。她现在和我一起睡。凯勒夫人想给她找个保姆，但我断定，我宁可当她的保姆，也不愿意为一个愚蠢而懒惰的女黑人操心。此外，我喜欢让海伦在晚上依赖我。我还发现，与设定的时间相比，在某个偶然的时刻教她会更容易。

3月31日，我发现，海伦学会了十八个名词和三个动词。下面就是这些单词的清单（后面标有“X”的是她自己要求学的单词）：
doll（玩偶）、mug（马克杯）、pin（别针）、key（钥匙）、dog（狗）、hat（帽子）、cup（杯子）、box（盒子）、water（水）、milk（牛奶）、candy（糖果）、eye（眼睛，X）、finger（手指，X）、toe（脚趾，X）、head（脑袋）、cake（蛋糕）、baby（婴儿）、mother（母亲）、sit（坐）、stand（站）、walk（走）。她4月1日学的名词有knife（小刀）、fork（叉子）、spoon（汤匙）、saucer（茶托）、tea（茶）、papa（爸爸）、bed（床），还学了动词run（跑）。

1887年4月5日

我今天上午必须给你写一行信，因为某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海伦在她的教育中又迈出了第二大步。她已经明白：每种东西都有一个名称，而手语字母是打开她想了解的一切的钥匙。

在此前的一封信中，我记得告诉过你，与别的单词相比，“mug”和“milk”给海伦造成了更多的困惑。她混淆了那两个名词和动词“drink”（喝）。她不知道那个单词的意思是“喝”，但只要她拼出“mug”和“milk”，她就会做出表示“喝”的手势。今天早上，她冲洗时想知道水的名称。当她知道任何一种东西的名称时，她就会指着它，拍拍我的手。我拼出了“w-a-t-e-r”，之后并没多想。一直到吃完早餐，我突然灵光

一现，在这一新单词的帮助下，我也许能成功地解决“mug-milk”难题。我们去了汲水室，当我汲水时，我让她把她的大杯子举到出水口下面。清凉的水流涌出，注满了那个大杯子，我在海伦空出来的手里拼出了“w-a-t-e-r”。这个词紧跟着凉水冲到她手上的感觉而来，似乎吓了她一跳。她扔掉大杯子，一动不动地站着。紧接着，她的脸上出现了一道新光。她一连拼了好几次“water”。接着，她扑倒在地，询问它的名称。她还指了指汲水桶和棚子。然后，她突然翻过身来，询问我的称呼。我拼了“teacher”（教师）这个单词。就在这时，保姆带着海伦的小妹妹进了汲水室。海伦拼出了“baby”，还指了指保姆。在回去的路上，她保持着高度的兴奋学了沿途触摸到的所有事物的名称。就这样，在短短的数小时里，她就给她的词汇表里增添了三十个新单词。下面是这三十个单词中的几个：door（门）、open（开）、shut（关）、give（给）、go（去）、come（来）。还有很多呢，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又及：我没能及时写完这封信在昨晚寄出。因此，我还要加一段。海伦今天早上起来，就像一个光芒四射的仙女。她从一个物体飞奔到另一个物体，问我每一样东西的名称，还开心地吻我。昨天晚上，当我躺下时，她主动钻进了我的怀抱，还第一次吻了我。我觉得我的心脏快要被满满的欢乐挤爆了。

1887年4月10日

我看到海伦一天接一天地进步，甚至一小时接一小时地进步。现在每种东西都必须有一个名称了。无论我们去哪里，只要碰到她在家里没有学到的事物的名称，她就会热切地询问。她急于为她的朋友拼写，无论见到谁，她都会热切地教他们手语字母。一旦有单词代替了她过去使用的标志和手势，她就把那些标志和手势丢弃，而新单词的获得给她提供了最强烈的乐趣。此外，我们注意到，她

脸上的表情一天天丰富起来。

我已经决定，目前不尝试上正规的课程。我现在完全把海伦当作一个两岁的孩子来对待。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当一个孩子还没有掌握工作词汇时，要求他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来到某个特定的地方背诵某些特定的课文是荒谬的。我把海伦打发走，坐下来思考。我问自己：“一个正常的孩子是怎样学习语言的？”答案很简单，就是通过模仿。孩子天生就有学习的能力，只要他获得足够的外在刺激，他就会自学。他看见人们做事，他就试着去做。他听见别人说话，他就试着去说。但是，早在他说出他的第一个单词之前，他就已经能够理解别人对他说的的是什么了。我最近一直在观察海伦的小表妹。她大约有十五个月大，已经能理解很多事物了。在对问题做出回应时，她可爱地指出她的鼻子、嘴、眼睛、下巴、脸颊、耳朵。如果我问：“宝贝的另一只耳朵在哪儿？”她就准确地指出耳朵的位置。如果我问：“小淘气鬼在哪儿？”她就会藏到她母亲的椅子后面，或者用手捂住她的脸，然后脸上带着十足的淘气表情从藏身处向我走来。她服从很多命令，比如“过来”、“亲吻”、

“去找爸爸”、“关上门”、“把饼干给我”。尽管她已经数百次听到了这些单词，并且很显然理解它们，但我还没听见她试着说其中的任何一个。在教海伦学习语言应该采取的方法上，这些观察已经给我提供了一种线索。我将把话“说”进她的手里，就像我们把话说进那个婴儿的耳朵里那样。我将假定她拥有正常孩子的吸收和模仿能力。我将在和她说话时使用完整的句子，并且搭配手势，如果必要的话还会使用她熟悉的说明性标志来补充句意。但是，我将不会尝试让她的头脑固定在任何一件事上。我将竭尽所能来引发它的兴趣并刺激它，然后等待结果。

1887年4月24日

新方案产生的效果很好。海伦现在已经知道了一百多个单词的

意思了，并且每天都在学新单词，毫不怀疑她正在做出一种最困难的壮举。她学习是因为她忍不住要学，就像鸟儿学习飞翔那样。但是，不要想象她说话流利。像她还是婴儿的表妹那样，她用单个的单词来表达整个的句子。她说“牛奶”，加上一个手势，表示“再给我一些牛奶”。她说“母亲”，伴着一种询问的表情，表达的是“母亲在哪里”。她说“走”，表达的是“我想出去”。但是，当我在她手上拼出“给我一些面包”时，她会递给我面包。或者，如果我说，“戴上帽子，我们将去散步”，她马上就照办了。“帽子”和“散步”这两个词具有同样的效果。但是，一天重复好多遍的完整的句子必须及时印在她的头脑里，这样不久以后她就可以独立使用了。

我们玩一种小游戏。我发现，在发展她的智力方面，它非常有用，同时还与语言学习的目的不谋而合。它是藏顶针的一个改编版。我藏起某个东西，如一个球或一个线轴，然后我们就寻找它。我们两三天前第一次玩这种游戏。那时，她在找东西时完全没显示出聪明劲儿。她会朝一些地方看，但那些地方根本不可能放进球或线轴。举个例子，当我把球藏起来以后，她看了看她书写板的下面。再举个例子，当我藏起线轴时，她在一个不超过一英寸长的小盒子里找它，不过很快就放弃了寻找。现在，我能让她持续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来玩这个游戏，并且她显得聪明多了，常常在寻找中显示出了了不起的智巧。我今天上午藏了一块饼干。她找遍她能想到的所有地方也没有找到，当她突然有了一个新想法时，她脸上流露出绝望的表情。她向我跑过来，让我把我的嘴巴张得大大的，然后彻底把它搜查一遍。她在那里没有发现那块饼干的任何痕迹，就指着我的肚子，拼出“吃”这个单词，意思是说：“你是不是把它吃了？”

我们星期五去镇上了，在那里遇见了一位绅士，他给了海伦一

些糖果。她留下一小块，然后吃掉了剩下的。她把那块糖果放进了围裙的口袋里。等我们回到家以后，她找到母亲，还主动说：“给宝宝糖果。”凯勒夫人拼写道：“不，宝宝不吃。”海伦走到摇篮旁，触摸着米尔德丽特的嘴，还指指她自己的牙齿。凯勒夫人拼了“牙齿”。海伦摇摇头，拼了“宝宝的牙齿，不，宝宝吃，不”，那意思当然是：“婴儿无法吃糖果，因为她没有牙齿。”

1887年5月8日

不了，我不需要更多的幼儿园材料了。我使用了我那一点珠子、卡片和没有什么价值的小东西，因为我不知道还要干什么。就当前而言，对它们的需求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正在减弱。

我正在开始怀疑所有复杂、专门的教育体系。在我看来，它们被建立在如下基础上，即：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傻瓜，必须被教会思考。然而，如果孩子只能靠自己，那么也许虽然不太引人注目，但他会思考得更多、更好。让他来去自由，让他触到真实的物体并且让他独立地将之与自己的印象合并起来，而不是坐在屋内的一个小圆桌旁，与此同时一个声音甜美的老师建议他用木头砖块建造一个石头墙，或用彩色纸条制作一道彩虹，或在珠子做的花盆里种下稻草树。在孩子能够从实际体验中发展出独立看法之前，这样的教育给孩子的头脑塞入了必须被抛弃的人为联系。

海伦正在学习形容词和副词，像她学名词那样容易。概念总是领先于单词。早在我来教她之前，她就学会了表示“小”和“大”的手势。如果她想要一个小东西，却被给了一个大东西，她就会摇摇头，拉起位于一只手的拇指和其他手指之间的一小块皮肤。如果她想指示某个大的东西，她就尽可能地把两手的手指都张开，把它们带到一起，就好像去抓一个大球。数天前，我用单词“small”（小）和“large”（大）代替了这些手势，她立

即接受了这两个单词，抛弃了那两个手势。我现在可以告诉她，去给我拿一本大书或一个小盘子，慢慢地上楼，快跑，快走。今天上午，她第一次使用了连词“and”（和）。我对她说“关门”，而她补充了“and

lock”（并且锁上）。

她几分钟前流着泪上楼来了，情绪非常激动。我一开始没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不断地拼“dog-baby”，一个接一个地指自己的五个手指，还吸吮它们。我首先想到的是，一条狗伤害了米尔德丽特，但海伦容光焕发的脸色让我的恐惧消失了。我别无选择，必须和她去某个地方一探究竟。她把我领到了汲水室，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条塞特犬和五条可爱的小狗。我教了她单词“puppy”（小狗），还拉着她的手抚摸了小狗。当它们吸吮的时候，我拼出了“puppies”（小狗的复数形式）。她对喂奶的过程很感兴趣，还拼了几遍“mother-dog”（狗妈妈）和“baby”。海伦注意到那些小狗狗的眼睛是闭着的，就说：“Eye-shut. Sleep-no.”她想说的是：“眼睛是闭着的，但那些小狗狗并没有睡。”当那些小东西努力地叫着、扭动着，想回到它们母亲的身边时，海伦高兴地叫起来，还拼出了“Baby-eat

large”。我觉得，她想说：“婴儿吃得多。”她一只接一只地指着每只小狗，又指着她的五个手指，于是我教了她单词“five”（五）。接下来，她举起了一根手指，说“baby”。我知道她在想米尔德丽特，就拼写出“One

baby and five

puppies”（一个婴儿和五只小狗）。和它们玩了一会儿后，她突然想到，小狗必须有特殊的名字，就像人那样。于是，她问起了

每条小狗的名字。我告诉她去问她父亲，她说：“No-mother.

（不，母亲。）”她显然以为，母亲们更有可能了解各种婴儿的情况。她注意到一条小狗比其他小狗要小得多，于是就拼出了“small”，同时做了手势。我说：“very

small”（很小）。她显然明白“very”就是那个进入她的头脑的新东西的名称，因为在回去的路上，她一直正确地使用了单词“very”。一块石头是“small”，另一块是“very

small”。当她触摸着她的小妹妹时，她说：“Baby-small. Puppy-very

small.（婴儿小。小狗很小。）”不久后，她开始从大到小地变换她的步伐，而小碎步是“very-small”。她现在正在穿过那座房子，将那些新单词运用到各种物体上。

自打我放弃了正常上课的念头后，我发现海伦学得快多了。我确信，为了自我满足而让孩子重复已经学会的东西是浪费时间。我觉得，认定孩子在自主地学习，静待你所散播的知识的种子在适当的时候开花结果，这种教育观念要正确得多。无论如何，只有诚实对待孩子，你才能省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1887年5月16日

我们已经开始在上进行长途散步了，就在吃过早餐后不久。天气不错，空气中充满草莓的味道。我们的目的地是田纳西河上的凯勒码头，到那里大约有两英里远。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那里，也不知道某个特定的时间我们在哪里，但这只是增加了我们的乐趣，尤其是当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的时候。实际上，我感到，即使我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什么东西，但在这条漫漫长路上，海伦也发现了太多的东西要问。我们追逐蝴蝶，有时候还能抓住一只。接下

来，我们坐在一棵树下，或坐在一丛灌木的阴影里，并且谈论着它。然后，如果它能在那一课后幸存下来，我们就听之任之，但通常情况下，它的生命和美丽牺牲在了学习的圣坛上。但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它获得了永生。这是因为，它已经被转化成了活生生的思想。单词产生思想，这是多么奇妙啊！海伦学会的每一个单词都似乎携带着对更多单词的需要。通过无休止的活动，她的头脑获得了发展。

凯勒码头在战争期间供部队登陆用，但早就崩塌了，苔藓遍布，荒草丛生。那个地方的幽静令人神往。码头附近有一眼涓细的泉水，海伦将其称作“松鼠杯”，因为我告诉她，松鼠去那里喝水了。她已经触摸过死松鼠、兔子和其他野生动物，急于看到一个“walk-squirrel”。我觉得应该解释一下，“walk-squirrel”的意思是“一只活松鼠”。我们通常在吃晚饭的时候回家，而海伦则热衷于告诉她母亲她看到的每一种东西。这种复述的欲望显示她智力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对语言的获得是一种价值无法估量的刺激。我请求她所有的朋友鼓励她告诉他们她所做的事情，并对她取得的小小进步尽可能多地表现出好奇和喜悦。这可以满足孩子对表扬的喜爱，保持她对事物的兴趣。这是真实交流的基础。当然了，她出了很多错，曲解了单词和短语的含义，把“车”放在了“马”前面，让自己陷入名词和动词的乱麻中。但是，听力健全的孩子也是这样。我相信，这些困难会自行消失。讲述的冲动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不时地提供一个单词，有时候还提供一个句子，暗示她省略或忘记了某种东西。就这样，她的词汇快速增加，而新单词孕育了新想法。它们是材料，天堂和尘世就是用它们制成的。

1887年5月22日

我的工作变得日渐有趣。海伦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她学习的自

发性和对学习的渴望太强烈了。她现在已经知道了三百个单词和很多常见的惯用语，而这距她学习第一个单词还不到三个月。观察一个活生生的头脑诞生、成长和最初的微弱挣扎，是一种难得的特权。我不仅拥有这种特权，而且我之所以被赋予这种特权，是为了唤醒、指导这个聪明的头脑。

要是我能更好地胜任这一艰巨任务就好了！我日渐觉得力不从心。我的头脑里充满了想法，但我没法把它们转化成工作形态。你知道，我的头脑接受的训练是不足的，充满了遗漏和跳跃，还时不时地有很多东西挤在黑暗的角落里。我是多么想把它理出头绪啊！啊，要是有人帮我就好了！我需要一个老师，正如海伦需要我那样急迫。我知道，这个孩子的教育将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有智力和毅力来完成的话。我已经打定主意教海伦学会使用书籍。实际上，我们两个都必须学会使用它们。这提醒了我，能麻烦你请阿纳戈努斯先生给我找佩雷斯的心理学和萨利的心理学教材吗？我认为它们对我会有帮助。

我们每天都上阅读课。我们常常拿一本小小的《读者》，坐到房子附近的一棵树下面，花上一两个小时找出海伦已经知道的单词。我们做单词游戏，看谁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出规定的单词，海伦用手指来找，我用眼睛来看。她学会了很多新单词，只要是我能用她已知的词汇加以解释的新词，她都掌握了。当她的手指碰到她熟悉的单词时，她就会清晰地发出喜悦的尖叫，开心地拥抱、亲吻我，尤其是当她认为她已经赢得游戏时。如果看到她以这种令人愉悦的方式在一个小时里学会了多少单词，你会吃惊的。后来，我把新单词按语法结构放进短小的句子里，有时候还能以这种方式讲一个小故事，如一只蜜蜂的故事，一只猫咪的故事，或一个小男孩的故事。我现在能对她说上楼或下楼、出门或进屋、锁门或开门、拿或带东西、坐、站、走、跑、躺、爬、滚、攀了。她喜欢表示动作

的单词，因此教她动词根本不是问题。她时刻准备着学习新事物，她对知识的渴望令人倍感欣慰。每当她征服一个句子，她总会得意得像夺下敌军堡垒的将军。

打碎东西的倾向是海伦的一个老毛病，这个顽疾难以纠正。如果她发现什么东西挡了她的路，就会把它摔到地板上，根本不管它是什么。她摔玻璃杯，摔大水罐，甚至连灯泡都摔。不久前，一个朋友从孟菲斯给她带来了一个新玩具娃娃，而我想，我要看看我能否让海伦理解，她不能摔坏它。我让她参与了在桌子上敲打那个玩具娃娃的过程，给她拼出“不，不，海伦淘气。老师伤心”，还让她触摸我脸上的悲伤表情。接下来，我让她拥抱了那个玩具娃娃，让她亲吻那个受伤点，让她把娃娃抱在怀里。我给她拼写“好海伦，老师高兴”，让她触摸我脸上的微笑。她参与了好几次这样的过程，模仿了每一个动作，然后她直挺挺地站了一会儿，脸上带着困惑的表情。突然，她困惑的神情云开雾散。她拼写出“好海伦”，扭动她的脸，做出一个夸张的微笑。接下来，她带着玩具娃娃上了楼，把它放进衣橱顶部的格子里。此后，她没再碰过它。

请向阿纳戈努斯先生转达我亲切的问候。你可以给他看看这封信，如果你觉得必要的话。我听说，有个聋哑盲童在巴尔的摩学院接受教育。

1887年6月2日

烈日炎炎的天气太让人难受了。我们迫切地期待下一场雨。我们都为海伦担心。她焦虑不安，情绪不稳，夜里睡不好，白天也没胃口。真不知道能对她做些什么。医生说，她的头脑太活跃了。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让她暂停思考呢？她早上一醒来就开始拼写，整天如此。如果我拒绝和她说话，她就在她自己的手上拼写，热火朝天地自说自话。

我把我的盲文板给她玩，想着板上的机械刺孔会给她提供一些消遣，让她的头脑休息一下。但是，让我惊奇的是，我发现那个小女巫在写信！我没想到她知道信是什么。她曾经常和我一起去邮局寄信，我猜想我给她重复了我写的东西。她也知道，我有时候会在那块板上写“给盲女的信”。但是，我没料到她对信是什么有清晰的认识。有一天，她给我拿来一张上面打满孔的纸，想把它放进一个信封并且带到邮局。她说：“弗兰克-信。”我问她给弗兰克写了什么。她回答说：“很多单词。小狗母狗-五只。婴儿-哭。热。海伦走路-不。太阳火-坏。弗兰克-来。海伦-吻弗兰克。草莓-很好吃。”

海伦对阅读的渴望丝毫不亚于她对说话的渴望。我发现她领会了完整句子的重要性，从语境中捕捉到了陌生单词的意思，而她急切的提问显示出她具有优秀的拓展性思维以及非凡的学习能力。

不久前的一个夜晚，当我上床时，我发现海伦紧紧抱着一本书睡熟了。显然她之前一直在阅读，读着读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当我询问关于那本书的情况时，她说“书籍-哭”，并用摇头和其他表示害怕的手势补充了她要表达的意思。我教了她单词“afraid”（害怕的）。她说：“海伦不害怕。书害怕。书将和女孩睡。”我告诉她那本书不害怕，它必须睡在它的箱子里，“女孩”千万不要在床上阅读。她露出淘气的表情，显然明白我看穿了她的诡计。

我很高兴阿纳戈努斯先生给予我作为一名教师的至高评价。但是，我们不能轻易使用“天才”和“独创性”这样的词。实际上，即使它们被间接地用在我身上，我也不认为我配得上报告中的赞美之词。

在这里，有一些话我只想对你说。我内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

我将获得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假如不是某些条件让这种想法显得无稽甚至荒唐，我可以说，海伦的教育将在趣味性和新奇性方面超过豪博士取得的成就。我知道她拥有非凡的能力，我也相信，我将能够发展并塑造它们。我无法讲述我是如何知道这些情况的。就在不久前，我还不知道怎样去工作，我当时正在黑暗中摸索。但是现在我有头绪了，我知道该怎么做。我无法解释这种微妙的感觉，但当困难来了，我并不感到困惑或怀疑，我知道怎样去迎接它们，我似乎发现了海伦的特殊需要。这太棒了！

人们现在对海伦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任何人见到她都会印象深刻。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人们对她的兴趣也将不是普通的兴趣。因此，当我们说关于她的话或写关于她的文字时，要格外小心。我将坦率地给你写信，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必须承诺，绝不把我的信件给任何人看。如果我能阻止的话，出色的海伦将不会被吹嘘成一个神童。

1887年6月5日

高温让海伦疲倦、安静。实际上，炼狱式的天气让我们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半流体状态。海伦昨天脱掉了她的衣服，赤裸地坐了一下午。当太阳转到她坐着读书的窗户前时，她不耐烦地站起来关掉了那扇窗户。但是，当阳光依旧射进来时，她向我走过来，脸上带着一种苦恼的表情。她用力地拼写道：“太阳是个坏小子。太阳必须去睡觉。”

她现在成了一个最亲爱的、最可爱的小东西，还那么煽情！有一天，当我想让她给我拿一些水时，她说：“腿很累。腿哭得厉害。”

她对今天上午破壳而出的几只小鸡很感兴趣。我让她用手攥住

一个蛋壳，让她感受小鸡“啄，啄”的动静。她感受到了里面的小生物，她的惊奇无法在一封信里面描述。母鸡非常温和，没有反对我们做研究。除了小鸡，家里还添了其他几个动物，其中包括两头小牛、一匹小马、一窝有趣的小猪。你要是看到我抱着一头尖叫的猪，你会被逗乐的。当时海伦把它摸了个遍，还问了数不清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无论哪一个，回答起来都不容易。在看到小鸡破壳而出后，她问：“小猪猪在蛋里生长吗？哪里有那么多的壳啊？”

海伦的头围有20.5英寸，我的有21.5英寸。你看，我只比她领先1英寸！

第三章（中）

1887年6月12日

天气持续炎热。海伦差不多还是老样子，苍白，消瘦。但是，你千万别以为，她真的生病了。我敢打包票，要为她的状况负责的是炎热的天气，而非她头脑自然、出色的活动。当然了，我不会让她的大脑负担过重。那些在上帝疏忽大意时承担起世界责任的人给我们制造了太多的烦恼。他们对我们说，海伦“过于劳累”，她的头脑太活跃（就在几个月前，正是这些人认为她根本没头脑！）。他们提出了很多荒诞不经的疗法。但截至目前，似乎还没有人想到用氯仿来麻醉她，而我认为，要想停止她提升学习能力的自然练习，那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人们时刻准备着提出一些现实或想当然的紧急建议，尽管事实已经多次证明他们是错的，他们仍旧乐此不疲，就好像他们是从万能的上帝那里得到这些建议似的，这真够奇怪的！

作为一种分散注意力的办法，我正在教海伦方块手写字母。这让她有事可做，同时也让她保持了安静。我觉得，在这种令人倦怠

的天气持续期间，这个做法是合理的。她对数数有一种绝对的狂热。她数了房子里的所有东西，现在正忙于数她初级课本中的单词。我希望，她不会突然想到数她的头发。我觉得，如果她能看能听，她也许会用相对轻松一些的方式来消耗旺盛的精力。当然了，我怀疑，普通的孩子也会把他的玩耍当回事。那个让“纽约摩天轮”以缺乏创造力的工程师都难以想象的“马蹄铁曲线”绕着托儿所转悠的小家伙，正全神贯注地玩着他的玩具火车头。

她刚才带着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走过来说：“女孩-没数很大（很多）单词。”我说：“算了，去和南希玩吧。”然而，这一建议并未让她高兴，因为她说：“不。南希病得很重。”我问她究竟是什么情况，她回答说：“很大（很多）牙齿让南希病了。”（米尔德丽特正在出牙。）

前不久，我碰巧告诉她，篱笆上的藤蔓是“creeper”（攀缘植物）。她很感兴趣，立即开始寻找她和那些植物之间的类似动作。它们跑、爬、单腿跳，还弹来弹去、弯腰、跌倒、攀登、摇摆。然而，海伦调皮地对我说，她是一株“行走-植物”。

昨天晚上，当我缠毛线时，海伦给我举着线团。后来，她开始转起圈子，还一直给自己拼写“缠得快，缠得慢”。她显然很喜欢自己的奇思妙想。

1887年6月15日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暴风雨，今天凉快多了。我们全都感到凉爽，就好像洗了个淋浴。海伦像一只蟋蟀那样活泼。她想知道，当她感受到雷声时是否有人在向天空射击，树木和花朵是否喝光了雨水。

1887年6月19日

我的小学生继续展示着对学习的渴望，与最初没有两样。她只要醒着，就竭尽全力，以满足她内在的对知识的渴求。她的头脑这样不停地运转，让我们都担心她的健康了。但是，她几个星期前失去的胃口又回来了，她的睡眠似乎更安静、更自然了。这个月的27日她就满七岁了。她身高4英尺1英寸，她的头周长20.5英寸。为了略去顶骨和前额的突出部分，线是绕着她的头来量的。在这条线上，她的头高1.25英寸。

在我们散步的时候，她坚持不懈地练习拼写，还乐于一边拼写一边做动作，比如蹦、单腿跳、跳跃、奔跑、快走、慢走，等等。当她遗漏了针脚时，她说：“海伦错了，老师会哭。”如果她想要水，她会说：“给海伦喝水。”除了专有名词，她认识四百个单词。在一次上课时，我教了她下面这些词：bedstead（床架）、mattress（床垫）、sheet（床单）、blanket（毯子）、comforter（鸭绒被）、spread（床罩）、pillow（枕头）。第二天，我发现，除了spread，她全都记住了。在同一天的其他时间，她学了下面的单词：house（房子）、weed（杂草）、dust（尘埃）、swing（挥舞）、molasses（糖蜜）、fast（快）、slow（慢）、maple-sugar（枫糖）、counter（对立面）。这最后一组单词，她一个不落地全部记住了。你可以从中看出她拥有良好的记忆力。她能快速数到三十，能写七个方块手写单词以及可以用它们拼出来的所有单词。她似乎懂得写信了，急不可耐地要“给弗兰克写信”。她喜欢用孔钻在纸上打孔，而我觉得，这是因为她可以借此检验一下她学习的效果。但是，有一天，在我们观察她时，我非常吃惊地发现，她想象着她在写一封信。她会用一只手拼出“Eva”（伊娃，她非常喜欢的一个表妹），然后假装写关于她的内容；接下来，她会拼出“卧病在床”，并且写下来。她这样持续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她正在（或想象着她正在）将引起她兴趣的

东西写在纸上。等她写完了信，她把它带给她的母亲，拼出“给弗兰克的信”，然后把它交给她的哥哥去邮局寄出。她曾经和我一起
去邮局寄过信。

她能立即认出她曾经见过的每一个人，并且拼出他的名字。与劳拉·布里奇曼不同，她喜欢绅士。我们注意到，她与一个绅士交上朋友要比与一个女士快。

无论她有什么，她总是乐意和她周围的人分享。她也常常保留一些东西，但很少是为了她自己。她非常喜欢连衣裙和各种服饰。只要她发现她身上的衣服有个窟窿，她就会非常不快。当她昏昏欲睡得几乎都站不住了，她会要求把她的头发放进卷纸里。不久前的一天早上，她发现她的靴子上有个洞。吃过早餐后，她走到她父亲跟前，拼写道：“海伦新靴子辛普森（她哥哥）轻便马车商店人。”人们很容易就能明白她想表达的意思。

1887年7月3日

今天上午，楼下好一阵喧闹。我听见海伦在尖叫，就跑下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发现她情绪非常激动。我曾经希望这种事再也不要发生。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她太温和、太服从了，我以为爱已经驯服了那头暴躁的狮子，但看样子它只是睡着了。无论如何，她抓着维尼又撕又咬，像个野蛮人。看样子，海伦正在往一个杯子里装石子，维尼怕她打碎杯子，于是想拿走它。海伦不给，维尼就想强行从她手里夺走。此外，我怀疑，她打了孩子，或者做了引发海伦暴躁脾气的举动。当我拿起她的手时，她正在剧烈地颤抖，还哭了起来。我问她发生了什么，她拼写道：“维尼-坏。”她的狂野劲儿又来了，对维尼又打又踢。我牢牢地抓住她的手，直到她平静下来。

海伦后来来到我的房间，看上去很悲伤，还想吻我。我说：“我不能吻淘气的女孩。”她拼写道：“海伦好，维尼坏。”我说：“你打了维尼，还踢她，伤了她。你非常淘气，我不能吻淘气的女孩。”她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她的脸红了，现出苦恼的表情，她的头脑里显然在进行着一场斗争。接下来，她说：“海伦的确不爱老师。海伦的确爱母亲。母亲会拿鞭子抽维尼。”我告诉她，她最好别再谈这件事了，但要反思一下。她知道我很苦恼，本来想待在我身边，但我想，她最好自己坐着。在餐桌旁，由于我不吃东西，她很不安，还建议“厨子给老师泡茶”。但是，我告诉她，我心里难过，我不想吃。她开始哭泣、呜咽，还紧贴着我。

当我们上楼时，她非常激动，于是我试图用一个名叫棒棒虫的奇异昆虫来吸引她的注意。它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东西，就像拦腰系在一起的一小捆棒棒。要不是我看见它动了，我还不相信它活着。可就是在那时候，它看上去依然更像一个机械玩具，而不是一个活着的生物。但是，那个可怜的小女孩无法集中她的注意力。她心里充满烦恼，并且她想谈谈她的烦恼。她说：“虫子也了解淘气的小女孩吗？虫子是不是很开心啊？”接着，她用胳膊抱着我的脖子，说：“我明天（就）好了。海伦（将）天天都好。”我说：“你会对维尼说你很抱歉你踢打了她吗？”她一边微笑一边回答：“维尼不（会）拼单词。”“我会对维尼说，你很抱歉，”我说，“你会和我一起去找维尼吗？”她很乐意去，还让维尼吻了她，尽管她不回抱维尼。自那时起，她变得特别温柔、亲切。在我看来，她的脸上似乎出现了一种可爱的，发自灵魂的美，而这是我以前不曾看到过的。

1887年7月31日

海伦的铅笔书写挺不错，你将会从所附信件中看到这一点，那是她自己写着玩的。我正在教她盲文字母。能制作自己可以触摸的

单词，她很高兴。

她现在已经到了能够提问的阶段。她整天都在问“什么”、“为什么”、“何时”，尤其是“为什么”。随着她智力的成长，她的提问变得越来越多。我以前老是觉得朋友小孩的好奇心太难以忍受了。现在我明白了，这些问题显示了孩子对事物成因的兴趣在增加。“为什么”是他们进入理性和思考世界需要通过的大门。

“木匠是怎样懂得建造房子的？”“把小鸡放进鸡蛋里的是谁？”“为什么维尼是黑色的？”“苍蝇为什么叮咬？”“苍蝇知道不能叮咬吗？”“父亲为什么杀死了绵羊？”当然了，她还问了很多不够聪明的问题。与普通孩子的头脑相比，她头脑的逻辑性并不算强。就整体而言，她提问的水平相当于一个普通的三岁小孩。但是，她对知识的渴望太强了，她提出的问题从来也不令人生厌。不过，我贫乏的知识储备越来越难以应付她的提问了，在这些千奇百怪的问题面前，我的智力似乎快突破极限了。

上个星期天我收到了劳拉·布里奇曼写来的一封信。请向她转达我对她的爱，告诉她海伦送给她一个吻。我在晚餐桌上读了那封信。凯勒夫人大声说：“哎呀，安妮小姐，海伦现在也能写出这么棒的信了！”这句话说得没错。

1887年8月21日

我们在汉茨维尔过得好极了。那里的每个人都喜欢海伦，礼物和吻阵雨一样向她落下来。第一天晚上，她记住了旅馆里所有人的名字。我觉得，差不多有二十个人呢。第二天上午，我们吃惊地发现，她全记得他们，认出了她前一天晚上结识的每一个人。她教年轻人手语字母，他们中有几个学会了和她说话。一个女孩教她跳波尔卡舞，一个小男孩给她展示了他的兔子并给她拼出了它们的名字。她很高兴，拥抱并亲吻了那个小家伙，流露出极大的喜悦。小

家伙也紧紧拥抱了她。

我们让人给海伦和一条毛茸茸、红眼睛的小狮子狗照了一张照片。它通过耍花招和施展狡猾的诡计，博得了我的小姐的青睐。那些花招和诡计只有狗才知道，它们有一种想得偿所愿的本能。

自从回来后，她一直不停地谈论她在汉茨维尔的所作所为。我们注意到，在使用语言的能力方面，她取得的进步非常明显。汉茨维尔不远处有一座秀美的山峰，名叫萨诺山，我们曾坐车去了那里。够奇怪的是，除了那条讨人喜欢的狮子狗，这次旅行给她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她记住了我告诉她的关于旅途的一切。不仅如此，在讲给母亲听时，她丝毫不差地复述了我向她描绘时使用的单词和短语。最后，她问她的母亲，她是否应该喜欢去看“非常高的山和美丽的云朵”。我没有用过这种表达。我说的是：“云朵轻轻地触摸着山，宛如美丽的花朵。”你明白，我必须使用她通过触觉而熟悉的单词和形象。但是，如果仅仅使用单词，似乎很难向一个从没见过山的人传递关于山之雄伟的哪怕最轻微的认识。此外，我看不出来，人们究竟怎样才能获知她得到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或她对别人讲述的内容感到高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她拥有良好的记忆力、想象力以及联想力。

1887年8月28日

我真希望小生命停止出生！“新的小狗”，“新的小牛”，“新的婴儿”，它们让海伦对万物起源的兴趣一直处在白热化的阶段。前不久，一个新婴儿在“常春藤”降生了，关于婴儿和一般活物之起源问题的最新爆发时机到了。“莉拉是从哪里得到新婴儿的？医生如何知道在哪里找到新婴儿？莉拉对医生说得到了一个很小的新婴儿了吗？医生是在哪里找到盖和王子（两条小狗）的？”，“为什么是伊丽莎白·伊夫林的妹妹？”等等。有时候，

这些问题是在尴尬的情况下被提出来的，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做什么。如果说，海伦问这样的问题是自然而然的，那么回答它们就是我的职责。我认为，当孩子不断成长的观察力和辨别力激发了他们了解事物的欲望时，用谎言和废话搪塞孩子是个大错误。从一开始，我就把下述情况当作练习，那就是，用一种她容易理解的方式，尽我所能，诚实地回答海伦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为什么应该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些问题呢？”我问自己。我认定，除了我对构成我们肉体存在之基础的那些伟大事实的可悲无知，再无别的原因。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种无知，我才冲进了更有经验的保护人害怕涉足的地方。在这方面，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别的任何教育难题上，没有一个我可以向其征求意见的在世的人。对置身困境中的我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前走，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在这个例子中，我不认为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把海伦和我的植物学书籍《植物的生长》带到我们经常去阅读和学习的一棵树上，并且用简单的话语给她讲了植物的故事。我让她想起她在春天种下的玉米、豆子和西瓜籽，告诉她花园里高高的玉米、豆子和西瓜藤是从那些种子里长出来的。我解释了泥土怎样保持种子的温暖和潮湿，直到小叶子茁壮到可以破土而出，在阳光下沐浴，呼吸新鲜空气，生长、开花、结果，然后会有更多的嫩苗从果实的种子里生长出来。我把植物和动物做了类比，告诉她种子是蛋，就像母鸡下的蛋和鸟儿下的蛋一样，母鸡妈妈让蛋保持温暖、干燥，直到小鸡出生。我让她明白，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一个蛋。鸟妈妈将它的蛋下在一个巢里，让它们保持温暖，直到小鸟被孵化出来。鱼妈妈将它的蛋下在潮湿、安全的地方，直到小鱼出生。我告诉她，她可以把蛋称为生命的摇篮。接着我告诉她，别的动物，如狗狗、猫咪，它们不下蛋，但是会在它们自己的身体内养育它们的幼崽。人也是这样。我没费功夫就让她明白，如果植物和动物不繁衍下一代来延续它们的物种，那么它们将不复存在，世界上的一切都会死亡。但是，我尽可能轻描淡写地略去了性的功能。然而，我的确尝试着给予她一种思想，那

就是，爱是生命最伟大的延续。这一话题很难，我的知识又有限，但是我很高兴我没有逃避我的责任。尽管我的解释是结结巴巴、犹犹豫豫、不够全面的，但它深深触动了我的小学生心灵里那根回应的和弦。她对物种延续的快速理解让我坚信了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当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人类的所有经验都在他体内沉睡。这些经验就像胶卷底片，直到语言唤醒了它们，经验的形象也会随之显现出来。

1887年9月4日

海伦今天上午收到了她叔叔凯勒医生写的一封信，他邀请她去温泉市看他。“温泉”这个名称让她很感兴趣，她问了关于它的一些问题。她了解冷泉的情况。塔斯坎比亚附近就有几个冷泉，有一个冷泉很大，镇子就是因它而得名。在印第安语中，“塔斯坎比亚”就是“大泉”的意思。但是，她对热水居然能从地下冒出来感到很惊奇。她想知道谁在地下点火了，它是不是像火炉里的火，会不会烧着植物和树木的根。

那封信让她很高兴，她问了她能想到的所有问题。然后，她把信拿给正在大厅缝纫的母亲读。她将信举到眼前，用手指拼出了那些句子，就像我已经做过的那样。此情此景令人感到滑稽。她后来还试着给贝利（那条狗）和米尔德丽特读了信。凯勒夫人和我从门外注视着在育婴室里上演的喜剧。贝利在睡觉，米尔德丽特则毫不在意。海伦看上去很认真。不仅如此，有一两次，当米尔德丽特试图用手去抓信时，她还不耐烦地把她的手放到一边。贝利终于醒了，它晃晃身子，打算走开，但海伦抓住它的脖子，强迫它重新躺下。与此同时，米尔德丽特已经拿到那封信，还带着它爬走了。海伦在地板上摸索着找信，却一无所获。她显然怀疑上了米尔德丽特，因为她发出了婴儿叫喊的声音。接着，她站起来，一动不动，

好像在用脚聆听米尔德丽特弄出来的砰砰声。等她锁定了声音的位置，她迅速朝那个小嫌疑犯走过去，结果发现小嫌疑犯正在嚼那封宝贵的信！这让海伦受不了了，她抓过那封信，狠狠地打起米尔德丽特那双小手来。凯勒夫人把那个婴儿抱在怀里，然后我们成功地安抚了她。接着，我问海伦：“你对婴儿做了什么？”她看上去很苦恼。在回答之前，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她说：“犯错的女孩吃了信。海伦打了很犯错的女孩。”我告诉她，米尔德丽特很小，还不知道把信放进嘴里是错的。

海伦回答说：“我告诉婴儿了，不要，不要，太多次。”

我说：“米尔德丽特还不理解你的手指拼出的话，而我们必须亲切地待她。”

她摇摇头。

海伦说：“婴儿不会思考。海伦将给婴儿漂亮的信。”她跑上楼去，拿来一张折叠整齐的盲文纸。她已经在上面写了好几个单词。她把它给了米尔德丽特，说：“婴儿可以把所有单词都吃了。”

1887年9月18日

你对我将要为海伦的教育报告撰写文章感到惊讶是我意料之中的反应。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除了我已经厌倦了说“不”之外，凯勒上尉也敦促我那么做。他和阿纳戈努斯先生一致认为，把我经验的益处送给别人是我的职责。此外，他们说，对遭受同样折磨的其他儿童来说，海伦令人惊奇的成就也许会是一种福音。

当我提笔撰文时，我的思想凝固了，我写下的文字就像一排排

木头士兵。如果一个活着的士兵碰巧也在行列之中，我就会把他放进紧身夹克里。然而，说海伦令人惊奇是很容易的，因为她的确令人惊奇。我上周一直在记录她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发现她学会了六百个单词。然而，这不意味着，她总是能够正确地使用它们。有时候，她拼出的句子就像中国的七巧板，但是充满了通过随意组合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不成熟思想的困惑。她有说话的真实冲动，在运用熟悉词汇表情达意方面，也显示出了举一反三的能力。

她最近对色彩很感兴趣，她在她的初级课本中发现了“brown”（棕色）一词，就想知道它的意思。我告诉她，她的头发是棕色的。她问：“棕色是不是非常漂亮？”当我们在房子里到处走动时，我给她说了她触到的所有东西的色彩。她建议我们去鸡舍和谷仓。但是，我告诉她，她必须等到第二天，因为我很累。我们坐在吊床上，不过我仍然无法安静地休息。海伦渴望知道更多色彩。我想知道她是否对色彩有某种模糊的认识，是否对光与声有某种怀旧性质的印象。看样子，她能看能听的那十九个月肯定给她留下了一些原始印象，尽管这些印象非常微弱。海伦大谈特谈她无法通过触觉知道的一些事物，问了很多关于天空、白天和夜晚、海洋和山峰的问题。她喜欢让我向她描述图画中的景色。

我似乎扯远了。当我们在吊床上荡来荡去休息时，她问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思考是什么颜色的”。我告诉她，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明亮的，而当我们淘气时，我们的思想是黯淡的。她快如闪电地说：“我的思考是白色的，维尼的思考是黑色的。”你看到了吧，在她看来，我们的想法的颜色是与我们皮肤的颜色相匹配的。我不禁大笑，因为就在那一刻，维尼正在扯着嗓子大叫：“我渴望坐在拥挤的玉墙上，看众多歌手失足跌倒！”

1887年10月3日

我为那份报告所做的说明已撰写完毕并寄了出去。我有两个副本，我将寄给你一个，但你千万不要给任何人看。在出版之前，它是阿纳戈努斯先生的财产。

她谈了很多等她去波士顿时将要做的事情。不久前的一天，她问：“谁制造了世界万物和波士顿？”她说米尔德丽特不会去那里，因为“婴儿整天哭”。

1887年10月25日

海伦昨天又给那些小女孩写了一封信，她的父亲把它寄给了阿纳戈努斯先生，请求他让你读一读那封信。她已经开始主动使用代名词。今天上午，我碰巧说了句：“海伦将上楼。”她一边笑一边说：“老师错了。你将上楼。”这是她向前迈出的又一大步。情况总是这样。昨天的困惑在今天就不可思议地变得简单了，而今天的困难将成为明天的消遣。

对于观察者来说，海伦头脑的快速成长是完美的。我怀疑，以前是否还有哪位老师拥有这样一份饶有兴趣的工作。在我出生时，天空肯定有一颗幸运星闪现，而我才刚刚开始感受到它积极的影响。

我上周收到了阿纳戈努斯先生寄来的两封信。他对我那份报告的感激之情非俗语所能表达。他现在想要一张“亲爱的海伦和她杰出的老师”的照片，“来为即将发表的年度报告的纸页增光添彩”。

1887年10月30日

在此之前，你也许已经读过了海伦写给那些小女孩的第二封信。我知道，她在写那两封信之间取得的进步肯定看上去不可思

议。只有那些天天与她在一起的人，才能意识到她在语言学习方面正在取得的快速进步。你将从她的信中看到，她正确使用了很多代名词。在谈话中，她很少误用或省略代名词。她对写信和记录想法的热情变得更加强烈。她现在正在创作一个颇具想象力的故事。她也开始意识到，她与别的儿童不一样。前不久，她问：“我的眼睛到底怎么了？”我告诉她，我可以用我的眼睛看到东西，她可以用她的手指看到东西。她思考了一会儿说：“我的眼睛很糟糕！”接下来，她换了一个说法：“我的眼睛生病了！”

萨利文小姐的第一份报告是对以上信件内容的一个简短总结。她的报告被发表在珀金斯学院1887年的正式报告中。下面是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始于4月5日这一了不起的日子，当时海伦首次了解了水为何物。

在她的报告中，萨利文小姐谈及“课程”时，我们会觉得它是经过系统安排的。实际上这是总结报告带来的错觉。对于重复的日常工作而言，“课程”这个词过于正式了。

有一天，我带她去了水塔。当水从汲水桶中喷涌而出时，我拼出了“w-a-t-e-r”。她立即拍拍我的手，要求重拼一遍。接下来，她自己拼写了那个单词，脸上容光焕发。就在那时，保姆走进水塔，带来了她的小妹妹。我把手放在那个婴儿身上，拼出了“b-a-b-y”这几个字母。她独立将这个单词重拼了一遍，神情中透露出崭新的智慧光芒。

在我们回去的路上，我必须把她触摸到的所有事物的名称告诉她，这时候她很少会重新拼写。对那个孩子来说，无论是单词的长度，还是字母的结合，似乎都没有任何区别。她轻易就记住了“heliotrope”（向阳植物）和“chrysanthemum”（菊花），比记住短一点的名词还容易。到了八月底，她已经学会了六百二十

五个单词。

继之而来的是一节学习位置关系词的课。她的连衣裙先是被放进一个箱子“里面”(in)，然后又被放在它的“上面”(on)，我将这些介词一一拼写给她。她很快就明白了“in”和“on”的区别。当然了，还要过一段时间，她才会在她自己造的句子中使用这两个词。一有机会她就在课上当演员，兴致勃勃地站在椅子“上面”(on)，或者钻进衣柜“里面”(into)。结合本课，她还学会了家庭成员的名字和单词“is”(是)。“Helen

is in wardrobe”(海伦在衣柜里)，“Mildred is in crib”(米尔德丽特在婴儿床里)，“Papa is on

bed”(爸爸在床上)，以上这些句子都是她在四月下旬所做练习中的范例。

接下来一节课的内容是表达积极特质的单词。我为那节课准备了两个球，一个是毛线制成的，大而软，另一个是一颗子弹。她立即就感到了大小的不同。她拿起了那颗子弹，做了一个她惯用的表示“small”(小)的手势，即捏起一只手上的一小块皮肤。接下来，她拿起那个大球，将双手放在它上面做了一个“large”(大)的手势。我用形容词“large”和“small”代替了那两个手势。接着，她注意到一个球硬，一个球软，于是她就学会了“soft”(柔软)和“hard”(硬)。过了几分钟，她摸了摸她小妹妹的头，然后对她的母亲说：“米尔德丽特的头又小又硬。”接下来，我尝试教她“fast”(快)和“slow”(慢)的意思。有一天，她帮我缠了一些毛线，刚开始速度很快，后来渐渐慢了下来。我于是用手语字母对她说“wind

fast”(缠快)或“wind slow”(缠慢)，还握住她的手，给

她展示如何按照我希望的速度来缠线。第二天，在练习的时候，她给我拼道：“Helen wind

fast.（海伦缠得快。）”然后开始快速缠起来。紧接着，她又说：“Helen wind slow.（海伦缠得慢。）”然后放慢了缠线的速度。

我现在认为，到了教她阅读印刷字母的时候了。一张用阳文印刷着单词“box”（盒子）的纸条被置于它所指示的物体之上，同样的实验在很多东西上都做了尝试，但是她没有马上明白标签名代表着什么东西。接着，我拿起一张字母表，把她的手放在字母“A”上，与此同时用我的手指拼着字母“A”。当我用我的手指拼写每一个字母时，她把她的手指从一个印刷字母移向另一个。她一天内就学会了所有字母，包括大小写。接下来，我转向初级课本第一页，让她触摸单词“cat”（猫），同时用我的手指拼写它。她马上明白了我的意图，还请求我找出“dog”和很多别的词。实际上，她很不高兴，因为我没在那本书里找到她的名字。可是我手头用阳文印刷的句子材料已经用完了。于是，她一连几小时不停地触摸书里的每一个单词。当她触摸到一个她熟悉的单词时，一种特别愉快的表情就会照亮她的脸。我们也看到，她的表情日渐变得愉快、认真。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给阿纳戈努斯先生寄了一份她学会的单词表，他非常友善地让人为她印刷了出来。她的母亲和我剪开几张印刷字母纸张，以便让她能够把它们排列成句子。这种练习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让她感到开心，而且为书写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她明白怎样用铅笔和纸张书写句子并不困难，因为她每天都在用纸条造着这样的句子。不仅如此，她还很快就明白了，她不需要让自己局限于已经学会的短语，而是可以传达任何经过她头脑的思想。我把一块盲人用的书写板置于纸张的折痕之间，让她检查一个方形字母表。然后，我引导着她的手造出了“猫咪喝奶”这个句

子。造完这个句子之后，她喜出望外。她把它带给她的母亲，让母亲把句子的内容拼写给她。

她日复一日地沿着沟槽纸里相同的轨迹移动她的铅笔，从来没有表达过丝毫的不耐烦或疲劳感。

鉴于她现在已经学会了在纸张上表达她的想法，我接下来将教她盲文系统。她学得很带劲，因为她发现盲文系统可以帮助她独立地阅读自己写作的内容，这带给她源源不断的乐趣。她常常整晚坐在桌子旁，记下忙碌大脑里的一切想法。她写的句子通顺，语意连贯，在阅读她的文章时，我很少遇到困难。

她在算数方面取得的进步同样显著。她能迅速加减100以下的数字，还能背出5以下的乘法表。她最近正在学与数字40有关的算法。当我对她说“乘以2”，她立即回答道：“20乘以2等于40。”我接着说：“用15乘以3，计算一下。”我原本期望她能按15分成3组，并且认为她不得不以数数的方式算出结果。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立即就拼出了答案：“15乘以3等于45。”

自从她知道自己的肤色偏白而仆人的肤色偏黑以后，她就认定所有处于卑微地位的人都有同样的偏黑的肤色。只要我问她仆人的颜色，她总是回答我“黑色”。当被问到某个她不知道其职业的人的颜色时，她看上去有些困惑，最终答道：“蓝色。”

她从未被告知过死亡或尸体埋葬的情况，然而当她生平第一次在母亲和我的陪伴下去墓地看花时，她把手放在我们的眼睛上，并且重复地拼写“cry-cry”（哭-哭）。她的眼睛里真的充满了泪水。那些花似乎没有给她带来愉悦，而当我们待在那里时，她非常安静。

还有一次，当和我一起散步时，她似乎察觉到她哥哥在场，尽

管我们离他很远。她重复拼写他的名字，还朝着他所在的方向走去。

当我们步行或骑马时，我们会遇到一些人，而她常常在我们刚一认出他们时，就拼出了他们的名字。

下面的信件将再次讲述海伦的学习情况。

1887年11月13日

我们带着海伦去了马戏团，度过了“我们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马戏团的人对海伦很感兴趣，尽他们所能让她第一次看马戏表演成为一个难忘的事件。只要情况安全，他们就让她触摸动物。她喂了大象，还被允许爬上体形最大的大象的背上。当名为“东方公主”的大象庄重地绕着场地走路时，她还被允许坐在它的休息室里。她触摸了一些小狮子，它们就像小猫咪一样温驯。但是，我告诉她，它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变得野蛮凶猛。她对饲养员说：“我将把狮子宝宝带回家，教它们学会温驯。”熊的饲养员让一头大黑熊用后腿站立并向我们伸出它的大爪子。海伦彬彬有礼地握了握它的大爪子。海伦很喜欢那些猴子。当那个明星表演者施展它的技艺时，她的手一直在它身上放着。当它向观众脱帽致敬时，她开心地笑了。一个可爱的小家伙偷走了她的发带，另一个想从她的帽子里攫取花朵。我不知道谁最开心，是那些猴子，是海伦，还是观众。一只豹子舔了她的手，负责照管长颈鹿的那位把她抱起来，以便让她能够触摸到它们的耳朵，感受到它们有多高。她还触摸了一辆希腊战车。战车驾驭者本想载着她绕场地转圈，但她害怕飞奔的群马。骑手、小丑和走绳索者全都乐于让这个盲女孩触摸他们的服装，有机会的话还尽量让她触摸他们的动作。她吻了他们所有人，表达了她的感激之情。他们中有一些人哭了，婆罗洲那个小野人难过地躲开了她可爱的小脸。从那时到现在，她所有的话

题都是关于马戏团。为了回答她的问题，我被迫读了很多关于动物的资料。我现在感觉身处一片旋转的丛林！

1887年12月12日

尽管海伦整天把圣诞节挂在嘴上，但我还是很难相信圣诞节竟然又快到了。你还记得我们去年的圣诞节有多么快乐吗？

海伦终于学会了分辨时间，她的父亲打算送给她一块手表当圣诞节礼物。

就像任何听力健全的孩子那样，海伦渴望有人给她讲故事。她无数次地缠着我给她讲小红帽的故事，以至于我现在都能倒背如流了。她喜欢感人的故事。我想大家都一样。在你并不特别难过时感受悲伤对于培养情感感受力而言是有益的。我还在教她阅读短篇的韵文和诗歌。它们将美好的思想留在了她的记忆里。我还认为，它们磨炼了孩子的全部能力，因为它们刺激了想象力。当然了，我没打算解释所有东西。如果我那么做了，想象力飞扬的机会就没了。太多的解释把孩子的注意力引向了单词和句子，这样一来他就不能获得整体的思想。我认为，就此而言，除非他在技术意义上忘掉单词和句子，否则任何人也无法阅读和谈论文学作品。

1888年1月1日

感到你在世上还有存在价值，感到你对某人而言不可或缺，这真是太棒了！海伦对我百分百的依赖让我变得坚强而快乐。

在这里，圣诞周也很忙。海伦受邀参加了各种儿童娱乐活动，我也尽量陪她同去。我想让她尽可能多地了解并接触其他儿童。一些小女孩已经学会了用她们的手指拼写，并对这一成就深感自豪。一个大约七岁的小家伙在别人的劝说下学会了手语字母，并对海伦

拼写了他的名字。海伦很开心，她拥抱并亲吻了小家伙，以此表达她内心的快乐，不过那个小家伙倒显得挺难为情的。

星期六，学校里的孩子竖起了他们的圣诞树，我带着海伦去了学校。那是她见过的第一棵圣诞树，而她有些茫然，问了很多问题。“谁让树长在屋子里的？为什么？谁给树上放了那么多东西？”她反感树上面有乱七八糟的水果，于是伸手摘掉它们，显然，她以为这些水果都是为她准备的。然而，让她明白每个孩子都有一件礼物并不难。此外，她获准为孩子们分发礼物，这让她感到高兴。有几件礼物是送给她的。她把它们放在一个椅子上，抵制住了想拆开它们的诱惑，直到所有孩子都收到了他们的礼物。一个小女孩收到的礼物比其他孩子少，于是海伦坚持要把自己的礼物与她分享。孩子们围着海伦并逗她开心的场景十分温馨。上述活动是九点开始的，还有一个小时我们才能离开。我的手指和头隐隐作痛，海伦却还像刚离开家时那样活力四射、精神饱满。

吃过正餐后，天空下起了雪，于是我们好好玩了一番，还就雪上了一堂有趣的课。星期天上午，地面完全被雪覆盖了，海伦、厨师的孩子和我玩起了雪球。到了中午，积雪全部融化了。这是我在看到的第一场雪，它让我有点想家了。在圣诞节期间，我们上了很多课，给海伦的词汇表里增添了很多新成员。

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除了对话、彼此给对方讲述关于圣诞节的故事，其他什么也没做。我当然没有尝试解释所有新单词，海伦也没有完全理解我讲给她的小故事。但是，持续的重复将那些单词和短语印在了她的脑海里，而意思将日渐明晰。为了教语言就编造对话，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这样做都是愚蠢而死板的。对话应该是自然的，应该将思想的交流作为目标。如果孩子头脑里没有可交流的东西，那么要求他在黑板上写“猫”、“鸟”、“狗”这样的单词，用手指拼写或是预

先安排关于它们的句子，这样的做法似乎很难有什么价值。我从一开始就尝试自然地和海伦谈话，教她只对我说她感兴趣的东西，只为了找出她想知道的东西而提问题。当我看到她急于想告诉我某件事，却因不知道如何表达而受到阻碍时，我就提供给她所需的单词以及必要的惯用语法，然后我们就能顺利地交谈了。那个孩子的渴望和兴趣带着她克服了很多障碍，而如果我们停下来去界定并解释一切，这些障碍将成为我们的祸根。你想想，如果评价智力的标准是让我们为常用的词汇下定义，结果会怎样？要是用那样的标准来测量我的智力，我担心自己会因为低能而被分到一所学校的初级班。

看到海伦喜欢她的第一个圣诞节，让人既感动又满意。当然了，她挂起了她的长袜，还挂了两只，以免圣诞老人忘记了一只。此外，她很久都没睡着，还起了两三次床，去看有没有情况发生。我告诉她，除非她睡着，否则圣诞老人不会来。她闭上眼睛，说：“他会认为女孩睡着了。”她一大早就起床去壁炉边查看她的长袜。当她发现圣诞老人给两只长袜里都装满了东西，她手舞足蹈了大约一分钟，然后就变得非常安静了。她找到我，问我是否觉得圣诞老人犯了个错误，误认为这里有两个小女孩，等他发现这个错误以后会回来拿走礼物。你送给她的戒指被放在长袜的底部。我告诉她，你把它给了圣诞老人，让他转交给她。她说：“我真爱霍普金斯夫人。”她送给南希一个皮箱以及衣服。她说：“现在南希可以去参加派对了。”当她看到盲文板和盲文纸时，她说：“我会写很多信，我会非常感谢圣诞老人。”很显然，一想起这个快乐的圣诞节和去年圣诞节的不同，所有人都很感动，尤其是凯勒上尉和凯勒夫人。去年圣诞节时，他们的小女孩还没有参与圣诞庆祝活动的意识。当我们下楼时，凯勒夫人眼中含泪地对我说：“安妮小姐，我一生中的每一天都感谢上帝把你派来，但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意识到，你对我们而言已经成了怎样一种恩赐。”凯勒上尉抓住我的

手，但无法说出话来。但是，他的沉默胜过千言万语。我的心灵也充满感激和庄严的喜悦。

不久前的一天，海伦在一个小故事里碰到了“祖父”一词，就问她的母亲：“祖父在哪里？”她指的是她的祖父。凯勒夫人说：“他去世了。”海伦问：“是父亲把他射死的吗？”她还补充了一句：“我将把祖父当正餐吃。”截至目前，她对死亡仅有的知识是与吃的东西相连的。她知道他父亲射杀过松鸡、鹿和其他鸟兽。

今天上午，她问我“木匠”一词的意思，而这个问题为这一天的课提供了背景。在问了木匠制作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后，她问我：“木匠制造了我吗？”还没等我回答，她就迅速地拼写出：“不，不，摄影师在谢菲尔德制造了我。”

世界上最大的炼铁炉之一已经在谢菲尔德启动了，我们不久的一个晚上去参观它们的运转过程。海伦感到热，就问我：“太阳还没落山吗？”

1888年1月9日

那份报告昨天被送达了。我感激阿纳戈努斯先生所说的关于海伦和我的亲切话语。但是，这种夸张的措辞让我感到恼火。简单事实的说服力要大得多！举个例子，他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将一些我做梦都没想过的动机归到我头上？你知道，他知道，我也知道，我来这里的动机根本不是出于仁慈。说什么我大量继承了豪博士的高尚精神，激发出把那个小阿拉巴马人拯救出黑暗和朦胧的愿望，这种说法是多么荒谬啊！尽管我和他都不怀疑我特别适合这份工作，但我来这里仅仅是因为我为环境所迫不得不谋生，并且我抓住了第一个摆在面前的机会。

1888年1月26日

我想你已经收到了海伦写的信。那个小淘气鬼已经打定主意不再用铅笔写信。我想让她今天上午给她的弗兰克叔叔写信，但她拒绝了。她说：“铅笔的头很累。我将用盲文字母给弗兰克叔叔写信。”我说：“但是，弗兰克叔叔不会读盲文。”她说：“我会教他。”我解释说，弗兰克叔叔已经老了，学会盲文可不容易。她马上回答说：“我觉得弗兰克叔叔多（太）老了，读不了小写字母。”最后，我说服她写了几行。但是，在她写完信之前，她把她的铅笔折断了六次。我对她说：“你是个淘气的小女孩。”她回答说：“不是，铅笔很不耐用。”我认为，她拒绝用铅笔书写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她被频繁地要求为朋友和陌生人做书写示范。你知道学院里的孩子有多么讨厌这么做。这之所以令人厌烦，不仅是因为过程太慢了，也是因为他们无法阅读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或及时纠正他们的错误。

海伦对色彩的兴趣越来越强烈。当我告诉她，米尔德丽特的眼睛是蓝色的，她问：“它们像两小块天空吗？”过了一会儿，我告诉她，她收到的那朵康乃馨是红色的。她噘起嘴说：“嘴唇（lips）像一朵粉红色的康乃馨。”我告诉她它们像郁金香（tulips），但她当然理解不了这种文字游戏。我不相信，她在人生头一年半里获得的色彩印象完全消失了。我们看到或听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在头脑里的某个地方保存着。它也许模糊、混乱得难以辨识，但它一直都在那里，就像苍茫暮色里消失在我们眼前的风景。

1888年2月10日

我们昨晚到家了。我们在孟菲斯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但我休息得并不多。有个像海伦这样热情洋溢又不知疲倦的孩子在身边，不论参加午宴、招待会还是坐车，我们从始至终都处于兴奋之

中。她说个没完。要不是一些年轻人学会了和她说话，我简直不知道我都会干些什么。他们尽可能地减轻了我的负担。可即便如此，我也无法让自己安静地待上半个小时。情况常常是这样的——“哎，萨利文小姐，请过来告诉我们海伦说的是什么意思。”或者，“萨利文小姐，能烦请你把这给海伦解释一下吗？我们无法让她理解。”我觉得，在孟菲斯人中，拜访我们的能有一半。海伦被宠爱和爱抚的程度都够败坏一个天使了。但是，我不认为这能败坏她，因为她太无自我意识了，也太忠诚了。

孟菲斯的商店非常好，我也设法花光了我带的钱。有一天，海伦说：“我必须为南希买一顶很漂亮的帽子。”我说：“很好，我们今天下午就去购物。”她有一枚银圆和一枚一角硬币。等我们到了商店，我问她想花多少钱给南希买帽子。她立即回答说：“我想花十分。”我问：“你打算怎么花那一元？”她回答说：“我想买一些好吃的糖果带回塔斯坎比亚。”

我们参观了证券交易所和一艘汽船。海伦对那艘船很感兴趣，还坚持让人给她展示船上的一切，从发动机到旗杆上的旗帜。我很高兴地阅读了孟菲斯当地报纸上周对海伦的报道和评价。

在那份“报告”出版后，凯勒上尉已经收到了两封有趣的信件，一封来自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另一封来自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博士。黑尔博士声称和海伦是亲戚，似乎为她的小外甥女感到非常自豪。贝尔博士写道，海伦的进步在聋哑人的教育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信里还有大量对海伦老师的溢美之词。

1888年3月5日

我昨天没机会写完我的信。艾芙小姐过来帮我制作了一份海伦

已经学会的单词的单词表。我们已经学到字母“P”开头的单词了，她学会了九百个单词。我让海伦从3月1日起开始写日记。我不知道她能坚持多久。我认为，这是相当愚蠢的事情。她刚刚发现了它的巨大乐趣。她似乎喜欢说出她所知道的一切。下面是海伦在星期天写的日记：

我起床了，洗洗脸，洗洗手，梳了梳头发，给老师采了三朵带着露珠的紫罗兰，吃了早餐。吃过早餐后，我和玩具娃娃们玩了一小会儿。南希生气了，又哭又踢的。我读了书中关于凶猛的大型动物的文字。凶猛就是非常生气、强壮和非常饥饿。我不喜欢凶猛的动物。我给詹姆斯叔叔写信了。他住在温泉市。他是医生。医生治好了生病的女孩。我不喜欢生病。接下来，我吃了正餐。我很喜欢吃冰淇淋。吃过正餐后，爸爸坐火车去了很远的伯明翰。我收到了罗伯特的信。他喜欢我。他说亲爱的海伦，罗伯特喜欢收到可爱、温柔的小海伦写的信。等到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会去看你。纽瑟姆夫人是罗伯特的妻子。罗伯特是她的丈夫。罗伯特和我将会又跑又跳又蹦又舞又摆，谈论鸟儿、花儿和树木，大块头和珍珠将会和我们一起去。老师会说，我们傻。她很好笑。好笑就是让我们笑。娜塔莉是个好女孩，不哭。米尔德丽特哭。她过好多天后会成为一个好女孩，和我一起跑，一起玩。格罗夫斯夫人正在给娜塔莉做短连衣裙。梅奥先生去了鸭子山，带了很多芳香的花回家。梅奥先生、法里斯先生、格罗夫斯先生喜欢我和老师。我将很快去孟菲斯看他们，他们会拥抱我、吻我。桑顿去上学了，搞了个大花脸。男孩千万要小心。吃过晚餐，我和老师在床上玩了顽皮的游戏。她把我埋在了枕头下面。接下来，我像树破土而出时那样，慢慢地钻了出来。现在，我要上床了。海伦·凯勒。

1888年4月16日

我们刚从教堂回来。今天早上吃早餐时，凯勒上尉说，他希望

我带海伦去教堂。有一群长老会教徒将会在那里，他希望牧师见见海伦。当我们抵达时，主日学校正在上课。我真希望你看到海伦进去时所引起的轰动。孩子们非常高兴在主日学校见到她，他们没注意他们的老师，而是从他们的座位上冲出来，围住了我们。她一一吻了他们，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她刚开始似乎认为那些孩子全属于来视察的牧师，但她很快认出他们里面有她的一些小朋友，我告诉她，牧师们没有带他们的孩子。她看上去有些失望地说：“我会送给他们很多吻。”一位牧师希望我问海伦：“牧师是干什么的？”她说：“他们大声地给人们读经，大声地给人们布道，要人们为善。”他把她的回答记在了他的笔记本里。当教堂弥撒开始时，她很激动，我觉得最好带她离开。但是，凯勒上尉说：“不，她会静下来的。”这样一来，我们只能留下来了，别无选择。让海伦静下来是不可能的。她抱我亲我，也拥抱并亲吻坐在她另一边的那位牧师。他把他的手表给她玩，但即使那样也不能让她保持安静。她想把它展示给坐在我们后面座位上的那个小男孩看。圣餐礼开始后，她嗅了嗅葡萄酒，还用力吸了吸鼻子，声音大得教堂里的所有人都能听得到。当葡萄酒被传递给我们的邻座时，为了防止她抢走它，他被迫站了起来。等我离开那个教堂时，我太高兴了，此前离开一个地方时，我还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我试图让海伦快点出门，但她张开胳膊，无论她触摸到了谁的大衣下摆，那个人就必定需要转过身来，讲讲他留在家里的孩子的情况，他留在家里多少个孩子，就要接受多少次亲吻。每个人都笑她的滑稽动作，而你可能已经认为，他们正在离开一个娱乐之地，而非一座教堂。凯勒上尉邀请一些牧师去吃正餐。海伦失控了。她用最活泼的哑剧动作，描述着她将在布鲁斯特做什么，还用拼写做了补充。最后，她从桌子旁站起来，做了捡海藻、贝壳的动作，做了在水里溅水的动作。她还把她的短裙扯得老高，高得在那种情况下已经不得体了。接下来，她扑倒在地板上，开始游泳。她游得太

起劲了，以至于我们中有一些人觉得，我们会被踢出我们的椅子！她的动作常常比任何语言都更具表达力，她就像一个仙女那么优雅。

我猜测，你会不会像我一样觉得日子无休无止。我们谈论的、计划的、梦到的，除了波士顿、波士顿、波士顿，再也没有别的内容。我认为凯勒夫人已经下定决心和我们同行，但她不会整个夏天都待在那里。

1888年5月15日

这将是我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你意识到了吗？你收到我的下一封信将被装在一个黄色的信封里面，它会告诉你我们将于何时抵达波士顿。我太快乐了，以至于连信都写不了了，但我必须给你谈谈我们参观辛辛那提的情况。

我们和医生们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贝尔博士在孟菲斯迎接我们。火车上几乎每个人都是医生，贝尔博士似乎认识他们所有人。等我们到了辛辛那提，我们发现那里到处都是医生。他们中有几位杰出的波士顿医生。我们待在伯内特宅邸。每个人都喜欢海伦。每个有学识的人都惊讶于海伦的智力和快乐的精神。她身上有某种魅力吸引着人们，我认为这种魅力是她对万事万物都充满兴趣，并且从中获得了快乐。

无论她去哪里，她都会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她喜欢旅馆的管弦乐队，无论音乐什么时候响起，她都会在屋子里跳舞，拥抱、亲吻她触到的每一个人。她的快乐给每一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没有人可怜她。有一位绅士对贝尔博士说：“我活了很久了，看到过很多快乐的脸，但在今晚之前，我还从未看到过像这个孩子一样容光焕发的脸。”另一位绅士说：“我真可恶！但是，只要能让那

个小女孩待在我附近，我宁愿付出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

”但是，我没时间一一写下人们说的令人愉快的话语，要是全部写下来，非写成一本大部头的书不可，而他们为我们做的友善的事情将会填满另外一本大部头的书。凯勒医生散发了阿纳戈努斯先生寄给我的那份报告的摘要，要是他有一千份摘要的话，他会把它们全部散发完的。你还记得加思兰先生吗，就是七年前那个缅因州州长？他带着我们乘坐了一下午的马车，还想给海伦一个玩具娃娃。但是，海伦说：“我不喜欢有太多的孩子。南希病了，阿德琳生气了，艾达很坏。”我们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是说着玩的。医生说：“那么，你喜欢什么？”她回答说：“一些可以说话的漂亮手套。”医生有些迷惑不解，他从没听说过“说话的手套”。但是，我解释说，她见过一个印着字母表的手套，并且显然认为可以买到它们。我对他说，如果他想买，不妨买一些手套，我会让人把字母表印上去。

我们和萨伊尔先生（你以前的牧师）以及他的妻子一起吃午餐了。他问我，我是如何教海伦形容词和那些诸如善良与幸福的抽象观念的。相同的问题，那些博学的医生已经问了我一百次了。人们竟然对这么简单的东西感到吃惊，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哎，如果一种观念的名称在孩子的头脑中得到了明确表达，那么教它们就和教一个物体的名称一样容易。如果孩子头脑里不存在观念，那么教这类单词将成为一个艰巨的任务。如果他的体验和观察尚未将他引向“小”、“大”、“好”、“坏”、“甜”、“酸”等概念，那么他就不能把单词性标签贴到任何一种东西上。

有些愚昧的我发现自己是这样给东海岸和西海岸的聪明人解释如此简单的东西的：如果你给一个孩子某个甜的东西，那么他就摆动他的舌头，咂咂嘴，他有了一种明确的感觉；如果他每次有这种体验时，他都能听到“sweet”（甜）这个词，或有人把这个词拼

到他的手上，那么他会迅速采用这一特定的单词来表达他的感觉。同样的，如果你把一片柠檬放在他的舌头上，他就收拢嘴唇，想把它吐出来；如果这种体验他有过了几次，你再给他一个柠檬，他就会闭上嘴，做鬼脸，明确表示他记得那种令人不快的感觉。你给它贴上“sour”（酸）的标签，那么他就会采用这个标签。如果你把这两种感觉分别称为“黑”和“白”，他也会欣然地加以接受，但是他会用“黑”和“白”来表示他用“甜”和“酸”来表示的东西。以同样的方式，孩子从很多体验中学会了区别他的感受，而我们则为此些感受命名，如“好的”、“坏的”、“温和的”、“粗暴的”、“快乐的”、“悲伤的”。在他的教育中，有重要价值的不是单词，而是他体验那种感觉的能力。

在这里，我们将添加萨利文小姐一封书信的摘要，因为它包含了许多受到其他教育方法的激发而产生的有趣的、非正式的观点。

我们参观了一所小型聋哑人学校。我们受到了亲切欢迎，海伦喜欢接触那些孩子。有两位老师会手语字母，和她说话不需要翻译。她对语言的掌握让他们感到吃惊。他们说，学校里没一个孩子有海伦这样的表达能力，而他们中的一些已经接受了两三年教育了。我开始时不相信，但在观察了那些学生几个小时后，我发现我被告知的情況是真实的，而我并不感到惊讶。在一个房间里，几个小孩站在黑板前，痛苦地造着简单的句子。一个小女孩造出这样一个句子——“我有一件新连衣裙。它是一件漂亮的连衣裙。我的妈妈给我做了漂亮的新连衣裙。我爱妈妈。”一个头发卷曲的小男孩正在造句——“我有一个大球。我喜欢踢我的大球。”当我们走进房间时，孩子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海伦身上。一个孩子扯着我的袖子说：“这个女孩的眼睛看不见。”老师在黑板上写道：“那个女孩的名字叫海伦。她耳朵失聪，看不到东西。我们很难过。”我说：“你为什么在黑板上写这样的句子？如果你和孩子们谈论海

伦，他们理解得了吗？”老师谈了一些如何正确造句的方法，继续构造着一个关于海伦的练习。我问她，那个用新裙子来造句的小女孩是不是特别喜欢她的裙子。她回答说：“不喜欢，我觉得她不喜欢。但是，如果孩子们写了与他们个人有关的东西，他们会学得更好一点。”这种教学方式似乎太机械了，太难了，我为那些可怜的小孩子感到痛心。没人会想到让一个听力健全的孩子一开始就说：“我有一件漂亮的新连衣裙。”没错，与那些口齿不清地说着“爸爸亲吻婴儿-漂亮”并指着她的新连衣裙补充她的意思的婴儿相比，这些孩子是大那么几岁，但他们的理解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却并不高。

整个学校都存在同样的困难。在每一间教室，我都看到了写在黑板上的一些句子，它们之所以被写下来，要么是为了说明某种语法规则，要么是出于运用已学单词的目的。在教育的某些阶段，这种东西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它不是获得语言的途径。我认为，要想毁坏儿童自然说话的冲动，再没有比这些黑板上的练习更有效的东西了。教室不是教任何幼儿学语言的场所，尤其是教聋哑儿童。必须让他像听力健全的孩子那样，察觉不到他在学单词这一事实；此外，还应该允许他用他的手指或铅笔说孩子气的话，如果他选择使用单音节的词就任由他使用好了，直到他不断成长的智力提出说句子的要求。在他的头脑中，语言不应该与学校没完没了的练习相联系，不应该与语法中令人费解的问题相联系，不应该与和欢乐作对的任何东西相联系。但是，我一定不能养成过分严厉地批评他人教学方法的习惯。我也许和他们一样，也远远地离开了正途。

在萨利文小姐第二份报告中，关于海伦教育过程的说明性文字的截止时间为1888年10月1日。

在过去的一年里，海伦的健康状况一直很不错。专家已经检查了她的眼睛和耳朵。他们认为，她完全丧失了对光线的感受力，也

同样失去了对声音的辨别力。

要准确地分辨，在获取与身体素质相关的信息方面，味觉和嗅觉给她提供了多大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杰出的权威人士的说法，这两种感觉的确对智力和道德发展施加了重要的影响。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说：“与人的头脑相关的一些最重要的单词来自嗅觉，其感觉力在所有民族的诗歌语言中占据的显著位置表明，它们将自身与想象力的微妙运作以及心灵的道德情感结合起来是多么容易、多么自然。”海伦显然从这两种感觉的练习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一进入温室，她的脸上就容光焕发，并且仅仅凭借嗅觉，她就能说出她熟悉的花卉的名称。她对嗅觉感觉的记忆是非常生动的。她喜欢预期中的蔷薇或紫罗兰的香气，而如果有人承诺送给她这两种花，她的脸上就会现出特别愉快的表情，这表明她在想象中察觉到了它们的芳香，并且这让她感到愉快。有一种情况经常发生，就是一种花的香气或一种水果的味道会让她想起家庭生活的某个快乐的事件，或一个令人高兴的生日晚会。

她的触觉在那一年里获得了显著提高，在灵敏度和敏感度方面也大有提升。实际上，她整个身体被构造得如此精巧，以至于她将身体用作与同类生物紧密联系的媒介。她不仅能精确地区分空气的不同波动以及各种声响和动作所造成的地板的振动，还能察觉她周围人的精神状态。对任何正在和海伦说话的人来说，既不可能特别快乐或悲伤，也不可能忍住不表达对海伦这种惊人能力的诧异。

在谈话中，她注意到了放置在单词上的哪怕最轻微的强调。她还发现了每一个位置变化的意思，发现了手部肌肉所展示的各种意思。对表达爱意的轻轻按压，对表示赞成的轻拍，对表示不耐烦的猛拉，对表达要求的坚定动作，对表达情感的多个动作变化，她都迅速做出了回应。在解释情绪的这种无意识的语言方面，她变得太内行了，所以常常能准确地察觉我们的想法。

在我去年对海伦的描述中，我提到了几个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她似乎已经唤起了一种令人难以解释的精神力并将其加以运用。现在，在经过认真思考后，我似乎觉得，这种能力可以被下面的事实所解释，那就是，她对她接触到的人的情绪所引发的肌肉变化十分熟悉。她已经被迫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感觉肌肉变化来观察周围人的精神状况。她已经学会将身体的某些特定动作与愤怒相连，某些特定动作与高兴相连，某些特定动作与悲伤相连。有一天，当她正在和她的母亲、阿纳戈努斯先生外出散步时，一个男孩扔出了一个摔炮，吓了凯勒夫人一跳。海伦立即感到了她母亲在动作上发生的变化，并且问道：“我们在害怕什么啊？”还有一次，当我和她一起在公共娱乐场里散步时，我看到一名警官正在将一个男人带往警局。我感受到的那种激动明显制造了一种可以察觉出的身体变化，因为海伦激动地问：“你看到了什么？”

最近，辛辛那提的耳科专家检查了她的耳朵，得出了对这一“特异功能”的惊人解释。为了明确测定她是否拥有对声响的感觉，专家们做了几个实验。当她表现出不仅听到了一声口哨响，还听出了一种普通的语气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吃惊。她会转动她的头，露出微笑，像人们所指示的那样行动。我当时正站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考虑到她可能正从我那里获取印象，我把她的手放在了桌子上，撤到了房间的另一头。耳科专家接着又做了他们的实验，结果却大为不同。海伦在所有实验中都一动不动，一次也没有显示出哪怕一点她意识到什么正在发生的迹象。在我的建议下，一位绅士握住她的手，然后专家们重复了一遍实验。这一次，当有人对她说话时，她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但与我握住她的手时不同的是，她并没有显得容光焕发。

去年，我在对海伦的描述中曾经写道，海伦对死亡或尸体的埋

葬一无所知，然而，当她人生中第一次进入一座公墓时，她显示出情感的迹象，她的眼睛里竟然充满了泪水。

去年夏天，一种同样引人注目的情况发生了。但是，在叙述它之前，我将先讲一讲她目前对死亡的认知。在我认识她之前，她已经摸到过一只死掉的小鸡，或者一只死鸟，又或者是其他死掉的小动物。参观完那座公墓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海伦开始对一匹马有兴趣，她每天都和我一起去看它。那匹马遭遇了一场事故，一条腿在事故中受了重伤。伤势急剧恶化，为了避免伤腿接触地面，那匹马不得不被吊在一根横梁上。马儿被疼痛折磨得呻吟起来，而海伦察觉到了它的呻吟，神情充满了怜悯。最后，情况恶化到了必须杀死它的地步，而当海伦再次请求去看它时，我告诉她，它死了

（dead）。这是海伦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接着解释道，为了让它摆脱痛苦，它已经被射杀了。人们将它埋葬在土里。我倾向于认为，那种它已经被蓄意射杀的概念并没有给她留下太多印象，但我认为，她的确意识到那匹马就像她触摸过的死鸟那样已经失去生命这一事实，意识到它已经被埋进了土里。在这个事件之后，只要情况需要，我就会使用单词“dead”，但再也没有进一步解释其含义。

在访问马萨诸塞州的布鲁斯特期间，有一天，她陪着我的朋友和我经过一块墓地。她逐一考察墓碑，而当她能辨认出一个名字时，她看上去很满足。她嗅到了花的芳香，但没有显示出想采摘它们的迹象。不仅如此，当我给她采摘了一些后，她拒绝让人别在她的连衣裙上。她的注意力被一块大理石板吸引，大理石板上镌刻着阳文的“FLORENCE”（佛罗伦斯）。这时候，她扑倒在地，就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她接着转向我，一脸的困惑。她问：“可怜的小佛罗伦斯在哪里？”我回避了这个问题，但她不依不饶。转向我的朋友追问：“你为可怜的小佛罗伦斯大声哭过吗？”她接着补充

说：“我觉得她真的死了。谁把她放进了大洞里？”由于她不断问这些令人痛苦的问题，我们离开了那块墓地。弗洛伦斯是我朋友的女儿，死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是，海伦从来没听说过她的情况，她甚至不知道我的朋友有个女儿。我曾给过海伦一张床和一辆马车，用来摆放她的玩具娃娃。当她收到礼物时，她像往常一样开心地摆弄了起来。从墓地回家后，海伦跑向摆着那些玩具的壁橱，把那张床和那辆马车拿给我的朋友。她说：“这是可怜的小弗洛伦斯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尽管我们迷惑不解，不明白她是怎样猜到这一情况的。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她给她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使用她自己的话语记叙了她的印象：

“我让我的小宝宝睡在了弗洛伦斯的小床上，我还带着它们坐着她的马车去兜风。可怜的小弗洛伦斯死了。她病得很重，并且死了。H夫人为她亲爱的小孩失声痛哭。她睡进了土里，她非常脏，她冷。弗洛伦斯就像莎迪那样可爱，H夫人吻她，紧紧拥抱她。弗洛伦斯在大洞里很伤心。医生给她吃药，想让她好起来，但可怜的小弗洛伦斯没有好起来。当她病得很重时，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发出呻吟。H夫人将很快去看她。”

虽然海伦的头脑充满活力，但她依然是个非常自然的孩子。她喜欢开玩笑、嬉闹，非常喜欢和别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她从不焦躁易怒，我从未发现她因玩伴的不理解而表现出不耐烦。她会和无法与她交流的孩子玩上几个小时，而看到她急于表达内心想法和情绪的急切手势让人十分感伤。一些小男孩或小女孩有时候会尝试学习手语字母。这时候，海伦会耐心、亲切、锲而不舍地尝试把她小朋友难以驯服的手指放在正确的位置上。看到此情此景，又让人感到一丝欣慰。

有一天，海伦穿着一件她非常喜爱的小夹克，她的母亲问：“有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她没斗篷保暖。你会把你的衣服给她

吗？”海伦听完，一边脱下那件夹克一边说：“我必须把它送给一个可怜的陌生小女孩。”

海伦非常喜欢比她小的孩子，一个婴儿一定能唤起她天性中的全部母性。她会亲切地抚摸那个婴儿，就像最小心谨慎的保姆所能做到的那样。她对小孩体贴，乐意屈从于他们一时的兴致。注意到这一点，也令人感到愉快。

她拥有一种非常友善的性格，喜欢和那些能跟上她手指快速动作的人做伴。当她独处时，她会做编织和缝纫，自娱自乐好几个小时。

她阅读了大量书籍。她带着一种兴趣盎然的表情伏在她的书上，在她的左手食指沿着一行文字奔跑的同时，她会用另一只手拼出单词。不过，她的动作太快了，即便是让那些惯于阅读的人来辨识她拼写的单词也是十分困难的。

她能够通过丰富的表情来表达不同的情感。她的行为舒缓而自然，并且由于直率和真诚而流露出迷人的气质。她的内心也充满了无私和爱，不允许恐惧和刻薄的梦出现。她还不知道，除了善良和温柔，人还能拥有什么。她还没有意识到任何可能让她变得笨拙的理由，因此，她的动作总是那么自然、优雅。

她非常喜爱家里饲养的动物，她不会让它们受到不仁慈的对待。当她乘坐马车兜风时，她不会允许车夫使用鞭子。她说，因为“可怜的马会哭”。一天上午，她发现那条叫珍珠的狗的脖子上系了一个石块，这让她非常痛苦。我们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不让珍珠逃走。海伦表达了很多同情之意。不仅如此，在那一天里，只要有会，她就会找到珍珠，托着那个石块转来转去。

她的父亲去年夏天写信告诉她，鸟儿和蜜蜂吃光了他的葡萄。

她刚开始非常愤怒，说那些小生物“犯了大错”。我给她解释说，鸟儿和蜜蜂饿了，它们不知道吃光那种水果是自私的。这时，她似乎感到高兴。在不久后写的一封信中，她说：“我很遗憾，大黄蜂、鸟儿、大苍蝇、虫子吃光了我父亲美味的葡萄。它们像人一样喜欢吃多汁的水果，它们也饿。它们这样做并没有错，因为它们知道的不多。”

她在语言学习方面的进步随着日常经验的增加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她目前的词汇量有限，而且大多属于基础用语，但是，随着她认知世界能力的提高，她的判断会变得更加精准，推理能力也会更加强大和活跃，甚至能够体察到一些微妙的关系。届时，她的语言表达也会更加流畅，更有逻辑。

旅行时，她在思想和语言里吸收营养。在车厢里，我坐在她旁边，给她描述我透过车窗看到的東西，有小山、峡谷、河流、棉花地，有生长着草莓、梨树、桃树、甜瓜、蔬菜的花园，有在辽阔的牧场上吃草的牛群和羊群、山坡上的绵羊群，有各个城市的教堂、学校、旅馆、大商店以及行人的职业。当我传达这些信息时，海伦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不仅如此，在欠缺单词的情况下，她用姿势和手势显示出想更多地了解她周围环境的欲望，以及了解正在各处运行的巨大力量的欲望。以这种方式，她几乎没费什么劲儿，就学会了许多新的表达方式。

从海伦了解到万事万物都有名称，并且这些名称可以用特定的手势加以传达开始，我就把她当作听力正常的孩子来交流。只不过我是把单词“说”进她的手心，而非耳朵里，这就是唯一的不同。自然，她起初只知道使用关键词。例如，当她想喝牛奶时，她会说：“Helen

milk.（海伦牛奶。）”我会拿着牛奶告诉她，她已经使用了正

确的单词。但是，只有当她在我的帮助下造出了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Give Helen some

milk to

drink（给海伦一些牛奶喝）”，我才会把牛奶给她。在这些早期的语言课里，我鼓励她使用不同的表达形式来传递相同的想法。如果她正在吃糖果，我就说“Will

Helen please give teacher some candy”（海伦愿意给老师一些糖果吗），或者说“Teacher would like to

eat some of Helen's

candy”（老师想吃一些海伦的糖果），强调“'s”。她很快就察觉到，同样的想法可以用很多方式加以表达。在我教她两三个月后，她会说“Helen wants to

go to bed”（海伦想上床睡觉），或者“Helen is sleepy, and Helen will go to bed”（海伦瞌睡了，海伦将上床睡觉）。

第三章（下）

我时常被问到：“你是怎样教她那些具有智力和道德特质的词的含义的？”我认为，这更多的是通过结合和重复，而非通过我的任何解释。在她早期的课程里，这样做尤其奏效，当时她的语言知识太少，我想给她解释几乎不可能。

我常常让海伦做一种练习——将描述情绪、智力、动作和道德品质的单词运用到对应的情境中。在我成为她的老师后不久，海伦就摔坏了她非常喜欢的新玩具娃娃。她开始哭。我对她

说：“Teacher

is sorry.（老师感到难过。）”在重复了几次之后，她就将“sorry”这个词与难过的情绪联系了起来。

她以同样的方式学会了“happy”（快乐的）、“right”（正确的）、“wrong”（错误的）、“good”（好的）、“bad”（坏的）以及其他的形容词。她和其他孩子一样，通过拥抱学会了“love”（爱）一词。

有一天，我问了她一个与数字有关的简单问题。我确信她能回答这个问题。刚开始，她随口给出了一个答案。我制止了她的漫不经心，她开始一动不动地站着，露出努力思考的表情。我触摸了她的额头，拼出了“t-h-i-n-k”（思考）。就这样，这个单词与它所代表的行为联系了起来。实际上，这种学习抽象词语的方式和我教她有形物体名称的方法是相通的。自那次以后，她一直正确使用了“think”这个单词。

在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始使用诸如“perhaps”（或许）、“suppose”（猜测）、“expect”（期盼）、“forget”（遗忘）、“remember”（记住）之类的单词。如果海伦问：“妈妈现在在哪里？”我会回答：“我不知道。也许（perhaps）她和莉拉在一起。”

她总是急于知道我们在马车上或在别的地方结识的人的名字，急于知道他们正在去哪里、他们将要做什么。下面这样的对话经常出现：

海伦：“那个小男孩叫什么名字？”

老师：“我不知道，因为他是一个陌生人，也许（perhaps）他

叫杰克。”

海伦：“他要去哪里？”

老师：“他也许（may be）要去公共娱乐场，和别的男孩子玩。”

海伦：“他将玩什么？”

老师：“我猜（suppose）他会玩球。”

海伦：“男孩们现在在干什么？”

老师：“也许（perhaps）他们在盼着杰克，等着他。”

当她熟悉了那些单词后，就把它用在了作文里：

1888年9月26日

今天上午，老师和我坐在窗子旁。我们看到一个小男孩在人行道上走。当时正在下大雨，他撑着一把很大的伞。

我不知道他有多大，但我想（think），他也许有（may have

been）六岁。也许（perhaps）他的名字是乔。我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因为他是个陌生的小男孩。但是，也许（perhaps）他的母亲打发他去商店买些正餐吃的东西。他手里拎着一个袋子。我猜（suppose）他将把它带给他的母亲。

在教她运用语言时，我没让自己局限于任何特殊的理论或体系。我观察了我学生头脑的自发运动，尝试遵从以这种方式传达给我的建议。

由于海伦的神经质脾气，为了避免过分刺激她本来已经非常活跃的大脑，一切预防措施都被采取了。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在了去各地旅行和参观，她的课堂内容正是她经历的各种情境和体验所组成的。她一如既往地展示着学习的热情。敦促她学习是没必要的。实际上，我常常需要哄她停止对一个句例的研究或是暂停正在写的文章。

虽然没有让自己局限于任何特殊的教育体系，但我已经努力给她增加一般的信息和指令，扩大她对周围事物的了解，把她带入从容自然的人际关系。我已经鼓励她写日记，下面的文字就选自其中：

1888年3月22日

阿纳戈努斯先生星期四来看我了。我很乐意拥抱并亲吻他。他照顾着六十个盲人小女孩和七十个盲人小男孩。我爱他们。小盲女们送给我一个漂亮的工作篮子。里面有剪刀、线、带针的针簿、钩针、金刚砂、顶针、盒子、码尺、纽扣、针垫。我将给小盲女们写一封信来感谢她们。我要给南希、阿德琳、艾莉做漂亮的衣服。我五月要去一趟辛辛那提，再买一个娃娃。到那时，我就有四个孩子了。新婴儿的名字叫哈里。威尔森先生和米切尔先生星期天来看我了。阿纳戈努斯先生星期一去路易斯维尔看小盲童了。母亲去了汉茨维尔。我和父亲睡，米尔德丽特和老师睡。我了解了什么是平静了，它的意思是安静、快乐。莫里叔叔送给我一些有趣的故事书。我读了关于鸟儿的文字。鹌鹑一次一般下十五或二十个蛋，它们是白色的。它在地上筑巢。蓝鸟在有窟窿的树上筑巢，它的蛋是蓝色的。知更鸟的蛋是绿色的。我学会了一首关于春天的歌曲。三月、四月、五月是春天。

现在雪化了。暖暖的风吹着，水流淌着，可爱的知更鸟飞回来

了，万事万物都在传播一个消息：春天来了。

詹姆斯杀了沙锥鸟当早餐。小鸡得了重感冒，死了。我很难过。老师和我去田纳西河上兜风了，坐在一条船上。我看见威尔森先生划着桨。船轻快地滑行。我把手放进水里，感到它在流动。

我用钩子、线和杆子钓鱼。我们攀登了高高的山丘。老师跌倒了，磕伤了她的头。我晚餐吃了一条很小的鱼。我读了关于母牛和小牛的文章。母牛喜欢吃草，就像女孩喜欢吃面包、奶油和牛奶一样。小牛在田地里奔跑、跳跃。它喜欢跳跃、玩耍，因为当太阳明亮而温暖的时候它觉得很快乐。小男孩喜欢他的小牛。此外，他说，我会吻你，小牛。他用胳膊接着小牛的脖子，吻了它。小牛用长长的粗糙舌头舔了小男孩的脸。小牛不必把嘴张很大就能接吻。我累了，老师不想让我再写了。

秋天，她参观了一个马戏团。当我们站在一头狮子的笼子前时，狮子咆哮了。海伦无疑感受到了空气的振动，她甚至能十分准确地模仿那种声音。

我试图给她描述一头骆驼的外表。但是，由于我们没被允许触摸那个动物，我担心，关于其形状，她没有获得正确的观念。然而，数日后，我听到教室里发出一阵骚动，就走了进去，结果发现海伦四肢着地，背上捆着一个枕头，枕头中间留下了一个凹陷，这样就在两边各形成了一个“驼峰”。她把她的玩具娃娃放在两个“驼峰”中间，然后驮着它在房间里兜了一圈。她四处移动，试图跨一大步，以表达我已经提供给她的关于骆驼步态的观念。在她这么做的时候，我观察了她一会儿。当我问她在做什么，她回答说：“我是一头滑稽的骆驼。”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无论是阿纳戈努斯先生——他在欧洲待了

一年——还是萨利文小姐，他们都没有写过任何关于海伦的文章以供出版。1892年，珀金斯学院1891年年度报告问世。该报告包含了一份关于海伦·凯勒的完整描述，其中包括很多她写的信件、练习和作文。由于一些信件和《冰霜之王》的故事已经被刊印到了这里，因此再也不需要给出海伦·凯勒在第三、第四、第五年所写材料的样本了。有重要价值的是头两年的材料。我从这份报告中摘选出萨利文小姐对海伦的部分重要评论，并给出了未出现在本报告中的别处的传记材料。

下面这些摘录是阿纳戈努斯先生从萨利文小姐的笔记和便笺中摘选出的。

一天，当海伦的小马和驴子并肩而立时，她从一头走向另一头，认真地检查着它们。最后她停下来，手放在奈迪的头上，对她说：“是的，亲爱的奈迪，你真的没有黑美人漂亮。你的身体构造不够匀称，你的脸上没有自豪的表情，你的脖子没有拱起。此外，你的长耳朵让你看起来有点可笑。当然了，你没法选择自己的外貌，而我喜欢你，在我眼中你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动物。”

海伦曾经对黑美人的故事很感兴趣。为了展示她察觉、联系观念的速度有多快，我将举一个例子，而所有读过那本书的人都能够懂得这个例子。我当时正在给她读下面的一段：

那匹马就像一颗磨损的老栗子，皮肤保养得很差，瘦骨嶙峋，膝盖弯曲，前腿站得非常不稳。我一直在吃干草。风卷起一缕干草，吹向老马的方向。那个可怜的动物伸出她长而瘦的脖子，把它捡起来，然后转过身来，想再找一些。我忍不住注意到了她的眼，她目光呆滞，流露出一种绝望的神情。然后，就在我想着我以前是否在哪里见到过她时，她恰好看着我：“黑美人，是你吗？”

这时候，海伦按按我的手，让我停下。她激动地抽泣着，像痉挛般说不出话来，只能断断续续地拼道：“那是可怜的金杰。”等她平静下来，她说：“可怜的金杰！那些文字在我的头脑里绘制了一幅清晰的图画。我能从金杰的视角看见一切。她全部的美都消失了，她漂亮的拱形脖子垂下了，她闪烁的眼睛失去了全部的精气神，她的举止中丝毫没有快活的踪迹。啊，这是多么糟糕啊！我以前从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发生这样的变化。可怜的金杰的生活中只有很少的一点阳光，而悲伤却有那么多！”过了一会儿，她悲哀地补了一句：“我担心，一些人的生活就像金杰那样悲惨。”

今天上午，海伦正在读布莱恩特的诗歌，“啊，一个强大种族的母亲！”这是她第一次读他的诗。我对她说：“等你通读了这首诗，告诉我，你认为那位母亲是谁。”等她读到了“自由止息在你的门前”这一行，她大叫起来：“它指的是美国！我猜，那个门是纽约市，自由是那尊自由大雕像。”等她读了同一个作者写的《战场》，我问她，在她看来，哪一节写得最美。她回答说：“我最喜欢这一节：‘被碾碎在地的真理将再次站起；她将与上帝同在，亿万斯年；但是谬误受伤了，痛得打起了滚儿，在他的崇拜者中死去。’”

她能迅速沉浸在一个故事情节中。当正义胜利时，她欢欣鼓舞；当美德大败时，她失望沮丧；当英勇的行为出现时，她的脸上现出崇拜和尊敬的光芒。她甚至能理解战斗精神，她说：“我认为，人们为反抗不公和暴君而战是理所应当的。”

下面是1891年报告中所包含的萨利文小姐的说明，我把它放在一起：

在过去三年里，在语言的获取方面，海伦不断取得快速的进步。与普通的孩子相比，她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没有任何外在的

东西能分散她对学习的注意力。

但是，这种优势中也包含着一个相应的劣势，就是过度用脑的危险。当她意识到有某种她不理解的东西存在时，她整个人都会处于一种狂热的求知状态。要是一堂课上还有她不了解的东西，那她是绝对不愿意下课休息的。如果我建议她把算数中的一个难题留到第二天再解决，她会这么回答我：“我认为，现在就把它做出来会让我的头脑更强大。”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们正在讨论关税。海伦想让我告诉她相关的情况。我说：“不，你还理解不了它。”她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气呼呼地问：“你怎么知道我理解不了？我的头脑好着呢！你肯定记得，亲爱的老师，希腊父母对他们的孩子要求很苛刻，他们常常让孩子们听智慧的箴言，而我觉得，孩子们能够理解其中的一些含义。”从这时候起，我认识到最好不要用“你理解不了”一类的理由来回答海伦的提问，因为这会让她情绪激动。

不久前，我尝试给她展示如何用她的积木建造一座塔。由于设计多少有些复杂，因此即便是最轻微的振动都能让那个结构倒塌。过了一会儿，我气馁了。我告诉她，她无法让它立起来，不过我会替她将塔建造好。但是，她不同意这个计划。她决心自己建造那座塔。她一口气搭了近三个小时，积木倒掉了就耐心地把它们收集起来，再次开始，直到她的坚持最终戴上了成功的冠冕。一座完整的高塔矗立了起来。

直到1889年10月，我仍然不认为把海伦限制在某种正规而系统的学习过程中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在她接受教育的头两年，她还像一个处在陌生国度里的孩子，那里的一切都是新的、令人费解的。此外，除非她学会了一种语言，否则她无法接受系统的教育过程。

更重要的是，海伦的好奇心太强了，如果把她探究新事物的进程推迟，那么就会妨碍她在语言的获取方面取得进步。她很可能会忘掉原来的问题，而向她解释新知识的完美契机也会就此丧失。因此，对我来说，只要我的学生需要知道什么东西，我就教她什么东西，不管它是否属于计划好的课程内容，这种教学方法很奏效。她的提问经常带着我们远离正在思考的主题。

自1889年10月以来，她的学习已经步入正轨了，她学习的科目包括了算数、地理、动物学、植物学和阅读。

在算数的学习中，她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她毫不费力地解释了乘法、加法、减法、除法的方法，似乎还能理解各种运算。她差不多学完了科尔伯恩的心算，她上次的作业是假分数方面的。她在书写算数方面做得也不错。她的头脑转得太快了，因此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给她一个例子时，不等我有时间写出问题，她就会给我正确的答案。她几乎不注意陈述一个问题时所使用的语言，也很少停下来问陌生的单词和短语的含义，直到她准备解释她的作业为止。有一次，一个问题让她非常困惑，我建议我们去散散步，也许过一会她就能想明白它了。她坚决地摇摇头，说：“我的敌人会认为我要逃跑。我现在必须留下来并征服它们。”她做到了。

海伦在过去两年取得了智力进步。与她所受教育的其他方面相比，这一点在两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是她对语言的掌握能力有所提升；二是她能较为熟练地运用好词好句。

她天天都学很多新单词，并且不局限于有形事物的名称。举个例子，有一天，她希望知道“phenomenon”（现象）、“comprise”（包含）、“reproduction”（繁殖）、“extraordinary”（非凡的）、“perpetual”（永久的）、

“mystery”（神秘）这些词的含义。这些单词中的一些具有连续递进的含义，从一个简单的含义开始，然后逐渐引向一个抽象的含义。我本来以为要让海伦理解单词“mystery”的抽象含义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想到海伦轻而易举就明白了它指示着某种被隐藏或被隐瞒的东西。等她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她将掌握它更为深奥的含义，而且就像她现在掌握它较为简单的含义那样容易。在研究任何主题的过程中，一开始必然出现一些无法被充分理解的单词和短语，这种情况一直等要到学生有了长足的进步之后才会有所改善。然而，我曾经认为，最好继续教给我的学生简单的定义。这是因为，我觉得，尽管这些定义多少有些模糊并具有暂定性，但它们将会互相协助；我还觉得，今天难以理解的东西明天将会变得简单。

我把我的学生视为一种自由、活跃的存在，她自发的冲动必然会成为我最可信赖的向导。我对海伦说话，一直和我对耳聪目明的儿童说话完全一样。我还坚持认为，别人也应该那么做。只要有人问我她是否会理解这个或那个单词，我总是这样回答：“永远不要担心她是否理解句子中的每个单词，她会从新单词与其他她已经会的单词的联系中猜出新单词的含义。”

在给海伦选择阅读的书籍时，我从来不以聋哑盲童的标准来选书。她阅读的书籍一直和同龄正常儿童喜欢阅读的书籍一样。当然了，刚开始的时候被描述的事物必须是熟悉的、有趣的，所用英语必须是纯粹的、简单的。我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尝试阅读一个小故事的情景。她已经学会了印刷字母，有时候还利用阳文字母印刷的单词造一些简单的句子，以此自娱自乐。但是，这些单词之间并无特殊的联系。一天上午，我们抓住了一只老鼠。我突然想到用一只活老鼠和一只活猫来激发她的兴趣，我也许可以按照构成一个小故事的方式排列一些句子，从而赋予她运用语言的一种新观念。我把

一些句子放进那个框子里，然后递给海伦。这些句子是这样的——“那只（the）猫在盒子上。盒子里有一只老鼠。那只猫能看到那只老鼠。那只猫（cat）想吃（eat）那只老鼠（mouse）。不要让（let）那只猫抓到（get）那只老鼠。那只猫可以喝些牛奶，那只老鼠可以吃点蛋糕。”单词“the”是她不知道的，她当然希望我给她解释一下它。在她发展的那个阶段，我还没办法给她解释它的用途，于是我没有尝试，而是把她的手指移到了下一个单词上。她认出了那个单词，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接着，我把她的手放在蹲在盒子上的小猫身上，她轻轻地发出一声惊呼，而对她说来，那个句子的其余部分已经变得十分清晰了。等她读完第二个句子的单词，我向她展示，盒子里的确有一只老鼠。然后，她脸上流露出带有强烈兴趣的表情，把她的手指移向了下一行——“那只猫能看到那只老鼠”。这时候，我让那只猫看着那只老鼠，让海伦触摸那只猫。这个小女孩的面部表情显示出她感到困惑了。我把她的注意力召唤到下一行。尽管她只知道“cat”、“eat”、“mouse”这三个单词，但她领会了这句话的意思。她把那只猫咪拖走，把它放在地板上，与此同时用那个框子盖住那个盒子。等她读到“不要让那只猫抓到那只老鼠”时，她意识到了句子中的否定，还似乎知道一定不能让那只猫抓住那只老鼠。在这个句子中，“get”、“let”都是新单词。她熟悉最后一个句子中的所有单词。当她被允许按照句子的意思去做时，她很高兴。她通过手势让我明白，她想听另外一个故事。于是，我给了她一本书，书中包含着一些用最初级的风格写成的小故事。她让她的手指沿着一行行文字移动，找到了她知道的单词并且猜测其他单词的含义，而她采用的方式可以让最保守的教育者相信，如果被给予机会，一个小聋哑孩子会像普通孩子那样轻松而且自然地学会阅读。

我确信，海伦对英语的运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她对书籍的熟悉。她经常连续阅读两三个小时，然后会不情愿地把她的书放在一

边。有一天，当我们离开图书馆时，我注意到，她比平时严肃。我问她原因，她回答说：“我在想，等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比来时聪明多少。”

有一次，当被问到她为什么这么喜欢书时，她这样回答道：“因为它们告诉了我很多关于我无法看到的东西的有趣情况，它们永远也不会像人那样感到累或感到麻烦。它们一再告诉我我知道的东西。”

在阅读狄更斯的《给孩子看的英格兰历史》时，我们读到了“英国人的精神依然没有瓦解”这一句。我问她如何理解这句话。她回答说：“我觉得，它的意思是，英国人并没有因为罗马人打了那么多胜仗而感到气馁，他们更加希望把罗马人赶走。”她原本不可能解释这句话中的那些单词，然而她已经领会了作者要表达的意思，还能用她自己的话把它说出来。接下来的几行是——“当苏埃托尼乌斯离开那个国家时，他们攻击了他的军队，重新攻占了安格尔西岛。”这几行依然是比较通俗的。她这样解释这一句——“它的意思是，当罗马将军离开后，英国人又开始战斗；由于没有将军指挥罗马士兵该怎么做，他们被英国人打败了，失去了他们曾经攻占的那个岛屿。”

她喜欢智力劳动胜过体力劳动，她不像很多盲童那样喜欢做女工，然而无论他们在做什么，她都渴望和他们一起做。她学会了使用卡里格拉美打字机，并且书写非常正确，但速度依然不快，因为她才练习了不到一个月。

两年多前，一位表兄用他的手指在她的手背上画那些点和破折号，教了她电报字母。只要她碰到熟悉这一系统的人，她都乐于在对话中使用它。我发现，当海伦离开我有一段距离时，它是我和海伦交流的一个便利媒介，因为它能让我通过叩击地板来和她说话。

那些振动会告诉她我想说的话。

有人希望，像海伦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天赋的人，如果完全任由其自由发展，也许会说明豪博士没有详尽研究的一些心理学问题。但是，他们的愿望将不会实现。海伦和劳拉·布里奇曼的案例都说明了失望是在所难免的。把一个处于社会之中的孩子孤立，以便让他不受到旁人信念的影响，这是不可能的。在海伦的例子中，除非剥夺她与他人交流的权利——这对其天性而言是最基本的东西，否则这样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

让她的好奇精神长时间不伸向那些深不可测的生命的秘密，这是不可能的。对那些注意到海伦快速呈现的才能的人来说，这一点肯定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已经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措施，以免她被引领着去思考那些让所有头脑都感到困惑和糊涂的主题。儿童问了深奥的问题，但他们得到的答案却常常是肤浅的，或者，更正确地说，这样的答案让他们安静了下来。

当海伦八岁的时候，她常常问这样的问题：“我来自哪里？我死后将去哪里？”但是，当时她能理解的解释却并不令人满意。尽管这些解释迫使她保持沉默，但等到她拥有了更强大的思考能力，她就会对从书籍和日常经验中获得的无数印象进行归纳。因为她的头脑在探求事物的本质。

随着她对现象的观察变得更加广泛，她的词汇也变得更加丰富和精细，这使得她能够清晰地表达她的观念和想法，也能够理解他人的思想和体验；她越来越感到人们创造力的局限，并且察觉到，肯定有某种非人类的力量创造了大地、太阳以及她所熟悉的自然万物。

终于有一天，她要求给头脑中幻想过的那种力量取一个名字。

通过查尔斯·金斯利所著的《希腊英雄》，她已经熟悉了关于希腊诸神的美丽故事，她也肯定碰到了“god”（神）、“heaven”（天堂）、“soul”（灵魂）这些单词以及书中很多相似的表达。

她不仅从来没有问过这类词语的含义，即便在它们出现时，她也没有做过任何评论。直到1889年2月，还从没人给她谈过上帝。那时，有一个近亲，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试着告诉她关于上帝的情况。但是，由于那位夫人没有使用适合孩子理解的话语，它们几乎没有给海伦的头脑留下印象。当我后来和她说话时，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件好笑的事情。A说上帝用沙子制造了我和每一个人，但这肯定是个笑话。我是由肉、血和骨头构成的，不是吗？”这时候，她带着明显的满足检查了她的胳膊，还开心地对她自己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接着说：“A说上帝无处不在，他全是爱，但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由爱制成。爱只是我们内心里的某种东西。A接着说了另外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她说他（指上帝）是我亲爱的父亲。这简直荒谬得让我笑不出来了，因为我知道，我的父亲是阿瑟·凯勒。”

我给她解释说，她还理解不了A对她说的东西。不仅如此，我还轻易地引导她明白，在她还没有变得更聪明前，最好不要谈论这一类话题。

在她阅读的过程中，她已经碰到了“自然母亲”这一表达。不仅如此，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是她觉得非人力所能为的东西，她都习惯性地将其归因于自然母亲。当谈到植物的生长时，她会说：“自然母亲送来阳光、雨水，让树、草和花朵生长。”下面这段从我的笔记本中摘录的文字将会显示出她这时候的观念是什么：

在吃过晚餐后，海伦显得有点严肃。H夫人问她在想什么，她回

答说：“我在想，自然母亲在春天会有多忙。”当问及她原因时，她回答说：“因为她要照顾的孩子太多了。她是一切东西的母亲，是花、树和风的母亲。”

“自然母亲是怎样照料花的？”我问。

海伦回答说：“她送来阳光、雨水，让它们生长。”过了一会儿，她补充说：“我认为阳光是自然温暖的微笑，而雨滴是她的眼泪。”

后来，她说：“我不知道自然母亲是否制造了我。我认为我母亲是从天堂里面得到我的，可我不知道那地方在哪儿。我知道雏菊和三色堇出自埋进地里的种子，可我确信，孩子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我还从没见过过一个植物孩子！可是，我想象不出谁制造了自然母亲，你能吗？我喜爱美丽的春天，因为发芽的树、盛开的花朵和柔嫩的绿叶让我的心灵充满欢乐。我现在必须去看看我的花园。雏菊和三色堇会觉得我把它忘了。”

1890年5月以后，我明显觉得，她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再不让她了解她日常接触的那些人所持有的宗教信仰是不可能的。她几乎用询问淹没了我，而那些询问是她苏醒的智力自然发展的结果。

五月的一天，她在她的笔记簿上写下了下面的一系列问题：“我想写写我不理解的东西。谁制造了大地、海洋和一切东西？谁让太阳发热？在我向母亲走来之前，我在哪里？我知道植物是从地里的种子里长出来的，但我确信人不是那样生长的。我从没见过一个植物孩子。小鸟和小鸡是从蛋里出来的。我见过它们。在蛋成为一个蛋之前，蛋是什么？大地那么大、那么重，可它为什么不跌倒？给我说说自然父亲所做的事情。我可以读读那本叫《圣

经》的书吗？等你时间充裕了，请告诉你的小学生很多东西。”

在看过这些问题后，还有谁能怀疑，一个孩子既然能够提出这类问题，那么他必然也有能力理解基本的答案呢？当然了，她不可能已经掌握完整回答所包含的抽象观念，但人的一生不就是在不断理解这些观念的含义和范畴吗？

在海伦接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我始终认为，她能理解她知道的一切内容。除非海伦的心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理解那一类问题，否则没有任何解释是她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一个人的心智还未成熟到能够理解超越人力的创造性活动的必要性，那么对任何自然现象的解释都是枉然。

当她将头脑中盘踞许久的观念梳理成形后，它们似乎突然占据了她的全部思考，她急于让一切都得到解释。在她写下那些问题后不久，我们经过了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她在它面前停下来，问：“谁创造了真正的世界？”我回答说：“没人知道大地、太阳以及我们称作星星的这些星体究竟是怎么来的，但我要告诉你聪明的人们怎样尝试去说明它们的起源，并且解释强大而神秘的自然力量。”

她知道希腊人有很多神，他们将各种各样的力量归因于这些神，因为他们相信，太阳、闪电以及别的很多自然力量是独立的超人力量。但经过大量的思考和学习后，我告诉她，人们已经相信，所有的力量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人们给它取名叫“上帝”。

她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几乎一动不动，显然是在认真思考。接下来，她问：“谁创造了上帝？”我被迫避开她的问题，因为我无法给她解释一种自在的存在之谜。实际上，在她热切提出的问题中，有很多会让一个比我聪明得多的人感到困惑，比如下面的这些问题

——“上帝是用什么创造出新世界的？”“他是从哪里得到泥土、水、种子和第一批动物的？”“上帝在哪里？”“你看到过上帝吗？”我告诉她，上帝无处不在，她一定不要把他想成一个人，而是应该把他想成万物的生命、头脑和灵魂。她打断我，说：“并非一切都有生命。石头没有生命，它们也不能思考。”我会经常提醒她，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无法解释的事情数不胜数。

还没有任何教义或教条被教给海伦，我们也没有采取任何努力强迫她注意宗教信仰。由于完全清楚自己没有能力给她充分解释处在上帝、灵魂、不朽名下的神秘，所以我总是迫于一种对我的学生的责任感，尽可能少说与教会事务相关的东西。菲利普斯·布鲁克斯主教大人已经用一种非常好的方式给她解释了上帝的父性。

她尚未被允许阅读《圣经》，因为我感觉，如果她现在读《圣经》，难保不会对上帝的属性形成错误的观念。我已经用简单的语言给她讲了耶稣美好而有益的人生和他悲惨的死亡经历。当她第一次听时，那个故事让她大为震动。

当她再次提到我们的谈话时，她问：“为什么耶稣不逃跑，好让他的敌人无法找到他？”她觉得耶稣行使的奇迹非常奇怪。当被告知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去会见他的门徒时，她果断地说：“它的意思不是行走，而是游泳。”当被告知耶稣死而复活的例子时，她非常困惑地说：“我还没听说过生命可以回到死去的肉体中！”

有一天，她悲伤地说：“我又盲又聋。那就是我无法看到上帝的原因。”我教了她“invisible”（看不见的）这个单词，还告诉她我们无法用我们的眼睛看到上帝，因为他是一个神灵，但等到我们的心灵里充满了善良和仁慈时，我们就能看到他了，因为那时我们身上会有他的影子。

还有一次，她问：“灵魂是什么？”我回答说：“没人知道灵魂像什么，但我们知道它不是肉体，而是我们头脑中在思考、在爱、在希望的那一部分。基督徒认为，这个部分会在肉体死亡后继续存在。”我接着问她：“你能把你的灵魂想成是与你的肉体分离的吗？”“噢，当然了！因为上一小时我一直在努力地想阿纳戈努斯先生，那时我的头脑，”她换个说法继续说，“那时我的灵魂在雅典，但我的身体却在书房这里。”这时，另外一种想法似乎在她的脑海里闪过，于是她补充说：“但是，阿纳戈努斯先生没有对我的灵魂说话。”我给她解释说，灵魂也是不可见的，或者换句话说，它没有外在形式。她说：“但如果我写下了我的灵魂所思考的东西，那么它就是可见的，而话语会成为它的载体。”

很久以前，海伦对我说：“我想活一千六百年。”当被问到她想不想在一个名为天堂的美好国度里永远活着时，她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堂在哪里？”我被迫承认我不知道，但是我暗示说，它也许在某颗星星上。过了一会儿，她说：“你愿意先去那里并告诉我它的全部情况吗？”接着，她又补充说：“塔斯坎比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镇。”一年多以前，她又重提了这一话题，这一次，她坚持不懈地提出了数不清的问题。她问：“天堂在哪里，它像什么？为什么我们对天堂的了解不能像我们对外国的了解那样多？”我用非常简洁的语言告诉她，也许有很多地方都叫天堂，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状态，是心灵欲望的实现，是其需要的满足，哪里承认正义，相信正义，钟爱正义，哪里就是天堂。

她带着明显的沮丧，从对死亡的思考上退缩了。最近，当她哥哥杀死的一头鹿被展示给她时，她非常悲伤。她悲哀地问：“为什么一切必须死，就连跑得快的鹿也不例外？”还有一次，她问：“你觉不觉得，如果我们不必死，我们会永远过得快乐？”我说：“不，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死亡，我们的世界将很快挤满了活

着的生物，那么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舒服地活着。”海伦立马反驳道：“但是，我认为，上帝可以创造更多的世界，就像他创造这个世界一样。”

当朋友告诉她真正的幸福在来世等着她时，她马上问：“如果你没死过，你怎么知道有来世？”

对于常用词和常用语，她有时候会采用字面意义。这说明，我们确保她接受它们的正确含义这一点有多么必要。最近，当被告知匈牙利人是天生的音乐家时，她惊奇地问：“他们在出生时就唱歌吗？”当她的朋友补充说，他在布达佩斯见过一些学生的脑子里装着一百种曲调，她笑着说：“我想他们的头脑一定乱哄哄的。”她迅速明白了语言中的荒谬成分。她不但没有受到比喻手法的严重困扰，还经常被自己对比喻句意的调侃所逗乐。

在被告知灵魂没有形状后，大卫的“他指引我的灵魂”这句话让她非常困惑。她问：“它有脚吗？它会走吗？它是瞎子吗？”这是因为，在她的头脑里，“引导”这个概念是与盲人联系在一起的。

在所有让海伦感到困扰和烦恼的主题中，最让她感到苦恼的是关于邪恶之存在的认知，以及由其产生的关于苦难的认知，别的事物都无法让她这么苦恼。长时间不让她获得这种认知是可能的，防止她接触罪恶和邪恶总是比较容易。但是，随着她对周围人的生活 and 经历的理解越来越清晰，她逐渐意识到世界上存在着罪恶这一事实，以及罪恶所导致的巨大苦难。必须给她解释法律和刑罚的必要性。她发现，让邪恶的存在和上帝的仁爱这两种认知在头脑中并存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

有一天，她问：“上帝每时每刻都在照看我们吗？”她得到了

肯定的回答。于是她追问道：“那他为什么让小妹妹今天上午跌倒，把她的头伤得那么厉害？”还有一次，她正在询问上帝的威力和善良。她曾经被告知，海上卷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有几个人因此丧命。于是，她问：“如果上帝是万能的，那他为什么没救那些人？”

海伦总是被忠实的朋友围绕，受到了最温柔的影响。从她智力启蒙的最早阶段开始，她就愿意做正当的事情。她带着一贯正确的本能知道什么是正当的，并且快乐地做正确的事情。她不认为一种错误的行为是无害的，另一种是没有不良后果的，再一种是非故意的。对她纯粹的灵魂来说，所有的邪恶同样丑陋。

1894年7月，美国促进聋人说话教育协会在肖陶扩召开了会议。下面这些段落来自萨利文小姐为这次会议准备的文章，其中包括她对她的教育方法所做的最新书面说明。

你们千万不要幻想只要海伦掌握了万物皆有名称的观念，她就能马上成为英语宝藏的主人，或者以为“她的智力从它们当时的活坟墓里出现了，全副武装，就像帕拉斯·雅典娜从宙斯的头中出现那样”，正如她热情的崇拜者之一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刚开始，她用来表达她的想法的单词、短语、句子，全部是我们在和她进行对话中使用过的东西的复制品，以及她的记忆无意识保留的东西。另外，老实说，对所有孩子的语言来说，这种情况都是真实的。他们的语言是对他们在家听说的语言的记忆。日常对话中那数不清的重复已经将某些单词或短语印在了他们的记忆里，而当他们自己开始说话时，记忆提供了他们口齿不清地说着的话语。同样地，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语言是对书籍语言的记忆。

语言产生于生命，产生于其需要和体验。我的小學生的头脑一开始完全是真空状态。她曾一直生活在一个她自己不能认识的世

界。语言和知识是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互相依存的。语言的良好运用是以对事物的一种真正认识为前提的，并有赖于这种认识。海伦刚刚掌握那种万物皆有名称的观念，刚刚明白这些名称可以通过手语字母的方式被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我就着手进一步激发她对一些事物的兴趣，她已经带着明显的快乐学会了拼写这些事物的名称。我从未为了教语言而教语言，而是一直把语言用作一种思想交流的媒介，这样一来，语言的学习就和知识的获得结合在了一起。为了聪明地使用语言，人必须有可谈的东西，而有可谈的东西是已经拥有经验的结果。除非我们的儿童的头脑中清晰地拥有某种他们希望交流的东西，或是我们成功地唤醒他们了解别人想法的欲望，否则即使再多的语言训练也不能使他们轻松、流利地使用语言。

我刚开始不打算将我的学生限制在任何体系之内。我总是努力找出最让她感兴趣的东西，并把它作为一堂新课的起点，无论它是否和我计划讲的那节课有关联。在海伦智力生命的头两年里，我很少要求她写什么。一个人要想写，就必须有东西可写，而有东西可写需要一些智力准备。在写作成为一种自然、愉快的努力之前，记忆中必须储存着想法，头脑必须为知识所丰富。我认为，在孩子们有东西要说之前，他们被要求写作的次数太过频繁了。教他们不必自我抑制地去想、读、说，他们就会写，因为他们忍不住要写。

海伦是通过练习和习惯获得了语言，而非通过对规则和定义的学习。在她的教育中，语法，连同它令人困惑的分级排列、术语和词形变化表，被完全抛弃了。她是通过与活生生的语言本身相接触而学会语言的，她在每天的对话和阅读中接触了大量语言，又以各种方式反复思考它们的含义，直到掌握它们的正确用法。毫无疑问，我用手指与海伦交流的次数比用嘴要多得多，因为假如她有视觉和听觉可用，那么在娱乐和教育方面，她对我的依赖就会比较少

一些。

我相信，每个孩子都把杰出的能力藏在了他的存在中的某个地方，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着手，那么这些能力将会被激活并获得发展；但是，当我们继续用所谓的基本知识来填充他们的脑袋时，我们将永远不能恰当地发展孩子高超的天性。数学永远无法为他们所爱，关于世界的大小和形状的精确知识也不会帮助他们欣赏其美丽。让我们在最初几年里引领他们去自然中寻找他们最大的乐趣。让他们在田野里奔跑，了解动物，观察真实的事物。在适当的条件下，孩子们会自我教育。他们需要引导和同感远超过教导。

我更倾向于认为，海伦之所以能流利地运用语言，应归因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她获得的几乎每一个印象都通过了语言这一媒介。但是，适当承认海伦在获得语言方面的天赋和她所处特殊环境的优势后，我认为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在她的教育中，好书的陪伴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一些人主张，语言无法向我们表达大大超出我们的生活和体验范畴的东西。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我总是注意到，儿童用高超的、诗歌一样的语言来表现最大的快乐，而我们容易认为那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力。一位老师给学生读了一段文字，然后合上书，对一个班的小孩说：“这就是你们能够理解的全部东西。”他们恳求说：“啊，请给我们读读剩下的，就是我们不理解它也行。”虽然他们尚不能解释它，但他们喜欢那种韵律，他们感受到了那种美。一个孩子不一定要理解一本书中的每一个单词才能够带着愉悦去阅读，并从中获益。实际上，需要做出解释的，只能是真正基本的东西。海伦在她一开始无法理解的语言中畅游，而它就留存在了她的头脑中，直到它被需要。到那时，它就会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地融入她的谈话和作文之中。实际上，有人认为，她读得太多了，很多创造性的力量被浪费在了对书籍的享受中，而当她可以为自己看或说一些东西时，她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它

们，用别人的语言来说它们。但是，我确信，如果不经大量阅读的准备，就不可能写出具有原创性的作文。在不断被呈现给她的语言中，海伦获取了最好的、最纯粹的典范，她的谈话和她写出来的东西是她所读内容的无意识的复制品。我认为，阅读应该独立于正规的学校练习。应该鼓励学生为纯粹的阅读乐趣而阅读。孩子对书籍的态度应该是非功利性质的。那些具有想象力的伟大作品应该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如它们曾经是创作者灵魂的外化。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接受文学思想图画和形象的头脑越敏感、越有想象力，最纤细的线条就会被复制得越好。海伦拥有感觉的活力、热切的兴趣和对艺术气质的超凡脱俗的洞察力，并且无论是在生活（仅仅作为生活）、自然还是书籍中，与天赋较差的凡人相比，她自然拥有更积极、更强烈的欢乐。她的头脑中充满了伟大诗人的美好思想和想法，以至于一切都不再是平庸的，因为她的想象力给整个生活涂上了它自己的丰富色调。

萨利文小姐此类已经出版的说明和解释曾引发诸多讨论。那些并未直接了解聋哑人问题的人写了很多东西，在此我不想再添加了。然而，作为语言教学的一个研究对象，凯勒小姐的教育太有典范意义了，它不仅适用于聋哑人，还对正常人的教育问题有借鉴意义。老师们可以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至于大多数读者，他们不会从一位教育者的观点来看待凯勒小姐的生活，而为了他们，我将总结一下萨利文小姐所采用的方法中的一些基本要素。

萨利文小姐延续了豪博士的研究成果。他发明了工具，发明了工作的物质方法。但是，语言教学与教授语言的机械方法是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通过实验和研究别的孩子，萨利文小姐发现了利用自然方法教授语言的实用价值。豪博士孜孜以求的正是这种自然方法，但他从来没有产生这样的想法：不应该利用定义去教聋哑儿童学习独立的单词，而是应该通过多次重复陌生词汇来教授语言。这

是萨利文小姐的伟大发现。整整一天，无论是在玩耍还是学习中，萨利文小姐总是不停地在她学生的手上拼写，通过那样的方式，海伦理解了单词，就像摇篮中的孩子通过反复将所听单词与其出现场合相联系的方式来吸收单词那样。就这样，海伦明白了，单词是用来命名事物、行动和情感的。好了，这就是萨利文小姐方法的第一个原则。这一原则产生了实际的效果，但就我的了解，截至目前，在萨利文小姐尝试它之前，这一原则从未在聋哑儿童的教育中被采用过，更别说聋哑盲童了。此外，在萨利文小姐写她的书信之前，这一原则还从未被明确表达过。

她的方法的第二个原则（当然了，序号是随意的），就是永远不要对一个孩子谈他讨厌或厌倦的东西。在萨利文小姐参观第一个聋哑学校期间，老师忙着在黑板上书写单词，要告诉孩子们他们不想知道的某种东西，而他们正带着完全清醒的好奇心，聚集在他们的参观者周围，显示出他们不想知道的东西何其之多。萨利文小姐说，为什么不就他们感兴趣的内容来准备一节语言课呢？

与这一观念相似的是，永远不要让一个提问题的孩子沉默下来，而是要尽可能诚实地回答问题，因为正如萨利文小姐所说，问题是孩子打开头脑的一扇门。萨利文小姐从来不需要贬低她的想法或表达来适应孩子智力的假定状态。她敦促每个人以很自然的方式对海伦说话，给她说完完整的句子和聪明的想法，永远不要介意海伦是否理解。就这样，萨利文小姐明白了有太多的人不明白的道理：有了诸如“hat”、“cup”、“go”、“sit”之类的基本定义后，便有了句子这一语言单位，孩子要学的就是句子，而句子也是我们成人常用的语言单位。我们不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接受一个句子，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表达一种思想的是命题，是某种被断定为某物的东西。没错，单个单词的确能够暗示或表达想法。当孩子想表达“妈妈在哪里”时，他也许仅仅喊一声“妈妈”。但

是，通过听完整的句子，他学会了表达与妈妈有关的想法，从而学会了语言。此外，虽然当她的学生刚开始用手指咿呀学语时，萨利文小姐并没有强制她的学生保持语法的完整性，但当她自己重复海伦说的句子“妈妈牛奶”时，她充实了句子结构，补上了那个孩子省略的东西。她说：“妈妈将给海伦带一些牛奶。”

就这样，萨利文小姐当时正在设计一种自然方法。这种方法是如此简单，在人为系统中是如此缺乏，以至于她的方法看上去更像是对传统方法的一种毁灭。有一点是难以预料的，那就是，假如萨利文小姐之前没在有其他聋哑孩子的地方待过，那么我们是否还能听说海伦·凯勒这个人。通过观察他们，她学会了尽可能像对待一个普通孩子那样来对待她的学生。

手语字母并非是海伦·凯勒的手指呈现话语的唯一方式。书籍进行了补充，而作为一种教授语言的手段，它也许和手语字母同样重要。在能阅读之前，海伦坐着钻研它们，刚开始并不是为了读故事，而是为了发现她所熟悉的单词。在这一过程中，海伦通过语境和已知单词的相互联系理解了新单词的定义，从而增加了词汇量。书籍是语言的仓库，而任何孩子，无论是不是聋哑孩子，只要他的注意力被印刷页吸引，他都会主动学习。他并不是通过阅读他所理解的东西来学习，而是通过阅读和记忆他不理解的单词来学习。此外，尽管也许没几个孩子能像海伦·凯勒那样，对书籍有一种早熟的兴趣，然而每个健康孩子的自然好奇心都可以被转向印刷页——如果老师能够做出睿智的指导，或者练习萨利文小姐发明的单词游戏，这样做会事半功倍。海伦·凯勒被认为对语言有一种特殊的天赋，但有一个事实更为明显，那就是，她对思考有一种特殊的天赋，她对语言的偏好应归因于语言对她来说意味着生命这一事实。语言不像地理和算数，它不是一种特殊的学科，而是她走向外部世界的路。

在十四岁的时候，她只上了几节德语课，却通读了《威廉·退尔》，设法了解了那个故事。她对语法一无所知，她也根本不在乎它。她从语言自身中学会语言，而对任何人来说，这仅次于听口头语言，是学会一门外语的第二种方式，比我们始于语法的学院方法更有活力，也更容易掌握。她以同样的方式学习拉丁语，不仅从她第一个拉丁语老师给她上的课中学习，而且通过一再重温一个文本的话语和一再重复她自己玩的一个游戏来学习。

约翰·D. 莱特是海伦在莱特-赫马森学校的一位老师，他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说：

我常常发现，当她有一些闲暇时，她就坐在她喜爱的角落里，坐在一个其扶手能够支撑为盲人准备的大部头书籍的椅子上，让她的手指慢慢地在莫里哀《突变的医生》的一行行文字上滑过，里面的滑稽情景和幽默的文字让她吃吃地笑。在那时，她实际可用的法语词汇非常少，但通过运用她的判断力——正如我们笑称为精神过程的那种东西——她能猜出那些话语的含义并将其拼凑到一起，很像一个孩子设法拼出一个被切成片的物体。结果，在数个星期的时间里，她和我每晚上都愉快地度过了一个小时的时光，期间她给我倾倒出整个故事，带着强烈的兴趣详述其幽默和闪闪发光的机智，那不是一节课，而是她的一次消遣。

所以说，海伦·凯勒的语言天赋其实是她整个的智力天赋，它之所以侧重于语言这一外化形式，是因为语言对她而言有着非凡的价值。

关于海伦的成就是否应归因于她的自然天赋或她所受教育方式这一问题，存在着很多讨论。

毫无疑问，即使是一个天赋超过萨利文小姐十倍的老师，也不

能把一个天生呆笨、存在智力缺陷的孩子变成一个像海伦·凯勒这样引人注目的学生。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即使比与生俱来的天赋聪明十倍，如果她没有从一开始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在早期阶段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海伦·凯勒也不可能成长为她现在这个样子。再者，她是通过一种教授聋哑人语言的方法来接受教育的。这一方法的基本原则被清楚地表达在萨利文小姐的书信中，而这些书信是她发现这一方法并将其成功地加以实践时写的。此外，它可以被任何老师应用于任何健康的聋哑儿童，而根据对那些原则最宽泛的阐释，它还可以被应用于所有儿童的语言教学中去。

在很多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文章中，作者们似乎把我们从一种两难推理的一角抛向另一角，他们要么说海伦·凯勒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要么说老师有一种非常完美的方法。这两样东西可以同时是真的，但也存在着另一种使两难推理现出瑕疵的真相。萨利文小姐是一个有着非凡能力的人。她的方法被放在别的任何一个人手中，都可能不会取得那么彻底的成功。萨利文小姐生机勃勃、具有原创性的头脑将太多的活力借给了她的学生。如果凯勒小姐喜欢语言，但对数学特别不感兴趣，那么发现萨利文小姐具有相似的兴趣将不会令人吃惊。这并不意味着凯勒小姐过度依赖她的老师。据说，当她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时，有人想妨碍她，她冷静地坐了一会儿，当别人问她怎么了，她回答说：“我正在准备捍卫我的独立。”即使是在萨利文小姐个人意志的指导下，这样一种富于进取的个性也不可能在纯粹的依赖中成长起来。但是，萨利文小姐通过其自然资质，已经向她的学生给予了太多的东西。这些东西不适合被分析，也不适合被压缩成原则。她还赋予了海伦一种灵感。这种灵感贯穿于整个亲密的友谊之中，与其说它限制了两个人中任意一个人的能力，不如说它发展了两个人中任意一个人的能力。不仅如此，如果凯勒小姐是一个“温柔与善良的罕见例子”，如果她拥有一种“对一切美好的事物”的爱，那么这也暗示了那位与她生活了

十六年的老师具有相同的特质。

那时候，在萨利文小姐为凯勒小姐做的事情中，有很多是别的老师无法以同样方式为其他任何人做的。要想拥有另外一个海伦·凯勒，必须有另外一个萨利文小姐。要想拥有另外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聋哑盲童，只需要另外一个老师——生活在有利条件下，处于充分的外部影响之中，与她的学生同吃同住并拥有充分的自主决定权，可以自主增删教学原则。此外，还需要一个学生，他身体健康，有着良好的天赋能力，年龄要小，以便有足够的塑造空间。任何聋哑儿童或聋哑盲童，只要身体健康，都能被教导。此外，教导她的人应该是父母或特殊的教师，而非学校。我知道，这一思想会遭到聋哑学校经营者的激烈反对。当然，对接受国家教育的儿童来说，聋哑学校是唯一可能获得知识的地方。但是，很明显，聋哑儿童需要学习恰恰是别的儿童学龄前所掌握的东西。当萨利文小姐走到谷仓前的场地上捡起一只小鸡并对海伦说它的情况时，她是在进行一种在室内不可能进行的教育，一种在强调速成效果的情况下不可能进行的教育。

豪博士说：“一个老师不能是一个孩子。”毫无疑问，他错了。聋哑儿童的教师必须是个孩子，而且还要是个乐意玩耍和嬉闹的孩子，并且对所有孩子气的东西感兴趣。

仅仅根据海伦·凯勒的情况来讨论教育聋哑人的整个问题，这种倾向是危险的。这种倾向也是我没有特别注意加以避免的，因为我的观点没有权威性，并且我只是想提出问题，强化萨利文小姐表达的一些主要观念，而她是一个权威。海伦·凯勒的成功是否会导致教师对别的孩子期望太高，这是个问题。此外，我还知道一些聋哑儿童，他们被他们的老师和朋友拖着，成为耀眼的报告主题。可悲的是，这些报告是不真实的，因为人们可以看到，在报告的背后，那些孩子是如何被强迫着靠近关于他们的浮夸评价。

让我概括一些使海伦·凯勒成为海伦·凯勒的元素吧。首先，她有十九个月的视觉和听觉体验。这意味着某种智力的发展。她通过遗传获得了身体和头脑的活力。在学语言之前，她用手势表达想法。凯勒夫人写信告诉我，在海伦患病前，她想要东西就做手势。凯勒夫人认为，她之所以学说说话慢，原因可能就是这种习惯。患病后，他们依赖手势与海伦交流，使海伦做手势的倾向得到了发展。很难断定她对沟通的接受达到了何种程度，但是她知道很多在她周围进行的事情。她意识到别人使用他们的嘴唇，她“看到”她的父亲读一份报纸。当他把它放下了，她就坐在他的椅子上，将它举到了她的面前。她早期狂躁的脾气是自然个性的一种发泄，而教育驯服了这股狂野的力量。

其次，海伦的老师萨利文小姐聪明、富有创造力，并且具有奉献精神。萨利文小姐的方法太好了，即使没有那些实际效果，人们也都会意识到她的观念中所包含的真理。此外，萨利文小姐还拥有的一种充满活力的个性。最后，对海伦的第一所“自然学校”来说，所有条件都不错。在这所学校里，老师和学生一起玩耍，一起探索并教育他们自己，老师和学生不可分离。

凯勒小姐后来的教育经历很容易理解，并且她已经做了阐释，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讨论。那些感兴趣的人可以向华盛顿特区的沃尔特董事会提出申请，以阅读那些帮助她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的老师们所撰写的报告。他们是剑桥青年女子学院的阿瑟·吉尔曼先生和米尔顿·S. 吉斯先生。

这本日记大部分已经丢失。然而，海伦写的信、做的练习太多了，那一类记录并不缺乏。

第三卷 对海伦·凯勒生平及教育的补充说明（下）

第四章

说话

关于凯勒小姐的说话能力以及她学习说话的方式，有两名权威人士已经撰写了报告。一个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霍勒斯·曼聋哑人学校的莎拉·富勒小姐，她给凯勒小姐上了早期的一些课；另一个是萨利文小姐，她通过不懈的探索，深化了这些早期课程的显著成果。

在引用萨利文小姐的报告之前，关于凯勒小姐目前的说话水平和声音质量，请允许我试着给出一些个人印象。

她的声音低沉，富有磁性。她的语气缺乏变化和抑扬，她大声阅读时好像在唱歌；当她音调升高时，有两三种中音挥之不去。她的声音有一种送气音特色，为了提高音量，她似乎一直发出了太多的呼吸声。她的一些语调具有音乐性，很迷人。当她在讲一个儿童故事，或讲一个包含着痛苦的故事时，她会发出在语调间变换的悦耳连音。那有点像以极慢的速度读出一个长单词，但又读得十分蹩脚所产生的声音效果。这种现象常常在孩子讲述一个严肃故事时出现。

凯勒小姐说话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句调和短语变调的多样性。她发出每一个单词的音，就像一个外国人依然在吃力地对付一个句子的各种成分时所做的那样，也像孩子们在学校里逐字阅读时的样子。

她会说法语和德语。她的朋友约翰·希茨先生的母语是德语，

他说她的发音很不错。她的另一个朋友既熟悉法语，也熟悉英语，觉得她说法语比说英语要清晰得多。当她说英语时，她像在法语里那样分散重读，并且没有给予重音音节足够的强调。例如，她在说“pro-vo-ca-tion”（激怒）、“in-di-vi-du-al”（个人）时，音节的音值间几乎没有不同，而她对同一个单词的发音也不尽相同。我认为，很难让她掌握如何恰如其分地发出“dictionary”（字典）这个音，而不是错发出“dictionayry”或“dictionry”。当然了，这两种发音都不正确。由于任何一部词典中均无符号系统能告诉一个人怎样发音，唯一的学习方式就是多听，尤其是在一种像英语这样的语言中，因为英语充满了不可拼读的、受到抑制的元音和半元音。

凯勒小姐的元音发得不稳定。她发出的“awful”（可怕的）的音接近于“awfil”。那种摆动是“ful”重音的缺失造成的，因为她能正确发出“full”（满的）的音。

当她大声阅读并碰到一个她或许写过多遍却从未说过的单词时，她有时候会发错音。当她和萨利文小姐有了更多时间后，这一困难和其他困难也许会被克服。自1894年以来，她们太过注重她们的书籍，以至于她们忽略了一切对于学院教育而言必不可缺的东西。我认为，在保证她发音的独特性和清晰度的前提下，她将永远也不能大声说话，但她可以做很多事情来让她的发音更加清晰。

当她在纽约莱特-赫马森学校时，赫马森先生尝试改进她的声音，不仅改进她的单词发音，也改进她的声音本身，因此给她上了一些语调和发音练习课。

很难说凯勒小姐所说的话是否易于理解。一些人理解她很容易，另外一些人则很难。她的朋友逐渐习惯了她的说话特点，忘记了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孩子们在理解她的过程中很少碰到困难，而

这一点暗示她有意使用的慢速而稳定的说话方式与孩子说话的特点不谋而合。但等孩子们成年以后，他们就会掌握流利说话的技巧。我听说，凯勒小姐的说话能力超过了大多数聋哑人。

凯勒小姐已经讲了她是怎样学会说话的。1894年7月，在美国促进聋哑人说话教育协会在肖陶扩举行的会议上，萨利文小姐发表了演讲，其内容与凯勒小姐之前所讲的基本一致。

萨利文小姐对凯勒小姐学习说话的说明

在凯勒小姐开始用手语字母的方式进行交流三年后，她上了第一节口头语言课，而口头语言是更自然、更普遍的人际交流媒介。她已经能非常熟练地运用手语字母，而手语字母曾经是她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唯一方式。她通过它获得了一种“词汇”，这种“词汇”不仅能使她自由地交谈，聪明地阅读，还能使她相对轻松、正确地书写。虽然如此，她渴望发出声音的冲动却很强烈。我不断尝试抑制这种本能倾向，但我就此所做的努力全都无济于事，而我也担心，这种努力不久就会变得令人不快。在教她说话方面，我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因为我把她没有能力观察别人的嘴唇视为一种无法克服的障碍。但是，她逐渐意识到，她的交流方式与周围人的交流方式是不同的。有一天，她的想法得到了表达。她说：“那些盲女孩是如何知道用她们的嘴说话的？你为什么不教我像她们那样说话？聋哑儿童究竟能不能学会说话？”我给她解释说，有些聋哑儿童被教会了说话，但他们能看到他们老师的嘴，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帮助。但是，她打断了我的话，说她非常肯定，她能很好地触摸我的嘴唇。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一位女士来看了她，给她讲了挪威聋哑盲童朗希尔德·卡塔的情况。卡塔已经学会了说话，并且通过用她的手指触摸她老师的嘴唇，理解了她老师对她说的话。海伦立即决定学会说话，并且从那天起到现在，她的那种决心从未动摇。她立即开始发出她称之为话语的声音，而我看出了正确指导的

必要性。既然她决心学会说话，而我感到自己没有能力教她，因为我从来没有对发音这一课题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于是我和我的学生去找莎拉·富勒小姐寻求建议和帮助。海伦的诚挚和热情让富勒小姐感到高兴，富勒小姐立即着手教她。短短几节课之后，她就学会了几乎全部的英语语音。不到一个月，她就能清晰地发出很多单词的音了。从一开始，她就不满足于只练习发单个单词的音，而是急不可耐地想同时发出几个单词的音或整个句子。单词的长度和元素排列的困难似乎从来没让她气馁过。但是，尽管她很热忱、很聪明，但学习说话对她来说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然而，看到她的说话能力一天天地进步，看到成功的可能性一天天在增加，我们又打心底感到欣慰。不仅如此，海伦的成功远远超过了所有朋友的期望，这简直太激励人心了。能用鲜活、清晰的话语说出她的想法让她感到高兴，而当陌生人告诉她他们能够理解她时，所有在场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的快乐。

我曾经被多次问到，海伦究竟能否自然地说话，也就是说，和正常人一样说话。我几乎还没有准备好解决这一问题，甚至还没准备好就此给出一种看法。我觉得，我甚至还没有开始了解什么是可能的。聋哑人教师常常表达他们的惊奇，认为海伦的话说得太好了，而自从富勒小姐给她上了最初的几节课以来，她还没有受到过任何正规教育。作为答复，我只能说：“这要归因于坚持不懈的模仿和练习！练习！练习！”自然已经决定了孩子将怎样学会说话，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以尽可能简单、容易的方式来帮助他，鼓励他观察并模仿声音的颤动。

一份早期的详细报告中包含了更多的细节，那是萨利文小姐为珀金斯学院1891年度报告所写的。

我知道，劳拉·布里奇曾显示出同样的发出声音的直觉性愿望，甚至学会了发一些单词的音，她在使用这些单词时获得了巨大

乐趣。我不怀疑海伦能取得同样的成就。然而，我认为，她将获得的利益无法抵偿这样一种试验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此外，听力的缺失使聋哑人发出的声音不仅单调，而且恼人。除非你熟悉说话者的发音特点，否则你通常会觉得他们的发音难以理解。

没有受过教育的聋哑儿童获得说话的能力总是缓慢的，并且常常是令人厌烦的。在我看来，教一个聋哑儿童清晰发音的重要性似乎被强调得太多了，而对学生的智力发展来说，这样一种过程也许是有害的。就事物的性质而言，清晰发音是一种不能解决问题的教育方式，而手语字母的应用加快并激发了智力活动，因为通过它，聋哑儿童被带进了与英语的密切接触中，最抽象的观念可以被轻松而精确地传达给头脑。海伦的案例证明，在获得清晰发音的能力方面，它也是一个价值无法估量的助手。她已经十分熟悉单词和句子结构，需要克服的只有技术困难。此外，她知道说话对她而言将是怎样的一种愉悦，而她也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了预期中的快乐，并且这种欢乐让苦差事轻松了许多。那些生来就具有清晰的发音能力却从未受过教育的聋哑儿童不清楚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因此他会觉得口语课始终是枯燥无用的。

在描述海伦学习说话的过程之前，也许最好先简单地陈述一下在她尚未接受正规的发音教育时，她对发声器官的运用达到了何种程度。当她被疾病击倒时，她失去了视力和听力，当时她只有十九个月大，正在学习说话。婴儿无意义的咿呀正在一天天变成她所感所思的自发符号。但是，疾病阻止了她在口语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而她恢复健康以后却再也无法清晰地说话了，因为她已经失去了听觉。她继续机械地练习她的发音器官，就像普通孩子所做的那样。她的哭声、笑声以及她发很多单词元素时的声调是完全自然的，但

是她显然没有将意义与它们联系在一起，她的发音不带有任何交流的目的，纯粹是出于她内在表达的本能需要。她总是将一种含义与单词“water”联系起来，那是她婴儿时期学会的几个音之一，而在她失去听力后，那是她能发出的唯一一个单词。她对这个单词的发音逐渐变得不清晰了，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它已经退化成了一个特殊的噪音。虽然如此，它仍然是她曾经为“water”做的唯一一个符号，直到她学会用手指拼写以后才抛弃这个口语符号。单词“water”以及与单词“good-by”对应的那个手势，似乎就是她能记住的在生病前自然习得的全部符号。

随着她通过触觉（我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单词的，包含了所有通过触摸获得的印象）逐渐熟悉了周围的环境，她越来越感觉到与她周围的人交流的迫切需要。她的小手触摸每一个物体，观察她周围的人们的每一个动作，并且她还迅速模仿了这些动作。就这样，她能表达她比较迫切的需求和她的很多想法了。

当我成为她的老师时，她已经为她自己创造了多达六十个符号。它们全都是通过模仿获得的，而对那些认识她的人来说，它们还很容易理解。我认为，其中属于她独创的唯有两个符号，就是她用来表示小和大的符号。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她想要很多，她就会以一种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方式来做手势。如果她没能让别人理解，她就会变得狂暴。在她智力遭到囚禁的那些年里，她完全依赖符号，没有为她自己创造出任何能表达想法的发音语言。然而，虽然她仍在承受剧烈的痛苦，但她似乎注意到了她母亲嘴唇的运动。

当她有闲暇时，她就在房子周围没完没了地游荡，发出尽管很少令人不快但依然奇怪的声音。我曾看到她摇晃她的玩具娃娃，制造出连续、单调的响声，一只手放在它的喉咙上，另一只手的手指注意着它嘴唇的运动。这是对她母亲哼唱时的模仿。她有时会发出欢乐的大笑，然后伸出手去，触摸碰巧在她附近的任何一个人的嘴

唇，去看看他是否也在笑。如果她没有摸到笑容，就会激动地做手势，尝试表达她的想法。但是，如果她没能让她的同伴笑，她就会一动不动地坐上一会儿，脸上现出困惑、失望的表情。任何一个发出声音的东西都让她高兴。她喜欢感受猫发出的呜呜声。如果她碰巧感到一条狗在叫，她就会显得很快乐。当某个人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时，她总是喜欢站在旁边。她把一只手放在那位歌者的嘴上，另一只手放在钢琴上。只要有人给她唱歌，她就会以这种姿势站着。后来，她会发出一种连续的声音，她将这种声音称作唱歌。在1890年3月以前，她能较为清晰地发音的单词只有“papa”、“mamma”、“baby”、“sister”（妹妹）这几个。这些单词是她从朋友的嘴唇上逮到的，不是被教会的。人们可以看到，它们包含了三个元音和六个辅音元素，而这些构成了她的第一节正式口语课的基础。

在第一节课结束时，她能够清晰发出如下音节：“a”、“a:”、“^”、“e”、“i”、“o”，还能发出像“s”这样的清辅音和“g”、“b”、“l”、“n”、“m”、“v”、“d”这几个浊辅音。对她来说，当一个单词中出现两个相连的浊辅音时，要想正确发音就变得十分困难。实际上，这个难题现在仍旧困扰着她。她常常漏掉一个浊辅音或改变另一个的发音，有时候她还以一种类似送气音的发音取代两个浊辅音。在她刚开始学说话时，“l”和“r”之间的混淆非常明显。她会反复地用一个音来代替另一个音。“r”在发音中的巨大困难让它成为她最后掌握的一批元素之一。“ch”、“sh”、“g”也给她制造了很多麻烦，她到现在尚不能清晰发出它们的音。

当她开始说话还不到一个星期时，她见到了她的朋友罗多柯纳奇先生，并且立即尝试念出他的名字。她没有放弃，直到清晰地发出他名字的音为止。她的兴趣从未有片刻的减少。她热切地想克服

从两边夹击她的困难，她给自己的能力增加了最大的负担，在十一节课中学会了说话的全部单独元素。

在凯勒小姐的老师撰写的说明中，已经有足够的材料显示了她学会读唇和说话的全部过程，当然也包括了她学习谈话的全部过程。在读唇时，她并没有一些报道宣称的那么迅速和准确。它是一种笨拙的、不完美的接收信息的方式，除非有萨利文小姐或某个会手语字母的人在场给凯勒小姐拼出别人说的话。实际上，当某个朋友试着对凯勒小姐说话但效果不佳时，常常需要萨利文小姐将凯勒小姐漏掉的单词拼写在她手上。

去年春天，罗斯福总统几乎没费什么劲儿就让凯勒小姐理解了他，并且特别要求萨利文小姐不要在她的手上拼写。她听懂了每个单词，因为总统说的话特别清晰。别人说，他们没能成功地让凯勒小姐“听”懂他们。

一些她熟悉的朋友，像A. C. 普拉特夫人、J. E. 钱伯林先生，他们能和她待一整天，不用手语字母就能和她通畅地交流。读唇的能力帮助了凯勒小姐，可以让萨利文小姐和别人纠正她的发音，就像它完全是她学说话的手段那样，但与其说它是一种必需品，不如说它是一种成就。

必须记住的是，说话完全没有为她的基础教育做出贡献，虽然如果说没有说话的能力，她很可能难以进入更高等的学校或大学。然而，她比任何一个人清楚说话对她而言具有什么样的价值。1896年8月7日，美国促进盲人说话教育协会第五次会议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艾瑞山举行，她在会上发表了下面的演讲：

海伦·凯勒在艾瑞山发表的演讲

今天能在这里对你们说话，我感到快乐。我认为，如果你们完

全了解我的快乐，那么关于说话对聋哑人的价值，你们就会有某种认识。你们就会理解，我为什么希望全世界的聋哑儿童都有机会学说话。我知道，在这个主题上，别人已经说过和写过很多了，并且在口语教学方面，聋哑人老师们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居然有这样大的观点差异，对我来说，这似乎非常奇怪。我无法理解的是，一个对我们的教育感兴趣的人，居然无法欣赏我们在自由表达中所体验到的那种满足。啊，我经常说话，我简直不知该如何形容说话带给我的欢乐。当然了，我知道，对陌生人来说，理解我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过不了多久就会变得容易。与此同时，当我知道我的家人和朋友对我的说话能力感到高兴时，我拥有的那种幸福简直难以言表。在夏天的漫漫长夜里，当我在家时，我的妹妹和小弟弟喜欢让我给他们讲故事，而我的母亲和老师经常请求我给她们读我喜欢的书。我还和我亲爱的父亲讨论政治局势，满意地解答了最复杂的问题，就好像我能看能听那样。那么，你们看到了，对我来说，说话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它让我和我所爱的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我能够享受那么多人的甜美友谊，如果我不能说话，我将完全不认识他们。

我能想起我学会说话前的那段时光，能想起我过去怎样经常用手语字母的方式努力表达我的想法。我能想起，我的想法过去怎样频繁击打我的指尖，就像小鸟挣扎着要获得自由，直到有一天，富勒小姐敞开了监狱的门，让它们逃脱。我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它们是怎样急切而快乐地展翅高飞。当然了，刚开始，飞翔还不容易。说话的翅膀是脆弱易断的，失去了一度属于它们的优雅和美丽。实际上，除了飞翔的冲动，什么也没剩下，但那就够了。当一个人感到一种翱翔的冲动时，它就永远不可能同意爬行。虽然如此，但有时候，对我来说，似乎永远不可能像上帝打算的那样来利用我说话的翅膀，因为道路上有数不清的艰难险阻。但是，我一直在尝试，我清楚耐心和坚持最终将获胜。此外，在我努力期间，我

建造了最漂亮的空中城堡。我还做了很多梦。我梦到了我像别人那样说话的时刻，而这是我做的最快乐的梦。我想到，当我的母亲再次听到我的声音时，她将有多么开心。这种想法不仅让每一次努力都充满甜蜜，还让每一次失败都变成了加倍努力的动力。因此，我想对那些正在试着学说话的人和那些正在教他们的人说，振作起来，不要去想今天的失败，而要去想明天可能到来的成功。你已经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如果坚持，你就会成功，就会在克服困难中找到快乐。这是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攀登所体验到的快乐，如果你并没有时不时地向后滑，如果道路总是平坦、令人愉快的，那么你也许永远体验不到这种快乐。记住，我们为获得某种美好的事物而做出的努力将永远不会白费。我们将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发现我们寻求的东西。我们不仅要说话，还要歌唱，就像上帝打算让我们说话和歌唱那样。

凯勒小姐现在说话时，萨利文小姐在1891年发现的困难仍部分地存在。

第五章

文学风格

只要是读过凯勒小姐自传的人，都不可能不感到她辞藻的精致。任何一位作文老师都知道，他可以教学生做到不犯语法错误和正确使用词语。凯勒小姐的早期教育所设定的目标正是这种精确性。任何健康的孩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凯勒小姐在早期教育中取得的成绩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过，有一些人想让她成为一个例外，他们不认为凯勒小姐学会说话是早期教育的成果，而是强调她从孩提时代就具有了运用语言的天赋。

这种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这是因为，事实上，要想让

和谐的语言和富有美感的思想形成独特的风格的确需要一定的天赋。老师无法教给海伦对语言美感的感受力，以及对文辞相得益彰的判断力。

与此同时，与生俱来的风格天赋可能会受到遏制或激发。与生俱来的天赋不能发明精致的语言。形成良好风格的材料必须从外面被巧妙地赋予头脑。在这一点上，和别的方面一样，萨利文小姐是一位聪明的老师。如果她对上乘的英语没有鉴赏力和热情，海伦·凯勒可能会在儿童文学的熏陶下长大。儿童文学贬低了英语，因为要照顾儿童的理解力，它会刻意用浅显的短语来表情达意，不是每一本童书都像《金银岛》、《鲁滨逊漂流记》或《丛林之书》那样有良好的风格。

如果萨利文小姐能写出精致的英语，那么海伦·凯勒的文风之美立刻就能得到部分解释。但是，就萨利文小姐的书信和报告的摘录来看，尽管它们既清晰又精确，但缺乏让凯勒小姐显出特色的那种美。她作为一位英语教师的贡献不是通过她自己的作文技巧来加以衡量的。她之所以给她的学生读了那么多的好书，多少应归因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她只是在最近才恢复了视力。当她成为海伦·凯勒的老师时，她恰巧正在认识书中的好东西。在她失明的那些年里，她曾经被关在书籍的大门之外。

在凯勒上尉的图书馆里，她发现了一些优秀的书籍，其中包括兰姆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而蒙田的书则更好。在从事基础工作一年左右之后，她在同等的条件下认识了她的学生，她们一起读好书并享受好书。

凯勒小姐之所以在写作上表现优秀，除了读好书中的精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而且在这个原因上，无论怎么称赞萨利文小姐都不为过。那就是她不知疲倦、毫不松懈的训练，而这在她整个工作

中都表现得很明显。她从不允许她的学生寄出品味低下的错误书信，而是让她的学生重写，直到它们正确无误，措辞得体，文风迷人。

任何尝试过写作的人都知道，凯勒小姐应把自己的写作能力归功于萨利文小姐为她制定的那些无休无止的练习。让一个偏好良好风格的老师坚持要求一个孩子一遍遍地写一个段落，直到它不仅正确，而且优美，那么他将训练孩子获得优秀的表达力，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表达力。

至于萨利文小姐究竟将这种锤炼、推敲的过程实施到了何种程度，这一点在贝尔博士幽默的评论中是显而易见的。贝尔博士说，她把她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小老太婆，在思想的成熟度上与普通的孩子们有着天壤之别。当贝尔博士这么说时，他正在证明他自己的情况。贝尔博士是第一个看出那些支撑萨利文小姐的教学方法的原则的人，他还解释了海伦从书中吸收语言的过程。

海伦·凯勒之所以能写出良好的英语还有一个原因，而这个原因就存在于视觉和听觉的缺失之中。作为聋哑盲人的不利因素被克服了，而有利因素则仍旧保存着。她之所以胜过其他聋哑人，是因为她被当作一个正常人接受了教育。此外，语言对她的特殊价值让她思考语言并喜欢上了它。语言是她的解放者，她从一开始就珍惜它。对普通人来说，语言被理所当然地当作他们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就像左右手那样。

海伦在运用英语方面的早期技能的证据，以及对这整个教学方式的优越性的最终评价都被包含在一个事件中。尽管这个事件在当时似乎是不幸的，但不可能再引发悔恨了。我指的是《冰霜之王》事件，我将对它进行详细的解释。凯勒小姐曾经就此写了一份说明，第一期沃尔特董事会纪念册中有关于整个事件的讨论。我将详

细引用沃尔特董事会纪念册中的文字：

萨利文小姐关于《冰霜之王》的说明

霍恩·约翰·希茨，华盛顿特区董事会负责人：

亲爱的先生，由于我的报告是为海伦·凯勒纪念册的第二期准备的，一些与我的学生如何习得语言这一主题相关的事实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它还来得及被收录在这期的纪念册中，如果我可以拥有详细解释它们的机会，我将感到高兴。

也许，人们将记住，在我的报告中，我提到了海伦非凡的记忆力，指出她似乎将很多表达形式保留在了她的头脑中。在她接受那些表达形式时，她可能还不理解，但当获得进一步的信息时，她头脑中保留的语言将会在她的谈话和写作中得到全面或部分的表达——根据它表达新经验的合适程度高低来定。毫无疑问，这一点在任何一个聪明孩子的身上都是有真实体现的，并且要不是因为一个事实的话，也许不应被认为值得在海伦的情况中特别提及。这个事实就是，一个被剥夺了视觉和听觉的孩子也许在智力上不被指望拥有他可以证明的天赋，因此我们非常有可能将我们在她的头脑发展中所发现的很多东西归为非凡的一类，而它们其实并不配得到这样一种评价。

如果我过高估计了我的学生拥有的智能、理解力和辨别力，我希望可以获得宽恕。抱着这种希望，我想再补充一点，那就是，虽然我一直知道，为了激发她的想象力和杰出的诗人气质，海伦大量使用了这样的描绘和比喻，然而她作品中最近的发展却让我相信，我过去并不完全清楚她吸收她喜爱的作家的语言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在她教育的早期阶段，我完全知道她读的全部书籍，知道她听到的几乎所有故事，能毫无困难地查出她的作品或谈话中提到的任

何改编的来源。此外，我还总是非常高兴地注意到她在作文中恰当地借鉴了优秀作家的表达。

下面这些摘录出自她的几封已经出版的信件。关于这种保留美好语言的记忆能力对她究竟有多大价值，这些摘录提供了证据。早春时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温暖日子，当时我们在北方，宜人的空气似乎给她的头脑带去了朗费罗在《哈瓦沙》中表达的那种感伤。她几乎和诗人一起吟唱起来：“整个大地伴着新生命的骚动而颤抖。我的心欢乐得唱起歌来。我思念我自己亲爱的家园。我知道，在那片阳光普照的土地上，春天已经带着它全部的辉煌到来。‘它全部的鸟儿，它全部的花簇，它全部的花朵，它全部的青草。’”

大约就是在那时，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她提到了她南方的家，内容几乎复制了她喜爱的一位作家所写的一首诗。我将摘录海伦的那封信以及那首诗：

海伦信件的摘录

有着天蓝色羽毛的蓝鸟，身披褐色华袍的画眉，扯着痉挛嗓音的知更鸟，像一道火焰一样滑行的黄鹌，寻欢作乐的食米鸟和它快乐的配偶，模仿着所有曲调的饶舌鸟，发出悦耳啼鸣的红鸟，还有忙碌的小鸛鹑，全都在用它们快乐的歌声唤起前院树木的响亮合唱。

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名为《春天》的那首诗的摘录

有着天蓝色羽毛的蓝鸟呼吸着从爱神木花那里借来的芬芳；画眉，可怜的流浪者，温顺地落下来，被它残余的秋天的褐色覆盖；黄鹌鸟滑行着，就像一道火焰，被一股旋风刮离一个燃烧的塔尖；知更鸟扯着它痉挛的喉咙，重复着它断断续续的傲慢曲调；愚蠢的食米鸟向它疯狂的配偶献着殷勤，虽然醉醺醺的，像公牛一样冲

撞，但整个身体却保持着平衡；还有，孤独的金丝雀在它的笼子里唱着，感受着柔软的空气，张开了它慵懒的翅膀。

四月的最后一天，她又使用了来自同一首诗的另外一个表达，不过这次不是复制，而更像改编。她写道：“明天，四月将把她的眼泪和羞涩藏在美好五月的花朵下面。”

1889年5月17日，她给珀金斯学院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复制了出自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所著故事集里的内容。我不久前给她读过那些故事。珀金斯学院1891年年度报告第204页刊印了这封信。我给她读的故事原文出自《安徒生故事集》，由李维特-阿兰·布罗斯出版社出版，见于第一部分第97页。

布鲁克斯主教就天父的问题给她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解释，而她对这种解释的欣赏众所周知。在他写的一封信中，他谈了上帝如何用各种方式将他的爱告诉我们。他说：“我认为，他甚至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间名为‘自然’的大屋子的墙上写下了他是我们的父亲这句话。”第二年，在安多佛，她说：“对我来说，世界似乎充满了善、美和爱。我们的天父给了我们那么多的东西来享用，我该怎么感激他啊！他的爱和关怀全都被写在了自然的墙上。”

在后来这几年里，由于海伦接触了很多能够与她自由说话的人，她已经熟悉了某种我不熟悉的文学。她在阳文版的书籍和我未能注意到的阅读中发现了很多材料，这有助于培养她对诗歌意象的爱好。对她来说，她读过的书籍像一幅幅绘画，而她的想象力则将生命和色彩赋予了这些绘画。她能迅速进入故事情节，真实地感受人物和场景。当正义获胜时，她欢欣鼓舞；当美德不被称赞时，她感到悲伤。语言在她记忆中绘出的图画似乎形成了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而有很多次，当她获得一种在性质上相似的体验时，语言就

带着了不起的精确性跨步向前，就像镜子的映像一样精确。

海伦的头脑天生出众，她似乎只需有那么一点解释，就能理解外在关系的每种可能的变化。有一天，在阿拉巴马州，当我们在山坡上的泉眼附近采摘野花时，她似乎第一次明白了那些泉眼被山包围着。她大声说：“山正聚在那些泉眼的周围，想看看它们自己的美丽倒影！”我不知道她从哪里获得了这种语言，但明显是间接获得的，因为对一个被剥夺了视觉的人来说，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提及对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的一次访问时，她写道：“当我们骑行向前时，我们可以看见森林之王们弯下骄傲的身体，聆听森林里那些小孩子低声说出它们的秘密。银莲花、野紫罗兰、獐耳细辛、有趣的卷曲小蕨草，它们全从棕色的叶子下向我们窥视。”在这封信的结尾，她写道：“我必须上床了，因为睡神已经用他的金杖触摸了我的眼睑。”在这里，我再一次无法说明她从哪里获得了这些表达。

她似乎总是喜欢发挥了想象力的故事，抓住并保持所有这类文学中诗的精神。但是，直到这个冬天，我才意识到，她的记忆吸收的精确语言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她自己都无法追根溯源。

这一点在一个小故事里得到了显示，那是她去年十月在塔斯坎比亚她父母的家中写的，她给它取名为《秋天的叶子》。她写了大约两周，每天写一点，自得其乐。等它被完成后，我们在家里读了它。由于出色的想象力，它引发了很多评论。我们搞不明白，在没有视力的帮助下，海伦如何能描绘出这样的图画。由于我们此前从没看过或听过任何像它这样的故事，我们就询问她，她是在哪里读到它的。她回答说：“我没有在别处读过它。它是我为阿纳戈努斯先生写的故事。”虽然我对她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惊讶，但这种惊讶并没有超过以往。以前有很多次，当我的小学生取得令人意想

不到的成就时，我就感到过惊讶。尤其是因为，今年秋天，在熟透的叶子之灿烂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交流过很多美好的想法。

在海伦将这个故事最终定稿之前，有人建议海伦把它的标题改成《冰霜之王》，因为这个标题更适合它所要表现的主题。她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海伦是用盲文写的这个故事，与往常一样。她还用同样的方式复制了这个故事。我隔行书写了手稿，以方便那些想读它的人。海伦写了一封短信，并附上了那份手稿，通过邮件发给了阿纳戈努斯先生，用来庆祝他的生日。

《良师益友》一月刊中刊登了那个故事。《古德森简报》刊登了关于它的一篇评论。从这篇评论中，我吃惊地发现，在海伦出生七年前的1873年，一篇非常相似的故事就已经被出版了。这篇名为《冰霜精灵》的故事出现在玛格丽特·T.坎比小姐的一部名为《伯迪和他的精灵朋友》的书中。从这两个故事中摘录的段落在思想和表达上太相似了，我不由得认为，海伦肯定在某个时候读过坎比小姐的那个故事。

由于我从没读过那个故事，甚至都没有听说过那本书，我就问海伦是否知道与这本书有关的情况，结果发现她不知道。她根本想不起来那个故事的题目或那本书的书名。珀金斯学院图书馆里的阳文版书籍被仔细检查过了，但没有发现这本书的摘录。我接着断定，那个故事肯定在很久以前被人读给她听过了，因为她的记忆通常能非常清晰地保留她想保留的事实和印象。

在进行过仔细的询问后，我终于成功地获得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的朋友S. C. 霍普金斯夫人在1888年曾有过这本书。这本书是1873年或1874年被送给她小女儿当礼物的。1888年，海伦、我和霍普金斯夫人和她位于马萨诸塞州布鲁斯特的家中度过了夏天。在那里，她友善地让我放松了一段时间，替我照顾了海伦。她给海伦

读了一些少儿出版物，来让海伦高兴，引发海伦的兴趣。这些出版物中就有《伯迪和他的精灵朋友》。此外，尽管霍普金斯夫人不记得《冰霜精灵》这个故事，但她确信，她即使没有给海伦读那本书的全部故事，也读了其中一些故事。但是，由于她找不到那本书了，我们向波士顿、纽约、费城、奥尔巴尼及其他地方的书店求购一本也无果而终，于是转而找寻作者本人。这成了一个艰难的任务，因为她在费城的出版商已经退休好多年了。然而，我们终于发现她住在特拉华州的威明顿，并且从她那里得到了几本1899年印刷的第二版图书。她后来找到了一本第一版的并寄给了我。

海伦的朋友已经从坎比小姐那里收到了几封最慷慨的、令人满意的信。下面是这些信的一些摘录：

在一封日期为1892年2月24日的信中，在提到那些故事在那本杂志上刊载的顺序后，她写道：“在以书的形式出版之前，所有那些故事都经过了修订。我想，除了最初刊载的故事，还增加了一些内容，一些故事的题目可能已经变了。”

在同一封信中，她写道：“我希望你能让她明白，我很高兴她喜欢我的故事。我还希望，那本新书将恢复她和那些精灵的友谊，给她带来愉悦。我不久后就会给她写信。我听说过她的情况，她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我甚至为她写了一首名为《一个沉默的歌者》的小诗，我也许不久就会把它寄给她母亲。你能告诉我那篇指责海伦剽窃并从两个故事中摘录段落作为证据的文章出现在哪家报纸上吗？我将很高兴看到它，如果可能的话就复制几个副本寄给我。”

在一封日期为1892年3月9日的信中，坎比小姐写道：“在你亲地寄给我的那份报告中，我发现了一些线索。这些线索表明，除了《冰霜精灵》，小海伦还听过其他故事。在132页的一封信中，

有一个段落肯定受到了我的故事《蔷薇精灵》（见于《伯迪和他的精灵朋友》13—16页）的启发。报告93、94页那段对一场大雷雨的描述，非常像《露珠精灵》（见于我的书59、60页）中小鸟对一场大雷雨的想法。那个天资聪颖的孩子拥有的头脑该有多么活跃，她的记忆力多么强、多么了不起啊！如果在听到一个短故事后不久，她就能记得并精确地写下来，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但是，只听了那个故事一遍，还是在三年前，无论是她的父母还是老师都未能直接、间接地提到它或更新她关于它的记忆，然后她能如此生动将其复制出来，甚至加入了一些她自己的风格——那些风格还真的改进了原作——并且与剩下的东西完美结合，这样的事情，即使是年龄较长的正常人，甚至是拥有出色写作才能的女孩，也没有几个能做到。在此情况下，我不明白为何还会有人不友好地说它是剽窃。那是记忆力的一个了不起的壮举，并且如果她继续保持这种记忆力，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智力的成长和发展能像过去几年那么快，那么未来她的很多作品都将创造同样了不起的壮举。我对很多孩子都很了解，我一生都被他们包围，再也没有比和他们说话、逗他们开心、静静地关注他们头脑和性格的特点更让我喜欢的事情了，但说起和海伦同龄并且像海伦一样渴望知识和文学，具有丰富的阅读积累和出色的写作才能的女孩，我最多能想起一个。她真是一个‘奇迹般的女孩’。非常感谢你给我寄来了那份报告、那份简报和海伦的日记。海伦的日记让我比以往更加意识到，对那个亲爱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挫折。请把我温暖的爱送给她，告诉她别再为它烦恼了。任何人都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件错事，她终有一天将写出让每个人都感到快乐的伟大而美好的故事或诗歌。告诉她每个人的杯子里都有几滴苦水，唯一的方法就是坚强地喝下那些苦水，并且对那些甜水表示感激。我将高兴地听到她接受了那本书，以及她如何喜欢那些对她而言还十分陌生的新故事。”

我现在（1892年3月）已经给海伦读了《冰霜精灵》、《蔷薇精

灵》以及《露珠精灵》的一部分，但是她无法让人明白那个问题。她马上将它们当成她写的故事，只不过那些故事有一些变化。她苦思冥想，想知道它们如何能在她出生前就已经出版。她认为，两个人竟然能写出如此相似的故事，真是令人惊奇。但是，她依旧认为，她的故事是原创。

我将在下面摘录坎比小姐的故事《蔷薇精灵》的一部分，以及海伦写给阿纳戈努斯先生的包含她的“梦”的那封信，以便那些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人可以研究它们的相似和不同：

玛格丽特·T. 坎比的《蔷薇精灵》

（选自《伯迪和他的精灵朋友》）

在一个美好的上午，有人可能已经看到，小伯迪安静地坐在他母亲房子旁的草地上，非常认真地看着那些蔷薇丛。

时间尚早。太阳先生虽然在夏天是那样一位早起者，但也没起来多久。鸟儿刚开始叽叽喳喳地互致“早安”。至于花儿，他们依旧在沉睡。但是，伯迪整天都很忙，要在房子周围和花园里跑来跑去，他夜里总是乐意回他的巢，而那时鸟儿和花儿还没想到去寻找他们自己的巢呢。因此，当太阳先生在绿色的树林上抬起他的脸，亲切地向大地微笑时，伯迪总是第一个看到他，并且用微笑回应他。伯迪一直在用他微凹的拳头揉他的眼睛，直到他一边笑着，一边揉着，完全醒过来了。

你能想到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吗？啊，那个小淘气滚上了他妈妈的床，吻了他母亲的眼睑、脸颊和嘴巴，直到她开始梦到天上正在落下无数的亲吻。她终于睁开眼睛，想看看发生了什么，结果发现了是伯迪在搞鬼。用他的话说，他想把母亲吻醒。

她非常喜爱她的小男孩，喜欢让他开心。他说：“亲爱的妈妈，请给我穿着打扮一番，让我出去到花园里玩。”于是，她愉快地答应了。过了一会儿，伯迪就穿着她用凉爽的亚麻布制成的晨装下楼了。在阳光的沐浴下，他的脸泛着红光。他跑到碎石路上玩耍，直到早餐准备就绪。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看着他的四周，想着他首先应该做什么。清新的晨风轻轻吹着他的脸，好像在欢迎他，要成为他嬉戏作乐的玩伴。太阳先生用明亮的眼睛看着他，脸上带着闪闪发光的温暖微笑。但是，伯迪很快就继续向前走，去找可以玩耍的东西。当他看到生长在房子旁边的蔷薇丛后，他突然拍了拍自己的头，高兴地轻轻喊了一声，停下来看着它们。那一丛丛蔷薇上覆盖着花蕾，有些是红色的，有些是白色的，有些是淡粉色的，它们刚好从绿叶中向外窥探，就像冬天赖在暖和的被窝中不愿起床的孩子一样。几天前，伯迪的爸爸已经告诉他，长在蔷薇丛上的绿球里面关着美丽的花朵。但是，那个小男孩觉得这难以置信，因为他太小了，他不记得蔷薇在上个夏天有多么美。现在，他发现，他爸爸的话是对的，因为连续几天的温暖天气已经将那些绿球变成了蔷薇花蕾。它们太美了，美得足够让伯迪静静地站在它们的面前。他的蓝眼睛眉飞色舞起来，他的小手紧紧握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他走近了一些。他认真地看着那些花蕾，发现它们的叶子合拢到了一起，一片压着一片，就像睡着以后合拢的眼睑。于是，伯迪想，它们肯定睡着了。他说：“懒蔷薇，醒醒。”他轻轻摇了摇那些枝子，但只摇落了晶莹的露珠，那些花依然是合着的。最后，伯迪想起他是怎样用吻来唤醒母亲的，他觉得可以对蔷薇试试同样的花招。于是，他鼓起他的红嘴唇，直到它们看上去也像一个蔷薇花蕾。然后，他拉住一条上面有一个可爱的粉红色花蕾的枝子，轻轻地吻了两三次。

下面这封信的结尾与这个故事在语言上存在相似性。

致阿纳戈努斯先生

（写于1890年2月2日和3日）

我亲爱的阿纳戈努斯先生，当你打开你小朋友的信，看到她在法语里犯的所有奇怪错误，你也许会笑，但是我觉得，你会乐于知道，我甚至能用法语写一封短信了。取悦你和我亲爱的老师让我感到快乐。我希望我能看到你的小侄女阿米莉亚。我确定，我们会彼此喜欢。我希望你将弗吉尼亚·艾万赫莱兹的一些诗带回家，并且为我翻译出来。老师和我刚散步回来。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我们结识了一个可爱的小孩。她和一个弟弟在那个码头上玩。她吻了我，然后就跑了，因为她是个害羞的小女孩。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让我给你讲一个美丽的梦？那是我很早以前做的梦，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老师说那是个白日梦，她觉得你会乐于听它。在美好春天的一个宜人的上午，我觉得我正坐在我亲爱的妈妈窗下的那片柔软草地上，认真地看着在我周围生长的蔷薇丛。时间还早，太阳才升起来一会儿，鸟儿才刚开始快乐地歌唱。花儿仍在睡觉。不等太阳对着它们微笑，它们是不会醒的。我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小孩子，我有着红润的脸颊和蓝色的大眼睛，以及你能想象出的最漂亮的金色卷发。清新的晨风轻轻吹拂着我的脸，就好像在欢迎我，要成为我嬉戏作乐的玩伴。太阳带着温暖而柔和的微笑看着我。当我看到蔷薇丛被可爱的花蕾覆盖着，我高兴得拍起了我圆胖的双手。有些花蕾是红的，有些是白的，有些是淡粉色的，它们正从绿叶间向外窥探，就像漂亮的小精灵。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可爱的东西，因为我很小，我无法记得上个夏天蔷薇有多漂亮。我小小的心灵里充满了甜蜜的快乐，而为了显示我的快乐，我绕着蔷薇丛跳起舞来。过了一会儿，我走近了一个漂亮的白色蔷薇丛，走得很近。它被花蕾上晶莹的露珠覆盖得严严实实。我拽住一条上面挂着一颗

漂亮的纯白色花蕾的枝条，轻轻地吻了它很多次。就在这时，我感到两只可爱的手臂偷偷地、轻轻地抱住了我，有深情的嘴唇在吻着我的眼睑、脸颊、嘴唇，我开始觉得这是一场吻雨。最后，我睁开眼，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结果发现是我敬爱的老师。她向我弯下腰来，想把我吻醒。你喜欢我的白日梦吗？如果你喜欢，说不定我会在某个时候为你再做一个美丽的梦。

老师和你所有的朋友都把他们的爱送给你。当你回家时，我会非常高兴的，因为我非常思念你。请把我的爱送给你那些善良的希腊朋友，告诉他们我有一天会去雅典。

你亲爱的小朋友和玩伴

海伦·凯勒

在这里，《冰霜精灵》和《冰霜之王》将被全文录出，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与相似同样重要。

玛格丽特·T. 坎比的《冰霜精灵》

（选自《伯迪和他的精灵朋友》）

冰霜王，有时候也被称作冰霜杰克，生活在遥远北方的一个寒冷的国家。但是，他每年都要坐着一辆金云车，在全世界旅行。一匹强壮、迅捷、名叫北风的骏马拉着那辆金云车。无论他去哪里，他都会做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他在每一条溪流上建造桥梁，那些桥梁的外表看上去清晰得像玻璃，但常常坚固似铁。他用手轻轻一碰就能让花儿和植物在温暖的泥土里沉睡到春天来临。为了避免我们为花儿伤心，他在我们的窗子上放了美丽的花环，喷上了他用白色的北方花朵或小巧的松树组成的精致小树林，它们是纯白色的，非常美丽。但是，他最令人惊奇的工作却是装扮树。等他完成了任

务，那些树看上去就像覆盖着一层层最明亮的金子和红宝石，美得足以弥补夏天的飞逝。

我将告诉你冰霜王最初是怎么想到做这种工作的，因为这是个奇怪的故事。你必须清楚，这位王者就像别的所有王者那样，他的宫殿里有堆满金子和宝石的巨大宝库。但是，作为一个好心的老人，他没有把他的财富一直锁着，而是想做好事，让别人因它们而快乐。他有两个邻居，他们生活在更遥远的北方。他们中有一个是冬天王，他是个有着坏脾气的粗野老君主，既无情又残忍，以让穷人受苦和哭泣为乐。他们中的另一个是圣诞老人，他是个出色、和气、令人愉快的老人，喜欢做好事，给穷人带礼物，在圣诞节对小孩子们可好了。

好了，有一天，冰霜王正在想 he 可以用他的财宝做一些好事。他突然决定给他亲切的邻居圣诞老人一些财宝，为穷人买些食品和衣物，让他们少受些冬天王带来的痛苦。于是，他召集了快乐的小精灵，给他们展示了一些装满金子和宝石的罐子和瓶子，告诉他们那些东西小心地带到圣诞老人的宫殿，把它们和冰霜王的敬意一起交给圣诞老人。冰霜王补充说：“他会知道如何利用好这些宝藏的。”他告诉那些精灵不要在路上游荡，而是要尽快完成任务。

那些精灵们答应服从命令，很快就上路了。他们尽可能小心翼翼地拖着那些大玻璃瓶和罐子，还时不时地抱怨要干这么个苦差事——因为他们是懒惰的精灵，不喜欢工作，更喜欢玩。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大森林里。他们累极了，于是决定休息一会儿，找些坚果，然后再走。但是，为了防备那些财宝被偷走，他们把那些罐子藏在了大树密密麻麻的叶子之中，其中一些被放到了接近树顶的地方，其他的则被藏在了各种树的不同部位上，直到他们觉得没人能找到它们。

接着，他们开始游荡并寻找坚果，还爬到树上把它们摇下来。他们为了图自己高兴干得挺起劲儿，比遵守他们主人的命令干得起劲儿多了。这是因为一个奇怪的真理，那就是，虽然他们在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时经常抱怨，但精灵和儿童永远也不会抱怨他们在找乐子中付出的辛劳和碰到的麻烦。

那些冰霜精灵太忙于也太乐于玩他们的采坚果游戏了，以至于他们很快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以及冰霜王要他们尽快完成任务的命令。但是，当他们在森林里玩耍到了中午时分，他们终于明白了冰霜王要他们尽快赶路的原因，因为他们虽然已经把那些宝藏小心地藏了起来，但是他们却没能让它们抵挡住太阳先生的威力。太阳先生是冰霜杰克的一个敌人，乐于破坏他的工作，一有机会就削弱他的力量。

太阳先生明亮的眼睛发现了藏在树木间的那些财宝罐子。当那些懒惰的精灵把它们留到了中午时，那时候太阳先生的威力最强了，那些脆弱的玻璃开始融化、破碎，没多久所有罐子都破碎了，它们里面装的珍贵的财宝也开始融化，金色或深红色的溪流慢慢地从森林里的树木和灌木上流下来。

有那么一会儿，那些冰霜精灵仍然没有注意到有奇怪的事情发生，因为它们在下面的草地上，距离树顶太远了，那令人惊奇的财宝雨还要过好一会儿才能落到他们身上。但是，他们中有一个说：“听！我觉得正在下雨。我肯定听到了雨滴的滴落声。”其他精灵大笑起来。他们告诉他，阳光灿烂的时候是很少下雨的。但是，当他们仔细聆听时，他们明显听到了很多雨滴在森林间滴落发出的叮当声。那些雨滴从一片叶子滑向另一片叶子，一直滑落到了他们旁边的荆棘丛。这时，他们沮丧地发现，那些雨滴其实是融化的红宝石。它们在树叶上凝固了，立刻把树叶变成了明亮的深红色。他们更加仔细地查看了周围的树木，发现所有财宝都在融化，

大部分已经散落到了橡树和枫树的叶子上。那些树木穿着金色、铜色、深红色、翠绿色的华丽服装，闪闪发光。这种景象非常美，但那些懒惰的精灵们却对他们的抗命所导致的危害感到很害怕，害怕得都没心思欣赏森林的美了。他们想马上躲藏在灌木里，免得冰霜王来惩罚他们。

他们的害怕完全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长时间的离开已经引起了冰霜王的警觉，他已经开始寻找他磨磨蹭蹭的仆人了。他们刚藏好，他就缓缓地走来了。他四下张望，寻找着他们。当然了，他很快就注意到那些明亮的叶子。当他看到了那些破碎的罐子和瓶子，看到融化的财宝正在从它们里面滴落，他也发现了原因。他来到坚果树旁，看到了那些懒惰的精灵留下的果壳，看到了他们嬉戏留下的所有痕迹，完全明白了他们做了些什么，明白了他们没有服从他的命令，在穿过林子的路上玩耍闲逛了。

刚开始时，冰霜王皱起了眉头，看上去非常生气。他的精灵们害怕得颤抖起来，直往地下缩。但是，就在这时，两个孩子跳着舞在森林里穿行。尽管他们没看到冰霜王和精灵，但他们看到了叶子的漂亮色彩，高兴地笑起来。他们采了好几大把，想带给他们的母亲。他们说：“那些叶子就像花儿那样漂亮。”他们把金色的叶子称作“金凤花”，把红色的叶子称作“玫瑰”。他们非常高兴，唱着歌在树林里穿行。

他们的快乐平息了冰霜王的怒火。他也开始欣赏起那些被涂上了色彩的树来。最后，他对自己说：“如果我的财宝能让小孩子高兴，那么它们就没有被浪费掉。我不会再生我那些懒惰又粗心的精灵们的气了，因为他们教会了我一个做好事的新方法。”冰霜精灵们听到这些话，就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藏身的地方爬了出来，跪在他们主人的面前，承认了他们的错误，请求他的宽恕。他对着他们皱了一会儿眉头，还斥责了他们。但是，他很快就变温和了。他

说，这次就原谅他们，但作为惩罚，他们要把更多的财宝带到森林并藏到树上，直到太阳先生帮全部树叶都穿上金色和深红色的大衣。

接下来，那些精灵们对他的宽恕表示感谢，承诺要努力干活来博得他的欢心。那位有着好脾气的王者将他们全部抱起来，安全地将把他们带回了他的宫殿。我猜，从那时起，给树木涂上我们在秋天见到的那些熠熠生辉的色彩就成了冰霜杰克工作的一部分。此外，如果它们没被金子和宝石覆盖，我就不知道他是怎样让它们变得如此明亮的。你们知道吗？

海伦·A.凯勒写的《冰霜之王》

冰霜王生活在遥远北方的一座美丽的宫殿中，生活在永久的冰雪覆盖之地。那座宫殿是在冰霜王的统治下建造的，距离现在有好几百年了，它的富丽堂皇无法形容。稍稍站远一点观望，我们可能很容易把那座宫殿误认为是一座山脉，而它的山峰向着天空高高耸立，好接受正在离去的白昼的最后一个吻。但当我们走近一点，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搞错了。我们曾经认为是山峰的地方其实是一千个闪闪发光的塔尖。再也没有比这座冰雪宫殿的建筑式样更美的东西了。奇妙的是，那一堵堵墙是用大量的冰块建造的，那些冰块则消失在了悬崖一样的高塔里。那座宫殿的入口在一个拱形走廊的尽头，十二个看上去像士兵的白熊日夜把守着它。

但是，孩子们，只要你们一有机会，就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冰霜王，亲自看看这座奇妙的宫殿。那位古老的君王将会亲切地欢迎你们，因为他爱孩子，再也没有比让孩子们快乐更让他高兴的事情了。

你们一定知道，冰霜王和所有王者一样，拥有很多金子和宝

石。但是，由于他是一位仁慈的老君主，所以他致力于正确利用他的财富。因此，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做很多善良的事情。他在每条溪流上建造桥梁，那些桥梁透明似玻璃，但又常常坚固如铁。他摇动森林里的树木，直到成熟的坚果落入大笑的孩子的怀里。他用手触碰一下，就能让花儿睡去。接着，为了避免我们为花儿明亮的脸庞感伤，他就给树叶涂上金色、深红色和翠绿色。等他的任务完成了，那些树木也变得美丽了，美丽得都能安慰我们，让我们不再为夏天的逝去而伤心。我将告诉你们，冰霜王是如何碰巧想到给树叶涂颜色的，因为那是一个奇异的故事。

有一天，冰霜王正在查看他的庞大财富，思考可以用它们做什么好事。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他非常好的老邻居圣诞老人。冰霜王对自己说：“我将给圣诞老人送一些财宝，他就是那个能恰当处理它们的人，因为他知道那些穷人和不幸福的人生活在哪里，他亲切的心灵里总是充满救济他们的仁慈计划。”于是，他把他屋子里的那些快乐的精灵们召集起来，命令他们尽快把装满财宝的罐子带到圣诞老人的宫殿里去。那些精灵们答应服从命令，快步离开了。他们尽可能小心翼翼地拖着那些沉重的罐子和瓶子，不时地抱怨一下得了这么个苦差事儿，因为他们是懒惰的精灵，不喜欢干活，更喜欢玩耍。过了一会儿，他们来到了一个大森林里。他们又累又饿，于是想歇一会儿，找一些坚果，再继续赶路。但是，考虑到他们的宝藏可能被偷走，他们于是将那些罐子和瓶子藏在了各种树木的密密麻麻的叶子中间，直到他们确信没人能找到它们。接着，他们开始快乐地在各处漫游，寻找坚果。他们爬到树上，好奇地窥视鸟儿的空巢，躲在树后面玩捉迷藏的游戏。这时候，这些淘气的精灵太忙了，太沉溺于他们的嬉戏中了，结果完全忘记了他们的任务，忘记了他们的主人要求快走的命令。但是，他们很快就沮丧地发现主人命令他们快走的原因了，因为他们虽然认真地藏起了那些财宝，但太阳王明亮的眼睛已经窥视到了藏在叶子之间的罐子，而由于他

和冰霜王永远也无法在造福世界的方式上达成一致，他很高兴获得了一个和他相当狡猾的对手开玩笑的好机会。当那些脆弱的罐子开始融化和破裂，太阳王偷偷地笑了起来。最后，每一个罐子和瓶子都裂开或破碎了，而它们盛着的宝石也在融化，汇聚成了小小的溪流，在森林的树木和灌木上流淌。

那些懒惰的精灵依然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一切，因为他们在下方的草地上，而那场令人惊奇的财宝雨还要过很久才能落到他们身上。但是，到了最后，他们明显听到了很多像雨滴穿过森林时发出的叮当声。那些雨滴从一片叶子滑向另一片叶子，一直抵达了他们身边的小灌木丛。这时候，他们吃惊地发现，那些雨滴原来是融化的红宝石。它们在叶子上凝固起来，立刻把叶子变成了深红色和金色。他们接着比较仔细地环视四周，明白很多宝藏已经融化了，因为橡树和枫树都穿上了金色、深红色和翠绿色的盛装。这种景象很美，但那些没服从命令的精灵们太害怕了，丝毫没有心情欣赏那些树木的美。他们害怕冰霜王会来惩罚他们。于是，他们就躲在了灌木丛中，静静地等着某种情况发生。他们的担心完全是合理的，因为他们的迟迟不返已经引起了冰霜王的警觉，于是他乘着北风出来寻找他磨磨蹭蹭的仆从。当然了，他没走多远就注意到了叶子的明亮。当看到那些仍在滴落财宝的罐子，他迅速猜出了原因。冰霜王刚开始很生气，那些精灵也在它们的藏身处颤抖，并且蜷伏得更低了。要不是这时候正好有一群男孩和女孩走进树林，我真不知道他们将会遭遇什么。当那些孩子看到那些色彩斑斓、熠熠生辉的树木时，他们高兴地拍起了手并喊了起来。他们立即开始大把大把地采摘树叶，准备带回家里。“这些树叶就像花儿那样可爱！”他们高兴地喊着。他们的快乐浇灭了冰霜王心头的怒火，他紧缩的眉头舒展开来。他也开始欣赏起那涂了色彩的树来。他对自己说：“如果我的宝藏让小孩子感到快乐，那它们就没有被浪费。我懒惰的精灵和我炽热的敌人已经教了我一种做好事的新方式。”

当那些精灵听到这番话时，他们大大松了口气。他们从藏身处出来，承认了他们的错误，请求他们的主人宽恕。

从那时起，用我们在秋天看到的闪闪发光的色彩涂抹那些树就成了冰霜王的一大乐趣。如果它们没有被金子和宝石覆盖的话，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能让它们这么明亮。你们能吗？

如果《冰霜精灵》的故事是在1888年夏天被读给海伦听的，那么她当时对它的理解不会很深，因为她是从1887年3月起才开始接受教育。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那个故事的语言一直在她的头脑里保持着睡眠状态，直到1891年我给她描绘了秋景的美，才又把它栩栩如生地带到了她的内在视野之中？

我已经于海伦在阿拉巴马州、波士顿、波士顿近郊的朋友中做了认真的调查，但截至目前，尚未能确定她可能听到这个故事的稍晚的日期。

在这种联系中，还有一个事实也很重要。《蔷薇精灵》与《冰霜精灵》被印到了同一本书中，因此它有可能也是在那个时间或大约在那个时间被海伦听到的。

现在，在写于1890年2月的一封信中（前面引用过），海伦将坎比小姐的这个故事说成是“我很久以前，还是小孩子时”做的一个梦。毫无疑问，对海伦那样一个小女孩来说，一年半会显得是“很久以前”，而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海伦听到那些故事的时间最早也是在1888年夏天。

海伦·凯勒自己的陈述是（下面这些文字是海伦在她的日记里写的，是为这件事做的辩护）：

1892年1月30日。我今天早上洗了个澡。当老师上楼来给我梳头时，她给我说了一些非常糟糕的消息，让我不快乐了一整天。有人给阿纳戈努斯先生写信，说我作为生日礼物给他寄的，也就是我自己写的那个故事，根本就不是我的原创，而是一位女士很早以前写的。那个人说，她的故事名叫《冰霜精灵》。我确信我从没听说过它。这让我们感觉太糟糕了，我不由得认为，人们会觉得我们不诚实和不道德。我的心里充满泪水，因为我的整个心灵和头脑都喜爱着美好的真相。

现在这件事让我很烦恼。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从没想到，人们居然能犯这样的错误。我十分确信，那个故事是我自己写的。阿纳戈努斯先生也很烦恼。这让我悲伤地想到，我成了他不快乐的原因，但是我根本没想那么做。

我从秋天开始构思我的故事，因为当我们在费恩采石场的树林里散步期间，老师给我说了秋天的叶子的情况。我觉得，精灵们肯定给它们涂过色彩，因为它们太奇妙了。我还觉得，冰霜王肯定有一些装着财宝的罐子和瓶子，因为我知道别的王者早就有了。因为老师告诉我，叶子被涂成了红宝石色、翠绿色、金色、深红色和棕色，于是我认为，那些颜料肯定是融化的宝石。我知道他们肯定能让孩子们感到快乐，因为它们太美了。此外，尽管我无法看到它们，但想到那些叶子是那么美，那些树木闪着那样的光，我就感到非常快乐。

我觉得每个人对叶子都有着同样的想法，但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当老师去看医生时，我仔细思考了那些糟糕的消息。吃正餐时她不在这里，我想她。

我不觉得我能再添加任何能引起兴趣的内容。当我想起我可爱

的小学生知道“人们会觉得我们不诚实和不道德”时，我的心里也“充满了泪水”，因为我知道，她“整个心灵和头脑都喜爱着美好的真相”。

此致

安妮·M. 萨利文

在沃尔特董事会纪念册中出现的文字就这么多。下面这封阿纳戈努斯先生写的信是从1892年4月出版的《美国聋哑人年鉴》中翻印的。

波士顿南部珀金斯学院和马萨诸塞盲人学校致《年鉴》编辑

1892年3月11日

先生，为了满足你的愿望，我做下面与海伦·凯勒的《冰霜之王》故事有关的陈述。它是作为一份生日礼物，于12月7日从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坎比亚寄给我的。我了解海伦的非凡能力，毫不犹豫地将它作为她自己的作品接受了下来。直到今天，我也毫不怀疑她完全有能力写这样一篇作文。在它以印刷形式出现后不久，我就通过《古德森简报》痛苦地获悉，那个故事的一部分（有八九段）要么是对玛格丽特·坎比小姐的《冰霜精灵》的复制，要么是对它的改编。我立即发起调查，以查明这一事件的实情。在过去常常与海伦谈话的老师 and 官员中，没有一个人曾知道或听说过坎比小姐的书。她的父母和家里的亲属也根本不知道它。就这一问题，她的父亲凯勒给我写了下面的话：“我急于向你保证，海伦不可能从她在这里的任何亲属和朋友那里接受过关于那个故事的任何意见。在那些能与她交流的人中，没有一个能毫不困难地让她记住那样一个故事的细节。”

在我的要求下，女生部的一位老师就那个故事的写作询问了海伦。下面是她的证言：“我首先想查明，是什么向海伦的头脑暗示了与玛格丽特·坎比小姐的表达如此相似的特殊想象。海伦告诉我，她早就把冰霜杰克想象成一位王者了，因为他拥有很多宝藏。这样丰富的宝藏必定被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于是她就想象它们被保存在王宫中某处的罐子和瓶子里。她说，秋天时有一天，当她和她的老师一起在树林里散步时，她的老师给她说了树叶的很多美丽的色彩，而她觉得这样的美肯定让每个人都非常快乐，都很感激冰霜王。我问海伦，她读过关于冰霜杰克的什么故事。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她引用了一首名为《冰霜的怪诞行为》的诗的一部分，还提到了学校的一本读物里的一小段关于冬天的文字。她无法想起谁曾给她读过任何关于冰霜王的故事，只是说她和她的老师谈过冰霜杰克和他所做的令人惊奇的事情。”

我们推测，唯一有可能给海伦读过那个故事的，是她的朋友霍普金斯夫人。当时，海伦正在布鲁斯特拜访她。我请求萨利文小姐立即去拜访霍普金斯夫人，查明相关事实。她调查的结果包含在了随信附上的印刷体记录中①。

我几乎毫不怀疑，霍普金斯夫人在1888年夏天给海伦读过坎比小姐的小书。但是，那个孩子根本想不起来有关这一事实的任何情况。在萨利文小姐返回布鲁斯特后，她给海伦读了《方特勒罗伊小王爷》的故事，那是她在波士顿特意买的。那个孩子立即被那个迷人的故事完全迷住了，与此前读给她的任何东西相比，它显然给她的头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因为有一点可以证明，那就是，在随后好几个月里，无论是在谈话还是在信里，她都经常提到它。她对《方特勒罗伊小王爷》的强烈兴趣肯定埋葬了关于《冰霜精灵》的所有记忆。三年多后，当她掌握了比较全面的关于语言的知识，掌握了语言的运用以后，再次接触到冰霜杰克和他的工作使她埋藏在

心里许久的种子长成了新想法和新想象。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海伦坚称《冰霜之王》是她自己写的故事。对原创作文和复制品之间的差异，她似乎有某种看法。她直到最近才知道了“剽窃”一词的含义，当时有人给她解释了它。她是完全诚实的。诚实是她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当她被告知，她的作文是对坎比小姐的故事《冰霜精灵》的改编时，她非常吃惊和悲伤。她无法忍住她的眼泪，而她痛苦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害怕别人会怀疑她的诚实。她带着强烈的情绪说：“我喜爱美好的真相。”对那个孩子最严格的审查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有八个人在场并完全自由地询问了各种问题，却没有得出哪怕一丁点可以证明她的老师或别的任何一个人有意行骗的证言。

在查看这些事实时，我忍不住认为，当海伦在写《冰霜之王》时，她完全没意识到曾经有人给她读过《冰霜精灵》；她的记忆充斥着太多相关的缺失，以至于她自己真诚地认为她的作品是原创的。很多对那个孩子十分了解的人都持有这一观点，他们可以拨开那片狭隘偏见的乌云。

你非常真诚的朋友

M. 阿纳戈努斯，珀金斯学院和马萨诸塞盲人学校主管

这一插曲对海伦·凯勒和萨利文小姐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萨利文小姐担心她允许海伦模仿的程度太深了，但是模仿却让凯勒小姐确确实实地成为了一名作家。即使是到了今天，当凯勒小姐删去一个不错的短语时，萨利文小姐也会带着一种幽默的失望说：“我想知道她是从哪里得到它的？”但是，由于她和她的学生根据查尔斯·T. 科普兰先生的聪明建议，在大学里研究了作文的问题，她现在知道，每个作家的风格，并且实际上每个人——无论是文盲还是有教养的人——的风格，都是对他读过或听过的东西的一种合成回

忆。在很大程度上，他不清楚他的词汇的来源，就像他不清楚他何时吃了如他指甲般大小的食物。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各种来源的贡献是混合、交叉、混乱的。一个只有数种来源的孩子可以把他从每个来源吸收的东西分得清清楚楚。在这个案例中，海伦·凯勒将她在理解力还较为薄弱时听到的故事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在了她的头脑里，没有与其他观念混淆。这一点的重要性不能被高估。这一点显示了孩子的头脑如何把它听到的东西收集起来，以及它们如何潜伏在头脑中等待合适的机会一跃而出。我们之所以没在普通的孩子身上观察到这一过程，既是因为我们几乎完全不观察他们，也是因为他们获取供应的来源太多了，他们的记忆都混乱并相互抵消了。然而，《冰霜之王》的故事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来自海伦的头脑，而是给它自己套上了那个孩子的气质的模子，并且利用了在某程度上是在别的日子被提供出来的一种词汇。她的版本的风格在一些方面甚至比坎比小姐的风格要好。它拥有一个原始民间故事的富有想象力的欺骗性，而坎比小姐的故事显然是一个年长的人给孩子们讲述的，采用了一个童话故事的手法并且无法隐藏成熟的语气。这种语气允许了一些说教式的短语出现，比如“有时候也被称作冰霜杰克”，“中午时，那时候太阳先生的威力最强了”。大多数人会感受到海伦·凯勒在首段所表现出的出色的想象力特质。当然了，作家必须变得像一个小孩子那样看待事物。“十二个看上去像士兵的白熊”就显示了一点天赋，并且那个孩子的叙述中贯穿着一种节奏美。它是原创的，就像一个诗人对一个老故事的改编版本是原创的那样。

这个小故事汇集了所有语言和风格原理的问题。一些结论可以被简要地提炼出来。

一切对语言的运用都是模仿，一个人的风格是由他接触的所有风格构成的。

写出纯正英语的方式是多读多听。因此，任何孩子都可以通过只读正确的英语来学习纯正的语言。对孩子来说，从糟粕中挑出精粹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他是自身语言体验的仆人。

普通人永远无法摆脱这一谬误：话语服从思想，一个人首先思考，然后用话语表达。毫无疑问，首先必须有意图，有说某种东西的欲望，但在用语言表达出来之前，想法常常不会变得明确，不会成型，而由于语言的参与，一种想法肯定就变成了一种不一样的东西。话语常常放大思想，话语的主人会把他想的东西夸大。凯勒小姐在《青少年指南》上发表的一篇小品文中的一段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她是在明白万物皆有名称时写下那篇小品文的。她说：“我们遇到了那个带着我的小表妹的保姆，老师拼出了‘baby’。我第一次对一个小婴儿的娇小和无助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把它与我自己也是一个婴儿的想法混合了起来，我很高兴我是我自己，而非一个婴儿。”在她的头脑里创造了这些想法的，仅仅是一个单词。因此，话语的主人是话语所创造的思想的主人，并且说出了更广泛的内容。海伦写《冰霜之王》是在构建更出色的表达，并且表达得比她想象的要多。

无论是谁造了一个由单词构成的句子，他表达的都不是他的智慧，而是用话语来表达生活的整个种族的智慧，尽管它们此前还从来没有被这么聚集在一起。能够写故事的人就会想写故事。媒介唤起了它所传达的思想，媒介越强大，思想越深刻。

受过教育的人，是表达具有教养的人。思想的本质是语言，语言是被交给聋哑儿童和每一个正常儿童的东西。让他获得语言，他就获得了构成语言的那种材料，获得了他所属种族的思想经验。语言肯定是被一个民族使用的东西，而非一种人工的东西。世界语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除非一个人拥有法语、英语、德语或在一个民族中成长的别的语言。只拥有德艾培手语的聋哑儿是一个智力

上的菲利普·诺兰，是一个脱离所有种族的外国人，而他的想法不是一个英国人的想法，不是一个法国人的想法，也不是一个西班牙人的想法，就像手语主祷文不能算作英语主祷文一样。

在一篇论风格的随笔中，德昆西说，最好的英语可以在有教养的淑女的信中被发现，因为她只读了几本好书，还没有被报纸的风格和街头、市场、会议厅的行话腐蚀。

这些外在的条件可以准确地解释海伦·凯勒对英语的使用。她在她教育的早期阶段只有好东西可读，虽然其中一些微不足道并且在风格上也不优秀，但却没有一个在风格和本质上是全然糟糕的。这种幸福的状况贯穿于她的人生中。她是在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上接受滋养的，她从它里面将伟大作家的风格收集到了她健旺、坚强的记忆里。她在一封信中写道：“一个新单词向我打开了它的心扉。”而当她使用那个单词时，它的心扉依旧是敞开的。在她十二岁的时候，有人问她，她要是去做长途旅行，会携带哪一本书，她回答说：“《失乐园》。”她确实在火车上读了它。

直到最近一两年，与其说她还不是她写作风格的主人，倒不如说她的风格是她的主人。只有在她把作文当成一种更有意识的学习时，她才不再是话语的牺牲品。幸运的是，即使作为牺牲品，她也是优美语言的牺牲品。

1892年，她被鼓励为《青少年指南》写一篇关于她人生的小品文，人们希望这会让她恢复信心和勇气，帮助她从《冰霜之王》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她写了一篇作文，而与本书中的对应部分相比，这篇故事更值得注意，并且在某些方面更为有趣。当她用一种比较完整的形式重述那个故事时，她九年前写的话语的回声依旧在她的头脑里回荡。然而，这篇文章写完后，除了其中两段，她再也没看过这篇发表在《青少年指南》上的小品文的其他部分。萨利文小姐

给她读了那两段，为的是提醒她应该在这部自传中说些什么东西，也是为了在措辞困扰她时，给她展示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曾做的有多么好。

我从那篇早期的小品文中选取了几段。在我看来，这几段几乎和她此后所写的文章一样出色。

当我一岁时，我发现了走路的正确方法。在接下来那个炎热的夏季，我从来没安静过一分钟……

那时，当我的父亲晚上回家，我会跑到大门去迎接他。他会用他强壮的胳膊把我抱起来，把我凌乱的发卷理到耳后，吻我很多次，说：“我的小姑娘今天在做什么？”

但是，即使是最美丽的夏天，后面也会跟着冬天。在寒冷而阴郁的二月里，当我十九个月大的时候，我得了一场重病。对那场病，我现在仍保留着一些混乱的记忆。我的母亲坐在我的床边，想减轻我因发烧而发出的呻吟。她同时在她烦恼的心里祈祷着：“天父啊，饶了我的宝贝的命吧！”但是，我眼中的火焰烧得更旺了。有那么几天，我亲切的医生认为我会死。

但是，有一天清早，烧退了，就像它来时一样神秘和出乎意料，而我则安静地睡着了。那时，我的父母知道我会活下来，他们非常高兴。我康复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发现，那残忍的高烧已经夺去了我的视力和听力，从我幼小的生命中夺去了所有光明、音乐和喜悦。

但是，我那时还太小了，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推测，当我醒来并发现一切都是黑暗、寂静的，我想是夜晚降临了，我肯定还想知道白昼为什么来得这么晚。然而，渐渐地，我习惯了包围着我的沉默和黑暗，忘了还曾经有过白昼。

我忘记了曾经的一切，除了我母亲温柔的爱。过了没多久，就连我稚嫩的声音也变得寂静了，因为我再也听不到任何声响。

但是，一切都没有失去！毕竟，视力和听力只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众多美好中的两种。我依然拥有他给我们的最珍贵、最令人惊奇的礼物。我的头脑依旧是清晰、活跃的，“虽然光永远消失了”。

一旦我恢复了体力，就开始对我周围的人正在做的事情产生了兴趣。当我的母亲四处走动忙着做家务时，我会抓住她的裙子。我的小手触摸每一个物体，观察每一个动作，而通过这种方式，我明白了很多东西。

等我稍微长大了一点，我感到需要一些与我周围的人交流的手段，于是我开始做出一些简单的手势，而我的父母和朋友很容易就能理解。但是，我常常不能清晰地表达我的想法，而在这样的时刻，我就会让我的愤怒情绪来个彻底爆发……

老师已经和我在一起接近两个星期了，我已经学了十八或二十个单词。之后，我的头脑里闪过一种思想，就像太阳在沉睡的世界上喷薄而出。在发光的那一刻，语言的秘密展现在眼前，我瞥见了我正打算探索的那个美丽国度。

单词使我的灵魂震惊。它醒来了，充满了清晨的精神，充满了欢乐、狂喜的歌声。在那天之前，我的头脑一直像一个被遮蔽的房间，等着单词进入并把灯点亮，那被认为……

那天，我学了很多单词。我不记得它们都是什么了，但我知道它们之中有“mother”、“father”、“sister”、“teacher”。那天晚上，我躺在我的小床上，想着那天我感受的欢乐，第一次渴望新的一天到来。那时候，你很难找到一个比我还

快乐的小孩。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了，心里充满欢乐。我触摸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有了生命，都在颤抖着。这是因为，我找到了一种新的、奇异的、美好的视力来看一切。我以后再也不会发怒了，因为我理解了我的朋友给我说的话，我忙着学许许多多令人惊奇的东西。在我获得自由的最初几个快乐日子里，我一刻也静不下来。我在不停地拼单词，边拼写边把它们表演出来。我会跑、蹦、跳、摇摆，无论身处何方。万事万物都在绽放。忍冬垂下来，垂成长长的花环，散发着美妙的芳香，而蔷薇以前从没有这么美丽过。老师和我一直在户外活动，从早上一直到夜里。已经被遗忘光明和温暖被再次发现，这让我非常高兴……

在我们抵达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就醒来了。我感到快乐。一个美好的夏日已经破晓，而我这天将结识一位忧郁、神秘的朋友。我起了床，快速穿好衣服，跑下楼去。我在大厅里碰到了老师，请求她立即带我去看大海。“现在还不行，”她笑着回答说，“我们必须先吃早餐。”我们刚吃完早餐，就匆匆忙忙地向海滨进发了。我们穿过了低矮的沙丘。当我们匆忙赶路时，我的脚常常被高高的、粗糙的草划伤。我笑着跌倒在闪闪发光的温暖沙地上。美好而温暖的空气特别芬芳，并且我注意到，当我们继续前行时，它变得比较凉爽和清新了。

突然，我们停了下来。不用被告知，我就知道，大海就在我的脚边。我还知道，它是辽阔无边的！令人敬畏！有那么一会儿，一些阳光似乎已经熄灭了。但是，我不觉得害怕。这是因为，当我穿上了我的泳衣，小浪冲上海滩吻了我的脚时，我高兴得大叫起来，并且勇敢无畏地跳进了海浪。然而，不幸的是，我的脚撞在了一块岩石上，我向前跌进了寒冷的水里。

就在这时，一种奇怪、可怕的危险吓着了。咸咸的海水涌进我的眼睛，夺去了我的呼吸，而一个大浪轻而易举地把我甩到了海滩上，就好像我是一颗小鹅卵石。此后的几天里，我非常胆怯，无论如何也不肯下水。但是，我的勇气逐渐回来了，并且几乎就在夏天要结束时，我忽然觉得被海浪抛来抛去是最大的乐趣……

我不知道，孩子的版本和女性的版本在措辞上的差异或相似性是不是更值得注意。凯勒小姐早期的故事比较简单，显示了较少的蓄意的矫揉造作，即使是在她过早地意识到风格时也是这样，但稍后的叙事艺术，就像在那段关于海的段落或那段关于荷马圆形浮雕的段落中那样，毫无疑问实现了早期故事的承诺。正是在这些早期的日子里，霍姆斯博士给她写了下面这句话：“我喜欢你的书信的风格。它们没有虚饰，因为它们直接出自你的心灵，于是它们直接走向了我的心。”

在她童年快结束的那些年里，她的风格丧失了简单的特质，变得拘谨起来，变得如她所说的“带上了假发”。在这些年里，萨利文小姐多次担心那个孩子的成功会和童年一起结束。凯勒小姐有时候显得缺乏灵活性，她的思想在套话中奔跑。她似乎无力改变它们，或在新的方式中将其颠覆。

接下来的是在大学里的工作，亦即抱着新的写作目标，或至少是采用暗示着那些目标的新方法，来进行具有原创性的主题写作。凯勒小姐开始战胜她友好的老监工，也就是措辞。这部书是她在写作上的第一次成熟的试验，平息了关于其写作能力的疑问。

《圣经》的风格在凯勒小姐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就像它彰显在最伟大的英语作家的风格中那样。斯蒂文森也对她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萨利文小姐喜欢他的作品，过去常常给她的学生阅读他的作品。她的传记里有很多引用，主要是来自《圣经》或斯蒂文森的作品。

品，要么与语境明显不同，要么与它交织在一起，而整个结构却完全出自她自己的设计。她的词汇全是别人用过的，而到了这一次，对它的解释和它的合理性应该是有证据的。让她把所有与声响和视野有关的单词从她的词汇里除去，这没有道理。既然是为别人写作的，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她就应该忠实于外在事实，而非她自己的体验。只要她正确使用单词，她就应该被授予自由使用它们的权利，而不应该期盼她将自己局限于一种仅供视力和听力缺失者使用的词汇。就其文风和她写的一些东西，我们必须对这位我们不承认是自传作者的艺术家让步。下面这一点也应该得到解释：为了“感知”，盲人使用“看见”，聋哑人使用“听见”。它们是简单、方便的单词。当“看见”变得如此容易，并且拥有在所有人的话语里都有的智力认知或通过视觉进行认知的含义，只有按字面意义理解的人才会坚持让盲人局限于知觉和统觉之中。当海伦小姐考察一尊雕像时，随着她的手指在那座雕像上移动，她用自然的惯用语说：“它看上去像花神的头。”

另一方面，有一点也是真实的，那就是以艺术的观点看，在她的描述中，当她忠于她自己的感觉时，她的表达是最好的。对所有艺术家而言，这一点都绝对是真实的，

她最近的训练已经教会她丢掉很多因循性，忠实于自我的人生体验。这些体验不仅对她而言是特殊的，并且就像野樱桃树上的骚动，极为想要并且需要最忠实的措辞。她已经越来越明白，要放弃她从书籍中借来并尝试使用的风格，因为她想像别人那样写作。她已经明白，当她“感觉到”百合摇摆，让蔷薇挤进她的手里，谈论对她来说意味着光的热时，她处在她的最佳状态。

凯勒小姐的自传中包含她曾经打算发表的几乎所有东西。然而，从她偶然写的一些东西里引用一点文字，这似乎是值得的。这些文字既不像她的书信中的文字那样不正式，也不像她人生的故事

那样是被仔细构造的。这些摘录来自她在作文课中获得的体验。在她的大学生活刚开始时，在此方面，她在她的同学里面无人可及。

查尔

斯·T. 科普兰先生在哈佛和拉德克里夫担任英语教师和英语文学讲师多年，他对我说：“她的一些作品已经显示，她可以比我曾教过的任何一个学生写得更好，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就句子的流动感而言，她拥有一只出色的‘耳朵’。”下面是部分摘录：

欧玛尔·海亚姆的一些诗节刚被读给了我，我感觉我好像在一座华美的坟墓里度过了最后半小时。是的，那是希望、欢乐、高贵行事的力量被埋葬其中的一座坟墓。每一个美好的描绘、每一种深邃的思想都不知不觉地消失在那一首生命短暂的悲歌里，消失在了那一首所有尘世的东西都在缓慢腐烂、分解的悲歌里。诗人对爱、青春、美的绚烂而多情的记忆只是葬礼上的火把，将它们的光照到了这座坟墓上，或者稍微修正一下那种意向，它们是在它上面盛开的花朵，被眼泪浇灌，为一颗淌血的心所滋养。一个疲惫的灵魂坐在坟墓旁，它既不为过去的欢乐而欢欣，也不为未来的可能性而激动，只是在遗忘中寻求安慰。激荡的海洋徒劳地对着那个疲倦的灵魂呼喊，天空徒劳地与它的软弱斗争。它依旧沉溺于悔恨之中，在对当今痛苦之剧痛的遗忘中寻求一个避难所。它有时候抓住了来自生动、欢乐、真实世界的某种微弱的回声，抓住了人生之完美的一缕微弱的闪光。它因沮丧而颤抖，觉得即使在它被置于其中的“可怜、不幸、受限的现实中”也不能形成一种宏大理想。但是，灵感和远见瞬间就消失了，而这位伟大、备受苦难的灵魂被再次封闭在不确定和绝望的黑暗之中。

好人花了那么多时间来和魔鬼做斗争，真是不可思议。如果他们只花同等的精力来爱他们的同胞，那么魔鬼就会无聊得郁郁而终。

我常常想，美好的思想让大多数人感到困窘，就像有伟大人物的陪伴那样。它们通常被认为适合待在书籍里或者被公开布道，比待在客厅或桌子旁要适合得多。我指的不是美好的情操，而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更高的真实。在我了解的人中，很少有人在日常交往中暂停下来，为他们在学的那几年里收集到的点点滴滴的美好真实感到惊奇。当我满腔热情地说起历史或诗歌中的某种东西时，我常常得不到回应，而我则感觉，我必须改变那一话题，重返最普通的话题，如天气、女装缝制、体育、疾病、抑郁和烦恼。说真的，我对与我周围那些人相关的一切抱着最热切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让我太难于和一些不会聊天或只会说他们感兴趣的内容的人聊天，但是发现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和我时不时地聊我读过的优秀作品，我也不会感到抱歉。我们不需要像“女学究”，但关于我们学的东西、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我们的教授说的东西或他们如何界定我们，我们应当有东西可说。

今天我和拉德克里夫的新生参加了午宴。这是我大学生活里首次真实的体验，而它是多么令人愉快啊！自进入拉德克里夫学院以来，我第一次有机会与我的同学交朋友。我还第一次得知他们把我视为他们中的一员，而不是将我视为分开居住，对她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兴趣的人，这让我感到快乐。我常常吃惊地听到与我同龄的女孩表达或暗示这种观点，甚至年长的人也是这样。有一次，有个人给我写信说，他感觉我一直是“亲切、真诚的”，只想睿智、美好、有趣的东西。他好像认为我是那些令人厌倦的圣徒中的一个，而在世上，圣徒们真是太多了！我总是嘲笑这些愚蠢的观念。我还总是让我的朋友相信，不要缩进壳子里，不要因为苦难而不开心，不要给它盖上圣洁的东西，不要把自我竖立成一座忍耐、美德、善以及最重要的东西的纪念碑；与这些相比，犯一些错误，尽管有可能失去一切也振作起来并做出热烈回应，则要好得多。但是，即使

是在笑的时候，我依然感到我的心灵里有一种痛苦的剧痛，因为有些人居然想象，我感觉不到将我吸引到我小妹妹们身边的那些亲切的纽带，而这让我相当难以接受。这些纽带是出自对我们共有的东西的同感，包括青春、希望、一种对我们面临的生活既渴望又害怕的态度以及超越一切的高贵天性。

圣伯夫说：“人们停止写作的时代也许会到来。”关于文学资源可能在某个时候被耗尽的可能性——尽管它们现在看起来各种各样、无穷无尽——这是我读过的唯一一个暗示。发现有人，尤其是一个天资高的批评家，拥有这样一种想法，这让我感到吃惊。虽然19世纪的确没有产生多少可以算作伟大的作家，但在我看来，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人们停止写作的时代也许会到来”这一观点正确。

首先，文学的泉水受到了两个广大领域的滋养，其一是行动，其二是思想。一个产生了一系列的创造，另一个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新体验和新事件引发了新思想，激励人们去问此前没有问过的问题，并且在厚重的人类知识中寻找一个明确的答案。

其次，世界还要经历很多世纪才会臻于完美，就像它经历了很多世纪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如果这一点是真的，那么在遥远的未来发生的数不胜数巨大变化和进步肯定将会丰富文学。如果天赋曾沉默了一个世纪，那么它绝对不会无所事事。恰恰相反，它不仅一直从遥远的过去收集新鲜的材料，还从进步和发展的时代收集新鲜的材料。也许在新世纪，所有文学分支都将出现辉煌的爆发。世界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彻底的革命，而在崩塌的体制和帝国之间，在彼此冲突的理论和主义、发现和发明之中，如果一个人居然能创造伟大的文学作品，那简直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工人时代，不是思想家的时代：让死亡的过去埋葬它的死者，行动吧，在生机勃勃的现在行动吧，胸中有心灵，头上有上帝。

不久后，当成就的匆忙和热度缓和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期盼伟人的出现，在光辉灿烂的诗歌和散文中讴歌过去几个世纪的功绩和胜利。

观察一株植物的生长是很有趣的，就像你参与了创造似的。当户外的一切都变得冷冽洁白，当森林里的小孩子都去了他们处在温暖泥土里的育儿室，当光秃秃的树上的空巢里积满了雪，我的窗台花园则生长着，微笑着，让夏天住在屋内，虽然此时冬天就在屋外。看到花儿在一场雪暴中盛开，真是太棒了！当雪的冰冷手指敲打窗玻璃时，我曾经触摸到一个花蕾“羞答答地摘掉了它绿色的围巾，伴着一阵柔和的声响盛开”。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引发了这一开花奇迹？是怎样一种神秘的力量，指引着幼苗从黑暗的泥土升到了光明之中，通过叶、茎、花蕾，在完美的花朵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谁能想到，这样一种潜伏在黑暗泥土中的美，就隐藏在我们种下的小小的种子里？美丽的花朵，你已经教会了我一窥万物隐藏的心灵。现在我明白了，无处不在的黑暗可能保存着甚至比我所希望的还要好的可能性。

一份对《贺拉斯》第二卷第十八节不拘泥于文字的译稿：

我不是命运屈尊向其微笑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我的房屋没有装饰着灿烂夺目的金子 and 象牙，没有装饰着大理石拱门，没有被支撑在从遥远的非洲采石场运来的优美柱子之上。没有富有的织工为我编织紫袍。我没有出人意料地成为华丽的庄园、头衔或权力的继承人，但与世界的财富相比，我有更想要的东西，那就是通过我自己的勤奋和天赋赢得我朋友的爱和可敬的声誉。尽管我很贫穷，但成为富人和权贵的朋友却是我的特权。我太感激这些赐福了，以至于不想向君王和诸神希冀更多。我珍爱我小小的塞宾农场，因为我在哪里度过了我最快乐时光，远离了世界的冲突和喧嚣。

啊，你们这些生活在豪奢之中的人，你们这些为建造比旧别墅更富丽堂皇的新别墅而寻找漂亮的大理石的人，你们永远不会想到，死亡的阴影正悬在你们的大厅之上。在已经被遗忘的坟墓上，你们打下了你们的宫殿的地基。在你们疯狂的寻欢作乐中，你们劫掠海滩，亵渎了神圣的土地。甚至不仅如此，在你们所做的恶事中，你们还摧毁了受保护者的安宁家园！你们无情地将父亲从他的土地上赶走，当着他的家庭守护神和半裸的孩子钩住他的胸膛。

你们忘记了，死亡既降临到穷人身上，也降临到富人身上，并且一劳永逸。但是记着，冥河不能被贿以金子，也无法把狡诈的普罗米修斯渡回阳光照射的世界。坦塔罗斯，地位高过所有凡人，也下到了死亡的王国，再也没有回来。还要记着，虽然死亡是无情的，然而它也是公正的，因为它为富人的邪恶而惩罚了他们，让穷人摆脱辛苦和悲伤进入永恒的安息。

啊，当我们睡着时，梦乡的水妖所做的恶作剧啊！我以为“她们是天上宫廷的小丑”。她们常常扮成日常的话题来戏弄我，像愚蠢的少女那样在睡眠的舞台上昂首阔步，只是她们手中携带的是整洁的笔记本，而非空空的灯。她们有时候会就我曾经做过的研究审查、诘问我，一成不变地问我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比如：“让塞勒斯大帝的祖父阿斯塔亚格斯统治下的剑桥总督希波博塔马斯烦恼的第一只老鼠的名字是什么？”我胆战心惊地醒来，我的耳朵里萦绕着那句话：“回答，要不拿命来！”

这些就是掠过一个人头脑中的那些扭曲的幻想，这个人在学院里，并且像我一样，生活在一种由观念、概念、不成熟的思想、不成熟的情感构成的氛围中。这些东西互相使绊子、冲撞，直到一个人几乎发疯。我很少做不与我真正的所思所感一致的梦，但是有一天晚上，我的天性似乎改变了，我在世界的眼睛中接受了一个非凡

的人和一个人令人生畏的人。我天生热爱和平，憎恶战争以及一切与战争有关的东西。我在拿破仑残忍的生涯中没有看到任何值得欣赏的东西，除了他的完结。尽管如此，在那个梦中，那个残忍的杀人者的精神进入了我的意识！我永远也忘不了战争的狂暴是如何在我的血管中颤动的，就好像我激动的心跳似乎会让我停止呼吸。我骑着一匹暴烈的猎马，我现在能感到它的头在不耐烦地摆动，以及在大炮第一次轰鸣时穿过他全身的颤动。

从我站立的小山山顶，我看到我的军队宛如狂暴的碎浪，涌过一片阳光照耀的平原。当他们移动时，我看到了绿色的原野，它们就像巨浪之间的那些凉爽的空洞。在战鼓的稳定敲击和行军步伐的节奏之上，号角声此起彼伏。我用马刺刺了我气喘吁吁的战马，将我的剑高高扬起，喊道：“我来了！看着我，勇士们！欧洲！”我投入正在接近的巨浪，就像一个强壮的游泳者投入碎浪。结果，哎呀，真是的，我撞到了床柱上！

我现在几乎一睡觉就做梦，但在萨利文小姐来教我前，我的梦很少，它们彼此之间间隔的时间又很长，缺乏思想和连贯性，那些纯物理性质的梦境除外。在我的梦中，某种东西总是突然重重地跌倒，有时候我的保姆似乎为我白天待她不好而惩罚我，我则又踢又掐，进行还击，频率之高逼近一个高利贷者的利率。我会伴着突然的一惊醒来，或伴着想逃离我的施虐者的疯狂挣扎醒来。我非常喜欢香蕉。有一天晚上，我梦到我在餐厅的碗柜附近发现了一长串香蕉，它们全都被剥了皮，熟得美味可口，而我所不得不做的，就是站在一长串香蕉下面，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在萨利文小姐来教我后，我学得越多，做梦就越频繁。但是，随着我头脑的苏醒，很多阴郁的幻想和莫名的恐惧也接踵而至，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困扰了我的睡眠。我害怕黑暗，喜欢木火。木火的温暖太像一个人的拥抱了，我真的觉得它是一种有知觉的存

在，能够喜爱我、保护我。一个寒冷的冬日夜晚，我一个人在我的房间里。萨利文小姐已经熄了灯并离开了，她觉得我已经睡熟了。突然，我感到我的床在晃动，一只狼似乎突然向我扑来，对着我的脸嗥叫。这只是一个梦，但我觉得它是真的，我的心沉了下来。我不敢叫，也不敢待在床上。我此前不久刚听过小红帽的故事，这个梦也许是对那个故事的一种混乱的回忆。无论如何，我从床上滑下来，偎依在那堆还没熄灭的火旁。我刚一感到它的温暖，就放心了。我坐了好长一段时间，观察着它越攀越高，就像闪闪发光的浪头。最后，睡意袭击了我。当萨利文小姐返回时，她发现我睡在壁炉旁，身上裹着一条毯子。

在我做梦的时候，思想常常穿越我的头脑，像戴着头巾的影子一样默默无语，一脸冷漠，然后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它们是曾一度栖息在一位祖先头脑中的思想幽灵。在另外一些时候，我已经学会的东西和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渐渐消散，就像蜥蜴蜕掉它的皮肤，而我用上帝审视它的眼神看着我的灵魂。不过，梦中也有罕见的美好时刻，那时我在梦乡里能看到，也能听到了。假设在我醒着时，一种声响居然响彻听力的寂静大厅，假如一道光线竟然在我灵魂被遮暗的房间里闪过，那么会发生什么呢？我问过很多次。生命绷紧的弦会断吗？不堪突如其来的喜悦重负的心灵会因为过度的幸福而停止跳动吗？

在这篇报告中，萨利文小姐写道：“在这个冬天（1891—1892年），当一场小雪落下（续上页注）时，我和她走到院子里，让她触摸落下来的雪花。她看上去的确很喜欢它们。当我们走在院子里时，她一再重复着这句话——冬天将雪从衣服的云褶中摇出来。我问她在哪里读到的这一句，她想不起来读过它没有，也不清楚是否学过它。由于我从未听过它，我问了我的几个朋友，问他们能不能想起这句话，但看上去没有人记得它。学院的老师表达的看法是，

这一描绘没有出现在那个图书馆中的任何一本阳文印刷的书籍中。但是，有一位女士担负起了检查普通版本的诗歌书籍的任务，并且有所发现。在朗费罗的一首名为《雪花》的小诗中，她发现了下面几行：‘从天空的怀抱中，从她衣服的云褶中，软软的雪花静静地、缓缓地降落，在赤裸的棕色林地上，在被抛弃的收割过的田地上。’看起来，海伦已经学会那位诗人的表达，将其珍藏在了记忆中，并且在今天早上的那场暴风雪中将它派上了用场。”

附录：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我们都读过一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只剩下短暂有限的生命；有时可能长至一年，也可能仅有短短二十四小时。不过，我们感兴趣的总是那个命运已经注定的人究竟会选择以什么方式来度过生命最后的几天或几小时。当然，我说的是有机会选择的自由人，不是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的囚犯。

这样的故事启发我们思考，设想在相似的境况下自己会怎么做。作为终有一死的凡人，为了充实生命的最后时光，我们会体验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经历、和什么人交往？当我们回首往事，我们将为何感到幸福，又为何感到悔恨？

有时我想，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是一种很好的习惯。这样的心态将会鲜明地凸显生命的价值。我们应该带着友善、活力和敏锐的鉴赏力度过每一天，一旦时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在我们面前延伸，呈现出始终不变的全景，我们就常常会失去这些品质。当然，有些人会奉行伊壁鸠鲁

（Epicurean）的箴言“吃吃喝喝，及时行乐”，但是大多数人会由于必然来临的死亡威胁而自律。

在故事里，生命进入倒计时的主人公通常总在最后一刻由于意外的好运而获救，不过他的价值观几乎毫无例外地从此改变了，对生命的意义及其永恒的精神价值有了更多领悟。人们常常注意到，那些生活在或曾经生活在死亡阴影之下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带有一种成熟的醇美。

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却将生命视为理所当然。我们明白自己终有一天会死，但是我们通常觉得那一天还在遥远的未来。当我们身体健康、精神开朗的时候，死亡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极少考虑

死亡的问题。时光一天一天流逝，远景似乎无穷无尽。于是我们一直忙于琐屑小事，几乎意识不到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是多么倦怠。

我担心的是，我们全部能力和感官的运用也有同样的惰性。只有聋子才感激听觉，只有瞎子才意识到视觉带来的多种多样的幸福。这种意见尤其适用于那些在成年之后丧失视力和听力的人。然而那些从来没有体验过视力或听力受损的折磨的人，却很少充分利用这些天赐的能力。他们的眼睛看到了各种景色，他们的耳朵听到了各种声响，却都是模糊的，既不全神贯注，又不懂得欣赏。自古以来都是如此：直到失去才知道珍惜，直到生病才意识到健康的可贵。

我常常想，假如每个人在成年早期的某个时候都失明、失聪数日，或许是一件幸事。黑暗会让人更感激视力，寂静会让人感受到声音带来的喜悦。

我有时会考察一下视力健全的朋友，询问他们看见了什么。最近一位和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来造访，前些时候她曾去林间远足。于是我问她观察到了什么，她回答说：“没什么特别的。”若非习惯于这样的回应，我或许就会表示怀疑，很久以前我就确信，视力健全的人其实所见甚少。

我曾经自问，在树林里穿行一个小时，却没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这怎么可能呢？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仅仅通过触摸，就能发现许多让我感兴趣的东西。我触摸树叶的精妙的对称；我用手深情地抚摸一棵白桦树那光滑的树皮，或者一棵松树那粗糙不平的树皮。春天来临，我满怀希望触摸树枝，寻找一颗蓓蕾，寻找冬眠过后大自然苏醒的第一个迹象。我轻抚花瓣的令人愉悦、丝绒般柔滑的质地，发现它那不同寻常的卷旋；大自然的神秘面纱就这样为我揭开。如果我非常幸运，偶尔把手轻轻放在一棵小树上，就能感受

到一只引吭高歌的鸟儿发出的快乐的颤音。我喜欢让清凉的溪水从我张开的手指缝隙间急促地流过。对我来说，那地毯一般繁茂的松针或者海绵一般松软的草地，胜过最奢华的波斯小地毯。对我来说，四季的轮回仿佛一场令人激动、永不落幕的戏剧，情节流转，犹如溪水流过我的指尖。

有时候，我的心灵由于渴望看见一切而哭泣。如果仅仅通过触摸，我就能获得如此多的愉悦，通过视觉又能发现多少美好！然而，那些有眼睛的人显然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仿佛世间充盈的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景象都是理所当然。几乎不感激自己拥有的东西，却渴望得到自己没有的东西，这或许就是人性。但是在光明的世界里，视力这种天赋仅仅被当成一种便利，而不是一种充实生命的手段，这实在是一大憾事。

假如我是大学校长，我就要开设一门必修课程，“如何利用你们的眼睛”。这门课的教授会尝试向学生们展示，那些一闪而过、他们从未注意的东西，怎样可以为他们的生活增添欢乐。他会唤醒学生们蛰伏的、被怠惰掩盖的才能。

假如我的双眼能见到光明，哪怕只有三天，我最想看的是什
么？或许我能通过想象描摹。此外，在我想象的时候，请你也思考一个问题：假设你能看见的时间只剩三天，你将如何利用自己的眼睛？面对即将来临的第三个夜晚的黑暗，你又明白太阳永远不会再为你升起，你将如何度过中间的宝贵三天呢？你想用最多时间去端详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很自然，我最想看到的東西，应该是在我经历的黑暗岁月中已变得宝贵的那些东西。而你也会希望让目光停留在你珍视的东西上，以便带着它们的记忆，进入阴森地逼近你的黑夜。

假如由于某种奇迹，我被赋予三天能看见这个世界的机会，然后又重新回到黑暗之中，我会把这三天分成三部分。

第一天

第一天，我希望看到身边的人们，他们的善良、体贴和友谊使我感到自己值得活下去。首先，我想久久凝视亲爱的老师安妮·萨利文·梅西（Anne Sullivan

Macy）夫人的面容，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来到我身边，为我打开了外部世界的大门。我不仅想看见她面庞的轮廓，将其珍藏在我的记忆里；而且还想端详她的脸，发现那些与富于同情的亲切和耐心相关的活生生的证据，她凭这些品质完成了我的教育这项艰巨的任务。我希望从她的眼睛里看见那种人格的力量，那种力量使她坚定地面对困难，还想看见她经常向我流露的、对于全人类的同情。

透过眼睛这“灵魂的窗口”去看一位朋友的心灵，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只能通过自己的指尖，“看见”一张脸的轮廓。我能察觉大笑、悲伤以及其他许多种明显的情绪。我通过触摸朋友的脸了解他们。但是我不能通过触摸，真正描绘他们的个性。当然，通过别的方式，通过他们向我表达的思想，通过他们向我显示的各种行为，我可以了解他们的性格。但是我无法对他们有更深入的理解，不过我确信，只要看见他们，通过观察他们对各种各样已经表达的思想和情况做出的反应，通过留意他们的眼睛和表情的直接、转瞬即逝的反应，我能够对他们有更深入的理解。

我清楚地了解在我身边的朋友，因为他们经年累月地向我展示了他们各个方面；但是对于偶然相交的朋友，我只有通过一次握手，用手指尖触摸他们的嘴唇理解他们的话，或者通过他们在我手

掌中轻轻划写，获得一种不完整的印象。

你们视力健全的人可以通过观察表情的微妙之处，观察一块肌肉的微颤，手势的摆动，就迅速了解另一个人的本质特征，这多么容易，又多么令人满足！但是你们是否试过用视力去看透一个朋友或熟人的内在本质呢？你们大多数视力健全的人，是不是偶然把握了一张脸的外在特征，就再也不去深入了解了？

举个例子，你们能精确地描述五个好友的面容吗？有些人能，但是很多人不能。作为一个实验，我曾经问那些与妻子相伴多年的丈夫，他们妻子眼睛的颜色是什么，结果他们常常表现出令人尴尬的困惑，承认他们不知道。不仅如此，附带一提，妻子们也习惯性地抱怨自己的丈夫没有注意到她们穿的新衣服、戴的新帽子以及家具摆设发生的变化。

视力健全的人很快就对自己周围的日常事物司空见惯，实际上，他们只能看到令人震惊的、壮观的事物。可是纵然看见最壮观的景象，他们的眼睛也是懒惰的。法庭纪录每天都在显示，“目击证人”的记忆是多么不准确。有多少目击证人，就有多少“看到”同一个既定事件的不同的方式。有些人看见的比其他人多一些，但是几乎没人能看见他们视野之内的全部东西。

唉，只要给我三天光明，我会看见多少东西啊！

第一天将是忙碌的一天。我会把所有亲爱的朋友叫到身边，久久地凝视他们的脸，让他们的内在美的外在证据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我还会让目光停留在一个婴儿脸上，以便捕捉到那热切的、天真无邪的美的影子，它的存在先于生活所致的冲突的个人意识。

此外，我会看看我的小狗们那充满忠诚、信任的眼睛，其中之一是名叫达吉（Darkie）的小苏格兰犬，庄重、机灵；还有名叫海

尔加（Helga）的大丹狗，健壮、善解人意。它们热情、体贴、有趣，它们的友谊带给我多少慰藉！

在那忙碌的第一天，我还会看看我家那些简单的小东西。我想看见我脚下的小地毯令人感到温暖的色彩，墙上的画，以及将一幢房子变成家的那些令人感到亲切的小东西。我的目光将带着敬意落在那些我读过的盲文书籍上，不过我对视力健全的人能阅读的印刷书籍的兴趣将更加热烈，因为在我生命的漫漫长夜里，我读过的书和别人读给我听过的书已经筑成了一座闪亮的大灯塔，向我揭示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的最深的航道。

在能看见的第一天的下午，我将到林子里长时间地漫步，让我的眼睛陶醉在自然界的美景之中。我要尽力在几个小时里，不顾一切地吸收在视力健全者眼前始终展现的壮丽景色。在森林远足之后归家的路上，我要经过附近的一座农场，这样我或许就能看到有耐心的马匹在田间耕作（说不定我只能看到一台拖拉机！），看到紧靠土地生活的人们的安详满足。此外，我还会祈祷看见色彩绚烂的日落的辉煌。

在薄暮时分，我将体验到靠人造光看见事物的双重喜悦，天才的人类创造出人造光，以便在自然降下黑暗之时延伸他的视力。

在获得视力的第一天的晚上，因为脑子里充满关于这一天的记忆，我将难以入眠。

第二天

次日，也就是获得视力的第二天，我会在黎明时分起来，目睹黑夜转变成白昼的令人兴奋的奇迹。我会怀着敬畏之情，注视太阳用曙光唤醒沉睡的大地的壮观景象。

我要把这一天用于匆匆浏览这个世界的过去和现在。我希望看到人类进步的壮观场面，看到瞬息万变的时代。怎样才能把如此漫长的历史压缩进一天呢？当然，要通过博物馆。我经常去参观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用我的手触摸那里的展品，不过我也一直渴望用自己的眼睛目睹地球浓缩的历史，以及那里展出的地球上的居民——在其原生环境中描绘的各种动物和人类的各个种族；恐龙和乳齿象的巨大骨架化石，在身材短小、头脑强健的人类出现并征服动物王国之前很久，它们曾经在地球上漫游；还有动物和人类及其工具的发展过程的逼真展示，人类利用工具在这个星球上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安全的家园；还有自然历史的一千零一个方面。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的读者中有多少人看过那个引人入胜的博物馆所描绘的生物面貌的全景画。当然，很多人没有那种机会，不过我确信，也有很多人有机会却从未利用过。事实上，那里确实是你们使用眼睛的好地方。你们视力健全的人可以在那里度过许多受益匪浅的日子，可是我只有想象中能看见东西的三天时间，只能走马观花，匆匆一瞥而已。

我的下一站将是大都会博物馆。正如自然历史博物馆揭示了世界的物质方面，大都会博物馆则揭示了人类精神的无数侧面。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对艺术表达的渴望几乎像对食物、住所和繁殖的欲望一样强烈。在这里，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宽敞大厅中，通过艺术表达的古埃及、希腊和罗马的精神在我面前展现。通过用手触摸雕像，我了解了古代尼罗河两岸土地上的诸神和女神。我触摸过帕台农神庙[Parthenon，位于希腊雅典，建于公元前447—432年间。]石柱上的带状装饰的复制品，感受到了发起冲锋的雅典战士的韵律美。阿波罗、维纳斯和萨摩色雷斯(Samothrace)[希腊爱琴海中的一个岛屿。]的有翼胜利女神都是我指尖的朋友。荷马(Homer)粗糙、长满胡须的面容让我感到亲切，因为他也知道失明的感受。

我的双手曾逗留在那些栩栩如生的古罗马大理石雕像和后世的雕像上。我抚摸过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那鼓舞人心的英雄摩西的雕像的一个石膏模型；我感受过罗丹（Rodin）的力量；哥特木刻的虔诚精神让我感到敬畏。对我来说，这些能够触摸的艺术品是有意义的，纵然它们是供人观赏而不是触摸的，而我只能猜测那些对我隐藏的美。我能够欣赏一个希腊花瓶的简单的线条，却错过了它的图案装饰。

有鉴于此，在我获得视力的第二天，我要尝试通过艺术探索人的灵魂。我将用双眼看到凭触摸了解过的东西。更美妙的是，绘画的整个宏伟世界将向我开放，从具有安详宗教情怀的文艺复兴前的意大利早期艺术家，到具有狂热想象力的现代派艺术家。我要仔细端详拉斐尔（Raphael）、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提香（Titian）[意大利画家，1477—1576年。]、伦勃朗（Rembrandt）[荷兰画家，1606—1669年。]的油画。我要让我的眼睛好好享受韦罗内塞（Veronese）[意大利画家，1528—1588年。]的温暖色彩，研究艾尔·格列柯（El

Greco）[西班牙画家，1548—1625年。]的神秘，通过克罗（Corot）[法国画家，1796—1875年。]的画作从新的视野欣赏大自然。哦，视力健全的人竟能欣赏到历代艺术中如此丰富的意蕴和美！

我只能短暂地朝拜这座艺术圣殿，对你们敞开的艺术大世界，我只能略窥一斑，获得一种肤浅的印象。艺术家们告诉我，要想深入、真正地欣赏艺术，就必须训练眼睛。一个人必须通过体验，学会去评估线条、构图、形式和色彩的价值。如果我有眼睛，从事这

种迷人的研究，我会感到多么快乐啊！然而也有人告诉我，很多人虽然双眼健全，对他们来说艺术的世界仍是一片暗夜，未经探索、没有光亮。

我会极不情愿离开大都会博物馆，因为它包含着开启美的大门的钥匙——这种美如此遭到忽视！然而，视力健全的人不需要到大都会博物馆去寻找开启美的大门的钥匙。因为同样的钥匙正在较小的博物馆里、甚至在小图书馆的书架上等待着。但是，在我想象的获得视力的有限时间里，我自然应该选择能在最短时间内开启最大宝库的钥匙。

在获得视力的第二天的晚上，我会在剧院或电影院里度过。即使现在，我也经常出席各种形式的戏剧表演，但是必须有一位同伴在我手心里用拼写解释剧情。不过我会多么喜欢用自己的眼睛看见哈姆雷特（Hamlet）那迷人的形象，或者穿戴伊丽莎白时代的艳丽服饰、夸夸其谈的福斯塔夫（Falstaff）[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喜剧人物。]啊！我多么想注视优雅的哈姆雷特的每一个动作，注视精神矍铄的福斯塔夫每一次昂首阔步的样子啊！可是既然我只能看一场戏，我会面临左右为难的窘境，因为我想看的戏剧太多了。你们视力健全的人可以看自己想看的任何东西。但是我怀疑，当你们盯着一场戏、一部电影或任何一种表演时，又有多少人会意识到并且感激使你们得以欣赏色彩、魅力和动作的视力的奇迹呢？

除了我的手能触摸到的有限范围，我无法欣赏有节奏的动作之美。我对节奏带来的愉悦略知一二，因为当音乐使地板振动时，我常常能感觉到节拍，尽管如此，我只能模糊地想象巴甫洛娃

（Pavlova）[前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的优雅。我能够轻易地想象到，有节奏的动必定是世界上最令人愉快的景象之一。我能够用手指摸索大理石雕像的线条，推测节奏运动的一些感受；倘若这种静态的优雅都如此令人愉快，那么目睹动态的优雅又会让人感到多

么强烈的兴奋啊！

有一次，在表演他受人喜爱的角色瑞普·范·温克尔（Rip Van Winkle）的一些姿势和对白时，约瑟夫·杰斐逊（Joseph

Jefferson）[美国著名演员，1829—1905年，瑞普·范·温克尔是他扮演的的一个角色。]让我触摸了他的脸和手，这是我最珍视的记忆之一。如此我得以模糊地窥见戏剧的世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的喜悦。但是，随着戏剧表演的展开，通过观赏和聆听对白和动作的交互作用，你们视力健全的人能获得多少快乐，而我必定错过了多少啊！我曾经阅读过或别人以盲文字母为媒介向我转述的剧本有一百部，哪怕我只能看一场戏，我也会知道如何在头脑中想象这些戏剧中的情节。

于是在我想象中获得视力的第二天的晚上，戏剧文学的伟大手指将使我的眼睛目不暇接，挤占睡梦的时间。

第三天

接下来的这天早晨，我会再次迎接黎明，急切地发现新的喜悦，因为我确信，对于那些拥有能真正看见的眼睛的人们，每天的黎明都必定是不断重新展现的美景。

按照我想象中的奇迹的期限，这将是我见到光明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不能浪费时间去后悔或盼望什么；因为要看的東西太多了。我把第一天献给了我的朋友们，包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第二天向我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历史。至于今天，我将在目前的平凡世界度过，在为生活事务奔忙的人们常来常往的地方度过。若要寻找如此多的人的活动和状况，还有什么地方比得上纽约呢？因此纽约市成了我的目的地。

我的家在长岛的幽静的森林山小郊区，我要从这里出发。整洁的小房子位于绿色的草坪、树木和鲜花的环绕之中，到处是妻子们和孩子们欢乐的声音和动作，在城里长时间辛劳的男人们在这里平静的休息。我驱车穿过横跨东河的钢铁桥梁，对人脑的创造性和力量有了崭新的令人吃惊的认识。船只发出轧轧声，在河上忙碌地穿梭，有充满活力的快艇，也有呆头呆脑、喘着粗气的拖船。如果在未来，我拥有视力的时间足够长，我会花很多天，观看河面上的欢快的景象。

我放眼眺望，纽约的高楼大厦矗立在我的面前，它仿佛是一座从神话故事里走出来的城市。这是多么令人敬畏的景象啊！闪闪发亮的教堂尖顶，一排排巨大的石头和钢铁筑成的河堤桥梁，犹如诸神为自己建造的！这生机勃勃的图画是数百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会再多看它一眼呢？恐怕寥寥无几。对于这幅壮丽的景象，他们的眼睛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对此太熟悉了。

帝国大厦是那些巨大建筑之一，我匆匆地登上了它的顶端，因为不久前，通过我的秘书的眼睛，我在那里“看见”了下面的城市。我急切地将我的想象和现实进行对比。我确信，目睹在我面前展开的全景画，我不会感到失望，因为对我来说，它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景象。

此刻我开始周游这座城市。首先，我要站在一个繁华的角落，仅仅看着路过的人们，试图通过观察他们，理解他们生活中的某些东西。看见微笑，我就感到快乐；看见严肃的决意，我就感到骄傲；看见痛苦，我就生出怜悯之情。

我沿着第五大街[纽约曼哈顿最繁华商业街。]漫步。我的目光漫无目的地逡巡，并不注视特定的对象，只是看那万花筒一般五光

十色的街景。我确信，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在人群中走动的女人们，必定是华美的景象，我会百看不厌。不过或许假如我视力健全，我会像其他大多数女人那样，过分关心个人服装的款式和裁剪，注意人群中华丽的色彩。不仅如此，我还相信，观赏橱窗中的陈列品会让我上瘾，因为观看陈列的无数精美商品，一定让眼睛觉得快乐。

我走出第五大街，开始环城游览，去公园大街，去贫民窟，去工厂，去孩子们在那里玩耍的公园。我参观外国人的居住区，进行一次不出国的海外旅行。我的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既看幸福的景象，也看凄惨的景象，以便深入地探索并理解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我的心里充满了人和事物的影像。哪怕琐碎小事，我的眼睛也不会轻易放过；力求触及并紧紧抓住目睹的每一件事情。有些景象是令人愉快的，让心灵充满幸福；但是也有一些景象是凄惨不幸、令人不快的。对于后者，我不会闭上眼睛，因为它们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对它们视而不见，无异于关闭心灵和头脑。

我获得视力的第三天就快结束了。或许我应该用剩余的几个小时追求许多严肃的事，可是我担心，在这最后一天的晚上，我又会跑回剧院，去看一场热闹滑稽的戏，以便领略人类精神中的喜剧的弦外之音。

等到午夜，我暂时获得的视力就会消失，无尽的暗夜将再次包围我。在这短短的三天里，我自然无法看尽我希望看到的一切。只有当黑暗再次降临到我身上，我才意识到留下了多少来不及看完的东西。但是我的脑海中将留下如此多的美好回忆，我应该几乎没有时间去后悔。从此以后，每次触摸一个物体都会唤醒一种鲜明的记忆，让我想起那个物体的样子。

这就是关于我会如何度过重见光明的三天的简短概述，如果你

们知道自己将会失明，或许会为自己拟定不同的计划。然而我确信，假如你们真的面临那种命运，你们的眼睛将注视那些你们从未正视过的东西，为未来的漫漫长夜储存记忆。你们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自己的眼睛。你们看到的一切都将显得珍贵。对进入视野的每个对象，你们的眼睛都将触及并拥抱。于是最后，你们的眼睛将真正看见，一个美的新世界将在你们面前展现。

失明的我可以给视力健全的人们提供一个有益的建议，给那些可以充分利用视觉天赋的人们一个忠告：使用你的眼睛，仿佛明天你就会失明那样。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其他感官。聆听声音的韵律，鸟儿的歌唱，管弦乐队演奏的强劲有力的旋律，仿佛明天你就会失聪那样。触摸每个你想触摸的物体，仿佛明天你的触觉就将不复存在。尽情闻花儿的芬芳，津津有味地品尝每一口佳肴，仿佛明天你的嗅觉和味觉就将永远消失。充分利用每一种感官吧：因为通过自然赋予的几种接触方式，世界向你们展现了一切快乐和美的细节，上天的荣光就在其中。不过我确信，在所有的感官之中，视觉必定是最令人快乐的。